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三

明李清撰

列傳第四十五

北史五十七

孫纂

陳元康

杜弼 子臺柳

房謨 子恭懿

張纂

張亮 徐遠

張曜

王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王紘

敬顯儁

平鑿

唐邕

白建

元文遙

趙彥深

赫連 子悅

馮子琮 子慈明另見

郎基 子茂

孫纂字彥舉樂安人世寒賤少勵志勤學太保崔光引

修國史歷行臺即後預崔祖螭反逃於王元景家遇赦

乃出孫騰以宗情薦之齊神武未知也會西征登鳳陵

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皆

辭請以纂代神武乃引纂入帳自為吹火催足之纂神

色安然援筆立就文甚美神武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專

典文筆又能通解卑語兼宣傳號令當煩劇之仕大見

賞重賜妻韋氏既士人子女又兼色貌時人榮之文襄

初欲之鄴總知朝政神武以其年少未許纂為致言乃

果行特此自乞特進文襄但加散騎常侍時大括人為

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役其家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獲甚眾纂之計也纂學淺行薄邢邵常謂曰須更讀書

纂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方纂少時與溫子升

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纂要其

為誓子昇笑曰但知劣于卿便是何勞且旦纂悵然曰

卿不為誓事可知矣纂嘗服棘刺九李諧調之曰卿應

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纂飲

酒醉甚而卒神武親臨之曰折我右臂贈吏部尚書青

州刺史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父終德魏濟陰內史元康頗涉  
 文史機敏有幹用魏正光中從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  
 臨清男普泰中累遷司徒高昂記室初司馬子如高季  
 式與孫纂劇飲季式命求一好代者子如舉魏  
 收他日神武謂季式曰卿欲殺我孫主簿魏收作文書  
 都不稱我意司徒嘗道一人謹密是誰季式以元康對  
 曰是能夜中闇書快吏也召之一見便授大丞相功曹  
 內掌機密善陳事意不為華藻遷大行臺都官郎軍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三

多務元康問無不知神武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  
 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神武甚親之  
 曰如此人世間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佐也時趙彥  
 深亦知機密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性又柔謹  
 神武伐劉蠡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氈下作軍書颯颯運  
 墨筆不及凍俄頃數紙神武嘗怒文襄親加歐蹋極口  
 肆罵以告元康元康俯伏泣下沾地曰王叔世子過矣  
 神武曰我性急賾阿惠常如此元康大啼曰一之為甚

况常爾邪神武自是懲忿時或恚撻輒曰勿使元康知  
 又謂左右元康用心誠實必與我兒相抱死高仲密之  
 叛神武知其由崔暹將殺之文襄匿暹為請神武曰我  
 為爾不殺然須與苦手文襄乃出暹謂元康曰暹若得  
 杖不須見我及暹見神武將解衣受罰元康趨入止伍  
 伯因歷階升曰王方以天下付世子世子有一崔暹不  
 能免其杖父子尚爾况他人邪神武意解曰不由元康崔  
 暹當得百杖乃捨之文襄入輔居鄴崔暹崔季舒崔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四

等並杖任用張亮張微纂並為神武持遇然皆出元康  
 下神武每與元康久語文襄立門外待之時人語曰三  
 崔二張不如一康左衛將軍郭瓊以罪死子婦范陽盧  
 道虞女役官神武啟賜元康為妻元康地寒時以為殊  
 賞元康遂棄沒故妻李氏識者非之元康便辟善事人  
 而不能平心處物溺於財受納金帛不可勝記責負交  
 易遍於州郡為清論所譏後神武於荒山敗西師神武  
 會諸將議進取策或以為人馬疲不可遠追元康獨曰

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受時不可失必乘  
勝追之神武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前沙苑還  
軍彼尚無伏今者奔敗何能遠謀捨之必成後患神武  
不從累遷大行臺左丞及神武疾篤謂文襄曰邙山之  
戰不用元康言方貽汝患以此為恨死不冥目諸事皆  
當與元康定也神武歿不發喪唯元康知之文襄嗣  
自晉陽將之鄴令元康預作神武條教數十紙留付段  
韶趙彥深後以次行之封昌國縣公以從嘉名侯景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五

文襄逼于諸將欲殺崔暹謝之元康諫曰今枉殺無辜  
虧廢刑典豈直上負神明何以下安黎庶是錯前事願  
公慎之乃止高岳討侯景未克文襄欲遣潘相樂副之  
相樂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堪敵景時紹宗在  
遠文襄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  
顧待近使人餉金致款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答  
其書保無異也乃任紹宗遂破景賞元康金五十斤王  
思政入潁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曰公自匡朝政

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城將陷願公因而  
乘之足以取威定業文襄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必  
可拔文襄乃親征潁川益發衆軍既至而克之賞元康  
金百錠初魏朝授文襄相國齊王諸將皆勸恭應朝命  
元康以為未可

魏書載元康謂魏收曰觀諸人語專欲誤王王若受  
命置官僚元康或得黃門郎但時事未可耳

崔進因問之薦陸元規為大行臺即欲分元康權元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六

既貪貨賄文襄內漸嫌之又欲用為中書令以閑地處  
之事未施行屬將受衛禪元康與楊愔崔季舒並在坐  
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大襄家蒼頭闌固成掌厨

蘭固成即蘭京也祥見京傳

因進食殺文襄元康抱文襄

北齊書曰元康以身扞蔽

文襄曰可惜可惜與賊力爭乃髻解被刺傷重腸出猶  
書辭母口占與祖廷陳權宜至夜終年四十三時楊愔

狼狽走出遺一靴崔季舒逃匿于廁庫直乞奚舍樂捍  
 京死散都督王師蘿戰傷監厨蒼頭薛豐洛率宰人持  
 薪赴難乃擒京等時秘文襄凶問故殯元康于宅中託  
 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明年乃贈司空謚文穆元康  
 卒後母李氏哀感而終贈廣宗郡君謚真昭子善威嗣  
 北齊書曰元康弟季璩官冀州別駕平秦王歸彥反  
 季璩守節不從因遇害贈衛尉卿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父慈度繁時令弼幼總斂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貧無書年十二寄郡學受業同郡甄琛為定州刺史簡  
 試諸生見而策問應答如響大歎異之命其二子楷寬  
 與交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以王佐才  
 澄深遷洛稱之丞相高陽王雍等多相招命但父祖官  
 簿不獲優叙議軍功起家征國府墨曹參軍典管記弼  
 長於筆札每為時輩所推孝昌初遷光州曲城令為政  
 清靜仁恕遠近稱之

冊府元龜曰時天下多難盜賊充斥徵召兵役多亡

朝廷患之令軍人所齎戎具道別車載又令邑令自  
 送軍所時光州所部一時散亡惟弼所送不動他叛  
 兵咸來攻劫欲與偕去弼率所領格戰終莫肯從遂  
 達軍所其得人心如是

弼父在卿為賊所害弼居喪六年除侍御史臺中彈奏  
 皆見信仕儀同竇恭西伐詔弼監軍及秦失利自殺弼  
 與其役六人走還陝州刺史劉貴鑠送晉陽神武責以  
 不諫爭賴房諫免累遷大行臺郎中又引典掌機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甚見信侍或有造次不及書教直付空紙即令宣讀承  
 間密勸受禪神武舉杖擊走之相府法曹辛子炎咨事  
 云取署子炎請署為樹神武怒其犯諱杖于前弼進曰  
 孔子言微不言在子炎可怒神武罵曰爾目擊人瞋乃  
 復牽經引禮耶叱令出弼行十許步呼還子炎亦蒙宥  
 文襄在鄴聞之謂楊愔曰王左右賴此人初神武自晉  
 陽東出敗爾朱貪政使人入村不敢飲社酒及平京洛  
 貨宥漸行弼以在位文武不廉言之神武曰弼來我語

爾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何以為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沒弼又請先除內賊方討外寇內賊指掠奪百姓諸勳貴也神武不答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稍夾道列使弼冒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乃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預雖按不刺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猶喪膽况諸勳貴觸鋒恐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弼乃頓額謝曰愚人不識至理後破邛山軍命為露布弼即書絹曾不起草嘗表使詣闕魏孝靜帝見之九龍殿曰聞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為一為異弼曰正是一理

北齊載孝靜又問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為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言之

又問曰說青皆言法性寬佛性愜如何弼曰在寬成寬

在狹成狹若論性体非狹非寬詔曰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狹非寬弼曰若定是寬則不能為狹若定是狹亦不能為寬以為寬非狹故能成寬狹寬狹所成雖異能成恒一孝靜稱善引入經庫賜地持經一部帛百疋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在軍恒帶經行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魏書載弼表曰竊惟道德二經闡明幽極旨冥動寂用周凡聖論行也清淨柔弱語迹也成功致治寔眾流江海乃羣藝本根臣少覽經書偏所篤好雖從役軍府不捨遊息鑽味既久如有所見比之前注微異舊說輕以管窺有慚運斤本欲止于門內胎殿童蒙兼以近資愚鄙私備忘闕不誤姑射凝神汾陽流照春末奉旨猥蒙垂誘令上所注老子謹冒封呈并序如別詔答曰朕有味二經倦於舊說歷覽新注所得已多嘉善之來良非一緒已勅殺青編成延閣冊府元龜曰又上一本于神武一本于文襄

遷廷尉卿會梁真陽侯蕭淵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高岳行臺慕容紹宗討之詔弼為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文襄賜胡馬一疋曰此廐中第二馬孤恒自乘聊以為贈又令陳政要可為鑒誠者弼曰國家大務莫過刑賞一人使天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服一事得衷自然盡美文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別破蕭淵明迴破侯景於禍陽魏孝靜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佛理救弼升獅子座莫能屈帝歎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也西魏遣王思政據潁川朝廷以弼行潁州攝行臺左丞及潁州平文襄曰卿試論思政所以擒弼曰思政不察逆順不識大小不度強弱有此三蔽宜其俘獲文襄曰古有逆取順守大吳因於小越弱燕能破強齊卿之三義何以自立弼曰若順而不大大而不強強而不順於義或偏得如明旨今既兼備鄙言可以還立文宣作相位中書令仍長史進爵為侯弼志在匡贊知無不為及受命以預定策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十一

北齊書曰顯祖將受禪自晉陽至平城都命弼與司空司馬子如馳驛先入觀察物情  
 遷衛尉卿常與邢邵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邵以為人死還生恐為蛇畫足弼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能有不以為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怪邵云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將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為經行則為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人安得使北辰降光龍宮韞牘既如所論福果可以鑄鑄性靈弘獎風教為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即真教何謂非實北齊書載邵曰死之言其精神盡也弼曰此之言漸如射箭盡手中盡也小雅曰無草不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并而還生含靈之物何妨曰再造若草死猶有種則人死亦有識邵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為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隆魂游往而非盡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令全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十二

之將焉適邵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

北齊書載邵又曰鷹化為鳩鼠變為鴛皆生之類類化而相生由光去此燭復燃被燭弼曰鷹禾化鳩鳩則非有鼠既二有何可兩立光去此燭得燃彼燭神去此形亦托彼形又何感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十三

其後別與邵書前後往復再三邵理屈而止文多不載又以本官行鄭州事未發為家客告弼謀反案察無寔久乃見原因此絕朝見復坐他事徙臨海鎮時楚州人東方白額謀反鎮為賊帥張綽潘天命等所攻弼率厲城人終得全因文宣嘉之敕行海州事後除膠州刺史弼所在清靜廉潔吏民懷之忱好玄理老而彌篤注莊子惠施篇并易上下繫名曰新注義苑並行於世性質直霸朝夕所匡正及文宣作相致位察首初聞攝讓之

議猶有諫言

詳見徐之才傳大前既云預定策功此復云猶有諫言且先勸神武受禪者誰也令讀史者何所適從帝又嘗問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若客會須用中國人帝一為譏已高德正居要又於衆前面折德正德正深恨之數言其短令主書杜永珍密啟弼在長史日受人屬大營婚嫁帝內銜之弼時舊仍有公事陳請十年夏帝因飲酒積其偕失遣使就州斬之尋悔驛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十四

不及子蕤等皆分徙乾明初並得還鄴武平元年贈驃騎大將軍謚文肅蕤有幹局隋開皇中終於開州刺史弟臺卿字少山好學博覽解屬文仕齊位中書黃門侍郎修國史既居清顯忌害人物趙彥深知士開高阿那肱等親信之後兼尚書左丞省中以其耳聾多戲弄之下辭不得理者乃至大罵臺卿見其口動謂為自陳令史又故不曉喻訓對往往乖越聽者為以嗤笑及周武平齊歸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隋開皇初被徵入

朝臺卿採月令觸類廣之為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帛二百疋患耳不堪吏職請修國史拜著作即後致仕終於家有集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並行於世

房護

按內入諸姓有屋引氏魏孝文改房氏

字敬放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少淳厚雖無造次能而沉深內敏正光未厯昌平代郡太守所在著廉惠及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十五

鎮亂護率郡人入九崢山結壘拒守時外無救援乃率所部奔中山遇鮮于修禮之亂朝廷謂護得北邊人情以為假燕州事至幽州南為修禮所執仍陷葛榮榮敗爾未榮啟授行冀州事尋除太寧太守榮誅其黨徵兵護不應前後斬其三使遣弟毓詣闕孝莊以毓為都督敏弟欽為行臺並持節詣護同為經畧及京都倫覆為賊黨建州刺史是蘭安定執繫州獄蜀人聞護被囚並叛安定于是給護弱馬令軍前慰勞諸賊見護莫不遙

拜護先所乘馬安定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護遇

害莫不悲泣養其馬不聽乘騎兒童婦女皆競投草粟

皆言此房公馬其結愛人心如此爾朱世隆聞而嘉之

捨其罪以為東北道行臺及爾朱氏敗濟州刺史侯景

以護先歿附推護為降首護以受眷爾朱不宜先為反

覆不從其計神武入洛再遷潁川太守魏孝武以護忠

貞遣其弟毓為使加勞問時軍國未寧徵發煩速至有

數使同徵一物公私勞擾護請事遣一使下自備勒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十六

廷從之徵為丞相右長史以清直甚被主上之知特隆賞遇護悉心力知無不為前後賜其奴婢率多免赦神武後賜其生口多黥面為房字付之神武攻闕右以護兼大行臺左丞長史如故總知府省務天平三年行定州事請在左右拾遺補闕固不行神武責而罷之未幾幾出為兗州刺史護選用廉清廣布恩信寮屬守令有犯必知雖號細密士民安之轉除州刺史始護在兗州彭城慕其政化及為刺史合境欣悅護為政如在瑕丘

先是當州兵皆寮佐驅使饑寒死病動至千數謨至皆加檢勒不令煩擾以休假番代洗沐督察主司親自檢視又使傭賃令作衣服終歲還家無不溫飽全濟甚多時梁魏和好使人入其界者咸稱歎之神武與諸州刺史書叙謨及廣平太守羊敦廣宗太守竇瑗平原太守許季良等清能以為勸勵謨曾啟神武以天下未寧宜降婚勲將收將士心深見納魏朝以河南數州鄉俗絹濫退絹一疋徵錢三百民庶若之謨乃表清錢絹兩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十七

任人所樂朝廷從之徵拜侍中監國史謨無他材學每求退身不許後除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又攝南汾州事先時境接西魏土人多受其官為之防守至是酋長鎮將及都督守令前後降附者三百餘人謨撫接殷勤人樂為用爰及深險胡夸咸來歸服謨常以已祿物充其饗賚文襄嘉之聽用公物西魏懼乃增置城戍慕義者自相糾合擊破之自是龍門以北西魏戍皆平文襄特賜粟千石絹二百疋班示境內卒於州州府相帥

贈物及車牛妻子遵其遺志拒而不納謨寡嗜慾真白自守然內營家產足為富贍不假官俸是以世稱清白贈司空謚文惠謨與子結婚盧氏謨卒後盧氏將改適他姓平陽廉景孫少厲志節以明經舉郡孝廉為謨所重至是訟之臺府不為理乃持繩詣神廟前北面大呼曰房謨清吏忠事先獻武王及其死也妻子見陵神而有知當助申之今引訣訴于地下便以繩自經于樹衛士見之救解送所司朝廷哀其至誠命女歸房族謨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十七

妻子遠險薄謨甚燕之不以為子列時以謨為後妻盧氏所鑽神武亦以責謨謨陳其惡神武弗信自收恤之令與諸子同學久乃令還後與任胃等謀殺神武事發神武歎曰知子莫若父信哉因上言房謨鄭述李道璠三家理宜從法竊以謨立身清白履行忠謹而鄭仲禮嚴祖庶兒晚始收拾李世林生自外養屬絕本宗三人特乞罪止一房魏李靜之之及謨卒子廣嗣廣弟恭懿恭懿字慎言沉深有局量達于從政仕齊平恩令濟陰



太守並有能名齊亡不得調後預尉遲迴謀廢于家隋  
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舉為新豐令政冠三輔帝聞而  
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懿即以所賜分結窮乏未幾復賜  
米三百石又以賑貧民帝聞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  
朝謁帝必呼恭懿至榻前訪以化下之術威又薦之歷  
澤德二州司盧愷復奏其政美帝甚異之復賜以金帛  
諸州朝集稱為勸勵之首以為上天之所眷顧宗廟  
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令即拜為刺史卿等宜師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十九

乃下詔褒美授海州刺史未幾國子博士何妥奏恭懿  
乃尉遲迴之黨威愷曲相舉薦帝大怒恭懿竟放領南  
未幾徵還至洪州卒論者寃之

張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初事爾朱榮又為爾朱兆長  
史使於神武遂被顧識及相州城拔參丞相軍事累遷  
神武行臺右丞從征玉壁大軍將還山東至晉州忽遇  
寒雨士卒饑凍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時纂為別  
使遇見輒令開門內之分寄民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

神武聞而善之纂事神武二十餘年通傳教令甚見親  
賞文宣時卒於獲軍將軍

張亮字伯德西河隰縣人初事朱爾兆兆奔秀容左右  
皆密通城款唯亮獨無啟疏及兆敗竄于窮山令亮及  
倉頭陳山提斬已首降皆不忍兆乃自縊于樹亮因伏  
屍哭神武嘉歎之授丞相府參軍漸見親待委以書記  
之任天平中為文襄行臺郎中典七兵事雖為臺郎常  
在神武左右遷右丞高仲密之叛與大司馬斛律金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二十

河陽周文於上流放火舟欲焚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  
皆載長銷鎖頭施釘火舟將至即馳小舟以釘釘之引  
鎖向岸火舟不得及橋橋全亮之計也後自太中大夫  
拜幽州刺史薛琚嘗夢亮於山上挂絲以告亮且占之  
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為幽州乎數月驗累遷尚書右  
僕射西遊南行臺亮性質直勤力強濟深為神武文襄  
信委然少風格久在左右不能廉潔及歷數州咸有贖  
貨之號天保初位中領軍卒贈司空時霸府又有徐達

廣寧人為丞相騎兵參軍事深為神武所知累遷東楚州刺史政有恩惠郭邑大火城人亡產業遠躬自赴救對之流涕仍為經營皆得安立卒於衛尉卿

張曜字靈光上谷昌平人少貞謹韓軌為御史勅州府僚佐及軌左右以贓挂網者百餘人惟曜以清白免天保初累遷尚書左丞文宣曾近出令曜居守帝夜還曜不時開門勒兵嚴備帝駐蹕門外久之催迫甚急曜以夜深須火至面識門乃可開于是獨出見帝帝笑曰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二十一

欲劾邳君章也乃使曜前開門然後入嗟賞之賜以錦綵大寧初遷秘書監曜歷事累世奉職恪勤咸見親待未嘗有過每得祿賜輒散之宗族性節儉率素車服飲食取給而已好讀春秋月一遍時比之賈梁道趙彥深嘗賞之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杜服繆邪曜曰何為其然乎左氏之書備叙言事惡者可自戒善者可庶幾故勵已溫尋非欲詆訶古人得失也天統元年奏事暴疾仆於御前武成下坐臨視呼不應泣曰失我良臣旬日卒

贈尚書右僕射諡貞簡

王峻字靈嵩靈丘人明悟有幹略歷事神武文襄除營州刺史營州地接邊賊數為民患峻至州遠設斥侯廣置疑兵賊不敢發合境獲安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室韋八百餘人朝貴遂絕至是峻要其行路大破之鹵其酋帥厚加恩禮放遣之室韋遂獻誠款朝貢不絕柔然主菴羅辰東徙峻設伏大破之於此遁走歷南道行臺坐違格私度禁物并盜截軍糧有司定處斬刑家口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二十一

役詔決鞭一百除名配甲坊蠲其家口武平初卒於侍中贈司空

王紘字師羅太安狄胡人父基頗讀書有知畧初從葛榮與周文相知周文據關中神武遣基與長史侯景同往周文留基不遣後逃歸

本史周太祖本紀云基言太祖雄傑請齊神武乘其未定滅之尤為卓見

歷南益北豫二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斂然性和直吏民

不甚怨苦後為所害贈吏部尚書絃善騎射愛文學性敏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撫其背曰讀何書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為下不亂元貞曰吾豈驕乎絃曰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真稱善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為當左右尚書敬顯儁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以此言之右衽應是絃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賜以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二十三

馬與和中文襄召為庫直奉朝請史文襄遇禍絃冒刃捍禦以忠節進爵平春縣男頗為文宣所知為領左右都督帝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絃曰亦有大苦帝曰何苦絃曰長夜荒飲不悟國破是謂大苦帝默然彼責絃曰爾與統奚舍樂同事我兄舍樂死爾何不死絃曰君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堅力薄故臣得不死帝使燕子獻反縛之長廣王捉首帝手刃將下絃呼曰楊惜崔季舒逃難位至僕射尚書冒危致命之士翻見屠戮

曠古未有此事帝投刃于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舍之後拜驃騎大將軍武平初加開府議同三司上言突厥與周男女來往必相影響南北寇邊宜為之備已果驗五年陳人寇淮南封輔相議伐之絃曰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以仁義鼓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江南偽陳而已高阿那肱謂衆曰從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兼侍中聘周使還即正未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二十四

卒絃好著述作鑒誠二十四篇

敬顯儁陽平太平人少英俠從神武信都義舉歷度支尚書神武攻鄴顯儁督造土山以功封永安縣侯出內多歷顯官所在著名河清中卒于兗州刺史子長瑜武成時為廣陵太守多所受納刺史陸駿將表劾之長瑜以貨求和士開士開乃以畫屏風詐為長瑜獻武成武成大悅駿表尋至不問遷合州刺史陷於陳卒子德亮齊亡後負父屍歸隋開皇中卒於尚書郎

平鑒字明達燕郡薊人父勝安州刺史鑒少聰敏受學於徐遵明受詩禮於弘農楊文懿通大義不為章句雅有豪俠氣孝昌末見天下將亂乃之洛陽與慕容儼以騎馬為業兼習弓矢鑒性巧夜則胡畫以共衣食俄奔爾朱榮

北齊書載鑒謂其鄉新曰并州戎馬之地爾朱命世之雄仗義問罪今也其時遂相率奔榮晉陽因陳靖

亂安民之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二十五

榮大奇之以軍功累遷襄州刺史神武起兵信都鑒棄州自歸

北齊書載神武謂鑒曰日者皇綱中弛公已竭忠誠今爾朱披猖又能去逆從善搖落之時方識松筠

即授本官文襄輔政封西平縣伯遷懷州刺史鑒奏請於州西故軹關道築城防西軍從之尋西魏將楊標來攻時新築之城糧伏未集素乏水南門內有井陷即竭鑿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井泉湧溢合城取足揚示

敵人將士既觀非常勇氣自立標敗去以功進開府儀同三司累遷揚州刺史其妻生男鑒因喜酣醉擅免境內囚誤免闕中細作二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文宣特原其罪賜犢百頭羊二百口酒百石令作樂河清二年重拜懷州刺史時和士開使求鑒愛妾阿劉即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夫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為身計不得不然後卒於都官尚書贈司空諡曰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二十六

唐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其先自晉昌徙焉父靈芝魏壽陽令邕少明敏有才幹初直神武外兵曹以幹濟見知擢為文襄大將軍督護文襄遇事出倉卒文宣部分將校鎮壓西方夜中召邕支配造次便了帝甚重之天保初稍遷給事中兼中書舍人及從征奚鹵黃門侍即表猛舊典騎兵事至是為割配遲留鞭杖一百仍令邕監騎兵事以猛賜邕文宣頻年出塞邕必倍從專掌兵機承受敏速自軍吏已上勞效由緒無不諳諫占對如響或御前簡閱雖三五千人邕多不執文簿唱官名

未嘗謬誤七年於羊汾堤講武令邕為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射之禮親執其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上啓太后云邕一人當千仍別賜錢綵邕非惟強濟明辯亦善揣上意故委任稱重帝嘗白太后云邕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中六度賜物又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與卿共弊除兼給事黃門中書舍人帝嘗登井州童子佛寺望井州城曰此何等城或曰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二十七

此非也後謂邕云高德正妄說卿短薦主書郭敬朕已殺之卿劬勞既久欲除卿作州頻敕楊遵彥求堪代卿者如卿實不可得所以遂停帝或切責侍臣云爾等不堪與唐邕作奴其愛遇如此太寧元年除大司農卿何清元年突厥入寇遣邕驛赴晉陽纂集兵馬在途聞鹵將逼邕斟酌事宜改教更促期會由此兵士限前畢集後拜侍中并州大中正護軍將軍從武成幸晉陽帝至武軍驛因醉責虞侯都督范洪將殺之邕諫曰若非因

酒行戮雖族誅人無所怨假實有大罪因酒殺人恐招橫議洪因得免死邕又以軍人教習田獵依令十二月月別三圍以為疲弊請每月兩圍又奏河陽晉州與周連境請於河陽懷州永橋義寧烏籍各徙大州軍人并家立軍府安置備機急之用並從之未幾出為趙州刺史侍中護軍大中正悉如故謂曰朝臣未有帶侍中護軍中正臨州者以卿舊勳故有此舉故鄉百餘日休息至秋間當即召邕政頗嚴酷然抑挫豪強公事甚理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二十八

遷尚書右僕射武平初坐斷事阿曲被劾除名久之以舊恩復除將軍開府累遷尚書令封晉昌王談藪曰邕嘗問諸省官卿等可各道本州寶物至陽玠邕問曰卿幽州人以何物為寶對曰刺史嚴明文武奉法此幽州之寶邕有愧色周師攻洛陽右丞相高阿那肱赴援邕配割不甚從允那肱諧之由是被踈七年車駕將幸晉陽敕斛律孝卿總騎兵事多自決邕恃舊一旦為孝卿所輕鬱快形辭

色帝從平陽敗後狼狽歸鄴邕懼那肱譖愬恨孝卿輕  
已遂留晉陽與莫多婁敬顯等樹安德王延宗為帝尋  
降周少子君德因此伏法周累遷邕至鳳州刺史隋開  
皇初卒邕性識明敏在齊一代典執兵機是以九州軍  
士四方勇募強弱多少番代往還器械粗精糧儲虛實  
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寧以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  
末府藏漸虛邕支度取捨大有裨益然既被任遇意氣  
漸高其未經府寺陳訴起覽辭牒條數甚多俱為憲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二十九

及左丞彈劾並御注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  
記室參軍平濤並為徵官錢違限邕各杖背三十齊時  
宰相未有搥撻朝士至是大駭物望齊朝因神武作相  
丞相府外兵騎兵曹分掌兵馬及受禪諸司成歸尚書  
唯此二曹不廢令唐邕白建主之謂之外兵省後邕建  
位望轉隆各置省主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稱  
唐白云  
白建字彥舉太原陽邑人初入大丞相府任騎兵曹典

文帳明解書計為同局所推河清二年累遷員外散騎  
常侍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枚悉是細馬合數萬疋在  
五臺山北栢谷中避賊經二十餘日賊退救建送馬定  
州付人養飼建以馬久不得食瘦弱遠送恐多死損違  
敕以便宜從事隨近散付軍人戎馬無損建有功焉武  
平末歷尚書特進侍中中書令封高昌郡公建雖無他  
才伎勤于在公以溫柔自處與唐邕俱以典執兵馬致  
位卿相諸子幼弱俱為州都主簿男女婚嫁皆得勝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三

卒贈司空

元文遙字德遠河南洛陽人魏昭成帝六世孫五世祖  
則常山遵王也父晞有孝行父卒盧於墓側而終文遙  
貴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謚曰孝文遙敏慧夙  
成宗人濟陰王元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常大會賓  
客時有人初將何遜集入洛為諸賢替賞河間邢邵試  
命文遙誦之幾遍何得文遙一覽便誦時年始十餘歲  
暉業曰我家千里駒如何邵云此殆古來未有後除太

尉東閣祭酒以天下方亂遂解官侍養隱于林慮山武  
 定中文襄徵為大將軍功曹齊受禪于登壇所受中書  
 舍人宣傳文武號令揚惜每云堪解纜侯仰者必在斯  
 人後忽中旨幽執竟不知所由如此積年文宣後自幸  
 禁獄執手愧謝親解所著金帶及御服賜之即日起為  
 尚書祠部郎中孝昭攝政除大丞相府功曹參典機密  
 及踐除中書侍郎參軍國大事帝大漸與平秦王歸彥  
 趙郡王叡等同受顧託迎立武成武成即位任遇轉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三十三

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詔  
 賜姓高氏藉屬宗正子弟依例歲時入廟朝祀  
 北齊書無廟祀二字

再遷尚書左僕射仍侍中文遙歷事三王明達世務每  
 臨軒大集多令宣敕號令文武聲韻高朗發吐無滯然  
 探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為知音所重齊因魏宰  
 縣多用廝濫士流皆恥居之文遙以縣令為字人之本  
 遂請革選於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

披訴認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  
 士人為縣自此始既與趙彥深和士開同被任遇雖不  
 如彥深清貞守道又不為士開貪淫亂政在季孟間然  
 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下初文遙自洛遷  
 鄴唯有地十餘頃家貧省以衣食魏之將季宗姓被侮  
 有人冒相侵奪文遙即與之及貴此人尚在將家逃竄  
 文遙大驚追加慰撫還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  
 遂為閒田後主嗣位趙郡王叡婁定遠等謀出和士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三十三

文遙亦參其議叡見殺文遙出為西兗州刺史詣士開  
 別士開曰我處得言地使元家兒作令僕深負朝廷既  
 言而悔仍執手慰勉之猶慮文遙自疑用其子行恭為  
 尚書郎以慰其心士開死自東徐州刺史徵入朝竟不  
 用卒行恭美姿貌有父風兼俊才位中書舍人待詔文  
 林館齊亡與陽休之等十八人同入關稍遷司勳下大  
 夫隋開皇中位尚書郎坐事徙瓜州卒行恭少頗驕恣  
 文遙令與范陽盧思道交游文遙嘗謂思道云小兒比

日微有所知是大弟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答云六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行恭弟行如亦聰慧早成武平末著作佐郎

趙隱字彥深平原人本名隱避齊廟諱以字行父奉伯仕魏位中書舍人彥深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歲曾候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眸子知人此子當必遠至性聰敏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雜交游為雅論所歸服味爽輒自掃門外不使人見率以為常初為尚書令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三十三

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觀省舍隱靴無氈衣帽穿弊子如給之用為尚書令史神武在晉陽索二史子如舉彥深後徵補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翰多出其手稱為敏給神武曾與對坐遣遣軍令以手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每謂司徒孫騰曰彥深小心恭慎曠古絕倫及神武殂秘之文襄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委彥深後事轉大行臺都官郎中臨發握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既而內外寧

靜彥深之力及還發喪深加褒美乃披郡縣簿為選封

安國縣伯從征潁川時引水灌城雉將沒西魏將王思政猶欲死戰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告諭即日降之便

手牽思政出城文襄大悅先是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夢獵遇一羣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

為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笑曰夢驗矣即解思政佩刀與彥深曰使卿常獲此利文宣嗣位仍典機密天保

初累遷秘書監以其忠謹每郊廟必令兼太僕執御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三十四

乘轉大司農帝或巡幸即輔贊太子知後事為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政尚恩信吏民懷之多所降下所營軍處士庶追思號越行臺頓文宣璽書勞勉徵為侍中仍掌機密河清元年累遷尚書令位特進封宜陽王武平二年拜司空為祖珽所間出為西兗州刺史四年徵為司徒七年六月暴疾卒時年七十彥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溫柔謹慎喜怒不形於色自皇建以還禮遇稍重每月引見或升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凡諸選舉



先令銓定提獎人物皆行業為先輕薄之徒弗齒也孝昭既執朝權羣臣密多勸進彥深獨不致言孝昭嘗謂王晞云若言衆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彥深有語晞以告彥深不獲已陳請其為時重如此常遜言恭己未嘗以驕矜待物所以或出或處去而復還母傅氏

金石錄載傅氏碑云諱華清河貝丘人為女侍中侍中本後宮嬪御之職以宰相母為之惟見於此

雅有操識彥深三歲母使孀居家人欲令改適自誓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三十五

死彥深五歲母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能濟彥深泣曰

若天哀矜兒大當仰報母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

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

至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後為宜陽國太妃彥深

有七子仲將知名沈敏有父風溫良恭儉雖妻子亦未

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指

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似相輕易若當家早幼

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位給事黃門侍郎

隋開皇中終安州刺史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彥深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堅為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然叔堅身才最劣

赫連子悅字士欣夏主赫連勃勃後神武起兵時為濟州別駕勸刺史侯景赴神武後除林慮太守文襄往晉陽由郡境問所不便悅云臨水武安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文襄笑曰卿徒知便人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三十六

覺損幹悅答曰所言者人所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公心文襄善之乃敕依事施行自是人屬近便行路稱之天保中為揚州刺史先是城門早閉晚開廢於農作子悅至乃命以時開閉吏民便之累遷鄭州刺史

北齊書曰時新經大水民多逃散子悅親加恤隱戶

口益增

政為天下最入為都官尚書鄭州人馬子韶崔孝政等八百餘人請立碑頌德詔許之加開府歷行北豫州事

兼吏部尚書子悅在官唯清勤自守既無學術又闕風儀人倫清鑒去之彌遠一旦居銓衡之首大招物議由是除太常卿兼侍中聘周使主卒

馮子琮字子琮長樂信都人北燕王馮弘後父靈紹尚書郎太中大夫子琮性識聰敏為外祖滎陽鄭伯猷所異皇建初為尚書駕部郎中攝庫部考昭曾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聞對無有遺失時梁丞相王琳歸國考昭詔子琮觀其形勢琳即與赴鄴甚見嘉賞子琮妻武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三十七

胡后姊故詔與胡長黎輔導太子後轉太子中庶子天統元年武成禪位後主謂子琮曰少君左右宜得正人以卿心存正直今以後事相委再遷散騎常侍奏門下事尋兼并省祠部尚書後與胡長黎有隙武成深誡之曰唇亡齒寒勿復如此武成在晉陽既居舊殿後主未

爭異同畧無降下大為識者所鄙及武成崩和士開秘喪三日子琮問其故士開引神武文襄故事並秘不舉喪至尊年少恐王公貳欲追集詳議時趙郡王叡先預帷幄之謀子琮素知士開忌叡及領軍婁定遠恐其矯遺詔出叡外任奪定遠禁衛權因答曰大行神武之子今上又是先皇傳位羣臣富貴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一無改易必無異望世異事殊不得與霸朝北且公不出宮門已經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及發喪元文遙以子琮太后妹夫恐其獎成太后干政說趙王叡及和士開出之拜鄭州刺史既非後主本意賞賜甚厚仍轉滄州別駕齊安王廓納子琮長女為妃因請假赴鄴遂授侍中轉吏部尚書其妻放縱請謁公行賄貨填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三十八

北齊興亡論曰和士開與馮子琮夫婦鬻獄賣官三家府藏山積

守宰除授先定錢帛然後奏聞其所通致事無不允子

琮亦不禁制又廣拓傍隣增修宅宇以夜繼晝未曾休息斛律光將兵度玉璧至龍門周有移書別須籌議詔子琮傳乘赴軍與周將韋孝寬面相要結龍門等五城因此內附後主以為子琮功封昌黎郡公遷尚書右僕射仍攝選侍中如故和士開居要日久子琮舊所附託中雖阻異後還彌縫開弟士休與盧氏成婚子琮檢校赶走與士開府寮不異時內外除授多由士開奏擬子琮既恃內戚兼帶選曹自擅權寵頗生間隙時陸媪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三九

震天下太后與結姊妹而士開於太后有醜聲子琮欲陰殺媪及士開因廢帝立琅邪王儼以謀告儼儼許之乃矯詔殺士開及儼見執言子琮教已太后怒使執子琮遣右衛大將軍侯呂芬就內省以弓弦絞殺之使內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

三國典畧曰子琮所乘之馬曳韁而走以頭扣之狀如號哭

諸子方握槩聞庫車來以為賜物大喜開視乃哭子琮

微有識鑒頗慕存公及位望轉隆宿心頓改擢引非類公為深交縱其子弟不依倫次又專營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爵許之旬月便驗頓丘李克范陽盧思道隴西李膺伯李子希榮陽鄭庭堅並其女婿皆至超遷其驕縱如此祖珽先與子琮有隙後具奏此事諸子並坐此除名太后以為言又被擢用子琮有五子慈明最知名郎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父道恩開府陽平郡守基身長八尺美鬚髯汎涉墳籍尤長吏事齊天保四年除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四九

西鎮將遇東方白額稱亂淮南州郡皆從逆梁將吳明徽攻圍海西基固守

北齊書曰基固守百餘日軍糧戎仗俱盡

乃至削木為箭剪紙為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畧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御史中丞畢義雲引為侍御史趙州刺史尉祭文宣外弟揚州刺史郭元真揚惜妹夫基不憚權威俱劾其贓罪皇建初除鄭州長史帶潁川郡守西界與

周接境因侯景背叛東西分隔士人仍緣姻私相貿易而禁格嚴重犯者非一基初蒞職披檢拾條多是權時不為久長州郡因循失於請讞致密網久施得罪者衆遂條件申臺省仍以情量事科處自非極刑一昏決放積年留滯案狀數日中剖判咸盡尋臺省報下並允基所陳條網既疎獄訟清靜基性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云任官之所本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惟願令人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四十一

云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卒於官贈驃騎大將軍和州刺史謚曰惠極將還遠近赴送莫不攀轅悲哀自不勝初基任瀛州騎兵時陳元康為司馬畢義雲為屬與基並有聲刺史元崑目之云三賢俱有當世才後來皆當遠至唯郎騎兵任真過甚恐不足自達陳畢後並貴顯而基位止郡守子茂字慰之少敏慧十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三禮及玄象刑名之學又就國子助教長樂張奉禮授三傳羣言

至忘寢食家人恐成病常節其燭及長以博學稱

隋書曰年十九丁父憂居喪過禮仕齊奉詔於秘書

省刊定載籍

歷保城令有能名周平齊上柱國王誼薦之授陳州戶曹屬隋文為亳州總管命掌書記時周武帝為象經隋丈從容謂茂曰人主所為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亂法何以致治茂竊難曰此言豈常人所及陰自結納隋文亦親禮之及為丞相以書召茂言及疇昔甚歡授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四十二

州司錄有能名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曰長史言衛國民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曰民猶水也法令為隄防隄防不固必至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有部民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嫉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乃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以義遂相

親睦稱為友悌開皇中累遷戶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者乃云管內無五品家不相應領數多如此又為餘糧簿擬有無相贍茂以為繁紆不急皆奏罷之又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左貶

隋書左貶作年老

不減地皆發於茂茂性明敏剖決無滯當時以吏幹見稱煬帝即位為尚書左丞參掌選事茂尤工政理為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

東銀窟茂奏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為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民軌物愷與仲文竟坐得罪茂與崔祖濬撰州郡圖一百卷奏之賜帛百段時帝每巡幸王綱已柰茂死先朝舊臣明習世事然無譽諤之節見帝忌刻竊歎而已以年老乞骸不許會帝征遼以茂為晉陽

宮留守其年恒山贊治王文同與茂有隙秦茂附下罔上詔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蘊雜推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深文其罪及弟司隸別駕楚之昏除名徒且未郡茂怡然任命不以為憂在途作登隴賦自慰後附表自陳帝頗悟十年追還京兆歲餘卒

北齊書曰劉禕字彥英彭城人父世明魏兗州刺史禕性弘裕有威重容止可觀雖昵友密交朝夕遊處莫不如敬好學善三禮吉凶儀制尤所留心魏孝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中釋巾太學博士累遷睢州刺史邊人服其威信甚得疆場之和文襄輔政降書褒獎云以卿家世忠純奕代冠冕賢弟賢子並與吾共事懷抱相託亦自依然宜最心力以副所委莫慮不富貴秩滿還歸鄉里侍父疾竟不入朝父喪沉頓累年非杖不起文襄致辟禕稱疾不動五子瓌玕璞瓊瓚並有志節為世所稱

北齊書曰宋繪燉煌勁毅人少勤學多所博覽好撰

述魏時張緬晉書永入國繪依准裴松之注國志體注王隱及中興書又撰中朝多士傳十卷姓系譜錄五十篇以諸家年歷不同多有紕繆乃刊正異同撰年譜錄未成河清五年並遭水漂失繪雖博聞強記記而天性恍惚晚又遇風疾言論遲緩及失所撰之書乃撫膺慟哭曰可謂天喪予也天統中卒

論曰孫騫入幕未久倉卒致斃神武以情寄之重義切折肱若不惜才何以成夫王業元康以知能才幹委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霸朝綢繆帷幄任寄為重及難無苟免卒至殉義可謂得其地焉杜弼識學甄明發言讜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主怒未終卒蒙顯戮直言多矣能無及於此乎房謨忠勤之操始終若一恭懿循良之風可謂世有人矣張纂張亮張曜王峻王紘等並事霸朝申其力用皆有齊良臣也伯德慟哭伏屍靈光拒闕駐驛有古人風焉顯儁明達文武驅馳盡其知力不遑寧處可謂德以稱位能以稱官道和爰從霸府以終末路四十餘載典綜兵

機識用開明甚為朝臣所服及後主奔遁莫知所之首贊延宗以從權變既而晉陽傾覆運極途窮還鄴則義隔德昌死事則情乖舊主雖復全生握節豈比背叛之流歟

以死事為可已不可為訓

夫縣宰之寄綿歷古今親人任功莫尚於此漢氏官人尚書即出宰百里晉朝設法不宰縣不得為即皆所以貴方城之職重臨民之要後魏令長多選舊令史為之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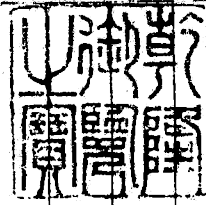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故縉紳之流恥居其位爰逮有齊此途未改文遙革斯流弊弘之在人固為美矣司徒器度沉遠有宰臣之量始從文吏終致台輔出曰有常夸險若一而世人比之胡廣譏其不能廷爭然古稱見幾而作又曰相時而動若時有開悟或可希舜一功而終遇姦回便恐舟壑俱運斯蓋趙公之志也

以容身為得計亦不可為訓

子悅牧宰流奮子琮簿領見知及居藻鏡俱稱尸祿馮

溺於賄貨於斯為甚即基政績有間蔚之克荷堂構美  
矣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四十七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三

總校官檢 討臣 彭元琬

侍讀學士 王保

校對 生員 梁寶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四

明李清撰

北史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六

郗惠公顥

祀簡公連

莒莊公洛生

虞國公仲

廣川公測

弟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四

東平公神舉

弟慶

郗惠公顥周文帝長兄德帝娶樂浪王氏是為德后生

顥性至孝居德后喪哀毀過禮帝與衛可

關

馬顥

與數騎奔救乃免顥遂戰歿保定初追贈大冢宰封郗

國公諡曰惠三子什肥導護

護別見

什肥自傷早孤事母以孝聞文帝入

關

不能離母

留

晉陽文帝定秦隴什肥為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

將軍小冢宰襲爵郗國公諡曰景子曹先陷於齊保定



初詔以晉公護子會紹景公封及曹歸會改封諱國公後與護同誅建德三年追復封爵曹別見

導字菩薩少雄豪初與諸父在葛榮中榮敗遷晉陽與

文帝隨賀拔岳入關當從征伐文帝討侯莫陳悅悅敗

北走出故塞導追斬之平屯山以功封饒陽縣伯

周書曰太祖東征導入宿衛拜領軍將軍齊神武渡

河侵馮翊太祖自弘農引軍入關導督左右禁旅會

于沙苑天破齊神武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四

魏文帝東征留導為華州刺史既而趙

關

崔于伏德慕

容思慶等作亂導擒伏德斬思慶屯渭橋會文帝軍事

平進爵章武郡公加侍中高仲密以北豫州降文帝東

征復以導為大都督行華州刺史治兵訓卒甚得守扞

之方及大軍不利東魏追至稠桑知關中有備乃退齊

文宣稱帝文帝討之魏文帝遣齊王廓鎮隴右徵導拜

大將軍大都督二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大軍還乃旋

舊鎮導性寬明善撫御臨事故慎文帝每出征導恒居



守深為吏民所附朝廷重之卒於上邽魏文帝遣侍中

漁陽王繩監護喪事贈尚書令諡曰孝朝議以尊撫和

西戎威恩顯著欲令世鎮隴右以彰厥德乃葬上邽城

西無疆原華戎會葬者萬餘人奠祭於路悲號振野皆

曰我君捨我乎大小相率負土成墳高五十餘尺周四

八十餘步為官司所止然後沒辭而去天和五年重贈

導上柱國公導五子廣亮翼椿衆亮椿出後於杞廣字

乾歸闕 嚴好文學武成初位大將軍梁州總管進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四

蔡國公累遷秦州刺史總管十三州諸軍事廣性明察

善撫綏民廣畏悅之時晉公護諸子及廣弟杞公亮等

侈靡踰制廣獨率禮又折節待士朝野稱焉曾侍於武

帝所食瓜美持以奉進帝悅之廣以護擅權勸令挹損

護不能納後除陝州總管以病免及孝公追封函國公

詔廣襲初廣母李氏以廣久病憂而成疾遂歿廣居喪

加篤乃以毀卒世稱為廣病廣為母死慈孝之道極於

申其宿志庶存儉約

周書載李充信表曰廣位極上公賦兼千乘所獲祿

秩周贍無餘器用服玩取給而已每言及終始尤存

簡素非秦政而褒吳禮譏石柳而美厚薪今卜兆有

期恐此志莫伸乞勅有司伸其夙志

詔曰昔河間才藻追敘於中尉東海謙約見稱於身後

可斟酌前典率由舊章使易簣之言得伸遺志黜殯之

請無虧令終於是贈本官加太保隴右十四州諸軍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四

秦州刺史諡曰文葬於隴右所司一遵儉約子洽嗣隋

文輔政被害國除翼字乾宜封西陽郡公早歿諡曰幽

無子以杞公亮子溫嗣後亮亮反誅國除衆字乾道少

不慧封天水郡公為隋文所害

周書曰衆少不慧語默不常人不能測隋文帝踐極

初欲封為介公後復誅之并二子仲和孰倫

杞簡公連幼而謹厚臨敵果毅隨德帝過定州郡於唐

河俱戰歿保定初追贈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封杞

國公諡曰簡子光寶為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司徒襲封杞國公諡曰烈以章武公導子亮嗣亮字乾德位梁州總管及幽國公廣薨以亮為秦州總管廣所部悉配之在州甚無政績尋進柱國

周書曰晉公護誅後亮不自安惟縱酒而已高祖手勅讓之

從東伐仍從平鄴遷大司徒大象初以行軍總管與元帥耶國公韋孝寬等伐陳還至豫州密謀襲孝寬營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四

五

寬追斬之

愚按亮以子溫婦尉遲氏為宣帝所淫故懼而有謀見尉遲後傳周書乃載亮謂長史杜士峻曰主上淫縱滋甚社稷將危吾既忝宗枝不忍坐見頌覆今若襲取耶公并其衆推諸父為主鼓行而前誰敢不從會亮國官茹寬知謀馳告孝寬孝寬設備亮不克遁孝寬追斬之觀此非無名未可坐之為反也

子明坐亮誅詔以亮弟椿為烈公後椿位上柱國大司

徒大定未靜帝禪位於隋帝椿奉策開皇初

北史作大定中誤今增入奉冊一事便知為開皇為隋文帝所害并其五子

愚按周書所載椿五子為西陽公道宗本仁隣武子禮獻等因嘆隋文族宇文氏通鑑止言周太祖以下皆死觀此則及太祖以上并兄弟之子皆盡惡浮高洋矣洋于魏踈宗元文暹景安等猶不誅也他日身及五子不以壽終有以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四

六

莒莊公洛生少任俠好施愛士北州賢俊皆與游才能多出其下及葛榮破鮮于修禮以洛生為漁陽王仍願德帝餘衆時人皆呼為洛生王洛生善撫將士帳下多驍勇克獲常冠諸軍爾朱榮定山東時洛生在鹵中榮雅聞其名心憚焉尋為榮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封莒國公諡曰莊子菩薩為齊神武所害

齊神武害宇文子姓于再于三它曰周武奪高氏族其以此夫

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宗伯襲爵謚曰穆以晉公護子  
至嗣至後坐父護誅詔以衛王直子賓為穆公後賓尋  
坐直誅而齊王憲子廣都郡公貢襲宣帝初被誅國除  
虞國公仲德帝從父兄也卒于代保定初追贈大傅柱  
國大將軍大司徒封虞國公子興嗣興生屬兵亂與仲  
相失年幼莫知其戚屬遠近與文帝兄弟初不相識沙  
苑之敗預在行間被鹵隨例散配諸軍興性弘厚有志  
度雖流離世故而風範可觀保定二年詔訪仲子孫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四

七

始附屬籍武帝以興帝戚近屬尊禮甚厚位開府儀同  
三司宗師襲虞國公卒武帝親臨愔詔大司空申國公  
李穆監護喪事贈柱國大將軍謚曰靖子洛嗣位儀同  
三司隋初靜帝遇害洛嗣介國公為隋室賓云

冊府元龜曰唐高祖武德元年詔周後介公與隋為

二王後 唐宰相世系圖載洛傳裕裕傳延延傳離

感離或傳廷立並封介公與隋鄰公世為二王後

廣川公測字澄鏡文帝族子父永任魏顯達測性沈密

少篤學任魏位司徒右長史尚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  
馬都尉及孝武疑齊神武詔測詣文帝密為之備尋從  
西遷進爵為公文帝為丞相以測為右長史委以軍國  
又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歷侍中開府儀  
同三司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民和州接東魏數相  
抄竊或獲其為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賓館引  
與相見如客禮仍宴設放還其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  
人大慙乃不為寇兩界遂通慶弔時方之羊叔子或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四

八

測懷貳文帝怒曰測為我安邊何為聞我骨肉斬之仍  
許測便宜從事轉行絳州事每歲河冰合突厥即來寇  
掠先常預遣居民入城登避之測至皆令安堵乃於要  
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  
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處一時縱火  
突厥謂大軍至懼而遁委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

周書曰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

自是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備之後卒於太子少保

文帝親臨哀慟謚曰靖測性仁恕好施與在洛陽日曾

被竊盜所失物即妻陽平公主衣服也州縣擒盜并物

俱獲測恐此盜坐死堅不承遂遇赦免此盜既感恩請

為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亦從測入關並

無異志子該嗣測弟深字奴干性鯁直有器局年數歲

便壘石為營折草作旌旗布置行伍皆有軍陣勢父永

見之喜曰汝自然知此後必為名將孝武西遷事起倉

卒人多逃散深時為子都督領宿衛兵撫循所部並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四

入關以功賜爵長樂縣伯大統中齊神武屯蒲坂分遣

其將竇泰趨潼關高敖曹圍洛州文帝將襲泰諸將咸

難之文帝隱其事陽若未有謀獨問策於深深曰竇氏

高歡驍將數每仗之禦侮今大軍就蒲坂則歡拒守竇

必援之內外受敵取敗之道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

性躁急必來決戰歡方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擒也據

竇歡勢自沮迴師禦之可以制勝文帝喜曰是吾心也

軍遂行果獲泰齊神武亦退深又說文帝進取弘農復

克之文帝大悅謂深曰君吾家陳平也是冬齊神武又

率大衆至沙苑諸將皆懼惟深獨賀文帝問其故對曰

歡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

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惟歡耻失竇氏懷諫而

來所謂忿兵一戰可擒也不賀何為文帝然之尋大破

齊軍武成元年累遷幽州刺史改封安化縣令保定初

除京兆尹入為司會中大夫深少喪父事兄甚謹性多

奇諳好讀兵書既居近侍每進籌策及在選曹頗有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四

譽性仁愛從弟神舉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

以此稱之卒於位謚成康子孝伯別見

東平公神舉文帝族子祖金殿魏兗州刺史安喜縣侯

父顯和少襲爵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絕人彎弓數百

斤能左右馳射魏孝武在藩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

嘗問計顯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帝深納

焉及即位拜閣內都督以恩舊遇甚厚顯和所居臨陋

乃撤殿省賜為寢室其見重如此及齊神武專政帝每

不自安問顯和曰天下滿滿將如之何對曰莫若擇善而從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闕策以其母老令預為計對曰今日之事忠孝不並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為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朕王陵也遷朱衣直闕閣內大都督封長廣縣公從孝武入闕至溱水周文帝素聞其善射未之見俄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中之文帝笑曰我知卿工矣

庚信墓誌銘曰太祖親迎孝武於溱水素知公名未之識目於衆疑而不問直云令此人射水旁小鳥應手即着太祖喜曰我知卿名矣即用為帳內都督

愚按此段視北史為佳今存之

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當侍卒建德三年追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舉早孤有夙成之量及長志畧英贍儀貌魁梧明帝初起家侍上士帝留意翰林而神舉雅好篇什每游幸神舉恒從襲爵長廣縣公天和元年累遷右宮伯中大夫

周書曰高祖將誅宇文護仲舉得預謀

建德三年自京兆尹出為熊州刺史齊人憚其威名及帝東伐從平并州即授刺史州既齊氏別都多有姦猾神舉示以威恩遠近悅服進柱國大將軍改封東平郡公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及幽州人盧昌期等據范陽反詔神舉討擒之時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其中賊平將解衣伏法神舉素欽其才名釋而禮之即令草露布屬稽胡反寇西河神舉與越王盛討之時突厥赴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稽胡疑服授并州總管時武帝處以心腹之任王軌宇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短神舉頗預焉宣帝立荒淫無度神舉懼及禍懷不自安初定范陽後威聲甚振帝亦忌其名望兼以宿憾使人齎醜酒賜之卒於馬邑時年四十八神舉美風儀善辭令博涉經史性愛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蒞職當官每著聲績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兼文武聲彰外內百寮無不仰其風烈先輩舊齒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四

三

今稱之子同嗣位至儀同大將軍神舉弟慶字神慶少

而聰敏周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謂人曰書足記姓

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業乎時文州賊亂慶應

募從征以功授都督衛王鎮南山引為左右慶善射有

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驃

騎大將軍加開府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

接中石乃墜絕而復蘇帝勞之曰卿餘勇可賈復從帝

拔晉州齊兵大至慶與齊王憲輕騎覘之卒遇賊被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  
卷一百四十四

十三

憲挺身遁慶退據汾橋眾賊爭進慶射之所中人馬必

倒賊乃稍却及拔高壁剋并州下信都擒高潛功並居

最進大將軍封汝南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

平之歷延寧二州總管隋文帝與慶有舊及為丞相甚

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以心腹開皇中以上柱國除

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文帝龍潛時嘗語慶

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

耽恣聲色殆將不久又諸侯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

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尉遲迥貴戚早著聲望

國家有憂必為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少惠

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亦非池內之物變在俄頃但

輕薄無謀未能為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易生

艱阻王謙素無籌畧但恐為人所誤不足為虞

愚按迥謙消難皆忠周圖隋相率舉兵者安能料三

人如射覆恐皆飾辭

未幾言皆驗及此慶恐帝遺忘不獲收用欲見舊蒙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  
卷一百四十四

十四

顧其錄前言表奏之

隋書載表畧曰尋惟聖慮妙出著龜驗一人之慶有

徵實天子之言無戲

帝省表大悅下詔曰

冊府元龜曰今覽表奏方悟昔談何謂此言遂成實

錄

朕言偶驗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自是每加優

禮卒於家

冊府元龜曰時有郭榮任周為司水大夫與文帝極歡嘗夜坐月下從容謂榮曰吾仰觀玄象俯察人事周歷已盡我其代之榮深自結納未幾帝總百揆拊榮背笑曰吾言驗矣即拜相府叅軍後至左光祿大夫

子靜禮尚隋文女廣平公主先慶卒子協位右翊衛將軍宇文化及亂遇害協弟晶字婆羅門大業中養宮內後為千牛左右煬帝甚親昵之每有游宴必侍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四

五

資治通鑑曰帝臨朝凝重發言降詔辭義可觀而內存聲色其在兩都及巡遊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隨謂之女道場梁公蕭鉅琮之弟子與晶甘有寵于帝帝每日於苑中林亭間盛陳酒饌教燕王琰與鉅晶及文帝嬪御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為一席帝與諸寵姬為一席畧相連接罷朝即從之宴飲更相勸侑酒酣聲亂靡所不至楊氏婦女美者往往進御出入卧內伺察六宮往來不限門禁時號宇文三郎與

宮人淫亂至妃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晶聞懼不敢見協因奏晶壯不可久在宮掖帝不之罪召入待之如初化及弒逆之際為亂兵所害

隋書曰化及將為逆晶時在玄覽門覺變將入奏為門司所遏會日暝宮門閉乃退俄難作晶與五千人赴之見害 此亦周宗也人知弒煬帝者化及不知 盡煬帝者又晶噫誰謂宇文家無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四

六

論曰自古受命守文之主非獨異姓之輔亦有骨肉之助茂親則有魯衛梁楚踈屬則有凡蔣荆燕威能飛聲騰實不滅百代之後若幽孝公勳烈加以善政蔡文公純孝飾以儉約我我焉足以賴於前載矣當隋氏之起假天威而服海內胄以葭苳之親據一州而叶義舉可謂忠而能勇功業不遂悲夫亮實庸才志圖非常古人稱不度德不量力其斯之謂歟宇文測兄弟驅馳經綸之日神輿盡言父子之間觀其智勇忠廉並可追蹤古人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四

十七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五

明 李清撰

列傳第四十七

北史五十九

周室諸王

文帝十三王

孝閔帝一王

明帝三王

武帝六王

宣帝二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周文帝十三子姚夫人生明帝後宮生宋獻公震文元

皇后生孝閔帝文宣叱奴皇后生武帝衛刺王直達步

妃生齊王憲王姬生趙王招後宮生譙孝王儉陳王純

越王盛代王達冀康公通滕王迥

招別見

宋獻公震字彌俄突幼敏達大統十六年封武邑公尚

魏文帝女其年薨保定元年追贈大司馬封宋國公無

子以明帝第三子實嗣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象中為

大前疑隋開皇初為文帝所害國除



衛刺王直字豆羅突魏恭帝三年封秦郡公武成初進封衛國公歷雍州牧大司空襄州刺史直武帝母弟也性浮詭以晉公護執政遂貳於帝而昵護及南討軍敗周書曰陳湘州刺史華皎來附詔直督陸通元定等赴援與陳將吳明徹戰于沌口直軍不利定遂沒於江南坐免官

温子免黜又請帝除護冀得其位帝宿有誅護意遂與直謀之及護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直手斬護見護傳

帝以齊王憲為大冢宰直既乖本望又請為大司馬欲擅威權帝知其意謂曰汝兄弟長幼有序何反居下列以為大司徒建德三年進為王初帝以直弟為東宮更使直自擇所居直歷觀府署無稱意者至廢陟此佛寺欲居之齊王憲謂曰弟兒女成長此寺褊小詎是所宜直曰一身尚不自容何論兒女憲怪而疑之直嘗從帝獵而亂行帝怒對衆捷之憤怒滋甚及帝幸雲陽宮直

在京反攻肅章門司武尉遲運閉門不得入退走追至荊州護之免為庶人囚諸宮中尋有異志及其子十人並誅之國除

周書曰誅其子賀貢塞響賈秘津乾理乾璽乾棕十人 愚按直之十子可不誅姬周蔡叔子仲非歟宣帝效於後則殺有功之齊王憲并其子隋文又效於後則殺懷忠之畢王賢趙王招等及其子嗚呼武帝其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齊王憲字毗賀突性通敏有度量神采巖然少與武帝俱受詩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文帝嘗賜諸子良馬惟所擇憲獨取駮者帝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駮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帝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上隴經官馬牧文帝每見駿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命取賜之魏恭帝元年封安城郡公武成初除益州總管進封齊國公初平蜀後文帝以形勝之地不欲宿將居之諸子中欲有推擇徧問武帝以下誰能此行

並未及對而憲先請文帝曰刺史當撫衆臨民非爾所  
及若以年授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有殊不闕大小試而  
無效甘受面欺文帝以憲年尚幼未之遣明帝追遵先  
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  
湊聽受不疲蜀人悅之共立碑頌德保定中徵拜雍州  
牧及晉公護東伐以尉遲迴為前鋒圍洛陽齊兵數萬  
奄出軍後諸軍懼駭並各退散唯憲與王雄達奚武拒  
之而雄為齊人所敗三軍震懼憲親自督勵衆心乃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時晉公護執政雅相親委賞罰之際皆得參預四年齊  
將獨孤永業來寇詔憲與柱國李穆出宜陽築崇德等  
五城絕其糧道齊將斛律光築壘洛南五年憲涉洛邀  
之光遁是歲光又於汾北築城西至龍門晉公護問計  
於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為威容憲請以精兵居前隨  
機攻取六年憲率衆出自龍門齊將新蔡王康德潛軍  
宵遁  
冊府元龜曰仍掘移汾水南堡壁復入於齊齊人謂

志不及遠遂弛邊備

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又攻張壁克之  
斛律光時在華容弗能救乃北攻姚襄城陷之汾州為  
齊圍日久憲遣柱國宇文盛運粟饋之憲自入兩乳谷  
襲克齊伯杜城使柱國譚公會築石殿城以為汾州援  
齊平原王段韶蘭陵王高長恭引兵火至大將軍韓歡  
為齊人所乘遂退憲身自督戰齊衆稍却會日暮乃各  
收軍及晉公護誅武帝召憲入免冠拜謝帝謂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冊府元龜曰帝言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冢宰無君  
凌上將圖不軌吾故誅之以安社稷  
汝親則同氣休戚共之事不相涉何煩致謝詔憲往護  
第收兵符及諸簿籍等尋以憲為大冢宰時帝既誅宰  
臣親覽朝政方欲齊之以刑爰及親親亦為刻薄憲既  
為護所任自天和後威勢漸隆護欲有所陳多令憲奏  
其間或有可否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帝亦悉其  
心故得無患然猶以威名過重終不能平雖遷授冢宰

實奪其權也開府裴文舉憲之侍讀帝嘗御內殿引見謂曰昔魏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便謂法應須爾豈有三十歲天子可為人制乎且近代以來又有一弊暫經隸屬即禮若君臣此亂時權宜非經國之術爾雖陪侍齊國不得即同臣主且太祖十兒寧可悉為天子卿宜規以正道無令兄弟自致嫌疑文舉再拜出歸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建德三年進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六

王憲友劉休徵獻王箴一首憲美之休徵後又以箴上之帝方翦削諸弟甚悅其文憲嘗以兵書繁廣難求指要自刊為要畧五篇至是表陳之

度信神道碑曰王少有壯志頗校兵書莫不吟誦在心撰成于手

帝覽而稱善其秋帝于雲陽寢疾衛王直舉兵反京師帝召憲謂曰汝為前軍吾亦續發直尋敗走帝至京師憲與趙王招俱入拜謝帝曰管蔡為戮周公作輔人心

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親尋干戈於我為不足耳初直內忌憲憲隱而容之且以帝母弟每加友敬晉公護誅直固請及憲帝曰齊公心迹吾自悉之不得更有所疑及文宣太后崩直又密啟憲飲酒食肉與平昔不異帝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為吾意袒括是同汝當愧之何論得失汝親太后子但須自最無假說人直乃止四年帝將東討獨與內史王誼謀之餘人莫知後以諸弟才畧無出憲右遂告之憲即贊成其事及大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七

將出憲表上金寶等十六件以助軍資

周書載憲表曰昔邊隅未靖卜式願上家財江海不澄衛茲請獻私粟臣雖不敏敢忘景行

詔不納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資此物乃詔憲為前軍趣黎陽帝親圍河陰未剋憲攻拔武濟進圍洛口拔其東西二城以帝疾班師是歲初置上柱國官以憲為之五年大舉東討憲復為前鋒守雀鼠谷帝親圍晉州憲以克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

齊主聞晉州見圍自來援之時陳王純頓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雞棲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栢為菴示有處所令兵去後賊猶致疑時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眾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宇文盛馳告急憲自以千騎救之齊人望塵遠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逐之多有斬獲俄椿告齊眾稍逼憲又回軍救之會被救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栢菴為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時帝已去晉州留憲後拒憲阻水為陣齊領軍段暢至橋憲隔水問暢姓名暢曰領軍段暢公復為誰憲曰我虞侯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非凡何用隱名位憲乃曰我齊王也徧指陳王純已下告之暢鞭馬去憲即命旋軍齊人遠退之戈甲甚銳憲與開府宇文忻為殿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山褥瓌等齊眾乃退憲渡汾追及帝于玉壁帝又命憲援晉州齊後主攻圍晉州帝復東轅次高顯憲率所部先向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命注  
卷一百四十五

八

州明日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大陣於營南帝名憲馳往觀之憲反命曰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帝悅周書載內史柳蚪私謂憲曰賊亦不少王安得輕之憲曰憲受委前鋒情兼家國掃此逋寇事同摧枯雖眾如我何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齊主遁齊人復據高壁及洛女若帝命憲攻洛女破之齊主已走鄴留其安德王延宋據并州帝進圍其城憲攻其西面克之延宗遁追獲之以功進封第二子安成公質為河間王拜第三子寶為大將軍仍詔憲趣鄴進克鄴城憲善兵謀長於撫御摧鋒陷陣為士卒先齊人聞風憚其勇畧齊任城王湣廣寧王孝珩等守信都復詔憲討之仍令齊主手書招湣

三國典畧載手書曰朝廷遇緯甚厚諸王無恙叔若釋甲則無所憂

湣不納憲軍過趙州湣令間諜二人來覘候騎執白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命注  
卷一百四十五

九

憲乃集齊舊將徧將示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今即放還令充吾使乃與潛書

周書載憲書畧曰昔魏歷云季我太祖撫運乘時皇上嗣膺下武雷駭唐郊則野無橫陣雲騰晉水則地靡嚴城豈惟人事抑亦天時吾以不武任總元戎列邑名藩莫不屈膝足下高氏令王英風夙著豈不知一木不維大厦三諫可以逃身去此弗圖苟徇亡轍為天下笑又足下謀者為侯騎所獲軍中情實其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十

執事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馮軾有期不俟終日所望知機也潛得書沉于井

憲至信都潛陣於城南登張耳冢望之俄潛所署領軍尉相願偽出略陣遂降潛殺其妻子明日擒潛及孝珩等

周書曰憲并州之捷長驅敵境芻牧不擾軍無私焉先是稽胡劉沒鐸自稱皇帝又詔憲督趙王招等平之

憲自以威名日重潛思屏退及帝欲親征北藩乃辭以疾尋帝崩

庾信神道碑曰武帝特垂愛友時進奇策尤加禮敬常謂左右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其齊王之謂

宣帝嗣位以憲屬尊望重深忌之時尚未葬謂王在內持服司衛長孫覽總兵輔政恐諸王有異志奏令開府于智察其動靜及山陵還帝又命智就宅侯憲因告憲有謀帝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謂憲曰今欲以叔為太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十一

九叔為太傅十一叔為太保何如憲辭以才輕孝伯返命復來曰詔王晚共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即執之憲辭色不撓固自陳說帝使于智對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屬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惹恨耳因擲笏於地乃縊之時年四十

庾信神道碑曰春秋三十有四宜從廟碑史載武帝

以三十六於是年崩憲不應以弟過之

加以惡謚曰煬

周書姚最傳曰憲以嫌疑被誅隋文帝作相追復官爵最以憲恩顧過隆錄憲功績為傳送上史局獨不疏請改憲謚何也此又最一恨

帝以于智為柱國封齊國公又殺上大將軍安邑公王興上開府獨孤熊開府豆盧紹等皆以昵於憲也帝誅憲無辭故託興等與憲結謀遂加戮時人知其免酷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十一

云伴憲死

新唐書李綱傳曰綱為齊王憲參軍事宣帝將殺憲名僚屬証其罪綱矢死無撓辭及憲誅露車載屍故吏奔匿綱撫柩號慟瘞訖乃去又憲有女廢居綱厚卹之及綱卒女披髮慟如喪其親

憲所生達步干氏柔然女建德三年冊為齊國太妃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屢經發動憲衣不解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母必有疾遂乃馳使參

問果於所慮六子貴質實貢乾禧乾洽

貴字乾福少聰敏尤便騎射始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一經足為立身之本天和四年始十歲封安定郡公文帝初為丞相始封此郡未嘗假人至是封焉年十一從憲獵於鹽州一圍中手射野馬及鹿十有五建德二年拜齊國世子後出為幽州刺史貴雖出自深宮有留心庶政性聰敏過目輒記嘗道逢二人謂其左右曰此人是縣黨何因輒行左右不識貴便說其姓名莫不嗟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十一

白獸烽為商人所焚烽帥受貨不言其罪他日此帥隨例來參貴乃問云商人焚烽何因私放烽帥遂即首伏其明察如此卒時年十七武帝甚痛惜之質以憲勳封河間郡王質中壩公貢出後莒莊公乾禧安成公乾洽龍涸公並與憲俱被害

譙孝王儉字侯幼突武成初封譙國公建德三年進為王從平鄴拜大冢宰

周書曰儉與齊王憲封稽胡有胡帥自號天柱據守

河東儉攻破之斬級三千

薨子乾暉嗣開皇初為隋文帝所害

陳王純字堙智突武成初封陳國公保定中使突厥迎

皇后歷秦陝二州總管建德三年進為從平齊

周書曰純為前一軍率步軍二萬守千里徑

進上柱國歷并州總管雍州牧太傅大象元年詔以濟

南郡邑萬戶為陳國純出就國二年徵朝京師并其子

為隋文帝所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十四

周書曰純子為世子謙及弟扈公讓讓弟讓等皆遇

害

又加以惡謚曰惑

越王盛字立久突武成初封越國公建德三年進為王

從平齊

周書曰四年大軍伐齊盛為後一軍總管五年大軍

又東討盛率所領拔齊高顯等數城并州平

進上柱國歷相州總管大象元年遷大前疑太

保其年詔以豐州武當安富二郡邑萬戶為越國盛出

就國二年徵朝京師并其子為隋文帝所害

周書曰盛子忱悵恢憤忻等五人皆遇害

又加以惡謚曰野

代王達字度斤突性果決善騎射武成初封代國公建

德初進柱國出為荊州刺史有政績武帝手刺褒之所

管禮州刺史蔡澤黷貨被訟達以其勲庸不可加戮若

曲法貨之又非奉上之體乃令所司精加案劾密表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十五

之事竟得釋終亦不言其處事周慎如此雅好節儉食

無兼膳侍姬不過數四皆衣綈衣又未嘗營產國無儲

積左右嘗以為言達曰君子憂道不憂貧何煩於此三

年進為王從平齊齊淑妃馮小憐尤為齊後主所幸見

獲後主賜死帝以達不通聲色特以小憐賜之宣帝即

位進上柱國大象元年拜大右弼其年詔以潞州上黨

郡邑萬戶為代國達出就國二年徵朝京師及其子為

隋文帝所害

周書曰達世子執弟蕃國公轉等皆遇害

加以惡謚曰曩

冀康公通字屈率突武成初封冀國公薨子絢嗣建德三年進為王開皇初為隋文帝所害

滕王通字爾固突少好經史解屬文武成初封滕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

周書曰六年拜行軍總管與齊王憲征稽胡破其巨帥穆友等斬級八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十六

宣政元年進上柱國大象元年詔以荊州新野郡邑萬戶為滕國通出就國二年徵朝京師并其子皆為隋文帝所害

周書曰通子懷德公祐弟箕國公裕裕弟禮禧等皆遇害

加以惡謚曰聞通所著文章頗行於世

史糾曰周氏諸王不乏賢者代王不遜聲色滕趙俱能文章彙彙惡謚皆楊堅志也出于隋志登之周書

史官不加一辭載事之筆烏用彼為諸王之謚惟衛

直可無議餘皆宜曰某王為隋文所害加以惡謚曰某今依而改之 愚按隋經籍志載滕簡王集十二

卷不知改聞為簡者誰

孝閔帝一男陸夫人生紀厲王康字乾安保定初封紀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出為利州總管康驕侈無度繕修戎器陰有異謀司錄裴融諫康殺之五年詔賜康死子湜嗣開皇初為隋文帝所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十七

明帝三男徐妃生畢刺王賢後宮生鄴王貞宋王實實出後宋獻公震賢別見鄴王貞字乾雅初封鄴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象初為大象宰開皇初并其子為隋文帝所害

周書曰貞字濟陰郡公德文遇害

武帝七男孝皇后生宣帝漢王贊庫汗姬生秦王贇曹王允馮姬生道王充薛世婦生蔡王允鄭姬生荆王元漢王贊字乾依初封漢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象



末隋文帝輔政欲順物情乃進贊位上柱國拜右大丞相外示尊崇實無所綜理轉大師尋及秦王贇曹王允道王充蔡王兌荆王兌俱為隋文帝所害

周書曰贊子淮陽公道德與弟道知道義等贇子忠誠公靖智與弟靖仁等皆遇害 愚按隋文帝本紀

戴帝初即位周室諸王皆降為公而宇文忻傳亦載隋文踐阼誅宇文氏是篡而後誅非先誅也諸傳皆言周大定中非是今改開皇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六

宣帝三子朱皇后生靜皇帝王姬生萊王衍皇甫姬生鄧王術衍及並大象二年封後為隋文帝所害

論曰昔賢之議者咸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秦立郡縣二世而亡雖得失之迹可尋是非之理互起而因循莫變復古未聞良由著論者溺於貴遠司契者難於易業詳求適變之道並未窮於至當也嘗試論之五等之制行於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於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隔易地則用捨或殊譬猶於戚日用難以成垓下之

業稷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時制宜者為政上務也觀人立教者經國長策也且夫裂封疆建侯伯擇賢能署牧守循名雖曰異軫責實抑亦同歸盛則與之共安衰則與之共患共安繫乎善惡非禮義無以敦風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亂是以齊晉師禮鼎業傾而復振溫陶釋位王綱弛而更張然則周之列國非一姓也晉之羣臣非一族也豈齊晉忠於列國溫陶賢於羣臣哉蓋位重者易立功權輕者難盡節故也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九

斯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異術兵權爵位益安危之所階乎周文初定闕右日不暇給既以人臣禮終未遑藩屏之事晉蕩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並握兵權雖海內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磐石之固矣武皇克翦茲刺思弘政術懲專朝為患忘維城遠圖外崇寵任內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壤之墟矣宣帝嗣位凶暴是崇芟先其本枝削黜偏於公族以齊王之奇姿傑出足可牢籠前載處用公之地居上將之重智勇冠俗攻

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屬道消之日挾

震主之威斯人而嬰斯戮君之是以知國祚之不永也

其餘雖地惟叔父親則同生假文能輔主武能威敵莫

不謝卿士於當年從侯服於下國號為千乘位侔匹夫

是以權臣乘其機謀士因其隙遷龜鼎速於俯拾殲王

侯烈於燎原悠悠邃古未聞茲酷豈非摧枯振朽易為

力乎向使宣皇擇姬劉之制覽聖哲之術分命賢戚布

於內外料其輕重間以親疎首尾相持遠近為用使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千

足以扶危權不能為亂事業既定僥倖自息雖使卧赤

子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矣何后族之地而能窺其神

麗哉昔張耳陳餘賓客廡役所居皆取卿相而齊王文

武察吏其後亦多台牧異代相符賢矣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六

明李清撰

列傳第四十八

北史六十

寇洛

趙貴從祖兄善

李賢

子詢 榮 孫敏 弟迪

梁禦

子唐

寇洛上谷昌平人累世為將吏父延壽魏和平中以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一

家子鎮武川因家焉洛性明辯不拘小節賀拔岳西征

洛與岳鄉里乃募從入關以功

周書曰從岳獲尉遲菩薩于渭水破侯伏侯元進於

百里細川擒万俟醜奴于長坑皆力戰有功

封安鄉縣子及岳為大行臺以洛為右都督侯莫陳悅

既害岳欲并其眾時初喪元師洛於諸將中最舊齒素

為眾信乃收集將士志在復讎既至原州眾推洛為盟

主統岳眾

周書曰洛自以非才固辭與趙貴等議迎太祖

周文帝至平涼以洛為右都督從討侯莫陳悅平之拜涇州刺史大統初詔加開府進爵京兆郡公封洛母宋為襄城郡君四年鎮東雍州五年卒於鎮贈太尉尚書令謚曰武子和嗣明帝二年錄舊勳以洛配享文帝賜姓若引氏

愚按周明亦好文之主畧同魏孝文孝文華其夸姓而明帝又夸其華姓何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三

趙貴字元寶天水南安人祖仁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貴有節槩魏爾朱榮以為別將從討北海王元顥有功又從賀拔岳平關中累遷大都督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將吏奔敗莫有守者貴謂其黨曰昔朱伯厚王修感意氣微恩尚能蹈履名節況吾等荷賀拔公國士之遇寧可自同衆人乎因涕泣獻款從之者五十人詣悅詐降悅信之因請收葬岳岳言辭慷慨悅壯而許之貴乃收岳屍還營與寇洛等奔平涼共圖拒而貴獨首議迎周

文周文至以貴為大都督領府司馬悅平行秦州事梁叵定稱亂河右以貴為隴西行臺討破之從復弘農沙范爵中山郡公河橋之戰貴與怡峯為左軍戰不利先還及高仲密以北豫州降周文迎之與東魏人戰於芒山貴為左軍失律坐免官尋復官爵後拜柱國大將軍賜姓乙弗氏周孝閔踐祈遷大冢宰進封楚國公初貴與獨孤信等皆文帝等夸及晉公護攝政貴自以元勳每懷怏怏與信謀殺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三

周書曰及期貴欲發信止之

為開府宇文盛所告被害貴從祖兄善字僧慶少好學美容儀沉毅有遠爾朱天光討邢杲乃俟醜奴以為長史普泰初為大行臺尚書天光齊神武於韓陵敗見殺善請收葬其屍神武義而許之賀拔岳摠關中迎善復以為長史岳為侯莫除悅所殺善共諸將翊戴周文魏孝武西遷歷尚書左右僕射封襄城公善性溫恭有器局雖位居端右而愈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

力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稱其有公輔量大統九年  
從戰芒山屬大軍不利善為敵所獲卒於東魏建德初  
周齊通好齊乃歸其板子詢表請贈諡詔贈大將軍大  
都督四州諸軍事岐州刺史諡曰敬

李賢字賢和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陵之後陵沒  
匈奴子孫因居北狄後隨魏南還復歸汧隴

愚按李陵嫡系至是方入中國南宋書索函傳以後  
魏為漢將李陵後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曾祖富魏太武時以子都督討兩山屠各歿於陣贈隴  
西郡守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嘗出遊逢一老人鬚眉  
皓白謂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卿必為臺敗  
勉之九歲從師受業略觀大指或譏其不精答曰賢豈  
能領徒援業忠孝之道實銘於心問者慙服十四遭父  
憂撫訓諸弟友愛甚篤魏永安中乃侯醜奴據岐涇等  
州反孝莊遣爾朱光擊破之

周書曰醜奴已敗其黨乃侯道洛猶據原州尚未知

醜奴敗天光令賢密圖之會賊黨乃侯阿寶戰敗投  
賢賢令阿寶偽為醜奴使給道洛等曰今已破臺軍  
須與公計事令阿寶權守原州公宜速往道洛等信  
之是日便發既出而天光至遂克原州天光見賢曰  
此子之力也賢又率鄉人出馬千匹助軍天光大悅  
光令都督長孫邪利行原州事以賢為主簿

周書曰道洛復乘虛奄至賊黨千餘人在城中密為  
內應引道洛入城殺邪利賢率鄉人死戰道洛退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又有賊帥達符顯晝夜攻圍賢聞道詣雍州請援天  
光許之賢返賊營四合無因入城侯日向夕乃偽負  
薪與賊樵採者俱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賊眾覺亂  
射之不中遂入告以大軍且至賊聞之散走  
累遷高平令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周文西征賢與  
其弟遠穆等密應以功授都督仍守原州及大軍至秦  
悅棄城走周文命兄子導追之以賢為先鋒轉戰四百  
餘里至牽屯山及之

周書曰悅自刎賢亦被重創馬中流矢死

以功授假節撫軍將軍大都督魏孝武西遷周文令賢率騎迎衛封上邽縣公俄授左大都督還鎮原州大統二年州人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賢率敢死士一戰敗之

周書載賢招集豪傑與謀曰賊政令莫施惟殘剝是務以羈旅之賊馭烏合之眾勢自離解若從中擊之賊必喪胆可計日取也眾從之賢分死士三百為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道乘夜鼓噪而出賊眾大駭一戰而敗

狼斬關遁走賢與三騎追斬之八年授原州刺史

周書曰莫折後熾連結賊黨所在寇掠賢率鄉兵與行涇州事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歲久徒眾甚多數州人皆為其用我若搃一陣併力擊之周惡相濟必總萃於我眾寡莫敵便無以制之若令諸軍分為數隊多設旗鼓犄角而前公別統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憚

公之銳諸柵欲出則懼我疑兵進不得戰退不得走

候其懈擊之必破後熾一敗則眾柵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頸北賢乃率數百騎徑掩後熾營收其妻子僮隸五百餘人并輜重等後熾聞之棄寧與賢接戰賢手斬十餘級賊大敗後熾單騎走授原州刺史撫導鄉里甚得民和

周文奉魏太子西巡至原州遂幸賢第讓齒而坐行鄉飲酒禮後帝復至原州令賢乘路車備儀服以諸侯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遇禮相見然後幸賢第歡宴終日凡是親族頒賜有差恭帝元年進爵西河郡公後以弟子植被誅坐除名保定二年詔復賢官爵仍授瓜州刺史武帝及齊王憲在襁褓不利居宅中周文令處之賢家六載乃還宮因賜賢妻吳姓宇文氏養為姪女賜與甚厚及武帝西巡原州幸賢第詔曰朕昔冲幼爰寓此州賢以斯土良家勲德兼著受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規弼功勞甚茂周書曰食彼桑椹尚懷好音矧慈惠我其何可忘

今巡撫居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賢雖無屬籍朕處之若至親凡厥昆季子姪等可並預宴賜於是令中待上士尉遲愷往瓜州降璽書勞賢賜衣一襲及被褥并御服十三環金腰一腰中廐馬一匹金裝鞍勒雜綵五百段銀錢一萬賜賢弟申國公穆亦如之子姪男女中外諸孫三十四人各賜衣一襲拜賢甥庫狄樂為儀同賢門生昔經侍奉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帥都督六人別將奴已免賤者五人授軍主未免賤者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二人酬替放之四年王師東討西道空虛慮羌渾侵擾授賢河州總管河州舊非總管至是創置賢乃大營屯田以省運漕多設斥候備寇戎於是羌渾欽迹五年宕昌寇邊乃於洮州置總管府鎮遏之遂廢河州總管改授賢洮州總屬羌寇侵擾賢頻破之酋遂震懾不敢犯塞俄廢洮州總管還於河州置總管府復以賢為之帝思賢舊恩徵拜大將軍率於京帝親臨哀動左右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謚曰

桓子端嗣端位開府儀同三司從平齊戰沒贈上大將軍追封襄陽公謚曰果弟詢字孝詢深沉有大畧頗涉書記仕周累遷司衛上司武帝幸雲陽宮委以留府事衛王直作亂焚肅章門詢於內益火故賊不得入帝善之累以軍功加位大將軍賜爵平高郡王隋文為丞相尉遲迥起兵遣韋孝寬擊之以詢為元帥長史委以心膂軍至永橋諸將不一詢密啓請重臣監護隋文令高頊賢軍與頊同心惟詢而已及迥平進上柱國改封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西郡公開皇初歷隰州總管以疾徵還京師卒帝悼惜久之謚曰襄詢弟崇字永崇英果有籌算膽力過人周孝閔初以父賢勲封迴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日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勲於國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孝養是以悲耳賢大奇之起家州主簿非其好也辭不就職求為將兵都督隨宇文護代齊以功授儀同三司周武平齊引參謀議以勲加授開府封廣宗縣公隋文為丞相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懷州刺

史進爵郡公尉遲迴舉兵遣使招之崇初欲相應後知叔父穆以并州附隋文慨然太息曰合家富貴數十人遇國有難竟不能扶頌繼絕何面目處天地間乎韋孝寬亦疑之與俱卧起其兄詢時為元帥長史每諷諭之崇不得已亦歸心焉及迴平授徐州總管進上柱國開皇三年除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奚霫契丹等警其威畧爭來內附後突厥大為侵掠崇率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沙城突厥圍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十一

隋書曰城本荒廢又無食每夜出掠賊營復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厚為其備夜中結陣待之崇軍由是

苦飢

死忘略盡突厥欲降之謂曰降者封為特勒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吾喪師徒罪當萬死今効命以謝國家待吾死且可降賊方便散走還見至尊道此意也乃挺刃突賊復殺二人沒於陣贈六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諡曰壯子敏嗣敏字樹生文帝以其父死王事養於宮中及

長襲爵廣宗公起家左千牛美姿容善騎射工歌舞弦管開皇初周宣帝后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婚對敕貴公子弟集弘聖宮者日以百數主選取敏禮儀如尚帝女

隋書曰公主親在帷中並令自序并試技藝選不中者輒引出之至敏合意竟為婚媾 愚謂他人有女皆愛獨后應傷彼周家六尺孤安在幸女也若男亦死耳則當此擇婚時肅雖有女誰題王姬而故國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十二

愴懷曷已史云如尚帝女昔真帝女也一嘆

後將侍宴主謂敏曰我以天下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為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慎無謝及進見帝帝御琵琶遣敏歌舞大悅謂主曰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謂敏曰今授儀同敏不答帝曰不滿爾意耶今授開府又不謝帝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向其女塔惜官今授卿柱國敏乃拜而蹈舞遂於坐授柱國以本官宿衛歷龜金華岐數州刺史多不溢職常留京往來宮內侍從遊宴賜

賞超於功臣大業初轉衛尉卿樂平公主將薨遺言於  
 煬帝曰妾唯一女不自憂死獨深憐之湯沐已乞迎與  
 敏帝從之竟食五千戶攝屯衛將軍楊玄感反後城闕  
 大興敏之策也從征高麗加光祿大夫十年帝復征遼  
 東遣敏黎陽督運時或言敏一名洪兒帝疑洪字當識  
 嘗面告之冀其引決敏大懼數與宗人金才善衡等屏  
 人私語宇文述知而奏之竟同誅其妻宇文氏尋亦賜  
 鳩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三

愚考宇文述傳載宇文氏畏死承計誣夫謀死雖賜  
 鳩非過獨嘆周家宗族殲滅無遺猶不保一女何罪  
 於天而至此毒哉隋之文場二君也

賢弟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嘗與群兒為戰鬪戲指麾部  
 分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群兒散走  
 遠持杖叱之復為向陣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  
 小兒必為將帥非常人也及長涉臘書傳魏正光末天  
 下鼎沸勦賊胡琮侵逼原州遠昆季率勵鄉人欲圖

拒守而眾情頗異同遠乃按劍喻以節義因曰

周書載遠曰頃皇家多難凶黨乘機肆其毒螫正忠  
 臣立節義士建功之日丈夫豈可臨難苟免當死中  
 求生耳諸君世載忠貞若去順效逆雖五尺童子非  
 之將何顏見天下士

有異議者請斬之眾俱乃聽命相與盟歃深壁自守無  
 援城陷其徒多被害唯遠兄弟為人所匿得免遠乃使  
 賢晦迹和光潛身間行入朝求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三

周書載遠謂賢曰今逆賊孔熾弟欲入朝請援兄晦  
 迹和光內伺釁隙可因變立功若王師西指表裏相  
 應既殉國家之急且全私室之危賢曰是吾心也遂  
 定東行之策

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俄轉別將及爾朱天光西伐配  
 遠精兵為鄉導天光欽遠才望除為長城郡守後遷高  
 平郡守周文見而悅之令居麾下及魏孝武西遷封安  
 定縣伯魏文帝初嗣位思享遐年以遠字可嘉令扶帝



升殿進爵為公仍領左右從征竇泰復弘農皆有殊勲授都督原州刺史周文謂遠曰孤有卿若身之有臂本州之榮乃私事爾遂令遠兄賢代行州事沙苑之後遠功居最進爵陽平郡公尋除大丞相府司馬參軍國機務

周書曰遠畏避權勢若不在已

時河東初復人情未安周文以河東為國之要乃領授河東郡守遠敦獎風俗勸課農桑肅遏姦非兼修守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十四

之備曾未朞月士民懷之周文降書勞問徵為侍中遷太子少師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請舉州來附周文以仲密所據遼遠難為應接諸將皆憚此行遠曰北豫遠在賊境高歡又屯兵河陽以常理論實難救援但不入虎穴則不得虎子若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濟脫有利鈍故是兵家之常如願望不行便無克定之日周文喜曰李萬歲所言差強人意乃授行臺尚書前驅東出周文率大軍繼進遠乃潛師往援仲密以歸仍從周

文戰邙山時大軍不利遠獨整所部為殿尋授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郡諸軍事遠善撫馭有幹略戰守之備無不精銳每厚撫境外人使為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至事泄被誅亦不以為悔嘗臘莎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為伏兔射之鏃入寸餘視之乃石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矣

東魏將段韶趨宜陽以送糧為名實有窺窬之意遠密知其計遣兵襲破之韶遁周文賜所乘馬及金帶牀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十五

衣被等并綵二十匹拜大將軍頃之除尚書左僕射固辭周文不許遠不得已乃勉強拜職周文又以第十一子代王達令遠子之其見親待如此時周文嫡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尚幼冲乃謂群公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即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

愚按孝閔母乃魏孝武妹馮翊公主又尚文帝女晉安公主乃不懼國家有疑而俱大司馬有疑泰之無

君已從冷處覷破

衆未有答遠曰立子以嫡不以長略陽公為嗣公何疑若以信為嫌請即斬信便起拔劍周文亦起曰何至此信又自陳說遠乃止於是群公並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六官建授小司寇周孝閔踐祚進柱國大將軍復鎮弘農遠子植文帝時已為相府司錄參掌朝政及晉公護執權密欲誅護頗泄護乃出植刺史梁州尋廢帝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十六

爾誠合萬死於是護害植逼遠自殺建德元年晉公護誅贈本官加太保謚曰忠隋開皇初追贈上柱國改謚懷植及諸弟並加贈謚植弟基字仲和幼有聲譽美容儀善談論涉臘群書尤工騎射周文令尚女義歸公主以父勲封建安縣公累遷大都督周文功高權重魏廢帝即位後猜隙彌深時周文諸子弟皆幼冲章武公導中山公護復東西作鎮唯託諸壻為心膂基與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等俱為武衛將軍分掌禁旅廢帝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十七

憚之故密謀遂泄魏恭帝即位進爵敦煌郡公六官建授御正中大夫周孝閔踐祚出為浙州刺史尋坐兄植合死以主壻又為季父穆所請得免武成二年除江州刺史既被譴謫常憂憤不得志保定元年卒於位穆尤所鍾愛每哭輒慟謂所親曰好兒捨我去門戶豈是欲興宣政元年追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曹徐譙二州刺史敦煌郡公謚曰孝賢弟穆別見

梁禦字善通其先安定人後因官北邊遂家武州改姓

紇豆陵氏禦少好學進趣詳雅及長更好弓馬爾朱天  
光西討知禦有志略引為左右共平闕隴除益州刺史  
從賀拔岳鎮長安及岳被害禦與諸將同謀翊戴周文  
周文既平秦隴欲引兵東下雍州刺史賈顯持兩端通  
使於齊神武周文知其意以禦為大都督雍州刺史領  
前軍先行與顯相見因說顯

周書載禦說顯曰高歡凶逆泉夸非遠宇文夏州英  
姿不世志匡京洛公不於此時建効乃懷猶豫恐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不旋踵

顯即出迎周文禦遂入鎮雍州大統元年授尚書右僕  
射從周文復弘農破沙苑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爵廣  
平郡公出為東雍州刺史為政舉大綱民庶稱之卒於  
州臨終唯以國步未康為恨言不及家贈太尉尚書令  
雍州刺史謚武昭子睿字持德少沉敏有行檢周文帝  
時以功臣子養宮中復命與諸子遊處

隋書曰同師共業情契甚歡

七歲襲爵改封五龍郡公渭州刺史周閔帝受禪徵為  
御伯出為中州刺史鎮新安以備齊齊人來寇睿輒挫  
之帝甚嘉歡拜大將軍以禦佐命功進爵蔣國公入為  
司會後從齊王憲拒齊將斛律光於洛因每戰有功遷  
小冢宰歷敷州刺史涼安二州總管俱有惠政進柱國  
隋文常總百揆代王謙為益州總管行至漢川西謙起  
兵攻始州睿不得進文帝命睿為行軍元帥率軍總管  
于義張威達奚長儒梁昇石孝義步騎二十萬討之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遣開府李三王守通谷睿使張威擊破之進至龍門謙  
將趙儼秦會擁眾十萬據嶮為營周亘三十里睿令將  
士銜杖出自間道四面奮擊力戰破之遂鼓行而進謙  
將敬豪守劄閣梁巖拒平林並懼而來降謙又命高阿  
那瓌達奚基等以盛兵攻利州聞睿將至基分兵據開  
遠

隋書載睿謂將士曰此酋據要欲遏吾兵勢吾當出  
其不意破之

睿遣上開府元宗趣創閣大將軍宇文曼指巴西將軍

趙達水軍入嘉陵遣張威阿那惠等分道攻碁自干及

申破之碁奔歸于謙睿逼成都謙令達奚碁乙弗虔守

城親帥精兵五萬背城結陳睿擊敗之謙將入城碁度

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遁走新都令王寶執之睿斬

謙于市劍南悉平進上柱國總管如故賜物五千段邑

千戶時威振西州夸獠歸附唯南寧首帥震恃遠不

寶睿上疎曰南寧州漢牂阿地近代已來分置與古雲

南建寧朱提四郡戶口殷衆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

珠益寧出鹽井犀角晉太始七年以益州曠遠分置寧

州至偽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荆州屬東

夏尚阻未遠遠略土民變攢遂竊據一方國家遠授刺

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其處去

益路止一千朱提北境即與戎州接界如聞彼人苦其

苛政思被皇風幸因平蜀士衆不煩重興師旅狎獠既

訖即請略定南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三

隋書載睿言曰自盧戎已東軍糧須給過此即於變

夸徵稅以供兵馬其寧州朱提雲南西蠻並置總管

州鎮計彼熟蠻租調足供城防倉儲一肅蠻夸二禪

軍國又曰南寧州漢代牂牁郡其地沃壤多是漢人

既饒寶物又出名馬今若往取仍置州郡可益軍國

且其地與交廣接漢代開此本為討越伐陳之日復

是一機

文帝深納之然以天下初定恐民心不安故未許後竟

遣史萬歲討平之本睿策也睿威惠兼著民夸悅服聲

望逾重隋文陰憚之薛道衡從軍在蜀說睿勸進隋文

大悅及受禪顧侍彌隆睿復上平陳策帝善之下詔曰

昔公孫隗黨漢賊也光武與通和稱為皇帝

愚按隗黨臣于光武先書後詔無皇帝之稱不宜混

入

尉佗於高祖初猶不臣孫皓答晉文書尚云白或尋款

服或即滅亡王者體大義存遵養雖陳國未盡藩節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三

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淮海未滅必興師旅終當相屈  
以身許國無足致辭也睿乃止睿時見突厥方強恐為  
邊患復陳鎮守之策十餘事

冊府元龜載書曰竊以戎狄作患防遏為難今皇祚  
肇興海內寧一惟有突厥尚為邊梗昔匈奴未平去  
病辭宅先零尚在充國自効臣才非古烈志追昔士  
謹條安置北邊戰守事宜并圖上呈

帝嘉歎久之答以厚意睿時自以周代舊臣入居鎮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三

不自安屢請入朝徵還京師及引見帝為之興命睿升  
殿握手極歡睿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今其時也遂謝  
病闔門自守不交當時帝賜以板輿每有朝覲必令三  
衛與上殿睿初平王謙自以威名太盛恐為時忌遂大  
受金自穢由是勲簿多不以實詣朝堂稱屈者前後百  
數人帝令有司索驗主者多獲罪睿俱上表陳謝請歸  
大理帝慰喻遣之十五年從至洛陽卒諡曰襄  
論曰賀拔岳變起倉卒侯莫陳悅意在兼并人有離心

士無固志寇洛撫循散亂抗禦仇讐全師而還敵人絕  
覲覲之望度德而處霸王建匡合之謀趙貴居二闕之  
險

周書曰趙貴首唱大謀克復仇耻闕中全百二之險  
與此不同二闕疑有脫誤

周室定二分之功彼此一時其功不細李賢和兄弟屬  
亂離之際居戎馬之間志略從橫忠勇奮發頻摧勅敵  
屢涉艱危及逢時遇主策名委質俱康好爵各著勲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三

遂得任兼文武聲彰出納位高望重光國榮家附等連  
暉聊椒繁衍冠冕之盛當時莫比自周迄隋詩為西京  
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尚也然而周文始殂嗣君冲幼  
內則功臣放命外則強寇臨邊晉公以猶子之親膺負  
圖之託遂能撫寧家國開翦異端章魏興周遠安邇悅  
功勤已著過惡未彰李植受遇先朝宿參機務慮威權  
去已俱將來不容以小謀大由疎間親主無昭帝之明  
臣有上官之詐嫌隙既兆釁故因之啓冢宰無君之心

成閔帝廢弒之禍植之由也李遠闕義方之訓無先見之明以至誅奪非為不幸梁禦豫奉興王參謀締構驅馳畢力夸險備嘗雖遠志未申亦云遇其時矣

梁睿以功臣握兵乃先身後國大義罔聞其負周甚乎然猶以為人所教不至與奉十三錄金帶之李穆同傳也亦云幸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五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七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四十九

北史六十一

李

弼 曾孫密

李

虎 缺

宇文貴

子忻 愷

侯莫陳崇

子頴 崇兄順

王 雄

楊 忠

李弼字景和隴西成紀人父永魏太中大夫贈涼州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二

史弼少有大志膂力過人屬魏亂謂所親曰大丈夫生世會須履鋒刃平寇難以取功名安能碌碌依堦求仕乎初為別將從爾朱天光西討破赤水蜀以功封石門縣伯又與賀拔岳討万俟醜奴万俟道洛王慶雲皆破之

周書曰弼先鋒陷陣所向披靡

賊咸畏之曰莫當李將軍前也及天光赴洛弼隸侯莫陳悅征討屢有尅捷及悅害岳周文帝自平涼討悅弼

諫悅令解兵謝

周書載弼諫悅曰公無罪害岳又不能撫納其衆宇文夏州牧而用之得其死力咸云為主將報仇意固不小今宜解兵謝之不然恐必受禍

悅惶惑計無所出弼知悅必敗

周書載弼謂所親曰宇文夏州才略冠世悅智小謀大豈能自保若吾等不為計恐與同族

周文至悅乃棄秦州南出據險自固是日弼密通於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文許背悅至夜弼乃勒所部云悅欲向秦州命皆裝束弼妻悅之姨也時為悅所親委衆咸信之皆散走弼慰輯之遂擁歸同文悅由此敗周文謂曰公與吾同心天平不足平也大統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平寶泰斬獲居多周文以所乘驪馬及泰所著牟甲賜弼又從平弘農與齊神武戰於沙苑弼率軍居右左軍為敵所乘弼將其麾下九十騎

周書作六十騎

橫截之敵分為二因大破之詳見周文紀以功進爵趙

郡公四年從周文東討洛陽弼為前驅東魏將莫多婁貸文率衆至穀城弼倍道而前遣軍鼓噪曳柴揚塵貸文以為大軍至遂走弼追斬貸文傳首大軍翌日又從周文與齊神武戰河橋身被七創遂為所獲陽隕絕於地下守者稍懈晚其傍有馬因躍上西馳得免

資治通鑑曰侯景請降詔弼同儀同三司趙貴將兵一萬赴潁川及至景欲因會執弼貴疑不往貴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誘景入營執之弼止之及梁將羊鴉仁遣長史鄧鴻至汝水援景弼引兵還長安 通鑑注曰弼之止貴不欲為東魏去疾且引兵而還不與梁戰則禍集於梁斯言得弼心矣

歷司空太保柱國大將軍魏廢帝元年賜姓徒何氏六官建拜太傅大司徒及晉公護執政朝之大事皆與于謹及弼等參議周考閔踐祚除太師進封趙國公邑萬戶前後賞賜鉅萬弼每征討朝受命夕便引路略不問

私事亦未嘗宿於家兼性沈雅有深識故能以功名終於位明帝即日舉哀比葬三臨其喪發卒穿冢給大路龍旅陳軍至墓謚曰武尋追封魏國公配食文帝子暉居長以次子暉尚文帝義安長公主遂為嗣嘗卧疾暮年文帝憂之賜錢一十萬供其藥石費

周書曰魏廢帝有異謀太祖授暉武衛將軍總宿衛事尋廢帝

魏恭帝二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大司出為岐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刺史從文帝南巡率公卿子弟別為一軍孝閔即位襲

魏國公建德元年出為涼州總管時渠達二州生獠積

年侵暴至州綏撫並來歸附璽書勞之暉弟衍少專武

藝慷慨有志略仕周為義州刺史封真卿公主謙起兵

以行軍總管從梁曆擊平之進上大將軍隋開皇元年

以行軍總管討平叛蠻進柱國後拜安州總管以疾還

京卒衍弟綸最知名有文武才用綸弟晏開府儀同三

司趙郡公從平齊歿於并州子憬以晏死王事即襲其

官爵暉既不得嗣朝廷以弼功重封暉邢國公位開府子寬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位柱國蒲山郡公號名將弼弟樹字雲傑長不盈五尺性果決有膽氣魏永安元年以別將從爾朱榮破北海王元顥榮誅

周書曰榮被害樹從爾朱世隆奉榮妻奔河北

隋爾朱兆入洛及魏孝武西遷樹從都督元斌之與齊神武戰敗與斌之奔梁後得逃歸尋為周文帳內都督

從復弘農破沙苑樹時跨馬運矛衝堅陷陣隱身鞍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中敵人見之皆曰避此小兒不知樹形貌本如此周文

初亦聞樹驍悍未見其能至是方嗟歎謂人曰但問膽

決如何何須八尺之軀武成初從巨盧寧征稽胡爵汝

南郡公出為總督延綏冊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卒官

無子寬子家字法正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少襲爵蒲山

公養客無愛吝與楊玄感為刎頸交後更折節就學尤

好兵書誦皆上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愷

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以疾歸



新舊唐書曰竅頭銳角方瞳子黑白明徹為隋煬帝

左親侍嘗出仗下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

小兒為誰述以竅對帝曰此小兒顧盼不常無令宿

衛他日述諭竅曰君家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

間竅大喜謝病歸感勵讀書嘗一日以蒲韞乘牛挂

漢書一帙角上且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見於道按

轡躡其後曰何書生勤如此竅識素下拜問所讀曰

項羽傳因與語奇之謂其子玄感曰吾觀李竅識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若等不及於是傾心結納

及玄感有逆謀召竅令與弟玄挺赴黎陽以為謀主竅

進三計曰今天子遠在遼外

隋書曰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強胡中

間一道理極艱危

公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

隋書曰不過盡月齋糧必盡

不戰而擒此計上也又關中四塞天府之國衛文昇不

足為意今率眾務早入西

隋書曰今宜率眾經城弗攻輕齋鼓行務早西入天

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攻當必克

萬全之勢此計中也若先向東都以引歲月

隋書曰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唐禕告之理當因守

引兵攻戰必延歲月勝負殊未可知

此計之下也玄感曰公之下計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

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竅計不行玄感既至東都自謂功在朝夕及獲韋福嗣

既非同謀設籌皆持兩端玄感後使作檄文固辭不肯

竅揣知其情請斬之

隋書載竅謂玄感曰福嗣原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

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必為所誤請斬以謝眾

玄感不從竅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

為爾矣後玄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時李雄勸玄

感速稱尊號玄感問竅竅以為不可

隋書載密諫曰兵起以來雖復頻捷東都守禦尚強  
天下救兵益至公宜身先士眾早定關中乃欲急自  
尊崇何示人不廣也

玄感笑而止及宇文述來護兒等軍且至玄感謂密計  
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統強兵隴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  
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給衆玄感遂用密謀號令西至陝  
縣圍弘農

隋書曰玄感欲圍弘農宮密諫曰公今詐衆入西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事在速況追兵將至安可羈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  
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

不拔西至閩鄉追兵至玄感敗密間行入關與玄感從  
叔詢相隨匿馮翊詢妻之家尋為鄰人告被捕與其黨  
俱送帝所在途與其衆謀逃其徒多金密令出示使者  
曰吾等死日此金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  
者利金遂相許及出關防禁漸弛密每夜宴飲諠譁竟  
夕使者不以為意行次邯鄲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

牆而遁

韓昱壺關錄曰歷亭鎮將王該認密形狀獲送宇文  
述密佯患足疾防守者一日僅行一二十里忽至一  
澗水深岸險密佯蹶而墜良久若未蘇防守者無計  
下取遂以手中槍戟引之密以手援戟佯作失勢推  
戟向水守者手探不及遂放却密得鎗觸守者二人  
俱斃遂投郝孝德於平原 革命紀曰密投賊帥郝  
孝德說之曰若能用密計河朔可指麾而定孝德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饑荒求活性命何敢別圖翟讓等徒衆絕多請兵送  
公於彼是日孝德以馬一匹自送至河執袂飲酒而  
別軍中慕從者亦數十人仍遣兵馬將送密於翟讓  
與王伯仲七抵平原賊帥赦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遭  
饑饉削樹皮食之仲伯潛歸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  
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鬱鬱不得志為五  
言詩

隋書載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途士

空軫鬱陶心眺聽良多感慷慨獨沾巾沾巾何所為  
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異樊噲市井徒  
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器寄言世上雄  
虛生真可愧

詩成泣下數行時人怪之告太守趙他下縣捕之密亡  
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轉匿大俠王秀才家君明從  
子懷義後告之密得適君明王秀才竟坐死密投東郡

賊帥翟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十一

資治通鑑曰讓韋城人為東都法曹坐事當斬獄吏  
黃君漢奇其驍勇夜中謂讓曰翟法司天時人事可  
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即破械出之讓拜謝曰  
讓幸矣奈曹主何因泣下君漢怒曰本以公為大丈夫  
夫可救生民故捨死奉脫何效兒女子涕泣相謝但  
自免勿憂吾讓遂亡命瓦岡為羣盜  
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遣說諸小賊所至輒降讓始敬  
焉名與計事密以兵眾無糧

隋書及通鑑載密說讓曰今兵眾既多糧無所出惟  
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大敵臨之必渙然離  
散

勸讓直趨滎陽休兵館穀然後爭利讓從之乃掠下滎  
陽太守郇王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讓讓數為須陁  
敗大懼將遠避之密勸讓列陣以待密以奇兵掩擊  
隋書載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狼可一  
戰擒公但列陣以待保為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十二

戰密分兵千餘人設伏林間讓與戰不利稍却密發  
伏掩其後  
大破之斬須陁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復說  
讓以廓清天下為事令掩據興洛倉發粟以振窮乏  
隋書及通鑑載密說讓曰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  
粟將軍若率大眾掩襲彼素無豫備取之如拾草芥  
耳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眾一朝可  
集然後檄召四方引賢豪而資計策選驍悍而授兵

柄除隋社稷布將軍政令豈不盛哉讓曰僕起隴畝計不至此請君先發僕為後殿候得倉別議之於是與讓以義寧元年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賑百姓

略記云密遣將軍襲倉二城二府兵擊退之尋悉眾來攻府兵敗遂入據倉然二府將士猶各固守小倉城二十餘日不下既而救絕食盡城乃下密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招納降者日數百千萬人於是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魏以南江淮以北莫不歸附 革命紀載密說讓曰

洛口倉米逾巨億請公發一命使密奉之告諸道英雄就倉食米必當響應然後稱帝號以定中原云云讓曰自顧庸賤必如此謀願奉公為主密懷懼改容拜讓亦拜設宴盡歡各恨相知晚即日讓作書與密散告諸處賊首並克期定日紹會洛口倉食米

越王侗遣武賁郎將劉長恭討密密城洛口周回四十里居之讓上密號為魏公設壇場即位稱元年

壺關錄云王伯當令密於西垣校射書王字棚上如錢約中者為主其次以近遠為拜官高下使賈雄執矢仰天而誓密正中字心遂奉為主 河洛記云改大業十三年為永平元年與此不同

以房彥藻為左長史邴元真為右長史楊德方為左司馬鄭德韜為右司馬拜讓為司徒封東郡公長白山賊孟讓掠東郡燒豐都市而歸密攻下鞏縣獲縣長柴孝和拜獲軍武賁郎將裴仁基以虎牢歸密密因遣仁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與孟讓襲破回洛倉據之俄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顛為左司馬鄭虔眾為右司馬柴孝和說密令裴仁基固回洛翟讓據洛口身率精銳西襲長安不然他人我先隋書載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若親簡銳西襲襲長安必有征無戰既克京邑業固兵強長驅崑函掃蕩京洛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繼起常恐他人我先嗟臍何及

密曰此誠上策然我之所部並山東人既見洛陽未下

恐不肯西入

隋書又曰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雌雄若然則大業曠矣

李和請間行觀隙乃與數十騎至陝縣賊歸之者萬餘人密時兵鋒甚銳入苑與官軍連戰會密為流矢所中卧營內東都出兵擊之密衆大潰棄回洛倉歸洛口孝和之衆聞密敗各散去孝和輕騎歸密煬帝遣王世充率江淮勁卒五萬討密敗之希和溺洛水死密甚傷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十四

世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率李文相洹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起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江黃之地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拖等前後款附以千百數翟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為太宰總衆務奪密權凡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作我當為之密聞惡之會讓拒世充軍退數百步密與單雄信等赴之世充敗走讓欲乘

勝破其營會日暮密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人至密所

欲為宴樂其所將左右各分令就食諸門並設備讓不覺密引讓入坐令讓射引滿將發密遣壯士蔡建自後斬之遂殺其兄寬及儒信等讓部將徐世勣為亂兵所斫中重創密止之僅得免雄信等皆叩首求哀密並釋而慰之於是詣讓營遣王伯當邴元真單雄信等告以殺讓意今世勣雄信伯當分統其衆世充夜襲倉城密拒破之斬武賁郎將費青奴世充復營洛北於洛水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十五

浮橋悉衆擊密密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擊之

資治通鑑曰密復率衆向東都大戰平樂園密左騎右步中列強弩鳴千鼓衝之

世充大潰爭橋橋陷溺水者數萬武賁郎將楊威王辨霍世舉劉長恭梁德重董智通等皆沒於陣世充僅免不敢還東都遂走河陽其夜大雪餘衆死亡殆盡密乃修金墉故城居之衆三千餘萬攻上春門留守韋津出

戰被執其黨勸宥即尊號宥不許

資治通鑑曰時偃師栢谷及河陽都尉獨孤武都河  
內郡丞柳燮職方郎柳績等各舉所部降宥竇建德  
朱粲孟海公徐圓郎等並遣使奉表勸進宥官屬裴  
仁基亦請正號宥曰東都未平不可議此

及唐師圍東都宥出軍爭之交綏而退俄宇文化及弒  
逆自江都北指黎陽宥拒之會越王侗稱尊號遣使授

宥大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化及至黎陽

隋書曰宥知其軍食少利在速戰故不與交鋒又過  
其歸路使不得西

徐世勣守倉城化及攻之不下宥共化及隔水語宥數  
之曰卿本匈奴皂隸破野頭耳父與兄弟皆受隋恩豈

容躬行弑虐

隋書載宥言曰荷國士之遇者當以國士報之何容  
主上失德不能死諫既行弑虐又規篡奪人神共忿

將欲何之

若速來歸義尚可全後嗣化及默然俯仰良久乃瞋目  
大言曰共爾論相殺事何須作書傳雅語宥謂從者曰  
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帝王吾當折杖驅之知其糧且  
盡因偽與和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宥饋之會宥下有  
人獲罪亡投之具言宥情化及大怒又食盡廼與宥戰  
於童山下自辰達酉宥中流矢頓於汲縣墮馬悶絕左  
右奔散追兵且至賴秦叔寶捍衛以免叔寶復收兵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戰化及乃退掠汲郡北趣魏縣以輜重留東郡遣其刑  
部尚書王執守之執以郡降宥以執為滑州總管宥引  
兵而西遣記室參軍李儉朝於東都執弑帝人於引達  
以獻東恭帝帝以險為司農少卿使召宥至温縣聞世  
充已殺元文都盧楚等乃歸金墉城

資治通鑑曰宥開洛口倉散米無方取之者隨意多  
少或離倉後委棄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為  
車馬所輻踐羣盜來就食者并家屬近百萬口無甕

盜織荆筐淘米洛水兩岸十里間望之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閏甫曰民以食為天今民極負如流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屑越如此一旦米盡民散孰與成大業哉密謝之以閏甫判司倉參軍事

世充既擅權乃厚賜將士時密兵少衣世充乏食乃請交易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遽勸密許焉東都絕糧人歸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降人益少密悔而止密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六

據倉無府庫兵數戰不賞又厚撫初附兵眾心漸怨時邴元真守洛口倉性貪鄙宇文溫每謂密曰不殺元真公難未已密不答而已真之謀叛楊慶聞而告密密因疑焉

資治通鑑曰密以東都兵數敗微弱且將相相屠謂旦夕可平而世充既專大權厚賞將士亦陰圖取密會世充悉眾來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就偃師北阻邴山待之

資治通鑑曰裴仁基力請無戰見後仁基傳又載魏徵言於長史鄭頊曰魏公雖驍勝而驍將銳卒多死難以應敵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戰未若深溝高壘拒之不過旬月世充糧盡必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頊曰此老生常談徵曰此乃奇策何謂常談拂衣而起世充今數百騎渡御河密遣裴行儼等逆之會日暮暫交而退行儼孫長樂程璣金等驍將十數人皆重創密甚惡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五

資治通鑑曰密新破宇文化及有輕世充心不設壁壘

世充夜潛濟師誥朝而陣密方覺之狼狽出戰敗績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守將鄭頊為其部下所殺翻城而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元真已遣人引世充密陰知之不發其事欲待世充兵半渡洛水然後擊之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密引騎遁元真以城降世充密眾漸離將如黎陽人或曰殺翟讓之際徐

世績幾死其心安可保密乃止時王伯當棄金墉城保河陽密自虎牢歸之謂曰久苦諸君我今日自刎以謝衆

資治通鑑曰密與諸將共議欲南阻河北守太行東連黎陽以圖進取諸將共曰今兵新失利衆心危懼若更停留恐不日亡盡又人情不願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衆衆心不願孤道窮矣乃欲自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五

密身雖愧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燮曰明公與唐公宗族有疇昔之遇雖不佐起義然阻東都斷隋歸使使唐公不戰得長安亦公功也衆咸曰然

資治通鑑載密謂王伯當曰將軍室家重大能與孤偕皆行否伯當曰豈以公今日失利遂輕去就雖分身原野亦所甘心左右莫不感激

密遂歸朝封邢國公拜光祿大夫奉使出關安撫至熊州以逃叛見殺事詳唐書

資治通鑑曰初密破黎陽倉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以為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宜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今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舊唐書曰時李世勣為黎陽總管高祖以舊經事密遣使報其反狀世勣表請收葬許之歸其屍世勣發喪行服備君臣禮大具威儀三軍皆縞素塋於黎陽山南五里故人器之多有歐血者邴元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五

降世充以為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將杜才幹恨元真背密詐與會伏甲數而斬之以首祭密冢

宇文貴字永貴其先昌黎大棘人徙居夏州父莫豆干保定中以貴勳追贈貴母初孕貴夢老人抱一子授之曰賜爾是子伴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貴少從師受學嘗報書數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為博士也魏正光未破六韓拔陵圍夏州刺史源子邕城固守以貴為統軍



周書曰又從子雍討葛榮軍敗奔鄴榮圍之賊屢來  
攻貴每縋而出戰賊莫敢當其鋒復穿地道潛出北  
見爾朱榮陳賊兵勢榮納之

後從爾朱榮擒葛榮於滏口又從元天穆平邢杲轉至  
都督北海王元顥入洛貴率鄉兵從爾朱榮有功入為  
武衛將軍關內大都督從魏孝武西遷爵化政郡公貴  
善騎射有將帥才周文帝又以宗室甚親委之大統三  
年與獨孤信入洛陽東魏潁川長史賀若統據潁川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降東魏遣將堯雄趙育是云賓率眾二萬攻潁川貴自  
洛陽率步騎二千救之軍次陽翟雄等去潁川四十里  
東魏行臺任祥又率眾四萬將與雄合諸將咸以彼眾  
我寡不可爭鋒貴曰

周書載貴言曰堯雄等見潁川孤危又謂吾寡弱若  
悉力攻潁必指掌可破既陷潁川便與任祥等合為  
害滋甚吾今屯兵陽翟便入其數內  
若統一陷吾輩坐此何為

周書又載貴言曰進據潁川有城可守雄見吾入城  
出其不意進則狐疑退則不可然後與諸君悉力擊  
之何往不克

遂入潁川雄等稍進貴率千人背城為陣與雄合戰貴  
馬中流矢乃短兵步鬪雄大敗走趙育於陳降任祥聞  
雄敗遂不敢進貴乘勝逼祥敗之是云寶亦降師還文  
帝在天游園以金危置侯上令公卿射中者賜之貴一  
發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正當爾耳累遷外府左長史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大將軍宕昌王梁彌是為宗人獠耳所逐來奔又有羌  
首傍乞鐵忽因梁公定反後據有渠株川擁隸數千家  
與渭州人鄭五醜同反周文令貴與豆盧寧討之貴等  
擒斬鐵忽及五醜又別擊捺甘破之乃納彌定并於渠  
株川置岷州朝廷重其功遂立碑粟坂以紀其績廢帝  
三年詔貴代尉遲迥鎮蜀時隆州人開府李光易反於  
鹽亭攻圍隆州而隆州人李柘亦聚眾反開府張道應  
之貴乃命開府叱奴與救隆州又令開府盛亞擊柘及

道降之並送京師除益州刺史

太平御覽曰蜀郡有大蟒殺人上有祠每年土人裝嚴一女置祠側妻神蛇輒吸去不爾即多傷人貴總管益州致書為神媒擇日設樂送一玉女像配神自此無前害

未就拜小司徒先是蜀人多刦盜貴乃召任俠傑健者署為游軍二十四部令其督捕由是頗息周孝閔踐祚進柱國武成初與賀蘭祥討吐谷渾還進封許國公邑

欽定四庫全書

西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十四

萬戶舊爵回封一子歷大司徒遷太保貴好音樂耽奕基流連不倦然好施愛士人以此稱之保定未使突厥迎皇后天和二年還至張掖卒贈太保謚曰穆子善嗣弘厚有武藝弟字忻仲樂幼敏慧為童兒時與羣輩戲為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者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馳捷若飛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為美談吾家其行事未足多尚使與僕並時不令暨子獨擅高名年十八從周齊王憲討突厥以功拜儀同三司韋孝

寬以忻驍勇請與鎮玉壁以戰功加開府爵化政郡公從武帝攻拔晉州齊後主親總六軍兵甚盛帝憚欲旋忻諫曰以陛下聖武乘敵人荒縱何往不剋若齊人更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帝從之乃戰遂大悅尅及攻陷并州先勝後敗帝為賊所窘身遁請將多勸帝還忻勃然曰

周書載忻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偽主奔波關東響應自古行兵莫於盛斯

欽定四庫全書

西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十五

昨日破城士卒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懷周書曰大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服勝今破竹形成奈何棄之而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拔晉陽齊平進大將軍尋與王執破陳將吳盟徽於呂梁進柱國除豫州總管隋文龍潛時與忻情好甚協及為丞相思顧彌隆尉遲迴舉兵以忻為行軍總管隨韋孝寬擊之時兵屯河陽帝令高頴馳驛監軍與頴密謀進取者惟忻而已迴遣子惇盛兵武陟忻擊走之進臨相州

迴遣精甲三千伏野馬岡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略盡  
 進至草橋迥又拒守忻以奇兵破之直趨鄴迥背城結  
 陣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庶觀戰者數萬人忻謂高  
 頴李詢等曰事急矣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射觀者走之  
 轉相騰籍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眾復振齊力  
 急擊之迥軍大敗及平鄴以功遷上柱國隋文謂曰尉  
 遲迥傾山東之眾連百萬之師公舉無遺筭策無全陣  
 誠天下英傑也進封英國公自是每參帷幄出入卧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五

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左領軍大將軍寵顧彌重忻  
 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建其下  
 輒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如此後改封祀國公  
 帝嘗欲令忻擊突厥高頴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  
 乃止忻既佐命功臣頴將領甚有威名帝微忌之以謹  
 去官與梁士彥昵狎數相往來士彥時亦怨望陰圖不  
 軌忻謂士彥曰帝王豈有常相扶即是公於蒲州起事  
 我必從征兩陣相當然後連結天下可圖也謀泄伏誅

家口籍沒

子嘗論曰異哉隋文之優司馬消難而殺宇文忻也  
 何德罪而仇功倒置乃爾夫當尉遲迥討堅消難實  
 與連雞但事敗奔陳耳然陳亡消難歸猶以舊恩引  
 見曰臣友外名篤舊而內實憐忠噫忻誅伏此蓋人  
 第知高頴佐隋以功人竅不知忻擊迥以功狗尤奇  
 何也謂迥宿將兼國甥實隋敵故韋孝寬等咸戰不  
 利却周興隋滅將移驛決獨忻突出一計擊鄴城觀  
 戰輩致騰藉走而因以破迥吾故曰功奇不以受禪  
 後翻忌謹忽生致怨望謀反誅免死狗烹果以是耶  
 是不然則還觀司馬消難所以優而乃知忻所以死  
 或曰忻功最不應及此則頴運籌功孰與忻胡忽免  
 忽獄忽除名向非爵列武陽而勛起開府膺周恩渥  
 當不至是惟有斫頭耳無乃負心乎且勸隋文族字  
 文者虞慶則則誅謂於周世公首引隋文輔政者劉  
 昉則誅謂於周顧命當隋文輔政願以死奉公者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五

德林則又叱斥交加亦幾誅謂魯為周武所寵以天  
上人推從人貴乎亦詈人貴乎故必舉消難所以優  
合之類所以廢慶則昉所以誅與德林所以詬斥交  
加幾及類俱誅而乃愈知忻所以死也夫忻因兩進  
平齊策為周武褒嘉進大將軍其死當以是獨怪李  
穆亦周大臣以十三鏤金甲媚胡不誅亦不謹猶功  
名終然其子若孫卒族煬帝手王誅漏而天誅又逼  
吾願人臣終以忻輩鑒也夫不為忻則寧為消難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或得優

忻弟愷字安樂在周以功臣子年三歲賜爵雙泉伯七  
歲進封安平公愷有器局諸兄並以弓馬自達愷獨好  
學博覽書記解文多伎藝為名公子累遷御正中大夫  
儀同三司隋文為丞相加上開府及踐阼害宇文氏愷  
亦將見殺以與周本別又兄忻有功故見赦

周書曰使人馳赦之僅得免

及遷都帝以愷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監高頴雖總大

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及決渭水達河以通運漕詔愷  
總督其事後拜萊州刺史甚有能名坐兄忻誅除名於  
家久不得調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不行令愷修之  
已帝建仁壽宮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於是檢校將  
作大臣歲餘授儀同三司為將作少監文獻后崩愷與  
楊素營山陵帝善之復爵安平郡公煬帝即位遷都洛  
陽以愷營東都將作大臣愷揣帝心宏侈東都制度窮  
極壯麗帝大悅進位開府拜工部尚書及長城之役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為大帳其下坐數  
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衛者數百  
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  
莫不驚駭帝彌悅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是時將復古制  
明堂議者皆不能決愷博考羣籍為明堂圖樣奏之又  
以張衡渾象用三分為一度裴秀輿地以二寸為千里  
臣之此圖以一分為一寸推而引之又引時議者或以  
綺井為重屋或以圓楣為隆棟各為臆說事不輕見今

錄其疑為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為議曰臣愷謹  
 按淮南子曰昔神農御天下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  
 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穀祀於明  
 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  
 遷延入之臣以為上古朴畧故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  
 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  
 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  
 室殿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三

隋書止云唐修七博四修少兩字

若夏度以步則應修七步注云今堂修十四步乃增益  
 記文殿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

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缺增筵之義  
 研窮其趣或是不然讐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  
 儒信情加減黃圖識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  
 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杆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  
 據此為準則三代之堂基方得為上圖之制諸書所說  
 並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為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  
 背禮文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修七  
 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修七尋五六尺倣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三

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  
 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二筵禮記明堂位  
 曰天子之廟復廟重檐鄭注云復廟重屋也注玉藻云  
 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  
 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  
 禮曰明堂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  
 圓下方外水曰璧雍亦綴戶白綴堂高三尺東西九尺  
 南北七筵其官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

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曰明堂方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大廟路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楹徑二百一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三十一

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日之照牖六尺其外培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

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應二十四氣水內徑

三丈應觀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義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三十一

思澤諸侯王宗室四夸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窗象八風  
隋書作室八牕

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十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宮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瓦下藉茅以在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復廟重房八達九房造舟清

池性水決決薛綜注云複重腐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曰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南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案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我將我身維羊維牛據此則備太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鴟尾其圍牆壁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顧義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一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三五

皆除之臣案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圍狀晉室方構不合天文既闕重樓又無壁水空堂垂五室之義直殿遺九階之文非古歎天一何過甚後魏於北臺城南造圍牆左壁水外門在外內迴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道巷遺糾處多其室皆用整累極成福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乂執政復改為九室遭亂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大明五年立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三五

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碁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文皇帝對饗鼎俎簋一依商禮梁武即位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為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漆俎瓦樽文於郊質於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基內有焚殘柱毀斫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為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並瓦安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內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但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享之典靡託自古明堂圖唯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謨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劉圖有本不許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衆說總撰今圖其樣以木為之下為方堂堂有五室上為圓觀觀有四門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不果行以度遼功進金紫光祿大夫其年卒官帝甚惜之謚曰康撰東都圖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見行於世

侯莫陳崇字尚樂代武川人其先魏之別部居庫斛真水祖元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父興殿中將軍羽林監崇少驍勇善馳射謹愨少言年十五隨賀拔岳與爾朱榮征葛榮後從岳入關破赤水蜀又從岳力戰破万俟醜奴崇與輕騎逐北至涇州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

周書曰於是大呼衆悉披靡無敢當者

遂大破之封臨涇縣侯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崇與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三十一

將同謀迎周文周文至軍原州刺史史歸猶為悅守周

文遣崇襲歸直至城下即據城門

周書曰崇潛軍夜往輕將七騎到城下餘衆皆伏近

路歸見騎少不設備崇即入據城門

時李遠兄弟在城內先知崇來中外鼓譟伏兵悉起擒

歸斬之以崇行原州事仍從平流累遷儀同三司改封

彭城郡公從擒寶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又別討平

稽胡累戰皆有功進柱國大將軍六官建大司空周考

閔踐阼進封梁國公加太保歷太宗伯大司徒保定三

年從武帝幸原州時帝夜還京師竊怪其故崇謂所親

人常昇曰吾比日聞卜筮者言晉公今年不利駕今夜

還不過晉公死耳於是皆傳之或發其事帝集諸公卿

於大德殿責崇崇惶懼謝罪其夜護遣使將兵就崇宅

逼令自殺葬禮如常儀謚曰躁護誅改謚莊閔子萬嗣

位柱國從武帝東代率衆守大行道并州平授上柱國

仍從平鄴拜大司馬隋大業初以謫流嶺南弟頴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三十一

遵道少有器量風神驚發為時輩所推魏大統末以父

軍功賜爵廣平侯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周武帝時從滕

王迥擊龍泉文城叛胡頴與柱國豆盧勣分路而進頴

懸軍五百餘里破其三柵先是稽胡叛亂輒略邊人為

奴婢至是詔胡有厭匿良人者誅籍沒其妻子有人言

為胡村所隱匿者勸將誅之頴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

言諸胡固非悉反但相迫脅為亂今漸加慰撫不可戰

定如即誅之轉相驚恐為難不細未若召其渠帥以隱



匿者付之令自歸首則羣胡可安勸從之諸胡爭降附  
 北土以安遷司武隋文帝受禪加上開府進爵昇平郡  
 公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王俊出魯山道與行軍總  
 管段文振渡江安集歸附再遷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後  
 坐與秦王俊交通免官士民送者莫不流涕立碑頌頌  
 清德後拜邢州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牛弘持節巡撫  
 山東以頌為第一時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多貪蠻夷  
 怨叛妙簡清吏徵頌入朝帝與言平生以為歡笑即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三九

破之即行河州事大統四年魏文帝東伐順與太尉王  
 盟僕射周惠達等留鎮長安時趙青雀反盟及惠達奉  
 魏太子出次渭北順與賊戰於渭橋頻破之魏文帝還  
 執順手曰渭橋之戰卿有殊力便解所服金鏤玉梁帶  
 賜之南岐州氏羌苻安壽遂率部落一千家款附  
 周書曰安壽自號太皇攻破武都州郡騷動順以大  
 都督往討賊弋要險軍不得進順乃設反間離其腹  
 心立信賞誘其徒屬安壽知勢窘迫遂款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三九

進大將軍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及至官大崇恩  
 信民夷悅服煬帝即位頌兄梁國公芮坐事徙邊朝廷  
 恐頌不自安遂還京師後拜恒山太守其年嶺南閩越  
 多不附帝以頌前在桂州有惠政為南方所信伏拜南  
 海太守卒官謚曰定子虔會最知名崇兄順少豪俠有  
 志度初事爾朱榮為通軍後從魏孝武入關順與周文  
 同里閏素相友善且崇先在關中周文見之甚歡爵順  
 河郡公及梁公定圍逼河州以順為大都督與趙貴討

周孝閔踐阼拜少師進柱國其年辛  
 王雄字雄胡布頭太原人父崙以雄功追贈雄儀貌魁  
 梧少有謀畧魏末從賀拔岳入關除金紫光祿大夫恭  
 帝元年賜姓可頻氏周孝閔踐阼授少傅進柱國大將  
 軍武成初封庸國公出為涇州總管保定四年從晉公  
 護東征至邛山與齊時斛律光戰光退走  
 周書曰雄與明月戰馳馬衝之殺三人明月退走雄  
 追之

左右皆散失又盡唯餘一奴一矢雄案稍不及光者文  
餘曰惜爾不得殺但生將爾見天子光反射雄中額抱  
馬走至營卒贈使持節太保同華等二十州諸軍事同  
州刺史謚曰忠子謙別見

楊忠引農華陰人父禎見本紀忠美鬚髯身長七尺八  
寸狀貌瓌偉武藝絕倫識量深重有將率略年十八客  
游泰山會梁兵陷郡因没江南及北海王元顥入洛乃  
與俱歸顥敗爾朱度律召為帳下統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四十一

周書曰爾朱兆以輕騎自并州入洛忠時預焉

後從獨孤信屢有軍功又與信從魏孝武西遷東魏荆  
州刺史辛纂據穰城忠從信討之與都督康洛兒元長  
生乘城入

周書載忠叱門者曰今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  
活何不避走門者盡散乃得入

嚮子大呼斬纂以狗城中懼服居半歲以東魏之逼與  
信俱歸西魏周文帝相魏召居帳下嘗從周文狩於龍

門忠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周文壯之北臺

謂猛獸為拵於因以字之從擒竇泰破沙苑陣封襄武  
縣公河橋之役忠與壯士五人力戰守橋敵人不敢進  
又與李遠破黑水稽胡并與怡峯解玉壁圍以功歷雲  
洛二州刺史芒山之戰先登陷陣除大都督及侯景波  
江梁氏喪敗周文將經略乃授忠都督襄廣等十五州  
諸軍事鎮穰城梁宣帝時以岳陽王為雍州刺史雖稱  
藩尚懷貳心忠自樊城難兵難濱易旗遽進實二千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四十二

梁宣登樓望之以為三萬懼而服又攻梁隋郡尅之護  
其守恒和所過城戍望風請服進圍安陸梁司州刺史  
柳仲禮恐安陸不可馳歸赴援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  
難下請急攻之忠曰南人多習水軍不習野戰仲禮已  
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一舉必克則安陸不  
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於是選騎二千銜枚夜進遇  
仲禮於滌頭擒之悉俘其眾安陸竟陵並降梁孝元大  
懼送子方畧為質并送載書請魏以石城為限梁以安

陸為界忠乃旋師進爵陳留郡公位大將軍十七年梁

孝元逼其兄邵陵王綸綸送質於齊欲來寇

周書曰汝南城主李素綸故吏開門納馬

梁孝元寇報周文因遣忠討之

周書曰詰旦陵城日晏而克

擒綸數其罪殺之初忠擒柳仲禮遇之甚厚仲禮至京

反讚忠言在軍大敗金寶周文以忠功重不問忠悔不

殺仲禮故至此殺綸忠間歲再舉盡定漢東地甚得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附心賜姓普六茹氏行同州事及于謹伐江陵忠為前

軍屯江津遏其走路梁人東及於象鼻以戰忠射之二

象反走江陵平周文立梁宣為梁主今忠鎮穰城孝閔

踐阼入為小宗伯及司馬消難請降忠與柱國達奚武

援之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使報消難皆不反命及

去北豫州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遷忠曰有進死無退生

獨以千騎夜趣城下

周書曰城西面峭絕徒聞擊柝聲武親來麾數百騎

以西忠勒馬不動

侯門開而入乃馳遣台武時齊鎮城伏敬遠勒甲士三

千據東陴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寶以

消難先歸忠以二千騎殿至洛南皆解鞍卧齊眾來追

至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

食畢齊兵陽若渡水忠馳將擊之不敢逼遂徐引還武

歎曰達奚武自是天下健兒今日服矣進柱國大將軍

武成元年進封隋國公邑萬戶別食竟陵縣一千戶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其租賦保定二年為大司空時朝議與突厥代齊公卿

咸以齊兵強國富斛律光未易可當非十萬眾不可忠

獨曰萬騎足矣光豎子亦何能為三年乃以忠為元帥

大將軍楊纂李穆王傑爾朱敏及開府元壽田弘慕容

延寺皆隸焉又令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進期會

晉陽忠乃留敏據什貴游兵河上自出武川遇故宅祭

先人享將士席卷二十餘城齊人守陁嶺之隘忠縱奇

兵大破之留楊纂屯靈丘為後拒突厥木杆可汗控地

頭可汗步離可汗以十萬騎來會攻晉陽時大雪風寒齊人悉其精銳鼓譟而出突厥引上西山不肯戰衆失色忠率七百人步戰死者十四五乃班師齊人亦不敢逼突厥乃縱兵大掠自晉陽至平城七百餘里人畜無遺周武帝將拜忠為太傅晉公護以其不附已出為涇州總管是歲大軍又東伐晉公護出洛陽令忠出沃野應接突厥時軍糧少諸將憂之忠曰當權以濟事耳乃招誘稽胡首領咸令在坐使王傑盛軍容鳴鼓而出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四

陽怪問之傑曰大家宰已平洛陽天子聞銀夏間生胡擾動故使傑就攻除之又令突厥使者馳告曰可汗入并州留兵馬十萬在長城下故令問公若有稽胡不服欲來共破之坐者皆懼忠慰諭遣之於是歸命饋輸填積屬晉公護退忠亦罷兵還鎮又以政績稱賜錢三十萬布五百匹穀二千斛以疾還京周武及晉公護屢臨視卒贈太保都督同朔等十二州軍事同州刺史本官如故謚曰桓

愚按忠此傳本史已列隋文帝紀前所以改置者明其為周臣受周恩而深恨忠子堅篡周又族宇文致君臣與父子之道兩傷也

論曰李弼懷佐時之略逢興運之期締構艱難綱繆顧遇方面宣其庸績帷幄盡其謀猷非惟攀附成名抑亦材謀自取密遭風雲之會奮其鱗翼思封函谷將割鴻溝期月之間衆數十萬威行萬里聲動四方雖事屈興運乖天眷而雄名克振何其壯歟然志性輕狡終致顛覆固其宜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四

宋祁新唐書贊曰或稱密似項羽非也羽興五年霸天下密連兵數十百戰不能取東都然禮賢下士乃田橫之徒去陳涉遠矣雖然使密不為叛其才雄亦不可容於世云  
宇文貴負將帥之材益剛銳之氣遭逢喪亂險阻備嘗自致高位亦云美矣忻武藝之風高一代及晚節遇禍雖鳥盡弓藏然亦器盈斯暨愷學藝兼該思理通瞻規

矩之妙參蹤班爾其起仁壽宮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  
侈極麗使文皇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原抑亦由此至  
今考覽書傳定明堂圖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侯莫陳  
悅以勇逢戰爭輕騎啓高平之扉迨馬得長坑之俊茂  
績元勳位上襄而識慙明哲遂以凶終惜夫王雄身參  
佐命其人傑乎

楊忠弘將略於周朝啓帝圖於隋室非所望也亦云

功哉雖然忠子不如雄子義謂王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四十一

初魏孝莊以爾朱榮有翊戴功拜榮柱國大將軍位亦  
丞相上榮敗此官遂廢大統三年魏文帝復以周文建  
中興之業始命為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  
此職自大統十六年已前任者凡八人周文威權甚重  
魏廣陵王欣元氏懿戚容禁闈而已此外六人各督  
二大將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當時榮盛莫與  
為此故今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今并十二大將軍  
錄之於左 使持節太師柱國大將軍總百揆都督中外

諸軍宇文泰 使持節太保柱國大將軍大宗伯大司  
徒廣陵王元欣 使持節太保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  
宗伯趙郡開國公李弼 使持節太尉柱國大將軍大  
都督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少師隴西郡開國公李虎  
本史止作李諱今改從名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馬河內郡開國公獨  
孤信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大司寇南陽郡開國公  
趙貴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大司空常山郡開國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四十二

于謹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少傅彭城郡開國  
公侯莫陳崇 是為八柱國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  
少保廣平王元贊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淮安王元  
育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齊王元廓  
廓即魏恭帝也今狐德榮以唐人作周書不敢書李  
虎名猶云本朝太祖耳若擠於廣平王前則非至字  
文泰書周帝而魏恭帝反書姓名史臣倒置冠履乃  
爾北史因而未正何也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平原郡開國公侯莫陳順 使

持節大將軍大都督秦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章武郡

開國公宇文導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雍七州諸軍

事雍州刺史高陽郡開國公達奚武 使持節大將軍

大都督陽平郡開國公李遠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

范陽郡開國公豆盧寧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化政

郡開國公宇文貴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荊州諸軍

事荊州刺史博陵郡開國公賀蘭祥 使持節大將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大都督陳留郡開國公楊忠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

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武威郡開國公王雄 是為十

二大將軍 每大將軍督二開府凡為二十四員分團

統領是二十四軍每一團儀同二人自相督率不編戶

貫都十二大將軍十五日上則門 陛戟警晝巡夜十

五日下則教旗習戰無他賦役每兵惟辨弓刀一具月

簡閱之甲槩戈弩並資官給自大統十六年以前十二

大將軍外義 王元子孝梁王元儉及念賢王思政亦

大將軍子孝儉以宗室而賢作牧隴右思政出鎮河南

俱不在領兵之限此後功臣位至柱國及大將軍者眾

矣咸是散秩無所統御故自八柱國十二大將軍後有

以位次嗣掌其事者而德望素在諸公下並不得預於

此例

愚按此八柱國者除文帝列周本紀外餘皆有傳獨

無李虎傳謹摘兩唐書所載錄于左 劉昫舊唐書

曰虎隴西狄道人西涼武昭王嵩後西魏左僕射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隴西郡公與周文帝及太保李弼大司馬獨孤信等

以功參佐命當時稱八柱國家賜姓大野氏周受禪

追封唐國公謚曰襄隋文帝作相復本姓 宋祁新

唐書曰虎西魏時官至太尉餘皆與舊唐書同略無

事迹故子為之論曰吾今而知子若孫為帝翻不及

子若孫為相也唐房玄齡魏徵為相則父彥謙與祖

劍之虛譽忽隆唐高祖為帝則祖虎之實績亦掩今

讀北史彥謙傳津津數百言幾如碑板家溢美其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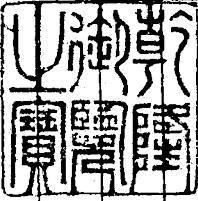
子力哉而到則從魏書無名內突見名北史且力止  
魏太武殺掠降城撫衆脫如又謚如也何昔晦而今  
昭或孫騰而祖憑乃獨於功高望重列名八柱國之  
虎寂然也僅題曰柱國大將軍隴西郡開國公李諱  
或曰諱唐祖耳不諱姓又諱功耶且八柱國中除宇  
文泰列本紀外若元欣獨孤信若李弼趙貴若于謹  
侯莫陳崇皆炳煨史傳而獨缺虎傳不見十二大將  
軍乎又缺隋文帝父忠傳以詳列本紀首所以教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五十一

代也乃後之兩作唐高祖本紀者或未讀隋文紀又  
或并不記周書北史無虎傳而以詳忠例詳虎譜誌  
耳官爵耳若無功豈不惜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七

總校官檢

討臣彭元琬

侍讀學士臣王保

校對

生員臣梁寶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八

明李清撰

北史六十二

孫 獨孤信 子羅

賀蘭祥

閻慶 子毗

權景宣

史 寧 子雄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王盟字仲明德后兄也其先樂浪人父羅伏波將軍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魏正光中破六韓拔陸攻陷諸鎮盟亦為所擁拔陵平流寓中山復以積射將軍從蕭寶黃西征寶黃僭逆盟逃匿人間及爾朱天光入關盟從之隨賀拔岳擒万俟醜奴平秦龍常先登力戰及周文帝悼后於柔然遷太尉魏文帝東征以留後大都督行雍州事節度關中諸軍趙青雀之亂盟與開府李虎

輔太子出頓渭北事平爵長樂郡公賜姓拓跋氏

周書作拓王氏

九年進太傅加開府儀同三司盟盜度弘雅仁而汎愛雖居師傅冠羣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尊重之及疾數幸其第親問所欲十一年卒贈本官謚孝定子勣字醜與性忠果有材幹年十七從周文入關及平秦龍定關中周文嘗謂曰為將坐見成敗者上也被堅執銳者次也勣曰意欲兼之周文大笑尋拜散騎常侍賜爵梁甫縣公大統初為千牛儵身直長領左右出入卧内小心謹厚魏文帝嘗曰王勣可謂不二心臣也沙苑之役勣以都督領禁兵居左翼當其前者死傷甚衆勣亦被傷重遂卒於行間周文深悼之贈使持節太尉尚書令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追封咸陽郡公謚忠武勣弟懋字小興盟西征以懋尚幼留山東永安中始入關與盟相見遂從征伐大統初累遷右衛將軍時疆場交兵未申喪紀服齊斬者並墨練從事及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卒懋上表辭位乞終喪制魏文帝不許累遷開府儀同  
 三司侍中領軍將軍懋性溫和小心敬慎宿衛宮禁十  
 餘年勤恪當官未嘗有過廢帝時爵安寧郡公累官小  
 司寇卒於官盟兄子顯位大將軍卒子誼字宜君少有  
 大志便弓馬博覽羣言周孝閔時為左中侍上士時大  
 冢宰宇文護執政帝拱默無所開預有朝士於帝側微  
 不恭誼勃然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臣  
 無敢不肅遷御正大夫父艱毀瘠過禮廬於墓側負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成墳武帝即位累遷內史大夫封楊國公從帝伐齊至  
 并州帝既入城反為齊人所敗左右多死誼率麾下驍  
 雄赴之  
 周書曰帝賴以全濟時帝以六軍挫衄將班師誼固  
 諫

資治通鑑曰誼以為去必不免  
 齊平自相州刺史徵為大內史汾州稽胡亂誼擊之帝  
 弟越王盛譙王儉雖為總管並受誼節度賊平封一子

開國公帝臨崩謂皇太子曰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  
 不須速任及即位是為宣帝憚誼剛正出為襄州總管  
 及隋文為丞相鄆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以誼為行軍  
 元帥攻之未至消難奔陳又攻巴蠻渠帥蘭洛州之附  
 消難者

嗟乎周朝諸將相不及一巴蠻蘭洛州知義可羞也  
 本史兩攻皆書討今改正之

旬月皆平帝遣使勞問冠蓋不絕以第五女妻其子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孝尋拜大司徒誼自以與隋文有舊亦歸心焉及受禪  
 顧遇彌厚帝親幸其第與之極歡太常卿蘇威議戶口  
 滋多人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給人誼奏曰此皆歷世  
 勲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

周書又曰如臣所虞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  
 不足

帝然之竟寢及將幸岐州誼諫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  
 未洽何用此行帝戲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

節為臣或當耻愧是行也欲振揚成武服公心耳誼笑而退尋奉使哭厥帝嘉其稱旨進郢國公未幾其子奉孝卒踰年誼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誼曰臣聞喪服有五親疎異節喪制有四降殺殊文王者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而儀同王奉孝既尚蘭陵公主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釋竊以雖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公主主之猶在移天之義夫婦之則人倫攸始喪紀之制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五

故鑽燧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朝祥暮歌譏以忘哀之早誼爵位已重欲為無禮薄俗傷教為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正恐傷風俗詔不問然恩禮稍薄誼頗怨望或告誼謀反帝令案其事主者奏誼有不遜之言實無反狀帝賜釋之時上柱國元諧亦頗失意誼數與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帝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同學甚相憐愍奈國法何於是詔曰誼有周之世早預人倫朕共遊庠序

遂相親好然性懷險薄正覲盈門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朕受命之初深存戒約口云改悔心寔不悛乃說四天王神道誼應受命書有誼識天有誼星桃鹿二川岐州之下歲在辰巳興帝王之業密令卜問伺殿省之災又說其身是明王聖主信用左道所在註誤自言相表當王不疑此而赦之將或為亂禁暴除惡宜伏國刑帝復令大理正趙綽謂誼曰時命如此將若之何賜死於家時年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六

獨孤信雲中人本名如願魏初有四十六部其先伏留叱者為部落大人與魏俱起祖侯尼和平中以良家子自雲中鎮武川因家焉父庫者為領民酋長少雄豪有節義北州咸敬服之信美容儀善騎射正先末與賀拔度等同斬衛可瓌由是知名後為葛榮所獲信既少年好脩飾服章軍中號獨孤郎爾朱榮破葛榮以信為別將從征韓婁信匹馬挑戰擒賊漁陽王袁賜周後以破北海王元顥賞賜爵受德縣侯遷武衛將軍賀拔勝出

鎮荊州表信為大都督及勝弟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勝令信入關撫岳餘眾屬周文帝已統岳兵與信鄉里少相友善相見甚歡因令信入洛請事至雍州大使元毗又遣還荊州尋徵入朝魏孝武雅相委任及西遷事起倉卒信單騎追及於灑澗孝武嘆曰武衛遂能辭父母捐妻子從我世亂識忠良然哉進爵浮陽郡公時荊州雖陷東魏人心猶戀本朝乃以信為衛大將軍都督三荊州諸軍事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大都督荊州刺史以招懷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七

周書曰信至武陶東魏遣弘農太守田八能率蠻眾拒信又遣都督張齊民以步騎三千出信後信曰令我士卒不滿千人而首尾受敵若退擊齊民則敵我我却走必來要截未若先破八能遂奮擊八能敗之齊民亦潰

既至東魏刺史辛纂出戰

周書曰士庶既懷信舊恩信臨陣諭之莫不解體

信縱兵擊纂大敗之都督楊忠等前驅斬纂三荆遂定東魏又遣其將高敖曹侯景等奄至信以眾寡不敵率麾下奔梁居三載梁武方許信還北信父母在山東梁武問信所往荅以事君無二梁武義之禮送甚厚大統三年至長安以虧損國威上書謝罪魏文帝付尚書議之七兵尚書陳郡王元玄等議既經恩降請赦罪復職周書曰玄等議信任當推轂遠襲襄宛斬賊帥辛纂寔合嘉賞但庸績不終旋致淪沒然孤軍數千後援未接難以自固既經恩降理絕刑書請赦罪復職魏文帝詔曰信荆襄之役寔展功效及力絕道窮還朝路絕適事求宜未足稱過况避難勾吳誠貫夸險良可嘉嘆止云免咎理率通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八

詔轉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尋拜領軍將軍仍從復弘農破沙苑改封河內郡公俘鹵中有信親屬始得父凶問乃發喪行服尋起為大都督與馮翊王元季海入洛陽賴豫襄廣陳留之地並款附四年東魏將侯景等

圍洛陽信據金墉城隨方拒守旬有餘日及周文帝至  
瀝東景等退走信與李遠為右軍戰不利東魏遂有洛  
陽六年侯景寇荊州周文令信與李弼出武關景退即  
以信為大使慰撫三荆尋除隴右十一州大都督秦州  
刺史先是守宰闇弱政令乖方人有冤訟歷年不決及  
信在州事無擁滯示以禮教勸以耕桑數年中公私富  
實流民願附者數萬家周文以其信著遐邇賜名信七  
年岷州刺史赤水蕃王梁公定舉兵反詔信討之公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九

尋為部下所殺而公定子弟仍收其餘衆信乃勒兵向  
萬年頓三交谷口賊併力拒守信因詭道越稠松嶺賊  
不虞信兵至望風奔潰乘勝逐北徑至城下賊並出降  
加授太子太保邛山之戰大軍不利信與于謹帥散卒  
自後擊之齊神武追騎驚擾諸軍因得全及涼州刺史  
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周文令信率開府怡峯討之仲  
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率壯  
士襲其西南達明克之擒仲和鹵其六千戶送長安拜

大司馬十四年進柱國大將軍錄前後功增封聽回授  
諸子於是第二子善封魏寧縣公第三子穆文侯縣侯  
第四子藏義寧縣侯邑各千戶第五子順武成縣侯第  
六子施建忠縣伯邑各五百戶信在隴右歲久啓求還  
朝周文不許或有自東魏來者又告其母凶問信發喪  
行服

周書曰魏太子與太祖巡北邊因至河陽弔信  
信陳哀苦請終禮制又不許追贈信父庫者司空公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十

母費連氏常山郡君周文閱踐阼累遷大宗伯進封衛  
國公邑萬戶趙貴誅後信以同謀坐免居無幾晉公護  
復欲殺之以名望素重不欲顯其罪過逼令自盡於家  
王志堅讀史商語曰信歸西魏自言事君無二似已  
顧以孝武為君則已被弑若以元氏子孫為君東西  
魏等爾視父母所在歸之於臣節未失若以高歡逐  
君不入其國則秦亦弑孝武者棄父與母而盡忠於  
未定君臣之宇文卒以自殉信之去就誤已 愚按

此言極正然既從孝武入關豈可迴面高歡信亦欲負吾初心云爾

時年五十五信美風度雅有奇謀大略周文初啓霸業惟有關中以隴右形勝故委信鎮之既為士民所懷聲震隣國東魏將侯景南奔梁魏收為檄梁文矯稱信據隴右不從宇文氏乃云無關西之憂欲以威梁人也又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帽微側詰且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其為隣境及士庶所重如此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十一

羅先在東魏以次子善嗣及齊平羅至而善卒又以羅嗣信長女周明帝敬后第四女唐元貞后第七女隋文帝獻后周隋及唐三代皆為外戚古未有也隋文帝踐極乃下詔褒贈信太師上柱國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封趙國公謚曰景其父母皆加贈謚羅字羅仁父信隨魏孝武入關羅遂為高氏所囚及信為宇文護誅羅始見釋寓居中山孤貧無以自給齊將獨孤永業以宗族哀之為買田宅遺以資畜初信入關後復娶二妻郭氏

生子六人善穆藏順隨整崔氏生隋獻后及齊亡隋文

帝為定州總管獻后遣人求羅得之相見悲不自勝侍御者皆泣於是厚遺車馬財物未幾周武帝以羅功臣子久淪異域徵拜楚安郡太守以疾去官歸京師諸弟見羅少長貧賤每輕侮不以兄禮事之然性長者亦不與諸弟競后由是重之文帝為丞相拜羅儀同常置左右既受禪詔追贈羅父其諸弟以羅母沒齊先無夫人號不當襲帝以問后后曰羅誠嫡長不可誣也遂襲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十一

趙國公以其弟善為河內郡公穆為金泉縣公藏為武平縣公施為武喜縣公整為千牛備身累擢羅左衛將軍前後賞賜不可勝計進上柱國徵拜左武衛大將軍煬帝即位改封蜀國公未幾卒官謚曰恭子纂嗣位河陽都尉纂弟武都為河陽都尉庶長子開遠別見善以上開府除克州刺史政在簡惠士民安之卒官施任周胥附上士坐父徙蜀十餘年宇文護誅始歸長安隋文帝受禪拜上開府累轉延州刺史施性好左道其外祖

母高氏先事猫鬼已殺其舅郭沙羅因轉入其家

隋書曰其妻母先事猫鬼因轉入其家與北史不同  
帝微聞而不信會獻后及楊素妻鄭氏俱疾召鑿視之  
皆曰此猫鬼疾帝以施后之異母弟施妻楊素之異母  
妹意施所為陰令其兄左監門郎將穆以情喻之帝又  
避左右諷施言無有帝不說左轉遷州刺史出怨言  
帝令左僕射高頴納言蘓威大理正皇甫孝緒大理丞  
楊遠等雜案之施婢徐阿尼言本從施母家來常事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三

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人者所  
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施常從家中索酒其妻曰  
無錢可酤施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  
錢阿尼便呪之居數日猫鬼向素家後上初從并州還  
施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  
阿尼復呪之遂入宮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  
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曰猫女  
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拽者云猫鬼

已至帝以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其  
人絕矣帝令犢車載施夫妻將賜死於家施弟司勳侍  
中整詣闕求哀於是免施死除名以其妻楊氏為尼先  
是有人訟其母為人猫鬼所殺者帝以為妖妄怒遣之  
及此詔誅被訟行猫鬼家施未幾卒煬帝即位追念舅  
氏聽以禮葬累贈銀青光祿大夫

竇熾字光成扶風平陵人後漢大鴻臚章之後章子統  
靈帝時為鴈門太守避竇武之難亡奔匈奴遂為部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西

大人後魏南徙子孫因家代賜姓純豆陵氏累世仕魏  
皆至大官父略平遠將軍孝文時復氏竇

愚按新唐書云代北諸姓元長孫宇文子陸源竇首  
之不列之中國姓氏而仍列代北恐竇氏自附扶風  
與于氏自附東海皆假托也

熾性嚴明有謀略美鬚身長八尺二寸少從范陽析  
忻受毛詩左氏春秋粗通大義善騎射膂力過人魏正  
光末北鎮擾亂乃隨略避地定州投葛榮榮欲官略略

不受榮疑其有異志遂留略於冀州將熾及熾兄善隨軍爾朱榮破葛榮熾乃將家隨榮於并州時葛榮別帥韓婁等據薊城不下以熾為都督從驃騎將軍侯深討之熾手斬婁以功拜揚烈將軍魏孝武即位柔然等諸蕃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鵝飛鳴殿前帝知熾善射欲矜示遠人乃給熾御箭兩隻命射之鵝應弦落諸蕃人咸歎異帝大悅尋隨東南道行臺樊子鵠追爾朱仲遠仲遠奔梁時梁武又遣元樹入寇據譙城子鵠令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五

擊破之封上洛縣伯時帝與齊神武構隙以熾有感重堪處瓜牙拜朱衣直閣遂從帝西遷仍與其兄善至城下與武衛將軍高金龍戰於千秋門敗之因入宮城取御馬四十四匹并鞍勒進之行在帝大悅賜熾及善駿馬各二匹大統元年從周文帝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皆有功河橋之戰諸將退走熾時獨從兩騎為敵人所追至邛山熾乃下馬背山抗之俄敵眾漸多矢下如雨熾騎士所執弓並為敵人所射破熾乃摠收其箭射之所

中人馬應弦而倒敵乃相謂曰得此三人未足為功乃稍引退熾因其急遂突圍得出又從太保李弼討白額稽胡破之高仲密以北豫州未附熾從周文援之至洛陽會東魏人據邙山為陣周文命留韜重於瀍曲率輕騎奮擊中軍與右軍大破之悉函其步卒熾獨追至右濟而還大統十三年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出為涇州刺史熾擢授豪右申理幽滯在州十載帝元年除原州刺史熾抑挫豪右申理幽滯在州十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五

甚有政績州城北有泉水熾屢經游踐嘗與僚吏宴泉側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唯當飲水而已及去職後吏民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恭帝元年進爵廣武郡公屬柔然寇廣武熾與柱國趙貴分路討之柔然引退熾渡河至魏伏川追及大破之武成二年拜柱國大將軍周明帝以熾前朝舊臣勲望兼重欲獨為造第熾辭以天下未平干戈未偃不宜輒發徒役周明不許尋帝崩事方寢保定元年進封鄧國公邑一萬戶天和

五年自太宗伯為宜州刺史先是周文田於渭北令熾  
晉公護分射走兔熾一日護十七頭護十一頭護耻不  
及因以為嫌至是熾又以周武年長有勸護歸政之議  
護惡之故左遷及護誅徵拜太傅熾既元老名望素隆  
軍國大謀常與參議嘗有疾帝幸其第問之因賜金石  
之藥其見禮如此帝於大德殿將謀伐齊熾年已衰老  
乃扼腕曰臣雖朽邁請執干櫓首啓戎行得一覩誅剪  
鯨鯢廓清寰宇省方觀俗登岳告成然後歸魂泉壤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五

復餘恨帝壯其志節遂以熾第二子武當公恭為左二  
軍總管齊平後帝召熾歷觀相州宮殿熾拜賀曰陛下  
真不負先帝矣帝大悅進上柱國宣政元年兼雍州牧  
及周宣營建東京以熾為京洛營作大監宮苑制度皆  
取決焉隋文帝入輔政停洛陽宮作熾請入朝屬尉遲  
迥舉兵熾移入金墉與洛州刺史平凉公元亨同心固  
守仍權行洛陽鎮事相州平熾方入朝屬文帝初為相  
國百寮皆勸進自以累世受恩遂不肯署機時人皆高

其節及帝踐極拜太傅加殊禮贊拜不名開皇四年八  
月卒時年七十八贈八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諡曰恭熾  
事親孝秦諸兄以悌順聞及望位隆重子孫皆處列位  
遂為當時盛族子茂嗣熾兄善封永富縣公善子榮定  
沉深有器局容貌魁偉美鬚髯便弓馬初為魏文帝千  
牛備身周文帝見而奇之授平東將軍後從周文與齊  
人戰北邙西師不利榮定與汝南公宇文神慶帥精騎  
擊却齊師以功再進開府襲爵永富公除忠州刺史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六

平齊加上開府拜前將軍飲飛中大夫其妻乃隋文帝  
姊安成長公主文帝少與之甚厚榮定亦知帝有人君  
之表尤相推結及帝作相領左右宮伯使鎮守天臺搃  
露門內兩廂仗衛常宿禁中遇尉遲迥初平朝廷頗以  
山東為意拜榮定為洛州總管鎮之賜西涼女樂一部  
及受禪來朝坐事除名公主曰天子姊乃作田舍兒妻  
帝不得已拜右武侯大將軍數幸其第恩錫甚厚每令  
尚食局日供羊一口珍味稱是以佐命功拜上柱國歷



秦州總管賜吳樂一部突厥沙鉢略寇邊為行軍元帥率九總管出涼州與鹵戰於高越原兩軍相持地無水士卒渴甚至刺馬血飲死者十二三榮定仰天太息俄澍雨軍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憚之請盟而去進爵安豐郡公復封子憲為安康郡公歲餘拜右武衛大將軍帝欲以為三公榮定上書固辭陳畏懼之道

隋書載榮定上書曰臣每觀西朝衛霍東都梁鄧寵積驕盈咸至傾覆向使前賢少自貶損遠避權勢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五

而不居則天命可保何覆宗之有每覽前脩寔為畏懼

帝乃止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及卒帝為之廢朝令左衛大將軍元旻監護喪事賻絹三千匹帝謂侍臣曰吾每欲致榮定於三軍固讓不可今欲賜之重違其志於是贈冀州刺史陳國公謚曰懿子抗嗣美容儀性通率長於巧思父卒後恩遇彌厚所賜錢帛金寶亦鉅萬至檢校幽州總管煬帝即位漢王諒反疑抗與通謀除名以

其弟慶襲陳公慶亦有姿容性和厚頗工草隸歷衛尉卿大業末出為南郡太守為盜所害慶弟雄亦工草隸頗解鍾律歷潁川南郡扶風太守熾兄子毅字天武父岳早卒毅深沉有器度事親以孝聞魏孝武初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時齊神武擅朝毅慨然有狗主之志從孝武西遷又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爵安武縣公恭帝元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出為幽州刺史周孝閔踐阼進爵神武郡公保定三年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五

大將軍時與齊人爭衡戎車歲動並交結突厥為外援突厥已許納女於周齊人亦甘言重幣遣使求婚狄人便內悔乃令楊荐等累使結之往返十餘方復前好及往逆女猶懼改圖以毅地兼勲戚素有威重乃令為使及毅至齊使亦在突厥君臣猶貳志毅抗言正色以大義責之累旬乃定卒以後歸朝議嘉之歷大司馬唐書曰毅第二女唐太穆后聞隋文帝篡周自投堂下曰恨我非男子不能抹舅家禍毅及襄陽公主遽

掩其口曰無妄言滅吾族然以是奇之

隋開皇初拜定州總管累居藩鎮咸得民和二年卒於州贈襄郢等六州刺史謚曰肅毅性溫和每以謹慎自守又尚周文帝第五女襄陽公主特為朝廷委信雖任兼出納未嘗有矜情之容時以此稱焉子賢嗣

賀蘭祥字盛樂其先與魏俱起有乞伏者為賀蘭莫何弗因以為氏後有以良家子鎮武川者遂家焉父初真

少知名為鄉閭所重尚周文帝姊建安長公主保定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三

年追贈祥年十一而孤居喪合禮長於舅氏特為周文帝所愛雖在戎旅常博延儒生教以書傳周文初入關祥與晉公護俱在晉陽後乃遣使迎致之解褐奉朝請少有膽氣志在立功尋擢補都督恒居帳下從平侯莫陳悅又迎魏孝武仍從擊潼關獲東魏將薛長儒復攻回洛拔之還拜左右直長大統十四年除都督荊州刺史以前後功累進爵博陵郡公先是祥嘗行荊州事雖未暮月頗有惠政至是重往士民安之漢南流入機員

至者日有千數遠近壘夸莫不款附祥隨機撫納咸得

其歡心時盛夏亢陽祥親巡境內觀政得失偶見發掘

古墓暴骸者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為政邪命所在收

葬之即日澍雨是歲大有年境內多古墓俗好行發掘

至是遂息祥雖周文密親性甚清素州境南接襄陽西

通岷蜀物產所出多諸珍異既與梁通好行李往來公

私贈遺一無所受梁宣帝時以岳陽王刺史雍州欽其

風素乃以竹屏風締綌之屬及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三

取付所司周文後聞之並賜祥十六年拜大將軍周文以涇渭溉灌處渠堰廢毀乃令祥修造富平堰開渠引水東注於洛功用既畢民獲其利魏廢帝二年以祥刺史同州尋拜尚書左僕射周孝閔踐阼進柱國大司馬時晉公護執政祥與護中表少相親愛軍國之事護皆與祥參謀及誅趙貴廢帝祥有力焉武成初吐谷渾侵涼州郡詔祥與宇文貴搃兵討之祥乃遣其軍司檄吐谷渾與渾廣定王鍾留王等戰破之因拔其洮陽洪和

二城以其地為洮州撫安西土振旅而還進封涼國公  
卒贈太師同岐等十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諡曰景有  
七子第三子璨開府儀同三司宣陽郡公建德五年從  
駕并州戰歿贈上儀同大將追封清都公

叱列伏龜字摩頭隋代郡西部人其先部落大人魏初  
入附遂世為第一領民酋長至龜五世矣龜容貌瓌偉  
腰帶十圍進止詳雅兼有武藝嗣父業復為領民酋長  
魏孝昌三年以別將從長孫稚西征累遷金紫光祿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五

夫從還洛授都督遂為齊神武所寵任加授大都督沙  
苑之敗隨例來降周文帝以其豪門解縛禮之仍以邵  
惠公女妻之大統四年封長樂縣公自此常從征討有  
戰功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恒州刺史卒  
子椿嗣  
閻慶字仁慶河陰人家雲州之盛樂郡父進有謀略勇  
冠當時正光中拜龍驤將軍屬衛可瓌作亂攻圍盛樂  
進率眾拒守

周書曰進率眾拒守綿歷三載晝夜交戰未嘗少息  
以少學眾城竟獲全

以功拜盛樂郡守慶幼聰敏重然諾風儀端肅望之儼  
然隨父固守盛樂頗有力拜別將後以軍功拜步兵校  
尉中堅將軍既而齊神武舉兵入洛魏孝武西遷慶謂  
所親曰高歡將有篡逆之謀豈可苟安目前受其控制  
也遂以大統三年自宜陽歸闕稍遷後將軍以功  
周書曰邛山之戰先登陷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五

爵安次縣伯慶善於綏撫士卒未休未嘗先舍故能盡  
其死力屢獲勲勞累遷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雲州大中正加侍中賜姓大野氏周孝閔踐阼  
出為河州刺史州居河外地接戎夸慶留心撫納頗稱  
簡惠就拜大將軍進爵太安郡公入為小司空歷雲寧  
二州刺史慶性寬和不苛察士民悅之天和五年進柱  
國晉公護母慶之姑護雖擅朝慶未嘗阿附及護誅武  
帝以此重之詔慶第十二子毗尚帝女清都公主慶雖

位望隆重婚連帝室常以謙慎自守時以此稱之建德二年抗表致事優詔許焉慶既衰老恒嬰沉痾宣帝以其先朝耆舊詔靜帝特至第問疾賜布千段壜藥所須令有司供給大象二年拜上柱國隋文帝踐極又令皇太子就第問疾仍供壜藥費開皇二年卒年七十七贈司空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諡曰成子毗嗣毗七歲襲爵石保公及長儀貌矜嚴頗好經史受漢書於蕭該略通大旨能篆書草隸尤善為當時之妙周武帝見而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五

之因命尚主隋文帝受禪以技藝侍東宮數以瑰麗之物取悅皇太子甚見親待每稱於帝尋拜車騎宿衛東宮帝嘗遣高穎大閱於龍臺澤諸軍部伍多不齊整唯毗一軍法制肅然頰言於上特蒙賜帛俄兼太子宗衛率長史尋加上儀同太子服說之物多毗所為及太子廢毗坐杖一百與妻子俱配為官奴婢二歲赦免煬帝嗣位盛脩軍器以毗性巧練習舊事詔典其職尋授朝請郎毗立議輦輅車輿多所增損擢拜起部郎帝嘗大

備法駕嫌屬車太多顧謂毗曰開皇之日屬車十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益文物朕欲減之從何為可毗曰臣初定數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起於秦遂為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為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遷江左惟設五乘尚書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義兼六國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文物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五

之數爰及冕玉皆用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為法今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以為差等帝曰何用秦法大駕宜三十六法駕宜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類也長城之役毗摠其事尋轉殿內丞從幸張掖郡高昌王朝于行所詔毗持節迎勞遂將護入東都尋以母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涿郡以通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領右翊衛長史營建臨朔宮及征遼東以本官

領武賁郎將典宿衛時軍圍遼東城帝令叱詣城下宣諭賊弓弩亂發流矢中所乘馬叱顏色不變辭氣抑揚卒事而去遷將作少監後復從帝征遼東會楊玄感作逆帝班師從至高陽郡卒帝甚悼惜之贈殿內監

史寧字永和建康袁氏人家於撫寧鎮父遵樓煩郡守寧少以軍功累加持節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賀拔勝為荊州刺史寧以本官為勝軍司隨勝之部會荆蠻騷動三鵝路絕寧先驅平之因撫慰蠻左翕然降附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五

除南郢州刺史及勝為大行臺表寧為大都督攻梁下澁戍破之又攻拔梁齊興鎮等九城未及論功屬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寇荊州寧隨勝奔梁梁武引寧至香澄前謂之曰觀卿風表終是富貴我當使卿錦還寧答曰臣位為列將本朝傾覆不能北面事逆賊幸得息肩有道儻如明詔欣幸寔多因涕泣橫流梁武為動容在梁二年勝乃與寧密圖歸計寧曰朱异為梁主信任請往見之勝然其言寧乃見异中以投分之言微託思歸

之意辭氣雅至异亦嗟悒為奏聞梁武果許之大統二年同勝自梁歸久之遷車騎將軍行涇州事時賊帥莫折後熾冠掠居民寧率州兵與行原州事李賢討破之轉東義州刺史東魏亦以胡梨苟為東義州刺史寧僅得入州梨苟亦至寧逆擊破之斬其洛安郡守馮善道州既隣接疆場士民流移寧留心撫慰咸來復業轉涼州刺史寧未至而前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作亂詔獨孤信與寧討之寧先至涼州為陳禍福城中吏民皆相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五

降附仲和仍據城不下尋亦克之後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十六年宕昌叛羌獠甘作亂逐其王彌定而自立并連結傍乞鐵忽及鄭五醜等詔寧率軍與宇文貴豆盧寧等討之寧別擊獠甘而山路險阻纔通單騎獠甘已分其黨立柵守險寧進兵攻之遂破其柵獠甘將百騎走投生羌鞏廉玉彌定遂得復位寧以未獲獠甘遂進軍

周書曰寧以未獲獠甘密欲圖之乃揚聲欲還獠甘

聞之復招引叛羗依山起柵欲攻彌定寧謂諸將曰  
此羗入吾術中矣當進兵擒之諸將咸欲歸寧曰一  
日縱敵數世之患豈可舍將滅之寇更煩再舉人臣  
之禮知無不為如更阻衆寧豈不能斬諸君子乎

大破之生獲獠甘狗而斬之并執羣廉玉送闕所得軍  
實悉分賞將士寧無私焉師還召寧率所部鎮河陽寧  
先在涼州戎夸服其威惠遷鎮後邊人並思慕之魏廢  
帝元年復除梁甘瓜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初柔然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  
卷一百四十八

五

魏和親後更離叛尋為突厥所破殺其主阿那瓌部落  
逃逸者仍奉瓌子孫抄掠河右寧率兵邀擊獲瓌子孫  
二人并其種落酋長自是每戰破之前後數萬人凡四  
進爵為安政郡公二年吐谷渾通使於齊寧擊獲之就  
拜大將軍寧後遣使詣周文帝請事周文即以所服冠  
履衣被及弓箭甲稍等賜寧謂其使曰為我謝涼州孤  
解衣衣公推心委公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時突厥木  
汗可汗假道涼州將襲吐谷渾周文令寧率騎隨之軍

至番禾吐谷渾已覺奔於南山木汗將分兵追之令俱  
會於青海寧謂木汗曰樹敦賀真二城是吐谷渾巢穴  
若拔其本根餘種自散此上策也木汗從之即分為兩  
軍木汗從北道向賀真寧趣樹敦渾婆周王率衆逆戰

寧擊斬之踰山履險遂至樹敦樹敦是渾舊都多諸珍  
藏而渾主先已奔賀真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  
進兵攻之偽退渾人果開門逐之因四兵奮擊門未及  
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浮鹵男女財寶盡歸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  
卷一百四十八

五

突厥澤賀羅拔王依險為柵  
周書曰周迴五十餘里  
欲塞寧路寧攻破之木汗亦破賀真鹵渾主妻子大獲  
珍物寧還軍青海與木汗會木汗握寧手歎其勇決并  
遺所乘良馬令寧於帳前乘之木汗親自步送突厥以  
寧所圖必破皆畏憚之咸曰此中國神智人也及將班  
師木汗又遺寧奴婢一百口馬五百匹羊一萬口還州  
尋被徵入朝屬周文帝殂寧悲慟不已乃請赴陵所盡

哀并告行師克捷周孝閔踐阼拜小司徒出為荊州刺史荆襄浙郢等五十二州及江陵鎮防諸軍事寧有謀畫識兵權臨敵指搗皆如其策甚得時譽及在荊州頗自奢縱貪濁不脩法度嘗出有人訴州佐屈法寧還付被訟者治之自是有事不敢復言聲名大損於西州保定三年卒於州諡曰烈子雄嗣雄少勇敢膂力過人便弓馬有算略年十四從寧迎周文於牽屯山仍從校獵弓無虛發周文歎異之尋尚周文女永富公主累遷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五

馭中大夫從柱國抱罕公辛威鎮金城遂卒於軍雄弟祥字世休少有文武才幹任周太子車右中士隋文帝踐阼拜儀同領交州事爵陽城郡公在州頗有惠政轄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從宜陽公王世積出九江道破陳師進拔江州文帝大悅下詔慰勉之進上開府後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廣破突厥於靈武遷右衛將軍仁壽中率兵屯弘化備胡煬帝時在東宮遺祥書論舊行兵時事中以恩旨祥為書陳謝

隋書載太子與祥書曰將軍提戎塞表胡鹵清塵秣馬休兵猶事校獵足使李廣慚勇魏尚愧能昔余濫舉推轂治兵同行軍旅契闊戎旃將軍英圖不世猛氣無前但物不遂心僂俛從事每一思此我勞如何近者陪隨鑿駕言旋上京本即述職南蕃宣條下國不悟皇鑿曲發備位少陽所望故人匡其不逮比監國多暇養疾閑宮厭北閣之端居罷南皮之馳射博望之苑既乏名賢飛蓋之園理乖終宴親朋遠矣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五

書寂然想望吾賢疾如疾首祥荅書曰行人戾止思紀網繆不悟飛雪增冰之地忽載三陽毳幙韋韞之鄉俄聞九奏祥幸以先人緒餘備職宿衛駕蹇無致遠之用朽薄非折衝之材曩者王師薄伐絕漠揚旌猛將謀夫如雲如雨列於卒伍預聞指蹤之規幸免遐邇之責爰以情喻雷陳事方劉葛信聖人之屈已非庸人之擬議伏承監國多暇養德怡神咀嚙六經道遠百代追西園愛客眷南皮出遊疇昔之恩無忘

造次祥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朗月孤  
一照想鳴葭之起路思託乘於後車塞表京華山川悠  
遠瞻望浮雲伏增潛結

太子甚親遇之及即帝位漢王諒作亂遣其將蔡母良  
自滏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  
祥為行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  
理輕而無謀又新得志謂其眾可恃恃眾必驕且河北  
人先不習兵擁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五

公理使謀知之果屯兵河陽內城以備祥祥乃舨舟南  
岸公理聚甲當之祥簡精銳於下流潛渡公理拒之未  
成列祥縱擊大破之東趨黎陽討蔡良棄軍走其眾大  
潰進上大將軍賜繅練七千段女妓十人轉太僕卿帝  
嘗賜祥詩曰伯哭朝寄重夏侯親遇深貴耳唯聞古賤  
目詎知今早擢勳草質久有背淮心掃逆黎山外振旅  
河之陰功已書王府留情太僕歲祥上表辭謝帝手詔  
曰昔歲勞公問罪河朔賊彌日塞兩關之路據倉阻河

公竭誠奮勇一舉而克故聊示所懷何謝也尋遷鴻臚  
卿從征吐谷渾祥出玉門道擊鹵破之進右光祿大夫  
拜右驍衛大將軍及征遼東出蹋頓道不利除名俄拜  
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圍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  
與羅藝通和送祥涿郡卒於塗

權景宣字暉遠天水顯親人父曇騰魏龐西郡守景宣  
少聰悟有氣俠宗黨皆歎異之年十七魏行臺蕭寶夤  
見而奇之表為輕車將軍及寶夤敗景宣歸鄉里孝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五

西遷歷平西將軍秦州大中正大統初轉祠部郎中景  
宣曉兵權有智略從周文拔弘農破沙苑皆先登陷陣  
轉外兵郎中從開府于謹援洛陽景宣以課糧儲軍以  
周濟時初復洛陽將修繕宮室景宣率徒三千先出採  
運會東魏兵至司州牧元季海等以眾少拔還屬城悉  
叛道路擁塞景宣將二十騎且戰且走從騎略盡景宣  
輕馬突圍手斬數級馳而獲免因投民家自匿景宣以  
久藏非計乃為作周文書招募得五百餘人保據宜陽



聲言大軍續至東魏將段琛等率眾至九曲憚景宣不敢進景宣恐琛審其虛寔乃將腹心自隨詐云迎軍因得西道與儀同李延孫相會攻拔孔城洛陽以南尋亦來附周大即留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義軍東魏將王元軌入洛景宣與延孫等擊走之以功授大行臺左丞進屯宜陽攻襄城拔之獲郡守王洪顯周文嘉之徵入朝錄前後功封顯親男除南陽郡守郡隣敵境舊制發民守防三十五處多廢農桑而姦宄猶作景宣至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五

除之唯脩起城樓多備器械寇盜斂迹人得肄業士民稱之周大特賞粟帛以旌其能遷廣州刺史侯景舉河南來附景宣從僕射王思政經略應接既而景南叛恐東魏復有其地以景宣為大都督豫州刺史鎮樂口東魏亦遣張伯德為刺史伯德令其將劉貴平率戍卒及山蠻屢來攻逼景宣兵不滿千人隨機奮擊貴平退走進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潁川陷後周文以樂口等諸城道路阻絕悉令拔還襄州刺史杞秀以狼

狽獲罪景宣號令嚴明戎旅整肅所部全濟獨被優賞仍留鎮荊州委以鷓南事初梁宣帝為岳陽王將以襄陽歸朝仍勒兵攻梁孝元於江陵其叛將杜岸乘虛襲之景宣乃率騎三千助梁宣梁宣因送其妻王氏及子察入質景宣又與開府楊忠取梁將柳仲札拔安陸隨郡久之隨州城民吳士英殺刺史黃道玉因聚為寇景宣以英小賊可以計取若聲其罪恐同惡者眾迺與英書偽稱道玉凶暴歸功英等英等果信之遂相率至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五

宣執戮之獲其黨與進攻應城拔之獲夏后珍洽於是應札安隨並平朝議以景宣威行南服累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兼督江北司二州諸軍事唐州蠻田魯嘉自號豫州伯引致齊兵大為民害景宣又破之獲魯嘉以其地為郡轉安州刺史梁定州刺史李洪述初歎後叛景宣惡其懷貳密襲破之鹵其家口及部眾洪遂脫身走免自是酋帥懾服無敢叛者燕公于謹在江陵景宣別破梁司空陸法和司馬羊亮於瀘水

又遣別帥攻拔魯山多造舟艦益張旗幟臨江欲渡以

懼梁人梁將王琳在湘州景宣遺書喻以禍福琳遂遣

長史席整因景宣請舉州款附周孝閔踐阼徵為司憲

中大夫尋除基郡硤平四州五防諸軍事江陵防主加

大將軍保定四年晉公護東討景宣別略河南齊豫州

刺史王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並以城降景宣以開府

謝徹守永州開府郭彥守豫州以士良世怡及降卒一

千人歸京尋洛陽不守乃棄二州拔其將士而還至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五

州而羅陽蠻反景宣回軍破之還次霸上晉公獲親迎

勞之天和初授荊州刺史總管十七州諸軍事進爵千

金郡公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款附表請援兵救景宣

統水軍與皎俱下景復到夏口陳人已至而景宣以任

遇隆重遂驕傲縱恣多自矜代兼納賄貨指麾節度朝

出夕改將士憤怒莫肯用命及水軍始交一時奔北戰

艦器伏略無孑遺時衛公直總督諸以景宣負敗欲繩

以軍法朝廷不忍加罪遣使就軍赦之尋遇疾卒贈河

渭鄆三州刺史諡曰恭子如璋嗣

論曰王盟始以親黨升朝終以才能進連勤宣終始位

列周行參迹功臣弗由恩澤誼文武奇才以剛正見忌

有隋受命鬱為名臣末路披猖信有終之克鮮獨孤信

威申南服化洽西州信著遐方先昭隣國雖不免其身

而慶延於後三代外威何其盛歟竇熾儀表魁梧器識

雄遠入參朝政則嘉謀屢陳出總藩條則惠政斯洽毅

忠肅奉上溫恭接下茂實彰於本朝義聲播於殊俗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五

以國華人望榮映一時熾遲疑勸進有送故之心雖王

公恨恨何以加此榮定以功懋賞以勞定國保其祿位

貽厥子孫盛矣賀蘭祥叱列伏龜閭慶等雖階綠綬屬

各以功名自終而毗制造之功亦足傳於後業史寧權

景宣並以將帥之才受內外之寵搃戎薄伐著克敵之

功布政蒞民垂稱職之譽若此者豈非有國良翰歟然

史在末年貨財虧其雅志權亦晚節矜驕喪其威聲惜

矣楊諒干紀祥獨克之効亦足稱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亮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九

明 李清撰

列傳第五十一

北史六十二

王 羅

王思政

尉遲運

王羅字熊羅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遵之後世為州郡著姓羅質直木強處物平當州閭敬憚之魏太和中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九

殿中將軍稍遷雍州別駕清廉疾惡勵精公事刺史崔亮有知人鑒見羅雅相欽挹亮後轉定州啟羅為長史執政者恐羅不稱不許及梁人寇硤石亮為都督南討復啟羅為長史帶銳軍朝廷以亮頗羅故當可用及剋硤石羅功居多先是南岐東益氏羌叛拜羅冠軍將軍鎮梁州討平諸賊還受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曰西河大邦奉祿優厚何為致辭羅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則力所不堪若科

法人間又違犯憲法以此致辭耳後除荊州刺史梁復  
遣曹義宗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版時既內外多  
虞未遑救援乃遣羅鐵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  
糧盡羅乃煮粥與將士均分食之每出戰常不環甲胄  
大呼告天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  
箭中王羅額不爾羅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  
三年義宗方退封霸城縣公北海王額入洛以羅為左  
軍大都督額敗孝莊以羅受顯官故不得本州時南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九

數叛以羅行南秦州事羅至州召其魁帥為腹心擊捕  
反者略盡乃謂魁帥等曰汝黨皆死盡何用生為以次  
斬之自是南秦無反者又詔羅行秦州事屬周文帝徵  
兵為勤王舉羅請前驅効命遂為大都督鎮華州孝武  
西遷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除華州刺史齊神武率  
軍攻潼關人懷危懼羅勸勵將士衆心乃安神武退拜  
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嘗修州城未畢梯在城外神  
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羅羅不覺比曉軌

衆已乘梯入城羅高卧未起聞閣外洶洶有聲便袒身  
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羅當道卧路子  
那得過敵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遂  
投城遁文帝聞而壯之時關中大飢徵民間穀食以供  
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造多被榜極人多逃散唯羅信  
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讀沙苑之役  
神武士馬甚盛周文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羅令加守備  
及神武至城下謂羅曰何不早降羅乃大呼曰此城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九

王羅冢死生在此欲死者來神武不敢攻後移鎮河東  
以前後功進爵扶風郡公河橋之戰王師不利趙青雀  
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羅大開州門台城中戰士如  
聞天子敗績不知吉凶諸人相驚咸有異望王羅受委  
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  
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臣能與羅同心可共固守軍人見  
其誠信皆無異心及軍還徵拜雍州刺史時柔然渡河  
南寇候騎已至幽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

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惠遠召羅議之羅不應命卧而不起謂其使曰若孺孺至渭北者王羅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何為天子城中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狂怯致此羅輕侮權貴守正不回皆此類也未幾還鎮河東羅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至羅為設食使裂去薄餅緣羅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費造成有力不少乃爾選擇當是未幾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慙又客與羅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羅意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九

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食之客有愧色性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羅不暇命捶抃手取鞞履持擊之每至享會自稱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平而嗤其碎羅舉動率情不為巧詐凡所經處雖無當時功迹咸去後見思卒於官贈太尉都督相與等十州刺史謚曰忠羅安於貧素不營生業後雖貴顯鄉里舊宅不改衙門身死日家甚貧罄當時服其清潔子慶遠先羅卒孫述字長述少孤為祖羅所養聰明有識度年八歲周

文見而奇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為不朽解褐員外散騎侍郎羅夔居喪過禮有詔褒之周書曰時東西交爭金華方始羣臣遭喪者卒哭後皆起視述請終禮制辭理懇切太祖命中使就視知其哀切乃特文之免喪襲封除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改封龍門郡公周受禪累遷廣州刺史甚有威惠朝議嘉之歷襄仁二州摠管並有能名隋文為丞相授信州摠管位上將軍王謙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九

起兵遣使致書於述因執其使上書又陳取謙策隋文大悅前後賜金五百兩授行軍摠管攻謙以功進柱國開皇初獻平陳計修營戰艦為上流之師帝善其能頻加賞勞後數歲以行軍摠管擊南未至卒帝甚傷惜之贈上柱國興州刺史謚曰莊王思政太原祁人漢司徒允之後自曹魏大尉凌誅後冠冕遂絕父祐州主簿思政容貌魁梧有策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屬万俟醜奴宿勤明遠等擾亂闞右魏北海

王顥討之聞思政壯健故與隨軍謀議並與參祥時魏孝武在藩素聞其名引為賓客遇之甚厚及登大位委以心膂為武衛將軍俄齊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使持節中軍大將軍大都督摠宿衛兵乃言於帝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函之固士馬精強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効若聞駕西幸必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固已成之業一二年修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遷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九

太原郡公陞散騎常侍大都督大統後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周文曾在同州與郡公宴集出出錦罽及雜綾絹數千段令諸將擣蒲取之物盡周文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與之羣公擲過莫得次至思政乃斂容跪誓曰王思政羈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効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寔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即為盧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座

盡驚即拔所佩刀橫膝上攬擣蒲拊解擲之比周文止之已擲為盧矣徐乃拜受帶自此朝寄更深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稍左右橫擊一擊踏數人時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衣敵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已蘇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軍仍鎮弘農除侍中東道行臺思政以玉壁地險要請築城即自營度移鎮之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九

汾晉并三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仍鎮玉壁八年東魏復來寇思政守禦有備敵晝夜攻圍卒不能克以全城功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周文親接援之乃驛召思政將鎮成臯未至班師復命思政鎮弘農思政入弘農令開城門解衣而卧慰免將士示不足畏數日後東魏將劉豐生率數千騎至城下憚之不敢進乃引軍還于是修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守禦者皆具焉弘農有備自思

政始十二年加特進兼尚書左僕射行臺都督荊州荆  
史境內卑濕城塹多壞思政乃命都督蘭小歡督工匠  
繕修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旦思政召佐吏  
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之送上周文佳之賜  
錢二十萬思政去玉壁周文命舉伐人乃進所部都督  
韋孝寬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稱知人十三年  
侯景叛東魏請援乞師當時未即應接思政以為若不  
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率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閭向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九

翟周文聞思政已發乃遣太尉李弼赴潁川東魏將高  
岳等聞大兵至收軍遁思政入守潁川景引兵向豫州  
外稱畧地乃密送款于梁先是周文遣帥都督賀蘭願  
德助景扞禦景異圖厚撫願德等冀為己用思政知景  
詭詐乃密追願德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周  
文乃以所授景使持節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  
行臺河南諸軍事回授思政思政並讓不受頻使敦喻  
惟受河南諸軍事十四年拜大將軍九月東魏太尉高

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  
川殺傷甚衆

周書曰岳等來攻潁川城內卽鼓偃旗若無人者岳  
恃其衆四面鼓噪而上思政選城中驍勇開門出突  
岳不能當引軍亂退

岳又築土臨城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積  
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焚其攻具仍募勇士  
繼而出戰據其兩土置樓堞以助防守齊文襄更益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九

堰洧水灌城時雖有怪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久多  
亦崩頽岳悉衆苦攻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  
乃更修堰作鐵龍雜獸用厭水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泉  
涌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  
容永珍意以為閑共乘樓船望城內令善射人俯射城  
中俄大風暴起其舟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鈎牽舟弓  
弩亂發紹宗窮急透水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天斃擒  
永珍並獲舟中器械思政謂永珍曰僕破亡在辱漏誠

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  
紹宗等尸以禮埋瘞岳既失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逼  
城齊文襄聞之乃率步騎十萬來攻

三國典略曰澄親至潁川益發其衆號曰決命夫更  
起土山

思政知不濟率左右據土山仰天大哭左右皆慟思政  
西向再拜欲自剔先是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  
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戕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九

督略訓固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通直散騎常侍  
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而說之牽手以下引見文  
襄辭氣慷慨涕淚交流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于所  
事趙禮之接遇甚厚其督將分禁諸州地牢數年盡死  
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腫死  
者十六七及城陷存者纔三十人雖外無救援竟無叛  
者

三國典略曰初潁川未陷夜有聲如車騎從西北向

城居二日黑風起於乾地吹水入城城壞風羊角而  
上

思政以勤王為務不營貨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政後  
家人種桑果雜樹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  
况大賊未平欲事產業豈所謂憂公忘私邪命左右拔  
棄之故身陷後家無蓄積齊文宣受東魏禪以思政為  
都官尚書儀同三司卒贈以本官加兗州刺史初思政  
在荊州自武關以南延袤一千五百里置三十餘城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九

當衝要凡所舉荐咸得其才子康沈毅有度量後為周  
文親信思政陷後詔以因水城陷非戰之罪增邑三千  
五百戶以康襲爵太原公除驃大將軍侍中開府儀同  
三司康弟揆先封中都縣侯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進  
爵為公揆弟邗封西安縣侯邗弟恭忠誠縣伯恭弟幼  
顯親縣伯康姊封齊郡君康兄元遜亦陷于潁川封其  
子景晉陽縣侯康抗表固讓不許十六年王師東討加  
康使持節大都督以思政所部兵皆配之魏廢帝二年



隨尉遲迥征蜀鎮天水郡尋賜姓拓王氏為鄜州刺史後歷安襄二州總管位柱國入隋終於汴州刺史

尉遲運代人父綱改見奸逆運少彊濟志在立功仕魏

及周累遷左武伯中大夫尋加軍司馬運職兼文武甚

見委任三進爵至廣州業郡公轉右司衛時宣帝在東

宮親狎諂佞數有罪失武帝于朝廷內選忠諫鯁正者匡

弼之以運為右官正建德三年帝幸雲陽宮又令運以

本官兼司武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俄衛王直作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九

三

率其黨襲蕭章門覽懼走行在所運時偶在門中真兵

奄至不暇命左右乃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所傷運

指僅得閉直既不得入縱火運恐火盡直黨得進乃取

宮中材木及牀等益火更以膏油灌之火轉熾久之直

不得進乃退運率留守兵因其退擊之直大敗走是夜

微運宮中已不守矣武帝嘉之授大將軍賜以直田宅

妓樂金帛車馬什物等不可勝數四年出為同州刺史

同州蒲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帝將代齊召運參議東

夏底定頗有力焉五年拜柱國進爵盧國公轉司武上

大夫摠宿衛軍事帝崩於雲陽宮秘未發喪運摠侍衛

兵還京宣帝即位授上柱國運之為官正也數諫帝帝

不納反疏忌之運又與王軌宇文孝伯等皆為武帝親

侍軌屢言帝失於武帝帝謂預其事愈銜之及軌被誅

運懼及禍尋得出為秦州摠管至州猶懼不免遂以憂

卒于州贈大後丞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謚曰忠子靖

嗣運弟勣大象末青州摠管起兵應伯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九

三

論曰王羅剛峭有餘弘雅未之聞也情安儉率志在公

平既而奮節危城抗辭勅敵梁公為之退舍高氏不敢

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虛矣子述不隕門風亦足稱也王

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策名霸府作鎮

潁川設紫帶之險修守禦之術以一城之眾抗傾國之

師率疲貽之兵當勁勇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功

忠節冠於本朝義聲動於隣聽運窮事蹙城陷身囚壯

志高風亦足奮于百世矣尉遲運積勞王室破散逆藩

觀其忠諫周宣比而父二乃厥心不既優乎雖曰幹蠱可也

愚按王思政為東魏高澄敬禮欲死不得猶可情原

既為齊宦何所逃罪猶言忠節義聲耶史臣過矣西

魏不加之罪可增邑則不可命其一子襲爵可封其

四子一公一侯二伯與封其女為郡君則不可未已

也又封其同陷敵國長子之子為侯則愈不可無乃

向者擲盧一舉投赤心於宇文泰故然乎噫泰之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九

其私人濫矣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五十二

北史六十四

周惠達

馮景

蘇綽

子威 從兄亮

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父信歷樂鄉平舒成平三縣令皆以廉能稱惠達幼有節操好讀書美容貌魏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王蕭寶夤為瀛州刺史令惠達及河間河景同在閭下甚禮之及寶夤還朝惠達隨入洛寶夤西征惠達復隨入關寶夤除雍州刺史令惠達使洛陽未還而寶夤謀反聞於京師有司以惠達是其行人將執之惠達乃私馳還至潼關遇大使楊侃侃謂曰寶夤逆謀已決何為故入虎口惠達曰渠必為左右所誤今往庶其改圖乎及至寶夤反形已露不可彌縫遂用惠達為光祿勳中書舍人寶夤既敗唯惠達等數人從之寶夤語惠達曰

人生富貴左右咸言盡節及遭厄難乃知歲寒也拔岳為關中大行臺惠達為岳府屬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周書曰悅得惠達欲官之惠達辭以疾不許乃遁惠達遁入漢陽之麥積崖悅平歸於周文周文復以為府司馬委任之

冊府元龜曰周文以惠達為長史赴洛陽奉迎孝武至潼關遇駕已西謂惠達曰昔周東遷晉陳是依今乘輿降臨吾雖猥當其任而才愧昔人公宜勗力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取富貴惠達曰富貴之事非所敢望但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惠達得效其尺寸則志願畢矣

周文出鎮華州留惠達知後事時既承喪亂庶事多闕惠達營造戎仗儲積倉糧簡閱士馬以濟軍國之務甚為朝廷所稱後拜中書令進爵為公大統四年兼尚書右僕射生年周文奉魏文帝東討令惠達輔魏太子居守摠留臺事

周書曰惠達前後辭讓魏文帝手詔答曰西顧無憂

惟公是厲蕭冠之重深所寄懷

及邛山失律人情駭重趙青雀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出渭橋北禦之軍還青雀等誅拜吏部尚書久之復為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章儀軌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謂惠達曰此卿功也惠達雖居顯職性謙退善下人盡心勤公愛拔良士皆敬而附之卒子題嗣情開皇初以惠達著績前代追封蕭國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馮景字長明河間武垣人父傑為伏與令景少與周惠達友俱以客從蕭寶夤正光中寶夤為關西大行臺景為行臺都令史及寶夤敗還長安或議歸闕下或言留州立功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夤不從遂反及寶夤平景方得還洛朝廷聞景先有諫言故不罪後事賀拔岳為行臺郎岳使景詣齊神武察其行事神武聞岳使至甚喜問曰賀拔公詎憶吾邪即與景歃血託岳為兄弟景還以狀報岳岳曰此姦有餘而寔不足自古王

臣無私盟吾料此熟矣岳北合飛也頭東引紇豆陵伊  
利西摠侯莫陳悅河州刺史梁景敵及首渠為盟誓共  
會平涼移軍東下懼有專任之嫌使景啟孝武帝帝甚  
悅又為岳大都督府從事中郎後侯莫陳悅平周文使  
景於京師告捷帝有西遷意問關中事勢景勸帝以西  
遷後以迎孝武功封高縣伯徐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大  
統初詔行景州事卒於官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累世二千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四

父協武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算術從兄讓  
為汾州刺史周文餞於都門外臨別謂曰卿家子弟中  
誰可任用讓因薦綽乃名為行臺郎中在官歲餘未見  
知然諸曹疑事皆詢綽方定所行公文綽又為之條式  
臺中咸稱其能周文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  
請出外議之乃名綽告其事綽即為量定惠達入呈周  
文稱善謂曰謂與卿為此議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  
佐才綽文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為周文與

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  
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乃名綽問其以狀  
對周文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  
有口辯應對如流周文益嘉之乃與綽並馬除行至池  
竟不說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道卧聽之綽指  
陳帝王之道兼以申韓之要周文乃起整衣危坐不覺  
膝之前席語達曙不厭詰朝謂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  
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幾密自是寵遇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五

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  
三年齊神武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  
周文同遂併力拒實泰擒之潼關十一年授大行臺度  
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周文方欲革與時政務弘強  
國富民之道故綽得殫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  
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奏施行其十一先  
治心曰凡今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  
貴並古之諸侯是以前代稱共治天下者唯良峯守耳

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理民之本莫若守宰最重凡治民之體當先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之謂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則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之以本先在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六

心其次又在治身人君之身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行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脩而欲百姓脩行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人君必心清如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孝悌躬行忠信禮讓躬行廉平儉約然後繼以無倦加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民故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

化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故貴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則質直化於澆偽則浮薄浮薄則衰弊之風質直則敦和之俗自古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化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且二十載唯兵革是聞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弭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反比年稍登稔穰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脩凡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夫化者貴能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七

以淳風浸以太和被以道德示以朴素使民日遷於善邪偽之心嗜慾之性潛消化而不知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以禮義使民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備則王道成此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間以衣食為命飢寒切體而欲使民興仁禮讓不可得也古之聖主知其若此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由地利盡地利所以

盡由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宣也  
知必自周必持勸教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教部民  
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其所  
及其布種既訖嘉禾須理麥秋在野蚤停於室若此之  
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如援溺救火寇盜將至方  
可使農夫不失業蚕婦得就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  
好逸惡勞不勤事業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  
罰一勸百此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夏種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收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也失其一時則穀不  
得食若三時不務省事而今民廢農是則絕命之命驅  
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  
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民種桑植果藝其蔬  
菜脩其園圃畜有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供養老之具夫  
為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大簡簡則民怠  
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適煩簡之中如不能爾必陷於  
刑辟也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黎必立君以理之君不

能獨理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郡國得賢則安  
夫賢則亂今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  
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皆牧守自置自昔以來  
州郡大夫但取門之多不擇賢良未費小吏唯使刀筆  
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  
刀筆者乃身外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偽若門資中得賢  
良是策驥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中得愚瞽是土牛木  
馬形似而不可涉道也若刀筆中得志行是全相玉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內外俱美實人寶也若刀筆中得澆偽是稀畫朽木悅  
目一時不可克棟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恨資蔭  
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廟養為卿相則伊尹傳說  
是而况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  
庸不能守而况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  
矣凡所求材藝者為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藝而以正直  
為本者必以材為治若有材藝而以姦偽為本者將因  
其官為亂何治之可得乎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志

善者舉之不善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未之思也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后土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寔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人無多少皆足化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十一

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駑驥驥始分彼士以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及任以事業責以成務方與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屠釣百里奚飯牛甯生扣角管夷吾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豈謂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功成事立始識為奇士彼環璋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過時時自異凡品况降此者哉士必從微至著功必積小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天下之治

何向不可成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清濁之由在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民殷事廣而能克濟况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為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民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之長之識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十二

之路是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自居家至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庶無愆悔其五恤獄訟曰善惡既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欲使察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以五聽參以證驗妙觀情狀窮鑿隱伏使姦無所容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舍過矜愚得情物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

人心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也然守非一不可人人皆通識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考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吾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專用捶楚巧詐者雖事彰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被罰斯則下矣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其害善寧其利淫今之從政者不然深文巧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十三

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為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通自誣遂陷刑戮是以自古已來設五聽三月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民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戲帝道况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和氣損而欲四時順序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若深姦巨猾傷化敗俗

不忠不孝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可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是以三五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未遑減省以卹民瘼然宜令平均使丁無怨平均者不舍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紡績織績起於有漸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先其事織紵蔴土早脩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十三

故王賦供之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復恐稽緩以為已過捶朴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太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民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貴差次先後皆自起於正長而繫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民怨又差發德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昏王政罪人也用文甚重之嘗置諸坐又令百司習誦誦之其牧



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為浮華遂以成俗周文欲革其弊因魏文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王庭柱國泰洎羣公列將罔不來朝時乃大稽百憲敷放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若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惟休哉脫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度朕將丕命宜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十四

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黃敷祖宗之靈命稽公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于爾在位昔我神皇肇膺明命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不實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于彼東土則我黎庶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績戎下武夙夜祇畏若涉大川國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度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訓曰天生黎蒸罔克自又上

帝降鑒厥聖植元后以乂之時惟元后弗克獨入博求明德命百辟羣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郵民弗惟逸豫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肱股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有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其異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令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后弗艱敬聽命皇帝若曰柱國惟四海之不造載由二紀天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十五

絕我祖宗祖命用錫元輔國家將陞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惟作相百揆譬度公惟大錄公其允允武克明克又迪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下綏我蒼生傍他於九士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皇帝若曰郡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公宰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私衆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原生惟時三事若三階在天惟茲四輔若四時成歲天工人其伐諸皇帝若

曰列將汝惟膺揚作朕爪牙寇賊姦究蠻夷猾夏汝徂  
征綏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  
內莫違朕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  
民父母民惟不勝其飢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  
貴女工民不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悖於禮讓則  
爭奪之萌生惟慈六物寔為教本嗚呼為上在寬寬則  
民急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皇帝若曰卿士庶  
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十六

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  
官陶均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  
生永賴悖其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  
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於  
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其有魏  
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以弊襲魏晉之草誕五代澆風  
因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  
辟朕惟否德其一心力祇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

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叶之朕心惇元允元惟厥艱  
是務克捐厥華即厥實背厥偽崇厥誠勿侃勿忘一乎  
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  
之休克綏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朕言不再柱國秦  
洎庶僚百辟拜首稽首曰竄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  
父惟三五之王率由此道用臻於刑措是時厥後立千  
載未聞惟帝念切將反叔世逃致於雍熙庸錫降丕命  
于我羣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言難臣聞靡不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十七

初鮮克有終商書曰終書惟一德迺日惟德帝敬厥始  
慎厥終于濟日新之德則我羣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哉  
惟慈大誼未光于四來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  
元后之明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自是  
之後文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治產業家無餘財以  
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為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政道凡所  
薦達皆至大官周文亦惟心委任或出游常預署空紙  
綬綽常謂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啟知而已綽常謂

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皆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于位時年四十九周文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謂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未達如厚加贈諡又乖宿昔相知之道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進曰昔晏子齊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遺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清白謙挹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周文稱善因薦於韓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及綽歸葬武功惟載以布車一乘羣公皆步送同州郭外周文親於車後酌酒言曰尚書平生作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遽捨吾去柰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危墜於手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周文自為其文綽又著佛性論七經綸行於世周明帝二年以綽配享周文

丹府元龜載隋文帝開皇初詔曰昔漢高欽無忌之義魏武梔子幹之風魏度支尚書蘇綽文雅政事遺

跡可稱展力前王垂聲著跡宜開土茅用旌善人可追封邳國公邑千戶

子威嗣威字無畏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若成人襲爵美陽縣公仕郡功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興公主妻焉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己逃入山為叔父所逼卒不獲免然每居山寺以誦讀為娛未幾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武帝親摠萬機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俱辭疾不拜有從父妹適河南元世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世雄先與突厥隙突厥入朝請世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周遂遣之威以夷人妹利遂標賣田宅罄資產贖世雄論者義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隋文帝為丞相高頴屢言其賢帝亦素重其名召入卧內與語大悅居月餘威聞禪代議遁歸里高頴請追之帝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贈其父邳國公以威襲爵俄兼納言威表讓優詔不許帝嘗與文獻皇后對觴召威及高頴楊素廣平王雄謂曰太史言朕祚運盡

於三年朕憂憊故舉此酒耳今欲營南山嶮處與公等  
故之以觀時變如何威進曰周文脩德施地動之災未  
景一言退法星三舍願陛下恢崇德度享天之休若棄  
德特嶮同舟之人誰非敵固縱南山之阻安足固哉帝  
善其言屬以酒初威父綽在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税法  
頗重既而嘆曰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  
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

從輕典帝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頴參掌朝政威見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五

中以銀為慢鈎因盛陳節儉之美帝為改容雕飾舊物  
悉命除毀帝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閭進諫不納帝怒  
甚將自出斬之威當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遮阻帝  
帝拂衣入良久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賜馬二  
匹錢十萬歲餘復兼大理御史北尹御史大夫本官悉  
如故治書待御史梁毗劾威兼領五職安繁總劇無舉  
賢如伐心帝曰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遠賢有關何遽  
迫之因謂朝臣曰威不遇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威何

以行其道楊素才辨無雙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  
匹也威若逢亂世商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如此未  
幾拜刑部尚書解少保御史大夫官後京兆尹廢檢校  
雍州刺史時高頴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籌之  
故草運數年天下稱治俄轉戶部尚書納言如故

冊府元龜曰威表陳讓詔曰舟方者任重馬馬駿者  
馳遠以卿有兼人才無辭多務也威乃止

屬山東諸州民飢令威振恤之遷吏部尚書領兼國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五

祭酒隋承戰爭後憲章踳駸帝令朝臣釐改舊法為一  
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為能九年拜尚書右  
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敕勉諭殷勤未幾起  
令視事固辭優詔不許明年帝幸并州命與高頴同總  
留事俄追詣行在所使決民訟尋持節巡撫江南南行  
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江表自晉以來刑法疏  
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後牧民者盡改變之無長  
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民嗟怨使還奏言江

表依內州責戶籍帝以江表初平召戶部尚書嬰張責以政急時江南州縣又訛言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饒州吳世華起兵為亂生鬻縣令啗其肉於是舊陳率土皆反執長吏抽其腸殺之曰更使僕誦五教耶尋詔內史令楊素討平之時突厥都藍可汗屢為患復令威至可汗所威子夔以公子威名引致賓客四海大夫多歸之時議樂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各為一議使百寮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三

九妥恚曰吾席問函丈四十餘年反為昨暮兒所屈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知和等為朋黨省中呼王弘為世子李同和為叔言二人如威子弟復言威以曲道任以從父弟徹肅等罔冒為又以國子學請黎陽人王孝逸為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為其府參軍帝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按事皆驗乃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俱免官頓首帝曰謝已晚矣免威官爵以開

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帝曰蘇威德得者但為人誤耳命等籍威餘復爵郡國公拜納言帝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帝幸仁壽宮以威總留事及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理帝怒詰責威威謝帝亦止場帝嗣位加上大將軍及起長城之役威諫止之高頡賀若弼誅威坐相連免官威餘拜魯郡太守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三

右光祿大夫復為納言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之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稱五貴後進光祿大夫賜爵房公以年老乞骸不許復土本官參掌選事明年從征遼東領右御衛大將軍楊玄感反帝引帳中俱見於色謂曰此小兒兒聰明得不為患乎鹿曰玄感羸疎必無所慮但恐浸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已民皆思亂以此微諷帝帝竟不悟從還至派郡詔威安撫關中以其孫尚輦直長僕為副而威

子鴻臚少卿夔先為關中簡黜大使一家三人俱使關右三輔榮之歲餘帝手詔曰玉以潔潤丹質莫能渝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房公威先後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昔漢之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奭國之寶器其在得賢參變台階具瞻斯允雖事藉論道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寄為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威當時尊重朝臣比後從幸鴈門帝為突厥所圍朝朝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五

危懼帝欲輕騎清圍出威諫曰城守我有餘力輕騎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主何宜輕脫乃止突厥俄解圍去駕次太原威以盜賊不止勸帝還京師深根固本為社稷計帝初從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匡正甚患之屬帝問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為慮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殿柱帝呼問威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屬五月五日百

寮上饋多以珍玩威獻尚書一部微諷帝帝稱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羣盜遣討高麗帝謚怒御史大夫裴蘊希旨令御史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怯畏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乃下詔曰威立性朋黨好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令謗訕臺省昔歲簿伐奉述先志凡預切問各盡胸臆而威不以開懷遂無對命啓沃之道其若是乎乃除名後月餘人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大理簿責威威自陳精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五

不能上感瑕釁屢彰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虞世基奏威昏耄羸疾乃止宇文化及弒逆以威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李密密敗歸東都東恭帝以為上柱國邳公資治通鑑曰王世充以威隋氏重臣欲眩曜士民每諸人勸進必冠威名及受九錫殊禮扶威署百官上乃南面正坐受之

王世充僭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處

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唐太宗以秦王平世充坐於東都闔闔門內戚請謁稱老病不能拜起太宗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弑國亡見李密王世充昏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尋入長安至朝堂請見高祖又不許終于家時年八十二

隋書曰年八十八

威行已清儉以廉慎見稱然每至公議惡人異已雖小事必固爭之時以為無大體所修格令章程並行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三五

世頗傷煩碎論者以為非簡久法及大業末年尤多征役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羣盜蜂起郡縣有奏聞者又訶詰使人令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克捷遂致敗亂為物議所讟

愚按一蘇威耳既以滅賊致國亂又以言賊干帝怒

何相背乃爾作史者殊欠斟酌

子夔字伯尼聰敏有口辯然性輕險無行八歲誦詩兼

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射都得駿

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議論詞致可觀見者皆稱善

及長博覽羣言尤以鍾律自命初名哲字知人父威改

之頗為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見而奇之

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鄭譯何妥議樂得

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

人以罪免家居數年仁壽三年詔天下舉達禮樂源者

晉王昭時為雍州牧舉夔乃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

見文帝望夔謂侍臣曰惟此一人稱吾所舉拜晉王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三五

煬帝嗣位歷太子洗馬司朝謁者以父免亦去官後為

燕王司馬遼東之役以功拜朝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畧

蠻夷來朝帝謂宇文述虞世基曰四夷率服觀禮華下

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容儀可接賓客者

為之乎咸以夔對即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

雅來朝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令主婚後延和弘化

等數郡盜賊屯詰詔夔巡撫關中及突厥圍鴈門夔於

鎮城東南為鷲樓車箱獸園一夕就帝見善之以功進

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後丁母憂不勝哀卒時年四十九縉弟椿字令欽性廉慎沈勇有決斷魏正光中關右賊亂椿應募討之授盪寇將軍以功累遷中散大夫大統初賜姓賀蘭氏後除帥都督行弘農郡事椿當官強濟特為周文所知十四年置當州鄉師自非望鄉允當衆心者不得預乃令驛追椿領鄉兵其年破槃頭氏有功除散騎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守既為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五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卒縉從兄亮字景順父祐泰山郡守亮少通敏悼學士好屬文善章奏與弟湛皆著名西土一家舉二秀才亮初舉秀才至洛陽過河內常景景深器之謂人曰秦中才學可抗山東將此入乎魏齊王蕭寶夤大將軍亮為之掾寶夤雅相知重凡文檄謀議皆委之尋行武功郡事甚著聲績寶夤作亂亮以為黃門侍郎亮善處人間與物無忤討平以亮為郎中多過禍唯亮獲全長孫稚爾未天光寺西

討並以亮為郎中專典文翰賀拔岳為關西行臺引亮為左丞典機密大統二年拜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魏文帝子宜都王式刺史秦州

本史乙弗后傳又作武都王戎

以亮為司馬帝為亮曰黃門侍郎豈可為秦州司馬因朕愛子出藩故委以心腹勿以為恨臨辭賜以御馬八年除中書監領著作修國史亮有機辯善談笑周文甚重之有所籌議悉會旨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薦達後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五

常如弗及故當如敬慕歷秘書監大行臺尚書出為政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游鄉黨經過故人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為榮十年徵拜侍中卒于位贈本官亮少與從弟縉俱知名然縉文章稍不建亮至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蘇亮自大統以求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僉曰才至不怪其速也所著文筆數十篇頗行于世亮第湛別見



論曰周惠達見禮寶黃遂契闊戎寇不以夷險易志篤終之士也周文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脩太平之禮終能斷雕為朴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疆場屢動而內安外附蓋蘇綽之力也邳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旌命綢繆仕遇窮極寵榮久處機衡多所損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為然志尚清儉體非弘廣好同惡異有乖直道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辛

庶子遠汝弼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關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夔志識沉敏方雅可稱

與傳內所云傾險無行何相背也

若天假之年不虧堂構矣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

總校官檢

討臣 彭元琬

侍讀學士 臣 王保

校對生 員 巨梁寶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一

明 李清 撰

北史六十五

韋 瑱 子 師

韋 瑱 子 世 康 韋 瑱 子 師 機 子 述 機 弟 弘 旦

父姓歷右將軍南幽州刺史時氏賊數為抄竊旭隨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招撫並即歸附尋卒官孝寬沉敏和正涉獵經史弱冠屬蕭寶夔作亂關右乃詣闕請為軍前驅朝廷嘉之即拜統軍隨馮翊公長孫稚西征每戰有功拜國子博士行華山郡事屬侍中楊侃為大都督出鎮潼關引孝寬為司馬侃奇其才以女妻之普泰中以都督從荊州刺史源子恭鎮穰城以功除淅陽郡守時獨孤信為新野郡守同隸荊州與孝寬情好款密政術俱美荆部吏民號為連璧孝武初以都督鎮城周文自原州赴雍州命

孝寬隨平及克潼關授弘農郡守從擒寶泰兼左丞節

度宜陽兵馬事仍與獨孤信入洛陽城守復與宇文貴

怡峯應接潁川義徒破東魏將任祥堯雄於潁川孝寬

又進平樂口下豫州獲刺史馮邕又從戰於河橋時大

軍不利邊境騷然乃令孝寬以大將軍行宜陽郡事尋

遷南兗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堯傑復據宜陽遣其

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謀人訪

獲道恒手迹令善學者偽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意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送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所欲經略皆不用孝寬知其離阻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琛等滄遂清大統八年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玉壁兼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屢為劫盜孝寬示以威信州境肅然進授大都督十二年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三

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于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排楯不能抗孝寬乃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空中車不能壞城外又縛松于竿灌油加火規焚布並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一來鉤逆割之松麻俱落外又于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以火焚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崩處豎木柵杆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珽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孝寬闕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俄珽謂城中人曰韋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四

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乃射募格于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發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忿恚遂沒魏文帝嘉孝寬功令殿中尚書長孫紹遠左丞王悅至玉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忠郡公廢帝二年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頽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仍勒部內當堠處植槐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周文後見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境內同之乃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公于謹伐江陵平之以功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三年周文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周

孝閔踐阼拜小司徒明帝初參麟趾學士考校圖籍保定初以孝寬立勳玉壁置勳州

三國典畧曰改玉壁為勳州

仍授勳州刺史齊人遣使至玉壁求通互市晉公護以其相持日久絕無使命忽求交易疑別有故又以皇姑皇世母先陷于齊因其請和或可致之遂令司門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共孝寬詳議孝寬乃於郊盛設供帳令公正接對使人兼論皇家親屬在東之意使者辭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五

甚悅時又有汾州胡抄得關東人孝寬復放東還並致書一牘具陳朝廷欲敦隣好遂以禮送皇姑及護母等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盆孝寬托以心膂令守一城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謀取之俄斬首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于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

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為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

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二日偽境始知故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聞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孝寬言四年進柱國時晉公護將軍討孝寬遣長史辛道憲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六

陳不可護不從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宜陽一城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峭東來圍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于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寔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令長史叱羅協謂使人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固守事遂不行天和五年進爵鄆國公增邑通前萬戶是歲齊人果解宜陽圍經略汾北築城守之其

丞相斛律光率數十騎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光云宜陽小城久勞戰爭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孝寬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馬用極武窮兵構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烟復欲使汾晉間橫尸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人竊為君不取孝寬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明月光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七

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榭樹不扶自墜令謀人多齋此文遺于鄴祖珽聞更潤色之光竟以此被殺建德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書陳三策其一策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為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雖有釁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

三鷗又募山南曉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為前驅百道俱進並趨賊庭必當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寔在此機其二策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鷗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為貯積募其驍悍立為部伍彼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速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眾我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八

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高緯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忌害忠良闔境熬然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推枯其三策曰竊以大周土宇跨據關河獨有事三方未遑東略遂使漳滏游魂更存餘畧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隣好申其盟約安民和眾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武帝遣小司寇淮南公元偉開府伊婁

謙等重幣聘齊後遂大舉再駕定山東卒如孝寬計孝

寬每以年迫懸車屢請致仕帝以海內未平優詔弗許

至是復稱疾乞骸帝曰往已面申本懷何煩重請五年

帝東伐過玉壁觀禦敵之所深歎美之移時乃去孝寬

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為先驅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寬

無以鎮之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犄角乃

敕孝寬為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克其西

城武帝平晉州復令孝寬還舊鎮及帝凱旋復幸玉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九

從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謀然朕惟共少年一

舉平賊公以為如何孝寬對曰臣今衰老唯有誠心然

昔在少壯亦曾輸力先朝以定闕右帝大笑曰寔如公

言乃詔孝寬隨駕還京拜大司空大象元年除徐兗等

十一州十五鎮諸軍事徐州總管又為行軍元帥狗地

淮南乃分遣杞公宇文亮攻黃城郟公梁士彥攻廣陵

孝寬率眾攻壽陽並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在皆密送

誠款然彼五門先為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即津濟路

絕孝寬遂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育果遣决堰已

無及陳人退走江北悉平軍還至豫州宇文亮舉兵潛

以數百騎襲孝寬營時亮國官茹寬密白狀孝寬有備

亮不得入遁走孝寬追獲之詔以平淮南功別封一子

滑國公宣帝崩隋文帝輔政尉遲回先為相州總管詔

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利長文為相州刺史先令赴

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迴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齋書候孝

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十

相州求醫藥密伺之既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兄子

魏郡守藝又棄郡南走孝寬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

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勅驛將曰蜀公將至

可多備饋酒及芻粟待之迴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

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處輒停留由是不及時

或勸孝寬以為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鎮防悉關東

鮮卑迴若先往據之則為禍不小乃入保河湯河陽城

內舊有鮮卑八百人家並在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迴

孝寬知之遂密造東京官司詐稱遣行人詣洛陽受賜既至洛並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六月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為元帥東伐七月軍次河陽迴所署儀同薛公禮等圍逼懷州孝寬遣兵擊破之進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城既在要衝雉堞牢固迴已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為于是引軍次于武陟大破迴子惇惇輕騎奔鄴軍次于鄴西門豹祠之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迴自出戰又破之迴窮迫自殺兵士在小城中者盡坑之游豫園

釋道宣咸通錄曰是敗也俘酋將百萬人總集相州遊豫園中明且斬決園墻有孔出者縱之至曉猶斷六十萬人于漳河岸血流成河隋文後亦悔之曰逆止尉遲迴餘並被驅惜當時匆匆不獲縱之可于游豫園南山立大慈寺仍命六時禮佛加一拜為園中枉死者噫如此慘毒大事史官何不詳記

諸有未服皆隨機討之關東悉平十月凱還十一月卒時年七十二贈大傅十二州諸軍事雍州牧諡曰襄孝寬在邊多載屢抗強敵所有經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之餘每自披閱末年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又早喪父母事兄嫂甚謹所得俸祿不入私房親族有孤遺者必加賑贍朝野以此稱焉長子諶年十歲周文欲以女妻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本史作魏文帝簡世康傳及隋書皆周文也今正之寬辭以兄子世康年長周文嘉之遂以妻世康次子總字善會聰敏好學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納言京兆尹帝常戲總曰卿師尹帝鄉故當不以富貴戚福鄉里邪總正色對曰陛下擢臣非分竊謂已鑒愚誠今奉嚴旨便似未照丹赤豈可久忝此職用疑聖慮請解印綬以避賢能帝大笑曰前言戲之耳五年從武帝東征總每率麾下先驅陷敵遂於并州戰歿時年二十九贈上大將軍柱國五州刺史追封河南郡公諡曰貞子

國成嗣後襲孝寬爵鄖國公隋文帝追錄孝寬舊勳開  
皇初詔國成食封三千戶收其租賦寬字敬遠孝寬兄  
志尚夷簡淡于榮利弱寇被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  
也遂謝疾去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周文經綸王  
業側席求賢聞寬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  
禮命雖情論甚至竟不能屈彌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  
之宅枕帶林泉寬對翫琴書蕭然自逸人號為居士至  
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寬亦為盡歡接對忘倦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帝即位禮敬愈厚乃為詩貽之曰六爻貞遜士三辰光  
少微頽陽讓逾遠滄洲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  
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  
聊登平樂觀遙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寬  
答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升號  
逍遙公時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寬至宅訪以政  
事寬仰視其堂徐嘆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  
未或弗亡護不悅識者以為知言陳遣其尚書周宏正

來聘素聞寬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造寬談話  
盡日恨相遇晚後請寬至賓館寬不時赴弘正乃贈詩  
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為當時欽挹如此武帝  
常與寬夜宴大賜縑帛令侍臣數人負送寬唯取一匹  
示承恩旨而已帝益重之孝寬為延州總管寬至州與  
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寬寬以其華  
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  
之同出不與同歸吾雖不逮遠烈然捨舊錄新亦非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志乃乘舊馬歸帝又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寬辨其優  
劣寬以三教雖殊同歸于善其迹似有深淺其致理如  
無等級乃著三教序奏之帝覽而稱善時宣帝在東宮  
亦遺寬書并令以帝所乘馬迎之問以立身之道寬對  
曰傳不云乎儉為德之恭侈為惡之大欲不可縱志不  
可滿並聖訓之願殿下察之寬子權行隨州刺史因疾  
物故孝寬子總復于并州戰沒一日中凶問俱至家人  
相對悲慟而寬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



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夤又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時與族人處立及安定梁曠為放逸之友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鈔錄數十萬言晚年虛靜惟以體道會真為務舊所制述咸削其繁故文筆多不存建德中夤以年老預戒其子等曰昔士安以蓬蔕東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遠非庸才能繼吾死日可斂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身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餘煩雜悉無用朝晡奠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五

於事彌煩吾不能頓絕汝輩之情可朔望一奠仍薦蔬素勿設牲牢親友欲以物弔祭者並不得受恐臨終恍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日勿違吾志宣政元年二月卒于家時年七十七武帝遣使弔祭賻贈有加喪制葬禮諸子等並遵其遺戒于世康幼沈敏有器度年十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為直寢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從武帝平齊授司州總管長史時東夏初定世康綏撫之士庶胥悅三轉司會中大夫尉遲迴舉

兵隋文時為丞相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階忍生搖動今以委公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閩境清肅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于懷在州有止足之志與子弟書曰吾夙需纓弁驅馳四紀亟登衮命頰蒞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不貪為寶頗為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闌更劇不見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况孳春秋已高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六

世穆世文並從武役吾與世冲復嬰遠任陟岵瞻望此情彌切桓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禮教未訪汝等故遣及此興言遠慕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乃止在任有惠政奏課連最擢為禮部尚書世康寡嗜慾不慕勢貴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已有之亦不顯人之過咎以求名譽進爵上庸郡公轉吏部尚書選用平允請託不行以母憂去職因辭乞終私制帝不許開皇七年將事江南議重方鎮由襄州刺史再遷

信州總管十三年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

進拔朝廷稱為廉平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

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為云何子

福嗣答曰盈滿之戒先哲所重欲追踪二疏伏奉尊命

後因侍宴世康再拜乞骸帝曰真與公共理天下今之

所請深乖本望縱筋力衰謝猶屈公卧臨一隅於是出

拜荊州總管時天下唯置荆并揚益四大總管并楊益

三州並親王臨統唯荊州委世康時論以此為美世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為政簡靜士民愛悅卒于州帝聞而痛惜贈大將軍諡

曰文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官

途不達共推父時田宅盡與之世多其義次子福嗣位

內史舍人後以罪黜楊玄感之亂從衛玄戰敗于城北

為玄感所獲令為文檄詞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帝

銜之車裂于高陽少子福熒通事舍人在東都與玄感

戰沒世康兄洸字世穆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仕周

數從征伐累遷開府隋文為丞相從季父孝寬擊尉遲

迴于相州以功拜柱國進襄陽郡公時突厥寇邊皇太

子屯咸陽令洸統兵出原州道與鹵相遇擊破之伐陳

之後為行軍總管及陳平拜總管定九江

隋書曰陳豫章太守徐澄持兩端洸遣開府呂昂長

史馮世基繼進澄偽降率二千人襲擊昂等因合擊

敗之擒澄高梁女子洸氏率眾迎洸

遂進圖嶺南至廣州嶺表皆降帝聞大悅許以便宜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反以兵圍洸洸拒之中流矢卒贈上柱國諡曰敬子協

好學有雅望位祕書郎其父在廣州有功帝命協齋詔

書勞問未至而父卒以父死王事拜協柱國歷定息秦

三州刺史有能名卒官璿弟藝字世文周武帝時以軍

功位上儀同出為魏郡太守及隋文為丞相尉遲迴陰

圖舉兵朝廷遣藝季父孝寬馳往代迴孝寬將至鄴詐

病止傳舍從迴求樂以密觀變藝因投孝寬

周書曰迴遣藝迎孝寬孝寬問迴所為藝黨於迴不

以寔答孝寬怒將斬之藝懼乃言狀孝寬因將藝西  
適高祖以孝寬弗問加藝上開府

即從孝寬擊迴以功進上大將軍文帝受禪進封魏興

郡公拜齊州刺史為政通簡士庶懷惠遷營州總管藝

容貌瓌瑋每夷狄參謁必整儀衛威服見之獨坐滿一

榻番人畏懼莫敢仰視而大修產業與北夷貿易家資

鉅萬頗為清論所譏卒官謚曰懷藝弟冲字世冲以名

家子在周釋褐衛公府禮曹參軍從大將軍元定渡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十一

伐陳為陳人所幽周武帝以幣贖還之帝復令冲以馬

千匹使陳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還

冲有辭辯奉使稱旨累遷小御伯下大夫隋文帝踐阼

進開府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

帝呼冲問之冲曰皆由牧宰不稱所致請以理綏靜可

不勞兵而定帝因命冲綏懷叛者月餘並赴長城尋拜

石州刺史甚得諸胡歡心以母憂去職俄起為南寧總

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冲既至南寧

渠帥首領皆詣府參謁帝大悅下詔褒揚之時兄子伯

仁隨冲在府掠人妻又士卒縱暴邊人失望帝聞大怒

按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方正按冲無所貸竟坐免官

其弟太子洗馬世約譖巖于皇太子帝謂太子曰古人

云酤酒酸而不售者為噬犬耳今何用世約乎世約遂

除名後令冲檢校括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定吳州賊

帥羅慧方並聚眾為亂冲率兵破之封義豐縣侯遷營

州總管冲容貌都雅寬厚得眾心撫鞣鞅契丹皆能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十一

其死力奚雷畏懼朝貴相續高麗嘗入寇冲擊走之文

帝為豫章王暕納冲女為妃徵拜民部尚書卒官

韋瑱字世珍京兆杜陵人世為三輔著姓父英代郡守

瑱幼聰敏有夙成之量周文帝為丞相轉行臺左丞遷

南郢州刺史復入為行臺左丞瑱明察有幹局再居左

轄時論榮之從復弘農戰沙苑加衛大將軍左光祿大

夫大統八年齊神武侵汾絳瑱從周文禦之軍還以本

官鎮蒲津關帶中潭城主歷鴻臚卿以望族兼領鄉兵

加帥都督進散騎常侍魏恭帝二年賜姓宇文三年除

瓜州刺史州通西域番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胡

寇犯邊人莫能禦瑱雅性清儉兼有武畧番夷贈遺一

無所受胡人畏威不敢為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周孝

閔踐阼爵平齊縣伯秩滿還京吏民戀慕老幼追送留

連十數日方得出境帝嘉之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卒贈岐宜二州刺史諡曰惠又追封為公詔

其子峻襲峻弟師字公穎少沉謹有志性初就學始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五

孝經捨書數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少丁父母憂居喪

盡禮州里稱其孝行及長略涉經史尤工騎射周大象

宰宇文護引為賓曹參事師雅知諸番風俗及山川險

易其有夷狄朝貢師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

驚服無敢隱情齊王憲為雍州牧引為主簿本官如故

齊平詔師安撫山東為賓部大夫隋文帝受禪累遷河

北道行臺兵部尚書奉詔為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

使奏事稱旨兼領晉王廣司馬其族人世康為吏部尚

書與師素懷勝負時廣為雍州牧威存望第以司空楊

雄尚書左僕射高頴並為州都督引師為主簿而世康

弟世約為法曹從事世康恚恨不能食又恥世約在師

下世約數之曰汝何故為從事遂杖之

據世康傳云世康性恬素有止足之志而此傳所言

又躁競乃爾何云止足北史一依隋書並載不刪其

一何也

後從帝幸醴泉宮召師與左僕射高頴上柱國韓擒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五

等于卧內賜宴令各叙舊事以為笑樂平陳之役以本

官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于師秋毫無犯稱為清白

後帝為長寧王儼納其女為妃除汴州刺史甚有政名

卒官諡曰定

柳蚪字仲盤河東解人先世徙居汝穎間遂仕江表父

僧習善隸書敏于當世與豫州刺史裴叔業豫州歸魏

歷北地潁川二郡守蚪年十三便專精好學時貴游子

弟就學者並車服華盛唯蚪不事容飾偏受五經略通

大義兼涉子史雅好屬文孝昌中揚州刺史李憲舉蚪  
秀才兗州刺史馮雋引蚪為揚州中從事加鎮遠將軍  
非其好也並棄官還洛屬天下喪亂乃退耕陽城有終  
焉之志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鎮洛陽  
時舊京荒廢人物罕存惟蚪在陽城裴諏在潁川信等  
並徵之以蚪為行臺郎中諏為北府屬並掌文翰時人  
語曰北府裴諏南府柳蚪時軍務殷蚪勵精從事或通夜  
不寢季海常云柳郎中判事我不復重省四年入朝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五

文帝欲官之蚪辭母老乞侍醫藥周文許焉又為獨孤  
信開府從事中郎信出鎮隴右因為秦州刺史以蚪為  
二府司馬雖處元僚不綜府事唯在信左右談論而已  
因使見周文被留為丞相府記室追論歸朝功封美陽  
縣男蚪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  
君立史官非但記事所以為鑒戒也動則左史書之言  
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  
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執筆于朝其來久矣

而漢魏已還密為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  
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且著述尚密縱人能直筆外莫知  
之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  
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  
後代紛紜莫知準的自今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  
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  
者日修有過者知懼事遂施行十四年除秘書丞秘書  
雖領著作舊丞不參史事自蚪為丞始令監掌馬遷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五

書侍郎修起居注仍領丞事時論文體者謂有今古之  
異蚪以為時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為文質論文多不  
載廢帝初遷秘書監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蚪脫略  
人間不事小節弊衣蔬食未嘗改操人或譏之蚪曰衣  
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飢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恭帝元  
年冬卒時年五十四贈兗州刺史謚曰孝有文章數十  
篇行于世弟檜見忠義檜弟子帶韋字孝孫深沉有度  
量少好學身長八尺三寸美風儀善占對周文辟為參

軍事侯景作亂江南周文令帶韋使江郢二州與梁即  
陵王綸南平王恪通好行至安州遇段寶等反帶韋乃  
橋為周文書安之並降及見邵陵具申周文意邵陵遣  
使隨帶韋報命以奉使稱首授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後  
達奚武經略漢川以帶韋為行臺左丞從軍南討時梁  
宜豐侯蕭修守南鄭武攻之未拔乃令帶韋入城說修  
周書載帶韋說修曰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援所守  
者民今王師深入棧道長驅漢川此則所憑之險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五

足固也武興陷于前白馬破于後自餘川谷酋豪路  
阻不敢進此則所望之援不敢恃也夫願親戚懼誅  
夷貪榮慕利此生人之常今大兵總至圍四合人懷  
轉禍家圖安堵此則所部之民不可守也且足下本  
朝喪亂社稷無主雖欲盡忠將何所托莫若肉袒軍  
門免生民于塗炭必當紆青拖紫裂土分珪孰與進  
退無據身名並滅者哉

降之廢帝元年出為解縣令轉汾陰令發槌姦伏士民

畏而懷之周天和五年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凡居劇職十有餘年處斷無滯官曹清肅時譙王儉  
為益州總管漢王贊為益州刺史武帝以帶韋為益州  
總管府長史領益州別駕輔弼二王總知軍民事大軍  
東討徵為前軍總管齊王憲府長史齊平以加授上開  
府儀同大將軍卒諡曰愷驚弟慶字更與幼聰敏有器  
量博涉羣書不為章句好飲酒關于占對年十三因暴  
書父僧習試令慶于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誦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五

慶立讀三徧便誦之無漏時僧習為潁川郡守地接都  
畿民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貴勢競來請託選用既定  
僧習謂諸子曰權貴請託吾並不用其使欲還皆須有  
答汝等各以意為吾作書慶乃具書草

冊府元龜載書草曰下官受委大邦選吏之日能者  
進不肖者退此朝廷常典

僧習讀書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即依慶所  
草以報起家奉朝請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

許服重慶泣曰禮緣人情若於出後家更有其斬之服可奪此從彼今四叔薨背已久情事不迫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苦凶終喪既葬乃與諸兄負土成墳孝武將西遷慶以散騎侍郎馳傳入關慶至高平見周文共論時事周文即請迎駕仍令慶先還復命時賀拔勝在荊州帝屏左右謂慶曰朕欲往荊州何如慶曰關中金城千里天下疆國荊州地無要害寧足以固鴻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五

周書曰關中天下強國宇文泰忠誠奮發陛下收秦力用進可東向而制羣雄退可閉關而固天府此萬全策也荊州地非要害衆又寡弱外迫梁寇內拒歡黨斯乃危亡是懼寧固鴻基

帝納之及帝西遷慶以母老不從獨孤信鎮洛陽乃得入關除相府東閣祭酒天統十年除尚書都兵郎中并領記室時北雍州獻白鹿羣臣欲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以來文章華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

述未已相公柄人執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草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况才子也尋以本官領雍州別駕廣陵王元欣魏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為兇橫或告其盜牛慶捕得實趣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若加以桎梏後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乃大集僚吏盛言孟氏倚權侵虐狀言畢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長安寄人居止每出行常自執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五

鑰無何緘閉不異並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真盜耳即遣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十二年改三十六曹為十二部以慶為計部郎中別駕如故時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鄰近被囚者甚多慶以賊烏合可以詐求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

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  
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牒居二日廣陵王欣家  
奴面縛自告牒下因此盡獲黨與慶守正明察皆此類  
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關高門以待封倘斯言有驗  
吾其庶幾乎除尚書左丞周文嘗怒安定國臣王茂將  
殺之而非其罪朝臣咸知莫敢諫慶乃進爭之周文愈  
怒曰卿若明其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于前慶辭氣不  
撓抗聲曰竊聞君有不達為不明臣有不爭為不忠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元

謹竭愚誠寔不敢愛死但懼公為不明之君耳周文悟  
乃赦茂已不及矣默然久之明日謂慶曰吾不用卿言  
遂令王茂竟死可賜茂家錢帛以旌吾過慶感儀端肅  
樞機明辯周文每發號令常使慶宣之天性抗直無所  
回避周文以此深委仗焉六官建累遷司會中大夫周  
孝開踐詐賜姓宇文氏晉公護初執政欲引為腹心慶  
辭之頗忤旨又與楊寬有隙及寬參知政事慶遂見疎  
忌出萬州刺史明帝尋悟留為雍州別駕領京兆尹武

成二年除宜州刺史慶自為郎迄為司會府庫倉儲並  
其職也及在宜州寬為小冢宰乃囚慶故吏求其罪失  
案驗積六十餘日吏或有死于獄者終無所言唯得刺  
錦數匹時服其廉慎又入為司會先是慶兄檜為魏興  
郡守為賊黃衆寶所害檜子三人皆幼弱慶撫養甚篤  
後衆寶歸朝廷待以優禮居數年檜次子雄亮白日  
手刃衆寶于長安城中晉公護大怒執慶諸子姪皆囚  
之讓慶擅殺人對曰慶聞父母之讎不同天昆弟之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元

不同國明公以孝教天下何乃責于此乎護愈怒慶辭  
色無屈竟俱免卒贈鄜緄丹三州刺史謚曰景子機嗣  
機字匡時偉容儀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  
為魯公引為記室及嗣位累太子官尹宣帝時為御正  
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已託鄭譯求出  
拜華州刺史及隋文作相徵還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  
禪讓機獨義形于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及踐阼  
傲為納言機寬寬簡有雅望然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



飲酒不親細務出為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州刺史徵入朝以其子述尚蘭陵公主禮遇益隆初機在周與族人文城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昂機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言未幾還州前後作守俱稱寬惠後徵還卒于家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謚曰簡子述嗣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略頗涉文藝以尚主拜開府儀同三司內史侍郎帝于諸塔中特見寵遇歲餘判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部尚書事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黃門侍郎事襲父爵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修理為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于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方貴重朝臣莫不聳慄述每陵侮之數于帝前面析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或令述改報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冝素由是銜之俄素被疎忌不知省事述任寄逾重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帝許之命攝兵部尚書帝于仁壽宮寢

疾述與楊素黃門侍郎元巖等侍疾宮中時太子無禮于陳貴人帝大怒令述召故太子勇述與元巖出外作書楊素見之與太子謀矯詔執述巖屬吏及煬帝嗣位述坐除名徙龍川郡公主請與同徙帝不聽述在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死機弟弘字匡道少聰穎工草隸博涉羣書辭采雅瞻與楊素為莫逆交解巾中外府記室建德初歷小官尹御正上士陳遣王偃人來聘武帝令弘勞之偃人謂謂曰來日至藍田正逢滋水暴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所齋國信溺而從流今所進者假之從吏請勒下流人為尋此物弘曰昔淳于歛空籠前史稱為美足下假物而進詎是陳君命乎偃人慙不能對武帝聞而嘉之盡以偃人所進物賜弘仍令報聘以占對敏捷見稱後卒于御正下大夫贈晉州刺史楊素誅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彘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為士友所痛惜如此有集行世弘弟旦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仕周以行軍長

史從梁睿攻王謙立功授儀同三司大業初拜龍川太守郡民居山洞好相攻擊且為開設學校大變其風帝下詔褒美後卒于太常少卿旦弟肅字匡仁少聰敏閑于占對仕周位宣納上士隋開皇初授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聘以才學見稱詔肅宴接時論稱其華辯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故太子勇過達答曰柳肅在宮大見疎斥帝問故答曰學士劉臻嘗進章仇太翼宮中為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位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五

儲貳戒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搖唇舌適足相誑誤願勿納之勇不憚他日謂臻曰汝何漏泄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自是言皆不用帝曰肅橫除名非其罪也乃召守禮部侍郎後守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幸遠東嘗委之留守涿郡卒官機從子審之字公正父蔡年周順州刺史審之身長七尺五寸儀容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為童兒時周齊王憲遇于塗異而與語大奇之因奏為國子生以明經擢第拜守廟下士武帝有事

太廟審之讀文音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為宣納上士開皇初遷內史舍人歷兵部司勳二曹侍郎朝廷以審之有雅望喜談詭又飲酒至一石不亂每陳使至輒令接對遷光祿少卿出入十餘年每參掌敷奏會吐谷渾來降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審之兼散騎常侍送主西域及突厥故民可汗求和親復令審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前後使二國得贈馬二千餘匹雜物稱是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出為肅息二州刺史俱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五

惠政大業初啟民可汗自以內附遂畜牧于定襄馬邑間帝使審之諭令出塞還拜黃門侍郎時元德太子初薨朝野注望以齊王當立帝方重王府選拜為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命齊王立于西朝堂北面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廷引審之詣齊王所西向立弘宣敕謂齊王曰我出藩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于西朝堂令高頴虞慶則元旻等從內送王子相於我誠我曰以汝未更世事令子相作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不給配成嶺南卒于淮口

論曰高氏藉四胡之勢跨有山東周文承二將之餘創基闢右似商周不敵若漢楚爭雄久連官渡之兵未定鴻溝之約雖弘農沙苑東卒先奔而河橋北却西師撓敗于是競圖進取各務兵戈東謂兼并有餘西則自守不足

論內東西皆作周齊今正之

韋孝寬奇材異度緯武經文居要害之地受干城之託

東人怙恃其眾悉力來攻將欲醜酒未央飲焉清渭迺馮茲雄堞抗彼仇讎事甚折骸勢危負尸終能奮其智勇城守六旬竟摧大敵雖即墨破燕晉陽存趙何以能尚若使平陽不守鄴城無眾人之師玉壁故關函谷失封泥之固斯豈一城得喪寔亦二國興亡者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生荷隋文眷猶不虛此塗抹乃周未亡而孝寬先亡僅七十二耶吾愧其猶自稱關西男子也

韋負隱不負人貞不絕俗怡神墳籍養素邛園哀樂無以動其心名利不足干其慮確乎不拔寔近代高人明帝比諸國綺豈徒然哉世康風神雅量一代稱偉簪纓人物見重京華瑱素望高風亦云美矣柳蚪雅道是基譽重搢紳豈虛至也慶東帶立朝匪躬是蹈蒞官從政清白著美至于畏避權寵違忤宰臣雖取詘一時寔獲

申干載矣機立身行已本以寬雅流譽登朝正色可謂  
不違直道雖陵谷遷貿終以雅正自居古所謂以道事人  
者與始則幹畧見稱終乃敗于驕寵惜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五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二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五十四

北史六十六

達奚武

若干惠

怡 峯

劉 亮

王 德

赫連達

韓 果

蔡 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辛 威

梁 楮

梁 壹

田 弘

子仁恭 孫德慈

達奚武字成興代人父長為鎮將武少個儻好馳射賀  
拔岳征關右引為別將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武與趙  
貴收骸歸平涼同翊戴周文從平悅封頂昌縣伯大統  
初自大丞相府中兵參軍出為東秦州刺史齊神武與  
竇泰高教曹三道來侵周文欲并兵擊泰諸將多異議  
唯武及蘇綽與周文意同遂擒之周文進圍弘農遣武

從兩騎覘侯武與其侯騎遇即交戰斬六級獲三人而反齊神武趣沙苑周文復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至暮下馬潛聽其軍號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  
如法往往捷之具知敵情以告周文遂從破之進爵高陽郡公四年周文授洛陽武為前鋒與李弼破莫多婁  
貸文又進至河橋力戰斬其司徒高敖曹再遷雍州刺史復從戰印山時大軍不利齊神武乘勝進軍至陝武  
禦之乃退七年詔武經畧漢川梁州刺史宜豐侯蕭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固守南鄭武圍之脩請服會梁武陵王蕭紀遣其將楊乾運等救脩脩更不下武擊走乾運脩乃降

周書曰武見脩據城不出恐援軍至表裏受敵乃簡精騎三千逆擊乾運于白馬大破之乾運退走武乃陳俘級于城下脩知援軍破乃降

自劍門以北悉平明年振旅還京朝議欲以武為柱國武曰我作柱國不應在元子孝前固辭以大將軍出鎮王暨周考閔踐阼授柱國大司寇齊豫州刺史司馬消

難舉州來附詔武與楊忠迎消難歸武成初轉大宗伯進封鄭國公齊將斛律敦侵汾絳武禦之敦退武築柏壁城留開府權嚴薛羽生守之保定三年遷太保其年大軍東伐隨公楊忠引突厥自北道武以三萬騎自東期會晉陽武至平陽後期不進而忠已還武尚未知齊將斛律光遣武書曰鴻鶴已翔於家廓羅者猶視于沮澤武乃班師出為同州刺史明年從晉公護東伐時尉遲迴圍洛陽為敵所敗武與齊王憲禦之印山至夜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憲從之遂全軍返天和三年轉太傅武微時奢侈好華飾及君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一兩人門外不施戟恒畫掩一扉或謂曰公位冠羣后何輕率若是武曰吾昔在布衣豈望富貴今日富貴不可頓忘疇昔且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可遇事威容言者慙而退武在同州時旱武帝敕武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祈禱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變理

陰陽不可同衆在此常祀所須登峯展誠尋其聖與岳  
既高峻人迹罕通武年逾六十惟將數人攀藤而上稽  
首祈請晚不得還即于岳上藉草而宿夢一白衣來執  
武手曰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祇肅至旦雲霧四  
起俄澍雨遠近霑洽帝聞之璽書勞武

周書載璽書曰公年尊德重遠涉高峯神道聰明無  
幽不燭感公至誠甘澤斯應聞之嘉賞無忘于懷

賜綵百匹武性貪各具為大司寇也在庫有萬釘金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四

當時實之武因入庫取歸主者白晉公護護以武勲重  
不彰其過因賜之時論深鄙焉卒贈太傅十五州諸軍  
事同州刺史謚曰桓子震嗣震字猛畧少驍勇走及奔  
馬周文嘗于渭北校獵時有兎過周文前震與諸將競  
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躓因步走射之一發中兎顧  
馬纔起遂回身騰上周文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賜震  
雜綵一百段武成初爵廣平郡公除華州刺史震雖出  
自膏腴少習武藝然頗有治方

周書曰保定四年大軍東討諸將皆奔退震軍獨全  
天和三年拜柱國

周書曰四年從高祖東伐為前三軍摠管五年又從  
東代克義寧烏蘇二鎮破并州進位上柱國

建德初襲爵鄭國公從平鄴賜妾二人女樂一舞太宗  
伯震父嘗為此職時論崇之隋開皇初卒於家震弟甚大  
象末為益州刺史與王謙據蜀起兵被害

若干惠字惠保代武川人其先與魏俱起以國為姓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五

樹利周從魏廣陽王深在葛榮戰沒贈冀州刺史惠以  
別將從賀拔岳有功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惠與寇洛  
趙貴同謀翊戴周文仍從平悅拜直閭將軍從擒竇泰  
復弘農破沙苑惠每先登陷陣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  
封長樂郡公大統四年從魏文帝東巡洛陽與神武戰  
於河橋力戰破之七年遷領軍及高仲容舉北豫州來  
附周文迎之軍至洛陽齊神武屯於邙山邀我惠為右  
軍與中軍大破之齊神武兵乃萃左軍軍將趙貴等戰

不利會日暮齊神武進兵攻惠惠擊之皆披靡至夜中神武騎復來追惠惠徐下馬顧命厨人營食食訖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異乎乃建旗鳴角收軍而還神武追騎憚惠疑有伏兵不敢逼至弘農見周文陳賊形勢恨其垂成之功虧於一臂歎歎不自勝周文壯之遷司空惠性剛質有勇力容貌魁岸善于撫御將士莫不懷恩及侯景內附朝議欲收輯河南今惠以本官鎮魯陽遇病卒于軍惠于諸將年最少早喪父事母以孝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六

周文嘗造射堂新城于諸將宴射惠竊嘆曰親老矣何時解此周文聞之即日徙堂于惠宅其見重如此及卒為涕泣久之惠喪至又臨撫馬加贈秦州刺史謚武烈子鳳嗣尚周文女

怡峯字景阜遼西人本姓黠台因避難改焉少以號勇聞從賀拔岳討万俟醜奴岳被害峯與趙貴等同謀翊戴周文及齊神武與魏孝武捕際周文令峯與都督趙貴赴洛陽至潼關屬孝武西邊峯即從周文拔迴洛復

潼關後以討曹泥功爵華陽縣公又從破寶泰于小關復弘農破沙苑追爵樂陵郡公仍與元季海獨孤信復洛陽東魏行臺任祥率步騎萬餘攻潁川峯復以輕騎五百邀擊大破之自是威名轉盛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及周文與東魏戰河橋時峯為右軍不利與季遠先還周文遂班師詔原其罪拜夏州刺史大統十五年東魏圍潁川峯與趙貴赴援至南陽卒峯沉毅有膽略得士卒心當時號驍將周文嗟悼久之贈華州刺史謚襄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七

子昂嗣

劉亮中山人本名道德父特真位領民酋長亮少倜儻有從橫計略姿貌魁傑見者憚之以都督從賀拔岳西征常先鋒陷陣侯莫陳悅害岳亮與諸將謀迎周文及平悅後悅黨幽州刺史孫定兒仍據州不下眾至數萬周文令亮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為備亮乃輕將二十騎先豎一纛于近城高嶺即馳入城中定兒方置酒高會猝見亮至眾皆駭愕亮乃麾兵斬定兒懸首州門

號令賊黨仍遙指城外燾命二騎曰出追大軍賊黨兇懼一時降服及周文置十二軍簡諸將領之亮領一軍每征討常與怡峯俱為騎將以復潼關功尋加侍中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並力戰有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爵長廣公以母憂去職居喪毀瘠周文嗟其至性每憂惜之起復本官亮以勇敢見知為當時名將燕屢陳謀策多合機宜周文謂曰卿文武兼資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并賜姓侯莫陳氏出為東雍州刺史為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清靜士民安之卒于州喪還京周文親臨之泣謂人曰股肱喪矣腹心何寄追贈太尉謚曰襄後配享周文子咏嗣咏尚周文女西河長公主以亮功封彭國公

王德字天恩代武川人少善騎射雖不經師訓以孝弟稱初從爾朱榮討北海王元顥又從賀拔岳討平万俟醜奴及侯莫陳悅官岳德與寇洛等議翊戴周文除平涼郡守德雖不知書至斷決處分良吏無以過涇州所部五郡德常為最及孝武西遷行東雍州事在州未幾

百姓懷之賜姓烏九氏常從周文征伐累有戰功加開府侍中進爵河間郡公先是河渭間種羌屢叛以德有威名拜河州刺史群羌率服後卒于涇州刺史謚曰獻德性厚重廉慎言行無擇母年幾百歲後德終子慶嗣小名公奴性謹厚位開府儀同三司初德喪母貧無以葬乃賣公奴并一女營葬事因遭兵亂不復相知及德在平涼始得之遂名曰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赫連達字翔周盛樂人夏主勃勃之後曾祖庫多汗因避難改姓杜氏達姓剛鯁有膽力少從賀拔岳征討有功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趙貴建議迎周文達贊成其議

周書載達言曰宇文夏州明畧過人一時之傑今日之事非是公不濟趙將軍議是也

請輕騎告周文仍迎之諸將或欲南追賀拔勝或云東告朝廷達又曰此皆遠水不救近火何足道哉謀遂定令達馳往周文見達慟哭以數百騎南赴平涼令達率



騎據彈箏峽時民皆惶懼奔散軍爭欲掠之達止之

周書載達言曰遠近民黎多受制于賊今值便掠縛何謂伐罪弔民不如因而撫之以示義師之德

乃撫以恩信民皆悅附周文聞而嘉之加平東將軍周文謂諸將曰當清水公遇禍日君等性命懸于賊手杜邕周冑萬死之難遠來見及遂得同雪讐恥勞而不酬何以勸善乃賜馬二百匹考武入關褒叙勲義以達首

迎元帥匡復秦隴進爵叙昌縣伯從儀同李偉破曹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後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詔復姓赫連從大將軍達婁

武攻漢中梁宜豐侯蕭修拒守積時後乃送款開府賀

蘭願德等以其食盡欲急攻取之達曰不戰獲城策之

上也無容利其子女貪其財帛仁者不為如困獸猶鬪

則成敗未可知武遂受脩降

周書載達言曰觀脩士馬尚強城池猶固攻之縱克

彼此俱損如困獸猶鬪則成敗未卜况行師之道以

全軍為上武曰公言是開府楊寬等並同達謀乃受

脩降

師遷還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保定初為大將軍夏州總管達雖非文吏然性質直遵奉法度輕於鞭撻而重慎死罪性又廉儉邊境胡人或饋達羊達欲招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厨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累進爵樂川郡公位柱國薨子遵嗣

韓果字阿六拔代武川人少驍雄善射騎賀拔岳西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引為帳內擊万俟醜奴

周書曰果擊万俟醜奴及其枝黨轉戰數十合並破

之齊力絕倫披甲荷戈升陟峯嶺猶馳平路雖數十

百日不以為勞

後從周文討平侯莫陳悅大統初累進爵為石城公果

性強記兼有權畧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

欲為間偵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周文以果

為虞侯都督每從征行常領侯騎晝夜巡察畧不眠寢

從平竇泰于潼關周文因其規畫軍以勝還賞真珠金

帶一條又從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歷朔安二

州刺史從戰却山軍還除河東郡守又從大將軍破稽

胡于北山胡地險阻人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

稽胡憚果勁勇趨捷號為著起人周文聞之笑曰著起

之名寧減飛將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襄中郡公保

定三年拜少師進柱國天和初授華州刺史為政寬簡

吏民稱之卒子明嗣為黎州刺史與尉遲迥同謀被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三

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留圉人徙居高平因家焉父襲名

著西州魏正光中万俟醜奴亂關中襲乃背賊棄妻子

歸洛陽拜齊安郡守及孝武西遷始拔難西歸除岐雍

二州刺史祐性聰敏有行檢襲背賊東歸祐年十四事

母以孝聞及長有膂力周文在原州召為帳下親信及

遷夏州以祐為都督侯莫陳悅害賀拔岳諸將迎周文

周文將赴之夏州首望彌姐元進等陰有異計周文微

知之召元進等入計事

周書曰太祖與祐議執元進祐曰狼子野心不如殺  
之太祖曰汝太決也

既而目祐祐即出外衣甲持刀直入

周書曰祐持刀直入瞋目叱諸人曰與人朝議夕謀

豈是人也祐今日必斬奸人頭舉坐皆叩首曰願簡

擇

叱元進斬之并其黨伏誅一坐皆戰慄于是與諸將結

盟同心誅悅周文以此重之謂祐曰吾今以爾為子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三

其父事我後迎孝武于潼關以前後功封長鄉縣伯從

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及從戰河橋祐下馬步

關左右勸乘馬備急卒祐怒之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

豈以性命為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

敵以其無繼圍之十餘重

周書載東魏人謂祐曰觀君似勇士若降必富貴祐

罵之曰死卒吾今取汝頭自當富貴何暇賊官疏也

祐乃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乃募厚甲長刀者直

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此一天豈虛發哉敵人可十步祐乃射之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稍刺殺之敵乃稍却祐徐引退是戰也西軍不利周文已還祐至弘農夜與周文會周文字之曰承先爾來吾無憂也周文驚不得寢枕祐股乃安以功進爵為公投京兆郡守高仲密舉北豫來附周文率軍援之與齊神武遇于邛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敵東魏人咸曰此鐵猛獸也皆避之歷大都督遺父憂請終喪紀弗許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賜姓大利稽氏進爵懷寧郡公六官建投兵部中大夫周文不豫祐與晉公護賀蘭祥等侍疾及周文殂祐悲慕不已遂得氣疾周孝閔踐作拜少保祐與尉遲綱俱掌禁兵時帝信任司會李植等謀害晉公護祐每泣諫帝不聽尋命廢明帝為公子與祐時相友昵及即位禮遇彌隆加祥司馬御膳每有異味輒賜祐羣臣朝宴每被別留或至昏夜列炬鳴笳送祐還宅祐以過蒙殊遇常辭疾避之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五

于婚姻尤不願結權要尋以本官權鎮原州頃之授宜州刺史未之部卒于原州祐少與鄉人李穆布衣齊名常相謂曰大丈夫當建立功名以取富貴安能久處貧賤言訖各大笑後皆如言及從征伐為士卒先軍還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周文每歎之曰承先口不言勲孤當代其論敏性節儉所得祿秩皆散宗族死之日家無餘財贈柱國大將軍原州都督謚曰莊子正嗣祐弟澤好學有幹能為邛州刺史以不從司馬消難起義遂被害

卒威隴西人少慷慨有志畧初從賀拔岳征伐有功假輔國將軍都督及周文統岳眾見威奇之引為帳內周書曰從擒寶泰復弘農戰沙苑並先鋒陷敵勇冠一時

累遷開府儀同三司賜姓普屯氏出為邠州刺史威時望既重朝廷以桑梓榮之遷河州刺史領二鎮得民和庾信神道碑曰保定四年朝廷欲公從威里之貴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五

以魏文帝女為公夫人 觀此則周待故君女猶厚  
況其子孫乎

周大象二年累進封宿國公卒于少傅威持重有威嚴  
歷官數十年未嘗有過故得以身名終兼其家有義五  
世同居時以此稱之子永達嗣

梁椿字千年代人初從爾朱榮入洛又從賀拔岳討平  
万俟醜奴仍從周文平侯莫陳悅大統中累以戰功封

東平郡公位開府儀同三司周保定元年拜大將軍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七

于位贈都督恒州刺史謚曰烈椿性果毅善于撫納所  
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死力雅好儉素  
不營貨產時論以此稱之子明襲

梁臺字洛都葭池人少果敢有志操從爾朱天光平關

隴

周書曰一年中大小二十餘戰

及天光敗于韓陵賀拔岳又引為心膂岳為侯莫陳悅  
所害臺與諸將翊戴周文從平悅累功

周書曰臺為平涼郡守時莫折後熾結聚輕剽寇掠  
州刺史史寧討之歷時不克臺陳賊形勢兼論攻取  
之策寧善而從之遂破賊

授潁州刺史賜姓賀蘭氏周孝閔踐阼爵中部縣公保  
定四年拜大將軍時大軍圍洛陽久不拔齊騎奄至齊  
公憲禦之有數人為敵所執已去陣二百餘步臺單馬  
突入射殺兩人敵皆披靡被執者遂還齊公憲每歎曰  
梁臺果毅膽決不可及也五年拜郟州刺史臺性疎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七

恕以待物蒞人尤以惠愛為心不過識千餘字口占書  
啟詞意可觀年過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躡鎧馳射  
戈獵天不虛發後以疾卒

田弘字廣路高平人少慷慨有謀畧初陷万俟醜奴爾  
朱天光入關弘自原州歸順及周文統眾弘求謁見乃  
論時事即處以爪牙周文嘗以所著鐵甲賜弘云天下  
若定還將此甲示孤也累公賜姓紇干氏授原州刺史  
以弘勲望兼至故以衣錦榮之周文在同州文武並集

謂之曰人人如弘盡心天下豈不早定即投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平蜀後梁信州刺史蕭詔等未從朝化詔弘討平之又討西平叛羗及鳳州叛氏等並破之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馬被十稍朝廷壯之周孝閔踐阼爵鴈門郡公保定元年出為岷州刺史弘雖武將遵法式士民賴安之三年從隨公楊忠代齊拜大將軍

周書曰吐谷渾寇西邊岩昌羗潛相應接弘獲其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六

十五王拔其七十六柵遂破平之又破齊將段韶律

律光等拔宜陽等九城

後進柱國大將軍歷大司空少保襄州總管卒于州

庾信神道碑曰公學不專經畧觀書籍兵無師古自得縱橫青鳥甲乙之占白馬星辰之變天弘射法太

乙營圖皆成誦在心若指諸掌

子仁恭嗣仁恭性寬仁有局度歷幽州總管隋文帝受

禪進上柱國拜太子太師甚見親重嘗幸其第宴飲極

歡禮賜甚厚尋奉詔營太廟進爵觀國公子于左武衛

大將軍贈司空謚曰敬子世師嗣次子德懋少以孝友知名聞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備

身丁父艱哀毀骨立廬于墓側負土成坟帝聞而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就予復降璽書存問賜帛及米

下詔表其閭大業中卒于尚書駕部郎

論曰周文接喪亂之際乘戰爭之餘發迹平涼撫征關

右時外虞孔熾內難方殷羽檄交馳戎軒屢駕終能蕩

清迪尊克固鴻基雖稟算廟堂實責成將帥運奚武若

千慮怡峯劉亮王德赫連連韓果蔡祐辛威梁椿梁臺

田弘等并兼資勇畧或會風雲或效績中權或立功方

面均分休戚同濟艱危可謂國之爪牙朝之禦侮者也

而武叶規文后得萬小關周瑜赤壁之謀賈珣出策之

策何以能尚一言興邦斯之謂矣惠德本以果毅知名

而能率由孝道雖圖史所數何以加焉勇者不必有仁

斯不然矣以赫連連之先識而加以仁慈蔡祐之敢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九

而終以不伐斯豈企及所致抑亦天性而已仁恭出內  
榮顯豈徒然哉德懋道協天經亦足嘉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三

明李清撰

列傳第五十五

北史六十七

王傑 王勇

宇文蚪 耿豪

高琳 李和 子徽

伊婁穆 達奚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劉雄 侯植

李延孫 韋祐

陳欣 魏玄

泉公 李遷哲

楊乾運 扶猛

陽雄 席固

任果

王傑金城直城人本名文達父巢魏榆中鎮將傑少有

壯志每以功名自許周文奇其才謂諸將曰王文達萬人敵但恐勇決太過耳從復潼關破沙苑爭河橋戰却山皆以勇敢聞親侍日隆賜宇文氏累遷侍中封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恭帝元年從于謹圍江陵時柵內有人善用長稍將士登者多為所斃謹令傑射之應弦而倒登者乃得入遂拔之謹曰濟我大事者公此天也周孝閔踐阼爵張掖郡公為河州刺史朝廷以傑勲望俱重故授以本州後與隋公楊忠自漢北伐齊又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二

齊公憲東樂齊將斛律光進位柱國建德初除涇州摠管以忠恕為心頗為士民所慕宣帝即位拜上柱國卒追封鄂國公諡曰威

王勇代武川人本名胡仁少雄健有膽決數從侯莫悅悅賀拔岳征討功多拜別將周文為丞相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氣蓋眾軍所當必破周文歎其勇敢賞賜特隆却山之戰

周書曰却山之戰勇率敢死士三百人並執短兵大

呼直進出入衝擊殺傷甚多敵無敢當者

大軍不利惟胡仁及王文達既令貴力戰皆有殊功軍還拜上州刺史以雍州岐州北雍州擬授胡仁等然州頗有優劣令探籌取之胡仁遂得雍州文達得岐州令貴得北雍州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以彰其功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恭帝元年從柱國趙貴征柔然破之爵新陽郡公賜庫汗氏姓又論討柔然功別封永固縣伯時有別封者例聽迴授次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三

勇獨請封兄子興時人義之尋進大將軍勇雄猛為當時號將然於功伐善好論人之惡時論亦鄙之柱國侯莫陳崇勲高望重與諸將同謁晉公護聞勇數論人短乃於眾中折辱之勇慙恚疽發背卒子昌嗣

宇文料字樂仁代武川人驍勇有膽畧少從征討累有戰功封南安侯孝武西遷以獨孤信為行臺信引料為帳內都督隨信奔梁大統三年歸闕進爵為公擒竇泰復弘農及沙苑河橋之戰皆有功又從獨孤信討梁公

定破之累遷南秦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周書曰十七年與大將軍王雄征上津魏興等郡並

平之又敗梁將楊乾運於白馬

蚪每經行陣必身先士卒故上下同心戰無不克卒於

金州刺史大將軍

敗豪鉅鹿人本名令貴其先家於武川豪少羸獷有武

藝好以氣凌人賀拔岳西征引為帳內岳被害歸周文

以武勇見知豪亦自謂所事得主從討慕莫陳悅及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魏孝武錄前後功封平原子

周書曰從擒竇泰復弘農皆以先鋒陷陣

沙苑之戰豪殺甚多血染甲裳盡赤周文歎曰令貴之

武猛所向無前觀其甲裳足驗不須更論級也進爵為

公從周文戰邛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除賊須右手拔

刀左手把稍直所直刺慎莫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

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殺俄奮刀還戰當豪前者死

傷相繼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臨賊不得不爾

若不能殺賊又不為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周文嘉之

拜北雍州刺史賜姓和稽氏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豪性凶悍言多不遜周文惜其驍勇每優容

之豪亦自謂意氣冠羣終無所屈李穆蔡祐初與豪同

時開府後並居豪右豪不能平謂周文曰人間物議謂

豪勝李穆蔡祐周文曰何以言之豪曰人言李穆蔡祐

是丞相驍解敗豪王勇丞相咽項以在上故勝豪羸猛

皆此類卒周文痛惜之子雄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高琳字季珉其先高麗人仕燕歸魏賜姓羽真氏琳母

嘗被襖泗濱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歸是夜夢人衣

冠有若仙者謂曰夫人向所將來石是浮磬之精若能

寶持必生貴子母驚寤舉身流汗俄有城及生因名琳

字季珉自孝武西遷河橋之役琳勇冠諸軍周文謂曰

公即我韓白也復從戰邛山除正平郡守齊將東方老

來寇琳擊之老中數創乃退謂其左右曰吾經陣多矣

未見如此健兒



周書曰老又密使人勸琳東歸琳斬其使以聞

後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周孝閔踐阼爵  
特為郡公武成二年討平文州氏師還明帝宴羣公卿  
士仍賦詩言志琳詩末章云寄言竇車騎為謝霍將軍  
何以報天子沙漠靜祇氛帝大悅曰獯獫陸梁未時欵  
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天和三年為江陵副總管時陳  
將吳明徹來寇梁孝明帝與總管田弘出保紀南城唯  
琳與梁僕射王操固守江陵三城抗之晝夜拒戰凡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十旬明徹退走梁孝明表其狀武帝乃優詔追琳入朝  
親加勞問六年進柱國卒贈本官加五州諸軍事冀州

刺史諡曰襄子儒襲

李和本名慶和朔方人父僧養以累世雄豪為夏州酋  
和少敢勇有識度狀貌魁偉為州里所推賀拔岳作鎮  
關中引為帳內都督後從周文賜姓宇文氏周文嘗謂  
諸將曰慶和累經任委每稱吾意又賜名意保定二年  
除司憲中大夫封德廣郡公出為洛州刺史和前刺史

夏州頗留遺惠及有此授商洛父老莫不想望德音和  
至州以仁恕訓物獄訟簡靜進柱國大將軍隋開皇元  
年遷上柱國和立身剛簡老而愈勵諸子趨事若奉嚴  
君以意是周文賜名市朝已革慶和乃父所命義不可  
違復以和名

和有亡父之思而無故國之感忠孝不兩立洵哉言  
乎

二年卒贈本官加司徒公諡曰肅子徹嗣徹字廣遠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剛毅有器幹周武帝時從皇太子西征吐谷渾又從武  
帝平齊錄前後功

周書曰武帝拔晉州班師徹與齊王憲屯雞栖原憲  
追齊主高緯大軍引兵西上緯遣其驍將賀蘭豹子  
躡憲憲敗於晉州城徹與楊素等力戰憲軍賴以全  
歸復從帝破齊師於汾北乘勝下高壁拔晉陽擒高  
潛于冀州俱有功焉

再進爵隋受禪遷左武衛將軍及晉王廣鎮并州妙選

府官詔徹摠晉王府軍事進爵齊安郡公時蜀王秀亦鎮益州帝謂侍臣曰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廣遠者乎其見重如此明年突厥沙鉢略可汗犯塞詔衛王爽為元帥擊之以徹為長史遇虜於白道行軍摠管李充請襲之

隋書載充言於爽曰周齊互競中夏力分突厥每侵邊諸將輒以全軍為計莫能死戰故突厥勝多敗少每輕中國今沙鉢略悉國中之衆屯據要險必輕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而無備我以衛兵襲之可破也

諸將多以為疑唯徹將成其事請同行

冊府元龜曰率精騎五千出其不意

遂掩擊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以功加上大將軍沙鉢略因此稱藩開皇十年進柱國及晉

王為揚州總管以徹為司馬三徙封乃為城陽郡公後突厥犯塞徹復領行軍總管破之及左僕射高顯得罪以徹素與顯善因被疎忌後出怨言帝聞召入卧內賜

寘言及生平因遇鴆卒大業中其妻元氏為孽子安達誣以呪詛伏誅

隋書元氏作宇文氏既云為孽子所誣則伏誅者安達乎抑宇文氏手語意不明

伊婁穆字奴干代人父靈善騎射為周文知嘗謂之曰若伊尹阿衡於殷致主堯受卿既姓伊庶不替于前緒因賜名尹歷衛將軍隆州刺史盧奴縣公穆弱冠為周文帳內親信以機辯見知歷通直散騎常侍嘗入白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周文望見悅之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見我矣拜儀同

三司周孝閔踐阼進驃騎大將軍

周書曰天和時唐州山蠻恃險逆命穆率軍討之蠻首等保據石窟十四處穆分軍進討旬有四日並破之函獲六千五百人

建德中卒

達奚寔字什伏代河南洛陽人父顯相武衛將軍寔少修立有幹局從周文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皆力戰有

功累遷相府從事中郎寔性嚴重深見器遇

周書曰魏廢帝二帝大軍伐蜀以寔行南岐州事先是山氏生獍歷世不供賦役寔導之以政氏人感悅並從賦稅大軍糧餼咸取給焉

六官建行蕃部中大夫進爵平陽縣公周保定初卒於刺史謚曰恭子豐嗣

劉雄字雄雀臨洮子城人少機辨慷慨有大志初為周文親信後拜中大夫兼中書舍人賜姓宇文氏周孝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踐阼加大都督天和

周書曰齊將斛律明月率眾逼通關城齊王憲令雄往使責其負約雄辭義辨直齊人憚之

累遷開府儀同三司

周書曰雄攻拔齊所築伏龍等五城又齊將段韶等圍柱國宗文盛於長城以西時營外先有長壘大將韓歡與韶戰不利雄身負排率所部二十餘人據壘力戰韶等乃去

歷內史中大夫候正武帝嘗從容謂曰古人云富貴不歸故鄉猶衣錦夜遊今以卿為本州乃以雄為河州刺史雄先已為本縣今復有此授卿里榮之及皇太子西征吐谷渾雄自涼州從滕王道先入功居多

周書曰道軍去伏候城二百餘里遣雄先至城東舉火與大軍應渾洸王率七百餘騎逆戰雄時所部數百人並分遣斥候在左右者僅二十許人雄即率與戰斬首七十餘僅亡其三騎自是從道軍連破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加上開府儀同三司從平并州拜上大將軍進爵趙郡

公平鄰城進柱國宣政元年突厥寇幽州雄戰歿贈亳州總管子昇嗣以雄死王事授儀同大將軍

侯植字仁幹其先上谷人家於北地之三水植少儻有大節容貌奇偉武藝絕倫

周書曰正光中羣盜蜂起植散家財募勇敢討賊仕魏為義州刺史甚有政績後從孝武西遷賜姓侯伏氏從周文破沙苑戰河橋進大都督涼州刺史宇文仲

和據州作逆植從開府獨孤信討擒之封肥城縣公賜姓賀屯氏從子謹平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周孝閔踐阼進爵郡公時帝幼冲晉公護執政植從兄龍恩為護所親及護誅趙貴諸宿將多不自安植謂從兄龍恩曰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若多誅戮自立威權何止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緣此敗周書載植曰今共為唇齒尚憂不濟況以纖介自相夷滅恐天下因此解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十三

兄安得知而不言龍恩竟不能用植又承間語獲曰周書載植曰君臣之分情同父子理須同休戚期之始終

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周書曰使國有太山之安家傳世祿之威

則率土幸甚獲曰我誓以身報國卿豈謂吾有他志邪又聞其先與龍恩言陰忌之植懼不免禍遂以憂卒贈大將軍平州刺史謚曰節子定嗣及護伏誅龍恩及其

弟萬壽並預禍武帝以植忠於朝廷特免其子孫

李延孫伊川人父長壽性雄豪少與蠻酋結託侵掠關南魏孝昌中朝議恐其為亂乃以長壽為防蠻都督給以鼓節長壽盡其智力防遏羣蠻伊川左右寇盜稍息永安後長壽招集叛亡徒侶日威孝莊籍其力用因而撫之累遷北華州刺史賜爵清河郡公及孝武西遷長壽率勵義士拒東魏後為黃州刺史東魏遣行臺侯景攻之城陷遇害追贈太尉延孫亦雄武有將率才少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十三

長壽征討以勇敢聞賀拔勝刺史荊州表延孫為都督肅清鴟路頗有力焉及長孫被害延孫乃收集父眾自孝武西遷朝士流亡廣陵王元欣錄尚書長孫稚頰王元斌之安昌王元子均及建寧江夏隴東諸王并百官等携持妻子來投延孫者延孫率眾衛送并贈以珍玩咸達關中齊神武深患之遣行臺慕容紹宗等數道攻擊延孫獎勵所部出戰大破之乃授延孫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又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督督賜

爵華山郡公延孫既蒙重委每以克清伊洛為己任以寡擊衆威鎮邊境大統四年為長史楊伯蘭所害後贈司空子人傑頗有父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改封頰川郡公

韋祐字法保京兆山北人以字行為州郡著姓父義上洛郡守法保少好遊俠而質直少言所與交遊皆輕滑亡命

周書曰人有急難相投者多保祐之雖屢被追捕終不改其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十四

父歿事母以孝聞慕李長壽為人遂娶其女因寓居關南正光末王公避難者或依之多得全濟以此為貴遊所德及孝武西遷法保赴行在所封固安縣男及長壽被害其子延孫收長壽餘衆守禦東境朝廷恐延孫兵少乃除法保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以授延孫法保至潼關弘農郡守韋孝寬謂曰恐于此役難以吉還法保曰古人稱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安危之事未可預量

周書曰縱為國隕身亦非所恨遂倍道兼行與延孫兵接

周書曰東魏陝州刺史劉貴以步騎千餘邀之法保命所部為圓陣且戰且前數日乃得與延孫兵接乃并勢置柵於伏泥未幾周文追法保與延孫還朝賞勞甚厚除河南尹延孫被害法保乃率所部據延孫舊柵

周書曰延孫頗與東魏交兵每身先士卒單馬陷陣是以戰必被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十五

嘗與東魏戰矢中頸從口中出久乃蘇大統九年鎮于九曲城及侯景以豫州附法保率兵赴景景留之而法保疑其貳乃還鎮十五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尋遷爵為公會東魏遣軍送糧饋宜陽法保潛邀中流矢卒於陣諡曰莊子初嗣陳欣字永怡宜陽人少驍勇有氣俠姿貌魁岸同類憚之魏孝武西遷欣乃於辟惡山招集勇敢亡命少年寇

掠東魏仍密遣使歸附授立義大都督賜爵霸城縣男  
又累遷宜陽郡守

周書曰大統十六年欣敗齊將東方老於石泉俘獲

甚衆東魏每遣兵送米饋宜陽欣邀擊之每多克獲

恭帝元年又大破齊將段孝先於九曲

恭帝元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賜姓

尉遲氏周文以欣著績累載贈其祖昆及父興孫俱為

儀同三司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號其智謀往來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十六

上欣與韓雄等恒令間其動靜齊兵每至輒應刃破之

故永業深憚欣等不敢為寇周孝閔踐阼進爵許昌縣

公卒於熊州刺史欣與韓雄里閨姻婭少相親昵俱摠

兵境上三十餘載每禦扞二人相赴常若影響故數對

勅敵而常保功雖並有武力挽彊射中欣不如雄若敵

財施惠得士衆心雄不如欣身死日將吏荷其恩德莫

不感慟子萬敵嗣朝廷以欣雅得士心遷令萬敵領其

部曲

魏玄字僧智其先任城人後徙新安玄少慷慨有膽畧

孝武西遷東魏北徙人情各懷去就玄每率鄉兵抗拒

東魏邙山之役大軍不利宜陽洛州皆為東魏守而玄

母及弟並在宜陽玄念忠孝不兩立乃率義徒還關南

鎮撫周文手書勞之封廣宗縣子周保定元年累遷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閩韓

周書曰天和元年陝州總管討遲綱遣玄等率步騎

五百邀擊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於鹿盧交南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十七

業衆二萬餘玄輕將五騎前覘猝與遇使即交戰凡

殺傷數十人永業遂退

遷熊州刺史政存簡惠士民悅之進爵為公及齊將斛

律光率衆向宜陽兵威甚盛率衆禦之每戰輒克焉後

以疾卒

泉公字思道上洛豐陽人世雄商洛自晉東度常貢屬

江東曾祖景言魏大延五年率鄉里歸化仍引王師平

商洛拜建節將軍假宜陽郡守世襲本縣令父安志復

為建節將軍宜陽郡守領本縣令公九歲喪父哀毀類成人服闋襲爵年十二鄉人皇平陳合等三百餘人詣州請公為縣令州為申上時吏部尚書郭祚以公年少請別選終此一限令公代之宣武詔依皇平等所請也俗事道尤重老子之術公雖重幼而好學恬靜士民安之尋以母憂去職縣中父老復表請起復本任後除上洛郡守及蕭寶夤反遣兵趣青泥圍取上洛豪林泉杜二姓密應之公與刺史董紹掩襲二姓二姓散走寶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六

亦退走浙州刺史別封濡陽縣伯永安中大破梁將王玄真於順陽除東雍州刺史進爵為侯部民楊羊皮太保椿從弟恃椿侵擾百姓守宰多被陵暴皆畏不敢言公收之將加極法楊氏慙懼闔宗請恩自此豪右無敢犯者

愚按楊門不率一見寇僞傳再見泉公傳乃知魏書所作佳傳出自魏收媚楊惜者未可盡信性情約纖毫不擾於人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自給

梁魏興郡與洛州接壤表請內屬詔公為行臺尚書撫納之大行臺賀拔岳以公昔蒞東雍為吏民所懷乃表公復為刺史詔許之蜀人張國雋聚黨剽劫州郡不能制公戮之閩境清肅及齊神武專政孝武有西顧之心欲委公山南乃除洛州刺史未幾帝西遷齊神武率眾至潼關公遣其子元禮禦之神武不敢進上洛人都督泉岳岳弟猛略與順陽人杜密等謀翻洛州應東魏公知之殺岳及猛略傳首詣闕大統元年加開府儀同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七

司兼尚書右僕射進爵上洛郡公公志尚廉慎每除一官憂見顏色寢食輒減至是頻讓魏文帝手詔不許三年高敖曹圍逼州城杜密為其鄉導公拒守旬餘矢盡援絕城乃陷謂敖曹曰泉公力屈志不服也及寶泰被擒敖曹退走遂執公而東以密為刺史公臨發戒其二子元禮仲遵曰吾生平志願不過令長幸逢聖會位亞台司今爵祿既隆年齒又暮前途夷險抑亦可知汝等堪立功勳

周書載公曰爾等志業方強忠孝不可兩全宜各為身計弗相隨寇手但得汝等致力本朝吾無餘恨

不得以我在東遂虧臣節也乃揮涕而訣聞者莫不憤歎尋卒於鄴元禮少有志氣好弓馬頗閑草隸有士君子風為散騎常侍及洛州陷與公俱執之而東元禮於路逃歸時杜密雖為刺史然巴人素輕杜重泉及元禮至與仲遵相見感父臨別言潛與豪右結託遂率鄉人

襲州城斬密傳首長安朝廷嘉之代襲洛州刺史從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二十

文戰沙苑中流矢卒子貞嗣仲遵一名恭少謹寔涉獵經史年十三為郡主簿十四為縣令

愚按泉氏父子俱以少年為令何奇也

及長有武藝高教曹攻洛州與公力戰拒守矢盡以棒杖扞之為流矢中目不堪復戰及城陷士卒歎曰若二即不傷豈至於此公之東也仲遵以被傷不行後與元禮斬密以功封豐陽伯東豫州刺史及元禮戰歿後復以仲遵為洛州刺史頗得譽

周書曰仲遵夙稱幹畧為鄉里所歸及為本州頗得嘉譽

大統十三年行荊州刺史事梁司州刺史柳仲禮每為邊寇周文令仲遵率鄉兵從開府楊忠討之梁隨郡守桓和拒守不降忠謂諸將曰先取仲禮則桓和不攻自服仲遵對曰若棄和深入仲禮未即就擒則首尾受敵此危道也

周書曰若先攻和指麾可克克和而進無反顧之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三十一

忠從之仲遵以計由已出乃先登城遂擒和從擒仲禮又獲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復行荊州刺史十三州諸軍事尋遭母憂請終喪不許大將軍王雄南征上津魏興仲遵從雄討平之遂於上津置南洛州以仲遵為刺史仲遵留情撫接士民安之初蠻帥杜青和自稱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所據授之仍隸東梁州都督青和以仲遵善於撫御請隸仲遵翰議以山川非便弗許青和遂結安康酋帥黃寶等舉兵共圍東



梁州遣王雄討平之改巴州為洵州隸於仲遵先是東  
梁州刺史劉孟良在職貪婪民多背叛仲遵以廉簡處  
之羣蠻帥服仲遵雖出自巴夷有方雅之操歷官處皆  
清白見稱朝廷又以其父臨危抗節乃令襲爵為上令  
郡公舊封聽迴授一子尋出為都督金州刺史卒官贈  
大將軍三州刺史謚曰莊子暉嗣

李遷哲字孝彦安康人世為山南豪族仕於江左父元  
直仕梁歷東梁衡二州刺史散騎常侍沱陽侯遷哲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三十三

修立有識度慷慨善謀畫起家文德主帥其父為衡州  
留遷哲本鄉監紀部曲事時年二十撫馭羣下甚得其  
情後襲爵沱陽侯位都督東梁州刺史侯景篡逆遷哲  
外禦邊寇自守而已大統十七年周文遣達奚武王雄  
等略地山南遷哲軍敗遂降於武然猶意氣自若武執  
送京師周文責以不早歸國答曰世荷梁恩不能死節  
寔以此愧耳周文深嘉之恭帝初直州人樂熾羊州人  
黃國等連結為亂周文以遷哲信著山南乃令與開府

賀若敦同經略熾等尋並平蕩仍與敦南出狗地遷哲  
先至巴州入其封郭梁巴州刺史羊安民開門請降安  
民子宗徽等猶據巴城  
周書巴城作琵琶城

不下遷哲攻克之軍次鹿城城主遣使請降遷哲謂其  
眾曰納降如受敵吾觀其使瞻視猶高得無詐也遂不  
許梁人果設伏道左邀遷哲遷哲進擊破之遂屠其城  
自此巴濮之人降款相繼軍還周文賜以所服紫袍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三十三

帶及所乘馬加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  
直州刺史即本州也仍給軍儀鼓節令與田弘同討信州  
周書曰軍次并州梁刺史杜滿送款進克疊州遷哲  
每率驍將為先鋒所在攻戰無不身先士卒凡下十  
八州拓地三千餘里

時信州為蠻酋向五子王等所圍弘遣遷哲起援比至  
信州已陷五子王等聞遷哲至狼狽遁遷哲入據白帝  
賀若敦等復至遂共追五子王等破之及田弘旋車周

文令遷哲留鎮白帝信州先無倉儲軍糧乏遷哲乃將葛根造粉兼米給之遷哲亦自取供食時有異膳即分賜兵士有疾患者又親加醫藥軍中感之人思効命黔陽蠻田烏度田烏唐等每抄掠中江為士民患遷哲隨機出討殺獲甚多諸蠻畏威各送糧餼又遣子弟入質者千餘家遷哲乃於白帝城外築城處之并置四鎮以靜岐路自此寇抄頗息軍糧贍給周明帝初授都督信州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十四

周書曰時蠻酋蒲徹為隣州刺史舉兵反遷哲將討之諸將以途阻憚行遷哲怒曰蒲徹蕞爾之賊擒之方畧已在吾度內諸君見此小寇便有憚心後遇大敵將何以戰遂率兵七千擊之拔其五據武成元年朝京師帝甚禮之賜甲第及莊田等天和三年進大將軍詔遷哲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昭達攻逼江陵梁孝明帝告急於襄州衛公直令遷哲往救遷哲率所部守江陵城外

周書曰與陳將程文季交戰兵稍却遷哲親自陷陣手殺數人會救至陳人乃退陳又因水泛長堞龍川寧朔隄引水灌城城中驚擾遷哲乃先塞北隄止水又募驍勇出擊頭有斬獲衆心稍定俄敵又入郭內焚民家遷哲乃自率騎云云

自率騎出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首尾邀之陳人多投水死是夜陳人又竊於西堞以梯登其城登者已百數人遷哲率驍勇扞之陳人復潰散俄大風暴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十五

遷哲乘間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江陵總管陸騰復破之西隄陳人多遁建德二年再進爵安康郡公三年卒於襄州贈金州總管謚壯武遷哲累葉雄豪為鄉里所服性復華侈厚自奉養妾媵至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媵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闈人守護遷哲每鳴茄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飲盡生平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審之長子先遷哲卒第六子敬猷嗣遷統父兵位儀

同大將軍

楊承運字玄邈儻城興勢人少雄武為鄉閭信服

周書曰弱冠辟州主簿

為安康郡守陷梁歷潼南梁二州刺史及武靈王蕭紀

稱尊號以乾運威服巴渝拜梁州刺史鎮潼州時紀與

其兄相東王繹爭帝乾運凡子略勸乾運歸附

周書載略說乾運曰自侯景逆亂江左沸騰今大賊

初平生民離散理宜同心戮力保國寧民今兄弟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二十六

戈敗道也可謂朽木不雕世衰難佐今若適彼樂土

送款關中必當功名兩全

乾運然之會周文令乾運孫法洛至略即夜送之乾運

乃送款周文密賜乾運鐵券授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梁

州刺史安康郡公及尉遲迴征蜀遂降迴因以此進軍

成都數旬剋之及至京師禮遇隆渥尋卒於長安尚書

右僕射

扶猛宗宗略上甲黃土人其種落號曰白獸蠻猛仕梁

位南洛北司二州刺史魏廢帝元年以衆降周文厚加

撫納割二郡為羅州以猛為刺史令從開府駕若數南

討信州敦令猛直道白帝所由之路人迹不通猛梯山

捫葛備歷險阻

周書曰時雪深七尺糧運不繼猛獎勵士卒晝夜而

行

遂入白帝城撫慰民夷莫不悅附以功進開府儀同三

司俄信州蠻反猛復從賀若敦平之爵臨江縣公後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二十七

田弘破漢南蠻進大將軍

陽雄字元略上洛邑陽人累葉豪族父猛

周書曰魏正光中万俟醜奴作亂關右以猛商洛首

望擢為大谷鎮將以禦之元顥入洛陽孝莊渡河范

陽王誨說身投猛猛保藏之俄廣陵王恭偽瘖疾復

來歸猛猛亦深相保護

從孝武西遷以功封邵陽伯雄起家奉朝請以軍功

周書曰從于謹攻盤豆柵復從李遠經沙苑陣並力

戰有功

封安平縣侯得子孫相襲拜邑陽郡守

周書曰後入洛陽戰河橋解玉壁圍迎高仲密援侯

景兼有戰功襲邑陽郡守除洵州刺史俗雜而實渝

民多輕滑雄威惠相濟夷夏安之

累遷平州刺史

周書曰時寇亂後戶多逃散雄在所慰撫民共安輯

除通洛防主雄處疆場務保境息民接待敵人推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二十六

伏信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移書稱美之

歷大將軍遷江陵總管封魯陽郡公卒於鎮追封郡公

諡曰懷雄善附會能自謀身故任兼出內保全爵祿子

長寬嗣

席固字子堅其先安定人因姚氏之亂寓居襄陽仕晉

為建威將軍遂為襄陽著姓固少有遠志梁大統中為

齊興郡守久居郡職士多附之遂有親兵千餘人梁孝

元時遷興州刺史軍人募從者至五千餘人固欲自據

一州以觀時變

周書載固圍內屬謂其腹心曰今梁氏失政揚都覆

沒湘東不能復仇雪恥而骨肉相殘宇文丞相創啟

伯基招携以禮吾決意歸之

大統中以地歸魏時周文方南取江陵西定蜀漢聞固

至甚禮之就拜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遷

大都督侍中湖州刺史啟求入覲及至進爵靜安郡公

尋拜昌歸憲三州諸軍事昌州刺史固居家孝友蒞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二十九

頗有聲績卒於州贈大將軍五州刺史諡曰肅毅襄州

賜其墓田子雅嗣雅性方正少以孝聞位大將軍

任果字靜鸞南安人本方隅豪族父襄仕梁為沙州刺

史新巴縣公果性勇決志在立功魏廢帝元年率所部

來附周文嘉其遠至待以優禮果因面陳取蜀策深納

之授沙州刺史從尉遲迥伐蜀尋進授驃騎大將軍兼

開府儀同三司及成都平除始州刺史周文以其方隅

首領早立忠節封樂安郡公賜鐵券聽相傳襲并賜路

車駟馬及儀衛等以光寵之尋為刺客所害

論曰王傑王勇宇文蚪耿豪高琳李和伊婁穆侯植等

咸以果毅之資効節擾攘之際各能屠堅覆銳自致其

功高爵厚位固其宜也無求備於一人信矣夫文士懷

溫恭之操其弊也懦弱武夫稟剛烈之資其弊也敢悍

故有使酒不遜之禍拔劍爭功之尤大則莫全其生小

則僅而獲免耿豪王勇不其然乎李延孫韋祐陳欣魏

玄等以勇略之姿受扞城之委灌瓜贈藥雖愧昔賢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三十一

悔折衝足駕前烈用能觀兵伊洛保據峭函高氏阻西

路之謀宇文緩東貢之慮皆其力也泉公長自山谷臨

難陳疏其臣之節豈非蹈仁義之徒歟元禮仲遵

申建其志李成功業克負荷矣李遷哲楊乾運席因之

節用文有尚義之氣乾運受任武陵乖事人之道若乃

校其優劣固不可同年而語陽雄任兼文武聲著土內

抑亦知能之士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三十一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四

明李清撰

北史六十八

楊纂

令狐整 子熙

柳敏 子昂

唐永 子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崔彥穆字彥穆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安陽侯林九世  
 孫祖蔚遭從兄司徒浩之難南奔江左仕宋為給事黃  
 門侍郎汝南義陽二郡守延興初復歸於魏拜潁川羣  
 守因家焉終郢州刺史父雅終永昌郡守彥穆幼明悟  
 神彩卓然魏吏部尚書隴西李神雋有知人鑒見而歎  
 曰王佐才也永安末再遷大司馬從事中郎孝武西遷  
 彥穆時不得從大統三年乃與兄彥珍舉義成舉攻拔  
 滎陽擒東魏郡大蘇淑仍與鄉郡王元洪威攻潁川斬

總校官檢 計臣彭元琬

侍讀學士臣王保

校對 生員臣梁寶繩

其刺史李景道即拜榮陽郡守十四年授散騎常侍司農卿時軍國草創衆務殷繁周文乃引彥穆入幕府兼掌文翰及於謹伐江陵彥穆以本官從平之周明帝時累遣御正大夫陳氏請敦隣好詔彥穆使馬彥穆風韻閑曠器度方雅善玄言解談諧甚為江表所稱轉戶部中大夫天和三年聘齊還累遷小司徒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三方起兵以彥穆為行軍總管與襄州總管王誼攻司馬消難軍次荊州疑總管獨孤永業有異志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三

收而戮之及事平隋文帝徵王誼入朝即以彥穆為襄州刺史總管六州諸軍事如授上大將軍累爵東郡公頃之永業家自理得雪彥穆坐除名尋復官爵開皇元年卒子君綽嗣君綽性夷簡博覽經史有父風楊纂廣寧人父安仁魏朔州鎮將纂少慷慨有志略勇力兼人年二十從齊神武起兵信都以軍功稍遷武州刺史自以賞薄志懷怨憤每歎曰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懷豈不沮人雄志大統初乃間行入關

周文執纂手曰人所貴者忠義所懼者危亡能不憚危亡蹈忠義者今見之卿耳即授征南將軍大都督從周文解洛陽圍經河橋印山之戰纂每先登軍中咸推其敢勇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賜姓莫胡盧氏俄授岐州刺史周保定元年位大將軍累爵隴東郡公除隴州刺史從隋公楊忠東伐至并州而還天和六年進柱國大將軍轉華州刺史纂性質樸不識文字前後蒞職但推誠信而已吏民以其忠恕頗亦懷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三

尋卒於州段永字永賓其先遼西石城人晉幽州刺史疋碑後後徙高陸之河陽永幼有志操閭里稱之魏正光末六鎮擾亂遂携老幼避地中山後赴洛陽拜平東將軍青州人崔社客舉兵反永討平之除左光祿大夫時有賊魁元伯生西自嶠潼東至鞏洛屠陷城壁所在為患孝武遣京畿大都督婁昭討之昭請以五千人行永進曰此賊既無城柵唯剋抄為資

周書曰安則蟻聚窮則鳥散

取之在速不在衆也若星馳電發出其不虞精騎五百足矣

周書曰若徵兵而往彼必遠竄雖大衆無所用

帝然其計命永代昭以五百騎倍道兼進遂破平之帝

西遷永時不及從大統初乃結宗人潛謀歸款與都督

趙業等襲斬西中郎將慕容顯和傳首涼師授徐州刺

史從擒寶泰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封昌平縣公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橋之役永力戰先登授西汾州刺史累遷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賜姓爾綿氏廢帝元年授恒州刺史時

朝貴多其部人謁永之日冠蓋盈路時榮之周孝閔踐

詐進爵為廣城郡公歷戶部中大夫保定四年拜大將

軍永歷任內外所在頗有聲稱輕財好士朝野以此重

焉天和四年授小司寇尋為右二軍總管率兵北道講

武遇疾卒喪還武帝親臨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同華

等五州刺史諡曰基

今孤整字延保敦煌人本名延世為西土冠冕父蚪早

以名德著聞歷郢州刺史魏大統末卒於家周文傷悼

之遣使者監護喪事敕鄉人為營墳壟贈龍驤將軍瓜

州刺史整幼聰敏沉深有識量學藝騎射並為河右所

推刺史魏東陽王元榮辟整為主簿加蓋冠將軍整進

趣詳雅對揚辯暢謁見之際府州傾目榮器整德望嘗

謂僚屬曰今孤延保西州今望方成重器豈州郡之職

所可繫維但一日千里必基虎步吾當委以庶務畫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而已頃之孝武西遷河右擾亂榮仗整防扞州境獲寧

及鄧彥竊據瓜州拒不受代整與開府張穆等密應使

者申徽執彥送京師周文嘉其忠節表為都督尋城民

張保又殺刺史成慶與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構逆規據

河西晉昌人呂興等復害郡守郭肆以郡應保初保等

將圖為亂慮整守義不從既殺成慶因欲及整以整民

望復恐其下叛之遂不敢害雖外加禮敬內甚忌整整

亦偽若親附密欲圖之令所親說保曰君與仲和結為



唇齒今東軍漸逼涼州彼勢孤危恐不能敵若或摧衄則禍及此土宜分遣銳師星言救援二州合勢則東軍可圖然後保境息民計之上者保然之未知所任整又令說保曰歷觀成敗在於任使所擇不善旋致傾危令孤延保兼資文武才堪統御若使為將茂不濟矣保納其計且以整父兄等並在城弗之疑也遂令整行整至王門郡召集豪傑說保罪逆馳還襲之先定晉昌斬呂興進軍擊保州人素服整威名並棄保來附保遂奔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六

從容謂整曰卿遠祖立忠而去今卿立忠而來可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整遠祖漢建威將軍邁不為王莽屈其子稱避地河右故周文稱之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周文又謂整曰卿勲同妻項義等骨肉立身敦雅可以範人遂賜姓宇文氏并賜名整宗人二百餘戶並列屬籍周孝閔踐阼拜司憲中大夫處法平允為當時所稱進爵彭城縣公初梁興州刺史席固以州來附周文以固為豐州刺史固蒞職既久猶習梁法凡所施為多虧政典朝議密欲代之而難其選今整權鎮豐州委以代固之略整廣布威息傾身撫接數月間化洽州府於是除整豐州刺史以固為湖州豐州舊治不居人民賦役參集勞逸不均整請移居武當詔可其奏獎勵撫導遷者如歸旬月間城府周備固之遷也其部曲多願留整左右整諭以朝制弗許莫不流涕而去及整秩滿代至民吏戀之老幼送整遠近畢集數日停留方得出界拜御正中大夫兩遷始州刺史整雅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七

情偽尤明政術恭謹廉慎常懼盈滿故歷居內外所在見稱進大將軍晉公護初執政欲委整以腹心整辭不敢當頗忤其意護以此疎之及護誅附會者咸伏法而整獨保全時稱其先覺卒贈本官加四州諸軍事鄜州刺史謚曰襄子熙嗣熙字長熙性嚴重有推量雖在私室終日儼然不妄通賓客凡所交結必一時名士博覽羣書尤明三禮善騎射頗知音律起家以通經為吏部上士轉夏官府都上士俱有能名以母憂去職不勝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其父戒之曰大孝在於安親義不絕嗣吾今見存汝又隻立何得過爾毀頓貽吾憂也熙自是稍加饘粥服闋除少駕部復丁父憂非杖不起人間其哭聲莫不下泣河陰之役詔令墨衰從事授職方下大夫襲彭城縣公及武帝平齊以留守功進儀同歷司勳吏部二曹中大夫甚有當時譽隋文帝受禪除司徒左長史加上儀同進爵河南郡公時吐谷渾寇邊以行軍長史從元帥元諧討之以功進上開府後拜滄州刺史在職數年風教

大治稱為良二千石開皇四年帝幸洛陽熙來朝吏民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呼盈路在州獲白鳥白麀嘉麥甘露降於庭前柳樹八年徙為河北行臺度支尚書吏民追思立碑頌德及行臺廢累遷鴻臚卿後以本官兼吏部尚書往判五曹尚書事號為明幹帝甚任之及祠太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姦俠以熙為汴州刺史下車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舟客停於郭外屋居者勒為聚落僑人逐令歸本滯獄並決遣之令行禁止帝聞而嘉之顧侍臣曰鄴都天下難臨處敕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法其年來朝考績為天下最賜帛三百疋頒告天下以嶺南夷數起亂徵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已下官得承制補授給帳內五百人帛五百疋發傳送其家累改武康郡公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相率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九

官寄政於摠管府熙悉遣之為建城邑開設學士民夷感化時有竇猛力者與陳後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貴相在陳世已據南海平陳後文帝因撫之即拜安州刺史然驕倨恃險未嘗參謁熙手書諭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疾熙復遺以藥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為非熙以州縣同有同名於是奏改安州為欽州黃州為峯州利州為智州德州為驪州東寧州為融州皆從之在職數年以老疾表請解任優詔不許賜以鑿藥熙奉詔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交州渠帥李佛子入朝佛子欲為亂請至仲冬就道熙意在羈縻遂從之有人詣闕訟熙受佛子賂而捨之帝聞佛子反問至大怒以為信然遣使鎖熙詣闕熙性素剛鬱鬱不得志行至永州憂憤病卒帝怒不解沒其家財及行軍摠管劉方擒佛子送京師言熙實無賊帝悟乃召其四子聽任少子德業最知名整弟休幼聰敏有文器材與整同起兵逐張保授帥都督後為中外府樂曹參軍時諸功臣多為本州刺史晉公護調整曰以公

勲望應得本州但朝廷藉公委任無容遠出然公一門內須有衣錦之榮乃以休為敦煌郡守在郡十餘年甚有政績卒於合州刺史

唐永北海平壽人父倫青州敕史永身長八尺少耿介有將帥才讀班超傳慨然有萬里之志正光中為北地太守當郡別將俄賊將宿勒明達車金雀等寇郡境永擊破之境內稍安永善馭下士人競為用臨陣常著帛展襦把角如意以指麾處分辭色自若在北地四年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賊數十戰未常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逢唐將永所營處至今猶稱唐公壘也行臺蕭寶夤表永為南幽州刺史夷人送故者莫不垂淚當路遮留相隨數日始得出境大統元年拜東雍州刺史尋加衛將軍封平壽伯卒贈司空公永性清廉家無蓄積妻子不免饑寒世以此稱之子陵少習武藝頗閑吏職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陵子悟美風儀傳涉經史文詠可觀周大象中頗被宣帝任遇位至內史下大夫漢陽公隋文帝得政廢於

家而卒陵弟瑾字附璘

金石錄載瑾碑云字子玉

性溫恭有器量博涉經史雅好屬文身長八尺二寸容  
貌甚偉年十七周文聞其名乃貽永書曰聞公有二子  
曰陵曰瑾陵從橫多武略瑾雍容富文雅可並遣入朝  
孤欲委以文武之任因召拜尚書員外郎相府記室參  
軍事軍書羽檄瑾多掌之從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累  
遷尚書右丞吏部郎中時魏室播遷庶務草創朝章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三

典瑾並參之遷戶部尚書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賜姓宇文氏時燕公子謹勲高望重朝野所屬白周  
文言瑾學行兼修願與同姓結為兄弟庶子孫承其餘  
論有益義方周文歎異久之更賜瑾姓萬紐于氏謹乃  
深相結納敦長幼之序瑾亦廷羅子孫行弟姪之敬其  
為朝望所宗如此進爵臨淄縣伯轉吏部尚書銓宗衡  
流雅有人倫鑒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時六尚書皆  
一皆之秀周文自謂得人號六俊然瑾尤見器重于謹

南伐江陵以瑾為元師府長史軍中謀略多出瑾焉江

陵既平衣冠仕伍並沒為僕隸瑾察其才行有片善者  
輒議免之賴瑾獲濟者甚眾時論多焉及軍還諸將多  
因鹵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惟得書兩車載歸或白  
周文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梁朝珍玩周文初不信然欲  
明其虛實遣使檢閱惟墳籍而已乃歎曰孤知此人二  
十許年明其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  
杼之疑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論平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三

陵功爵姑臧縣公亦官建授禮部中大夫出為蔡州刺  
史歷拓州秋州所在皆有德化民吏稱之轉荊州總管  
府長史入為吏部中大夫歷御正納言內史中大夫曾  
未十旬遂遷四職播紳咸以為榮卒於司宗中大夫兼  
內史贈小宗伯謚曰方

金石錄載碑云謚曰懿碑於志寧撰貞觀中其孫皎  
所立後周書北史皆唐初脩距瑾之卒歲月未久而  
錯謬如此當以碑為據

瑾性方重有風格退朝休假恒著衣冠對妻子遇迅雷風烈雖開夜晏寢必起冠帶端笏危坐又好施與家無餘財所得祿賜常散之宗族其尤貧乏者又割膏腴田宅振之所遺子孫者並境塿朝野以此稱之撰新儀十篇所著賦頌碑誄二十餘萬言孫大智嗣瑾次子令則性好篇章兼解音律文多輕艷為時人所傳仕隋位太子左庶子太子勇廢被誅

柳敏字白澤河東解縣人晋太常純七世孫父懿魏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五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敏九歲孤事母以孝聞性好學涉獵經史陰陽卜筮之術靡不究習年未弱冠起家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河東郡丞朝議以敏本邑故有此授敏雖統御鄉里而處物平允甚得時譽及周文克復河東見而器異之謂曰今日不喜得河東喜得卿也即拜丞相府參軍事俄轉戶曹參軍兼記室每有四方賓客恒令接之吉凶禮儀亦令監綜又與蘇綽等修撰新制為朝廷政典遷禮部郎中累進大都督遭母憂

居喪旬日間鬚髮半白尋起為吏部郎中毀瘠過禮杖而後起周文見而歎異之特異稟賜及尉遲迴伐蜀以敏為行軍司馬軍中籌略並委之益州平果進尚書賜姓宇文氏周孝閔踐阼除河東郡守郡復徵拜禮部出為郢州刺史甚得物情及將還朝夷夏士人感其惠政並齋酒餼及物產候之於路敏乃從他道還復拜禮部後改禮部為司宗仍以敏為之敏操履方正性又恭勤每日將朝必夙興待旦久處臺閣明練故事近儀或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五

先典者皆案據舊章刊正取中遷小宗伯監修國史轉小司馬又監修律令進大將軍武帝平齊累進爵至武德郡公敏自建德後寢疾積年武宣二帝並親幸其弟問疾隋開皇元年進上大將軍太子太保其年卒贈五州諸軍事晉州刺史臨終戒其子等喪事所須務從簡約其子涕泣奉行少子昂字千里幼聰穎有器量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為內史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當途用事百寮皆出其下昂竭誠獻替知無不為謙虛自處未

嘗驕物時論重之武帝萌受遺輔政稍被宣帝疎然不離本職隋文帝為丞相深自結納以為大宗伯拜日遂得偏風不能視事文帝受禪疾愈加上開府拜潞州刺史昂見天下無事表請勸學行禮帝覽而善之優詔答昂

隋書戴昂表曰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風成惟新自魏道將謝闕右山東久為戰國救焚擗溺無暇從容晚世因循遂成澆敝自非上哲挺生則儒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去

之道經禮之制莫肯用心陛下稽典改弊因情緣義為其節文然儒風尚墜禮教猶微臣恐業淹事緩動延年世若行禮勸學道教相催必當靡然而向風不遠而就家知禮節人識義方比屋可封輒謂非遠上覽而善之詔見本紀

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昂在州甚有惠政卒官子調歷秘書侍郎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挺不須風調欵版正色曰調信

無取公不當以為侍御信不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贍之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煬帝嗣位累遷尚書左司郎中時王綱不振朝士多贓貨唯調清素守常為時所美然幹用非其所長

王士良字君明其先太原晉陽人後避地涼州魏太武平沮渠氏因家於代父延蘭陵郡守士良少脩謹不妄交遊孝莊末爾朱仲遠啟為府參軍事歷大行臺即中諫議大夫後與紇豆陵步藩交戰軍敗為藩所擒遂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去

河右偽行臺紇豆陵伊利欽其才擢授右丞妻以孫女士良既為姻好便得盡言遂曉以禍福伊利等即歸附朝廷嘉之太昌初累遷爵琅邪縣侯王思政鎮潁川齊文襄率眾攻之授士良大行臺左丞加鎮西將軍進爵為公令輔其弟演於并州居守齊文宣即位累遷至侍中吏部尚書士良少孤事繼母梁氏以孝聞及卒居喪合禮尋起令視事士良屢表陳誠再三不許方應命帝見其毀瘠乃許之卧疾歷年帝每自臨視疾愈除滄州

刺史乾明初徵還鄴授儀同三司孝昭即位遣三道使  
搜揚人物士良與尚書令趙郡王高劼太常卿崔昂分  
行郡國但有一介之善無不以聞齊武成初累加開府  
儀同三司出為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保定四年晉公  
獲東伐權景宜以山南兵圍豫州士良舉城降授大將  
軍小司徒賜爵廣昌郡公尋除荊州總管行荊州刺史  
三遷復為荊州刺史士良去卿既久忽臨本州耆老故  
人猶有存者遠近咸以為榮加授上大將軍以老病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六

骸許之開皇元年卒時年八十二

論曰昔陽貨外叛庶其竊邑而春秋譏之韓信背項陳  
平歸漢而史遷美之蓋以運屬既安君道已著則拘利  
忘德者罪也時逢擾攘臣禮未備則轉禍為福者可也  
崔彥穆楊纂段永等昔在山東沈淪下位並以羈旅適  
回燕雀之伍終佩龜組可謂見機者乎令狐整幹用確  
然雅望重於河右處州里則薰著方隅升朝廷則績宣  
出內而畏避權寵克保終吉不然何以自致顯名而取

高位也熙歷職流譽風政克舉雖古之循吏何以加茲  
而毫釐為典邱山成過命也夫唐永良能之名所在著  
美清白之譽顯於累職所謂幹能之士也瑾敏並提杞  
梓之材蘊瑚璉之器博觀載籍多識舊章國之名臣時  
之領袖周無君子斯焉取斯王士良仕齊職居卿牧而  
失忠與義臨難苟免其背叛之徒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五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五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五十七

北史六十九

豆盧寧

子勅

孫 楊 紹

子 雄

王 雅

子 世積

孫 雄

子 擒虎

賀若敦

子 阿

弟 誼

豆盧寧字永安昌黎徒何人前燕北地王慕容精之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高祖勝歸魏授長樂郡守賜姓豆盧氏或云北人謂歸

義為豆盧因氏焉父萇魏柔玄鎮將有威重見稱於時

寧少毓果有志氣身長八尺美姿容善騎射永安中於

別將隨爾朱天光入關破萬俟醜奴嘗與梁人企定遇

於平涼川相與肄射乃相去百步懸莎草射之七發五

中企定服其能贈遺甚厚天光敗從侯莫陳悅及周文

討悅寧與李弼來歸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除衛大

將軍兼大都督大統七年從於謹破稽胡師劉平伏於

上郡及梁企定反以寧為軍司監隴右諸軍事賊平進

侍中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九年從周文

迎高仲密與東魏戰於印山遷左衛將軍十六年拜大

將軍美帥傍乞鐵公及鄭五醜等叛寧討平之恭帝二

年遷尚書右僕射周孝閔踐阼授柱國大將軍武成初

遷大司寇封楚國公邑萬戶保定四年授岐州刺史屬

大兵東討寧與疾從軍卒於同州贈太保十州諸軍事

同州刺史謚曰昭初寧未有子養弟承恩子勅及生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讚親屬皆請讚為嗣寧曰兄弟之子猶子吾何擇焉遂

以勅嗣時以此多之及寧薨勅襲爵勅字定東生時周

文親幸寧家稱慶時遇新破齊軍周文因字曰定東勅

聰悟有器局周孝閔受禪封丹陽郡公明帝時為左武

伯中大夫勅自以經業未通請解職遊露門學帝嘉之

敕以本官就學齊王憲納勅妹為妃恩禮愈厚武帝嗣

位謂源燒當羌因饑作亂以勅有才略拜渭州刺史甚

有惠政華夷悅服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為高武隴其



下渭水所出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勳馬足所踐忽飛泉涌出有白鳥翔止廳前乳子方去有白狼見於襄武人為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民夷神鳥來翔百姓因號其泉曰玉漿泉後丁父艱毀瘁過禮襲爵楚國公大象二年拜柱國隋文帝為丞相益州總管王謙舉兵勳嬰城固守謙將達奚恭等攻之起土山鑿城為七十餘穴堰江灌之勳時戰士不過二十晝夜相拒經四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三

隋書曰出奇兵擊之斬級數千降二千人

梁睿軍且至恭解去授上柱國賜一子爵中山縣公開皇中為夏州總管帝以其家貴盛勳効克彰後為漢王諒納其女為妃恩遇彌厚七年追守利州功詔食始州臨津縣邑千戶十年以疾徵還京師詔諸王並至勳第中使顧問道路不絕卒謚曰襄子賢嗣次子毓字道生少英果有氣節漢王諒出鎮并州毓以妃兄為王府主簿征突厥有功授儀同三司煬帝即位諒納諸議王頹

謀作亂毓苦諫不從因謂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為國也今且偽從以思後計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克遂臣請從軍與毓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人齎敕書至毓所與計諒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與濤議拒之

隋書載毓謂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豈坐受夷戚孤負家國耶當與卿出兵拒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四

濤拂衣不從毓追斬之時諒司馬皇甫誕以諫避囚毓出之與協計及開府盤石侯宿勒武等

隋書載同謀者開府宇文昌儀同成端長孫愷車騎安成侯元世雅原武令皇甫文顯等五人

閉門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攻之

隋書曰毓見諒至紹其眾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毓特遣稽胡守堞稽胡不識諒矢下如雨諒至西門守兵皆并州人素識諒即開門納之

城陷見害時年二十八諒平

詔稱毓深識大義不顧姻親去逆歸順忘身殉義

贈大將軍封正義縣公謚曰愨

唐書曰高宗永徽三年詔求毓後官之

子願師嗣

或曰毓不得改列節義何也曰煬帝殺父與君正名

仗義討之可矣諒師固屬無名毓死豈盡義舉仍舊

以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五

讚以寧勲建德初累遷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武陽郡

公永思少有識度與寧俱歸周文屢從征討皆有功周

孝閔踐阼改封沃野縣公保定元年為司會中大夫寧

封楚國公請以先封武陽郡三千戶益沃野之封詔許

馬卒於官贈少保諡曰敬子通嗣隋開皇初進爵南陳

郡公尚文帝妹昌樂長公主歷定相二州刺史夏洪二

州摠管並以寬惠稱

楊紹字子安弘農華陰人父國中散大夫紹少慷慨有

志略屢從征伐力戰有功大統四年為郿城郡守紹性  
恕直兼有威惠百姓安之

周書曰稽胡屢為邊患紹討之匹馬先登破之於默

泉之上從大將軍達奚武征漢中梁宜豐侯蕭循固

守梁州紹以為懸軍敵境圍守堅城曠日持久糧餉

不繼城中若致死於我懼不能歸請為計誘之乃頻

至城下挑戰設伏以待循初不肯出紹又遣人罵辱

之循怒果出兵紹率眾偽退城降又從燕國公子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六

圍江陵紹戰于枇杷門流矢中股力戰不衰 愚按

周書紹率眾偽退以下必有脫簡今姑仍之

賜姓叱呂引氏周孝閔踐阼進爵儻城郡公位大將軍

卒贈成文等八州刺史謚曰信子雄嗣雄初名惠美姿

容有器度雍容閑雅進止可觀武帝時為太子司旋下

大夫帝幸雲陽宮衛王直作亂襲肅章門雄逆拒破之

遷右衛上大夫大象中進爵邦國公隋文章為丞相雍

州牧畢王賢陰圖之雄時為別駕知其謀密告文帝賢

遇害

本史作畢王賢作難又云賢伏誅今皆改正之

以功授柱國雍州牧仍領相府虞侯周宣帝葬備諸王有變令雄率六千騎送至陵所進上柱國文帝受禪累遷右衛大將軍參預朝政封廣平王以邦公別封一子雄請弟封士貴朝廷許之或奏高頴朋黨帝言於朝雄深明其虛

周書載雄曰頴用心平允奉法而行此乃愛憎之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惟陛下察之

帝亦以為然雄時貴寵冠絕一時與高頴虞慶則蘇威稱四貴雄寬容下士朝野顧屬帝陰忌之不欲其典兵馬乃改授司空外示擾崇內實奪其權也雄乃閉門不通賓客尋改封清漳王仁壽初帝以清漳不允聲望命職命進地圖指安德郡示郡臣曰此號名德相稱改封安德王大業初授太子大傅元德太子薨屢遷懷州刺史京兆尹帝親征吐谷渾詔雄摠管澆河道諸軍及還

改封觀王遼東之役又檢校左翊衛大將軍出遼東道

次瀘河鎮邁疾卒帝為廢朝有司請謚蓋帝曰王道高雅俗德冠生靈乃謚曰德贈司徒襄國等十郡太守子緜性和厚頗有文學歷淮南太守及父卒起為司隸校尉遼東之役楊玄感反其弟玄縱自帝所逃赴其兄路逢緜緜避人偶語久之司隸刺州劉休文奏之時恭仁將兵於外帝寢其事緜憂發病卒雄弟達守士達有學行任周位儀同內史下大夫文帝受禪累遷內史侍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八

鄧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後帝差品天下牧宰達為第一擢拜工部尚書加上開府達為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每曰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者唯楊達耳獻后及文帝山陵制度達並參預煬帝嗣位轉納言遼東之役領右武衛將軍進左光祿大夫卒於師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謚曰恭

王雅字度容關熙新圍人少沈毅木納寡言有膽勇善騎射周文聞其名召入軍從擒寶泰於潼關沙苑之戰

雅謂所部曰彼軍殆有百萬今我不滿萬人常理論之實難與敵但相公神武以順討逆豈計衆寡夫丈夫不此時破賊何用生為乃擐甲出戰所向皆披靡周文壯之又從戰印山時大軍未利諸將皆退雅獨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斬九級敵衆稍退雅乃還周文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進爵居庸縣伯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明帝初除汾州刺史勵精為政民庶悅附自遠至者七百餘家卒於夏州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九

子世積嗣世積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人傑之表在周以功拜上儀同高頰美其才能甚善之嘗謂頰曰吾輩俱周臣之社稷淪沒若何頰深拒之隋文受禪進封宜陽郡公授蘄州總管平陳之後以舟師自蘄水趣九江

隋書曰與陳將紀瑱戰於蘄口大敗之

進柱國荊州總管後桂州李光任作亂世積以行軍總管遂討平之進上柱國甚見隆重世積見帝忌刻功臣

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執政言及時事帝謂有酒疾舍之宮內令醫者療之世積詭稱疾愈始得就第及煬帝征遼東世積與漢王並為行軍元帥至柳城遇疾還拜涼州總管令騎士七百餘人送之官未幾其親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世積不納由是有憾孝諧竟配防桂州事總管令孤熙熙又不之禮甚困窮因傲幸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否道人云當為國主謂其妻曰夫人當為皇后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十

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圖大事世積曰涼州土曠人稀非用武國由是被徵案其事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旻右衛大將軍元胄左僕射高頰並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世積竟坐誅旻胄等免官拜孝諧為上大將軍

韓雄字木蘭河南東垣人少敢勇膂力絕人工騎射有將率材略及西武西遷雄便慷慨有立功志大統初與其屬六十餘人於洛西舉兵數日間衆至千人與河南

行臺楊瑀共為犄角每抄掠東魏所向克獲東魏洛州刺史韓賢以狀聞鄴乃遣其軍司慕容紹宗與賢合勢討雄戰數十合雄衆略盡兄及妻子皆為賢獲將以為戮乃遣人告雄皆免之

周書載賢遣人告雄曰若雄至皆免之雄與其所親謀曰雄奮不顧身本望上申忠義下榮親戚若忍而不赴人謂我何既免後更思其計未晚也

雄乃詣賢軍隨賢還洛潛引賢黨謀欲襲之事洩遁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十一

謁周文於弘農封武陽縣侯遣還鄉里更圖進取雄乃招集義衆從獨孤信入洛陽印山之役周文命雄邀齊神武於隘道神武怒命三軍并力取雄雄突圍得免除東徐州刺史東魏東雍州刺史郭叔略接境頗為邊患雄密圖之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都督韓任於略城東服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每發咸中遂斬略首除河南尹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河南邑中正周孝閔

踐阼進爵新義郡公賜姓宇文氏明帝二年除都督中州刺史雄久在邊具知敵人虛實每率衆深入不避艱難前後經四十五戰雖時有勝負而雄志氣益壯東魏深憚之卒於鎮贈大將軍五州諸軍事謚曰威子擒虎嗣

隋書作擒虎本史去虎字避唐諱也今正之

擒虎字子通少慷慨以膽略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周文見而異之令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十二

諸子遊集以軍功稍遷儀同三司襲爵新義郡公武帝伐齊擒虎說下獨孤永業於金墉城及平范陽加上儀同隋文帝作相遷和州刺史陳將甄慶任蠻奴蕭摩訶等共為聲援頻寇江北前後入界擒虎屢挫其鋒陳人奪氣開皇初文帝潛有吞江南志拜擒虎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為敵憚及大舉代陳以擒虎為先鋒擒虎領五百人宵濟襲采石守者皆醉遂取之進次姑熟半日而拔次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

夜不絕其將樊巡魯世真田端等相繼降晉王遣行軍  
總管杜彥與擒虎合軍陳後主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  
聞擒虎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為賀若弼所敗棄軍降  
擒虎擒虎以精騎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偽之曰  
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主時質  
若弼亦有功乃下詔晉王曰二公深謀大畧東南通寇  
朕本委之悉如朕意

隋書曰平定江表二人力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十三

又下優詔於擒虎弼曰中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  
使東南之人俱出湯火數百年冠旬日廓清公等功也  
班師凱入誠知非遠相思之甚才陰若歲及至京弼與  
擒虎爭功於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  
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略不交陣豈臣之比擒  
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取偽都弼敢先期逢賊遂  
戰致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  
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

扣北掖門臣啓闕納之救罪不暇安得比臣帝曰二將  
俱合上勲進擒虎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虎縱  
士卒淫汙陳公坐此不得國公及真食邑大軍之始出  
也帝敕有司曰亡國物我一不入府可於苑內築五塚  
當悉賜文武百官大射以取之及是帝御玄堂大列陳  
之奴婢貨賄會王公文武官七品已上武職領兵都督  
已上及諸考使射之先是江東謠曰黃班青驄馬發自  
壽陽溪來時冬氣未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虎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十四

名豹

本史豹作禽武今從隋書

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返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  
後突厥來朝帝謂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  
之命左右引突厥詣擒虎前曰此執得陳國天子者擒  
虎厲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其威容如此別封壽  
光縣公真食千戶以行軍總管屯金城禦備胡寇即拜  
涼州總管俄徵還京恩禮殊厚無何其隣母見擒虎門

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虎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何王曰閻羅王擒虎子弟欲捷之擒虎止之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足矣因寢疾卒于世諤嗣世諤個儻驍捷有父風楊玄感亂引為將

資治通鑑曰擒虎子世諤觀王雄子恭道虞世基子柔來護兒子淵裴蘊子樊大理御鄭善果子儼周羅暉子仲等四十餘人皆降於玄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十五

每戰先登玄感敗為吏所拘時帝在高陽送諤行在所世諤日令守者大市酒肴飲餼甚暢揚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為漸以酒進守者守者狎之遂飲令醉因逃奔山賊不知所終擒虎母弟僧壽字玄慶亦以勇烈知名周武帝時為侍伯中旅下大夫隋文帝得政從韋孝寬平尉遲迥以功授大將軍開皇初拜安州刺史時擒虎為盧州總管朝廷不欲其兄弟同在淮南轉熊蔚二州刺史進爵廣陵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破突厥於雞

頭山後坐事免數歲復拜蔚州刺史突厥甚憚之後檢校靈州總管事從楊素破突厥進上柱國煬帝即位封新蔡郡公自是不復任用大業五年從幸太原時有京兆人達奚通妻王氏能清歌朝臣多相命觀之僧壽亦預坐除名尋命復位卒於京僧壽弟洪字叔明少驍勇善騎射膂力過人仕周以軍功拜大都督隋文帝為丞相從韋孝寬破尉遲迥加上開府及帝受禪封官蒙縣公平陳之役授行軍總管及陳平晉王廣大獵於蔣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十六

有猛虎在園中衆皆懼洪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列觀皆為歎服王大喜賜縑百匹尋以功加柱國拜廉州刺史時突厥屢為邊患朝廷以洪驍勇令檢校朔州總管事拜代州總管仁壽元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洪率蔚州刺史劉隆大將軍李藥王拒之遇鹵於恒安衆寡不敵洪四面搏戰身被重創將士沮氣鹵悉衆圍之矢下如雨洪偽與鹵和圍少懈洪率所領潰圍而出死者大半殺鹵亦倍洪及藥王除名隆竟坐死煬帝北

巡至恒安見白骨被野以問侍臣對曰是韓洪往與鹵

戰處也帝憫然傷之敕改葬命五郡沙門為設齋供拜

洪隴西太守未幾朱崖人王萬昌作亂詔洪平之以功

加金紫光祿大夫領郡如故俄萬昌弟仲通復叛又詔

洪平之還師遇疾卒

賀若敦

魏內入諸姓有賀若氏孝文因而不改

河南洛陽人其先居漠北世為部落大人曾祖貸魏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七

文時入國為都官尚書父統勇健不好文學以祖蔭為

祕書郎齊神武初起以統為潁川長史執刺史田迅以

州降

周書曰敦至長安魏文帝謂統曰卿自潁川從我何

日能忘

賜爵當亭縣公歷北雍恒二州刺史卒贈司空公謚曰

哀敦少有氣幹統將執田迅慮事不果又以累弱既多

難以自救沈吟久之敦年十七進策贊成其謀

周書載敦進策曰大人往事葛榮又入尔朱今高歡

所以委任無異於前者正因天下未定方籍英雄之

力耳一旦清平豈能相容恐將來有危亡之憂願思

全身遠害無顧念也

統流涕從之遂定謀歸西魏時郡盜蜂起大龜山賊張

世顯潛來襲統敦挺身赴戰手斬七八人賊乃走統大

悅謂左右僚屬曰我少從軍旅戰陣非一如此兒年時

膽略者未見其人非唯成我門戶亦當為國名將明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十八

從河內公獨孤信於洛陽被圍敦彎三石弓矢不虛發

信大奇之言於周文引至麾下授都督嘗從獵甘泉宮

時圍人不齊獸多越逸周文大怒人皆股戰圍內唯一

鹿俄亦突圍走敦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敦棄馬步逐至

山半便擊之而下周文大悅諸將因得免責廢帝二年

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岷蜀初開人情尚梗

巴西人譙淹據南梁州與梁西江州刺史王開業共為

表裏扇動羣蠻周文令敦討平之



周書曰時山路艱險人迹罕至敦身先將士攀木援崖倍道兼行乘其不意又遣儀同扶猛破其別帥淹乃與開業率其兵衆口累就梁王琳敦邀破之淹復依山立柵南引蠻帥向白彪為援敦設反間離其黨與後破之斬淹悉俘其衆

累進爵武都郡公尋為金州都督蠻帥向白彪向五子王等聚衆為寇圍逼信州詔敦與開府田弘赴救未至城陷乃進軍追討白彪等破之遂平信州是歲荊州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十九

帥文子榮自號仁州敕史復令敦與開府段韶討擒于榮并鹵其衆武成元年入為軍司馬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遏絕糧援乃令敦渡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次湘州俄秋水汎溢江路遂斷糧援既絕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為土聚覆以米

周書曰集諸營軍士人各持囊遺官司部分若給糧糧者

名側近村人陽有訪問隨遣之瑱等聞之以為實敦又

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特久湘羅間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初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仍偽為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舟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擒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瑱輒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趣舟令舟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舟不上後伏兵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舟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二十

亡奔瑱者猶謂敦之詐並不敢受相持歲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舟送敦渡江敦慮其或許謂瑱使曰舍我百里當為汝去瑱等留舟於江將兵去津路百里敦覘知非詐徐理舟楫勒衆而還在軍病死者十五六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其名保定五年累遷中州刺史鎮並谷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為大將軍已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晉公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刑呼子弼謂曰吾欲平江南不果汝當成

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

慎言建德初追贈大將軍謚曰烈弼字輔伯少有大志

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周齊王憲聞而

敬之引為記室遷小內史與韋孝寬伐陳攻拔數十城

弼計居多拜壽州刺史隋文帝為丞相尉遲迥舉兵帝

恐弼為變遺長孫平馳驛代之及帝受禪陰有平江南

志訪可任者高頴薦弼有文武才幹拜吳州總管委以

平陳事弼忻然以為己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為重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三

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騏驎上無

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帝稱善賜以寶刀開皇九年大

舉伐陳以弼為行軍總管將渡江酌酒祝曰弼親承廟

略遠振國威若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乘違得

葬江魚腹不恨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時必集歷

陽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中士

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及此

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覺襲陳南徐州拔之執其刺史

黃洛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弼立斬

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魯廣達周智安任蠻奴田

瑞孔範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弼軍擊走之

魯廣達相繼遞進弼軍屢却弼揣知其驕士卒且惰於

是督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士開府員明擒摩

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而禮之從

北掖門入時韓擒虎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視之叔

寶惶懼流汗股慄再拜弼謂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三

禮也八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弼恚恨不獲

叔寶與擒虎相詢挺刃而出令蔡徵為叔寶作降牋命

乘驃車歸已事不果帝聞弼有功大悅下詔襄陽之晉

王以弼先期決戰違軍命以弼屬吏帝驛召之及見迎

勞曰克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上

柱國進爵宋國公真食襄邑三千戶加寶劔寶帶金璽

金盤各一并雉尾扇曲蓋雜練練二千段女樂二部又

賜陳叔寶妹為妾

愚按陳後主一妹為宣華夫人一妹賜楊素又一妹賜弼凡三見矣此宣華所以名大寶殿之禍也

拜右領軍大將軍平陳後六年弼撰其畫策上之謂為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所上七策其一請廣陵頓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為常及大兵南伐不復疑其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噪及兵臨江陳人以為獵其三以多馬多買陳舟而匿之買弊舟五六十艘於瀆內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三

人以為國內無舟其四積葦荻於楊子津其高弊艦及大兵將渡乃卒通瀆於江其五塗戰船以黃與枯荻同色故陳人不預覺其六先取京口倉儲速據白土岡置兵死地故一戰而克其七臣奉敕兵以義舉及平京口俘五千餘人悉給糧勞遣付其敕書命別道宣喻是以大兵渡江莫不草偃十七日間南至林邑東至滄海西至象林皆悉平定轉右武侯大將軍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隆為武都郡公弟東萬營郡公並刺史列將所

貯珍翫不可勝計婢妾曳綺羅者數百時人禁之弼自謂功名出朝臣右每以宰相許之既而楊素為右僕射弼仍為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數載下弼獄帝謂曰我以高頴楊素為宰相時汝每昌言此二人惟堪噉飯是何意也弼曰頴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並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渡江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帝曰此已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三

外酬賞何用追論弼曰平陳之日諸公議不許臣行推心為國已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帝低徊數日惜其功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帝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十九年駕幸仁壽宮燕王宮詔弼為五言詩詞意憤怨帝覽而容之明年弼又有罪在禁所詠詩自若帝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為惡乃與行俱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此心終不改邪他日帝謂侍臣曰初欲平陳時弼

謂高頴曰陳叔寶可平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頴云必不然平陳後便索內史又索僕射我語高頴曰功臣正宜授勳官不可預朝政弼後語頴皇太子於已出口入耳無所不盡公他日安知不得弼力何脉脉耶意圖鎮廣陵又求荊州摠管並作亂處此意中不改後突厥入朝帝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帝曰非弼無能當此乃命弼弼再拜呪曰臣若赤誠奉國當一發破的否則不中遂一發而中帝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五

在東宮嘗謂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俱良將儒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鬪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是誰也拜曰唯殿下所擇意蓋自許為大將及煬帝嗣位尤被疎忌大業三年從駕北巡至榆林時為大帳下可坐數千人名突厥啓民可汗饗之弼以為太侈與高頴宇文弼等私議得失為人所告竟被殺時年六十四妻子為官奴羣從徙邊子懷亮慷慨有父風以柱國世子拜儀同三

司坐弼為奴俄亦誅死敦弟誼性剛果有幹略周文據關中引之左右累遷儀同三司略陽公府長史周孝閔受禪歷原信二州摠管及兄以讒毀誅坐免官從武帝平齊拜洛州刺史封建威縣侯開皇中位左武侯將軍海陵郡公後以突厥為邊患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柱國誼時年老猶能重鎧上馬甚為北夷所憚數載上表乞骸卒於家子舉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五

論曰周文帝屬禍亂之辰以征伐定海內大則連兵百萬繫之以存亡小則轉戰邊亭不闕於旬月是以兵無少長士無賢愚莫不投筆要功橫戈請奮豆盧寧楊紹王雅韓雄等或攀翼雲漢底績屯夷雖移年代而名成終始美風哉豆盧勳譽宣分竹毓節見臨危可謂載德象賢也觀德王位登台袞慶流後嗣保茲寵祿實仁厚所致乎王世積雋才雖多適足為害賀若敦志略慷慨深入敵境勳寇絕其糧道江淮阻其歸塗臨危而策出無方事迫而雄心彌厲故能利涉死地全師以反

周書曰非忘身殉國孰能若此俯窺元定之傳曾冀  
土不若

而茂勲莫紀嚴刑已及天下是以知宇文護之不終也

自南北分隔將三百年隋文爰應千齡將一函夏賀若

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擒虎奮發賈餘勇以爭先隋

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

謀實二臣之力其倣儻英略弼固居多武毅威雄擒虎

稱重方於晉之王杜勲庸綽有餘地然弼功成名立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五七

伐不已竟顛殞於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

言不及斯禍矣韓擒虎累葉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既破

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棠咸有武藝驍雄膽畧並為當

時所推赴赴干城難兄難弟矣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六

明李清撰

列傳第五十八

北史七十

申徽

陸通弟送

庫狄峙

楊薦

王慶

趙剛

趙昶

王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趙文表

元定

楊樹

申徽字世儀魏郡人其遠祖因中原亂避地江左兩世  
皆仕宋官至刺史父明仁郡功曹早卒徽少與母居盡  
心孝養及長好經史性審慎不妄交游遭母憂喪畢乃  
歸於魏北海王元顥入洛以元暹為東徐州刺史暹引  
徽為主簿顥敗暹檻車送洛陽故吏賓客並委去惟徽  
送之及暹得免乃廣集賓友歎徽有古人風尋除太尉

府行參軍孝武初徽以洛陽兵難未已間行入關見周文周文與語奇之薦於頡拔岳岳亦雅相敬待引為賓客周文臨夏州以徽為記室參軍兼府主簿周文察徽沈密有度量每事信委之乃為大行臺郎中時軍國草創幕府務殷四方書檄皆徽辭也大統四年拜中書舍人休起居注河橋之役大軍不利近侍之官分散者衆徽獨不離左右魏文帝稱歎之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先是東陽王元榮為瓜州刺史其塔劉彥隨之及榮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三

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為刺史彥殺康取其位屬四方多難朝廷不遑問罪因授彥刺史頻徵不奉詔又南通吐谷渾將圖叛逆周文難於動衆欲以權略致之乃以徽為河西大校密令圖彥徵以五十騎行既至止賓館彥見徽單使不以為疑徽乃遣一人微勸彥歸朝以揣其意彥不從徽又使贊成其住計彥便從之遂來至館徽先與瓜州豪右密謀執彥遂叱而縛之彥辭無罪徽數之曰君無尺寸功擅殺皇宗濫居方岳恃遠背誕不恭

貢職戮辱使人輕忽詔命計君之咎實不容誅但受詔日本令相送歸闕所恨不得即申明罰以謝邊遠耳於是宣詔慰勞吏民及彥所部復云大軍續至城內無敢動者使還遷都官尚書十二年瓜州刺史成慶為城人張保所殺都督令狐延等起義逐保咨請刺史以徽信洽西土拜假節瓜州刺史徽在州五載儉約率下邊人樂而安之十六年徽兼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二年累進爵博平公正右僕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三

賜姓宇文氏徽性勤至凡所居官案牘無大小皆親自省覽事無稽滯吏不得為姦後雖歷公卿此志不懈出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吏民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就請遮相謂曰此中使君手迹也並寫誦之明帝以御正任總絲綸更崇其秩為上大夫員四人號大御正又以徽為之歷小司空少保出為荊州

刺史入為小司徒小宗伯天和六年乞骸詒許之贈泗州刺史謚曰章子康嗣

陸通字仲明吳郡人曾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軍還留載隨其子義真鎮長安遂沒赫連氏魏太武平赫連氏載仕魏位中山郡守父政性至孝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泉出內有魚遂得供膳時以為孝感所致謂之孝魚泉從介朱天光討伐及天光敗歸周文周文為行臺以政為行臺左丞原州長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大統中卒通少敦敏好學有志節幼從政在河西遂達寇難與政相失通自拔東歸從介朱榮榮誅又從介朱兆及介朱氏滅乃入關周文時在夏州引為帳內督頃之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時傳岳軍府已亡散周文憂之通以為不然居數日問至果如所策自是愈見親禮遂晝夜陪侍家人罕見其面通雖處機密愈自恭謹周文以此重之後從擒竇泰復弘農沙苑之役力戰有功又從解洛陽圍軍還屬趙青雀反於長安周文將討

之以人馬疲弊不可速行又謂青雀等一時陸梁不足為慮乃云我到長安但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進曰青雀等既以大軍不利謂朝廷傾危同惡相求遂成反亂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且其詐言大軍敗績東寇將至若以輕騎往士民謂為信然更沮兆庶之望大兵雖疲弊精銳猶多以明公之威率思歸之眾以順討逆何慮不平周文深納之因從平青雀錄前後功三進爵為都昌公刺史徐州以寇難未平留不之部與于謹討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平伏加大都督從周文授玉壁進儀同三司九年高仲密以地來附通從若干惠戰於邛山衆軍皆退唯惠與通率所部力戰至夜中乃陰引還敵亦不敢逼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僕卿賜姓步六孤氏進爵綏德郡公周保定五年累遷大司寇通性柔謹雖久處列位常清慎自守所得祿盡與親故共之家無餘財常曰凡人患貧而不貴不患貴而不貧也建德元年轉大司馬其年卒通弟暹字季明初名彥字世雄魏文帝常

從容謂曰爾既溫裕何字世雄且為世之雄非所宜也於爾兄弟又復不類遂改焉暹少謹密早有名譽兄通先以軍功別受茅土乃讓父爵中都縣伯令暹襲之起家羽林監周文內親信時輩皆以驍勇自達唯暹獨兼文雅由此加禮遇焉大統十四年叅大丞相府軍事尋兼記室保定初累遷司宗中大夫轉軍司馬暹幹識詳明歷任三府所在著績朝廷嘉之進爵為公

庾信神道碑曰公為軍司馬有人於闇夜餉羅數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匹閨門不受

天和三年齊遣侍中斛斯文略中書侍郎劉逖來聘初脩鄰好感選行人詔暹為使主尹公正為副報之暹美容止善辭令敏而有禮齊人稱焉還居近畿詔令路車儀服郊迎而入時人榮之四年除京兆尹郡界豕生數子經旬母死其家又有積乳養之諸豚賴以活時論以暹仁政所致

神道碑曰公為京兆尹家僮暮行得遺錢於道并白

絕十匹訪得其主還之

俄遷司會中大夫出為河州刺史晉公護雅重其才表為中外府司馬頗委任之尋復為司會遷小司馬及護誅坐免官頃之起為納言又以疾不堪劇任乃除宜州刺史故事刺史奉辭例備國簿暹以時屬農要奏請停之武帝深嘉焉詔以暹雖未臨己存恤宜遂遂其所請以彭雅操暹在州有惠政吏民稱之東宮初建授太子太保卒贈大將軍子操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庫狄峙其先遼東人本姓段匹碑之後後徙居代世為豪右父貞上洛郡守峙少以弘厚知名善騎射有謀略仕魏位高陽郡守政存仁恕士民頗悅之孝武西遷峙棄官從入關大統元年拜中書舍人叅掌機密以恭謹見稱遷黃門侍郎時與東魏爭衡柔然乘虛屢為邊患朝議欲結和親乃使峙往峙狀貌魁梧善於辭令柔然主雅信重之自是不復為寇周文謂峙曰昔魏絳和戎見稱前史以君方之彼有愧色累遷驃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拜侍中柔然既滅突厥強盛雖與周通好而外  
連齊氏周文又令峙銜命喻之突厥感悟即執齊使歸  
長安爵安豐郡公歷小司空小司寇明帝初為益州刺  
史都督三十一州諸軍事時性寬和尚清靖為夷獫所  
安後為宜州刺史入為少師以年老乞骸詔許之卒諡  
曰定子嶷嗣少知名卒於職方中大夫蔡州刺史嶷弟  
徽從平齊以功拜儀同大將軍賜爵樂陵縣公徽弟微  
亦以軍功至儀同大將軍保城縣男微弟嶷性弘厚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局度以齊右下大夫從武帝東伐入并州軍敗侍臣職  
焉及帝出惟茲侍從以功授上儀同大將軍遷開府歷  
右官伯賜爵樂城縣侯任隋至戶部尚書

楊薦字承略秦郡寧夷人父寶昌平郡守薦幼孤早有  
名譽性廉謹喜怒不形於色魏永安中隨爾朱天光入  
關周文臨夏州補帳內都督及平侯莫陳悅使薦入洛  
請事孝武授周文關西大行臺仍除薦直問將軍時孝  
武妹馮翊長公主嬰居欲以妻周文乃令武衛元毗喻

旨薦歸白周文又遣薦入洛請之孝武即許焉及欲向  
關中薦贊成其計孝武曰卿歸語行臺迎我周文又遣  
薦與長史宇文測出關候接孝武至長安進爵清水縣  
子大統元年柔然請和親周文遣薦與楊寬使并結婚  
而還進爵為侯又使薦納幣柔然魏文帝郁久閏后崩  
周文遣僕射趙善使柔然更請婚善至夏州聞柔然貳  
於東魏欲執使者善懼乃還周文乃使薦往至柔然責  
其背惠食口并論結婚意柔然感悟乃遣使隨薦報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及侯景來附周文令薦助鎮逼薦和景讎覆遂求還具  
陳事實周文恐柔然乘虛寇掠乃遣薦往更論和好以  
安慰之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  
周孝閔踐阼除御伯大夫仍使突厥結婚突厥可汗弟  
地頭可汗阿支那庫頭居東面與齊通和說其兄欲背  
先約計已定將執薦等送齊薦知其意正色責之辭氣  
慷慨涕泗橫流可汗慘然良久曰幸無所疑當共平東  
賊然後發遣我女乃令薦先報命仍請東討以奉使稱

旨遷將軍保定四年又納幣突厥還行大司徒從陳公  
純等逆女突厥進爵南安郡公天和三年遷總管梁州  
刺史卒

王慶字興慶太原祁人父因魏靈州刺史慶少開悟有  
才略初從周文征伐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每獲殊  
賞大統十年授殿中將軍周孝閔踐阼晉公護引為典  
籤慶樞機明辯漸見親侍授大都督武成元年以前後  
功賜爵始安縣男保定二年使吐谷渾與其分疆仍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和好渾主悅服遣所親隨慶貢獻初突厥與周和親許  
納女為后齊人知之懼成合從亦遣使求婚財饋甚厚  
突厥貪其重賂便許之朝議以魏氏昔與柔然結婚遂  
為齊人離貳今者復恐改變欲遣使結之遂授慶左武  
伯副楊薦為使是歲遂與入并之役慶乃引突厥駢與  
隋公楊忠至太原而還及齊人許送皇姑及世母朝廷  
因與道和突厥聞之復致疑阻又遣慶往諭之可汗感  
悅結好如初五年復與宇文貴使突厥逆女慶信著北

蕃頗歲出使後更至突厥屬其可汗暴殂突厥謂慶曰  
前後使來逢我國喪皆勞而表哀况今二國和親豈得  
不行此事慶抗辭不從突厥見其守正卒不敢逼武帝  
聞而嘉之錄慶前後使功遷兵部中大夫進爵為公歷  
丹中二州刺史為政嚴肅吏不敢犯大象元年授上大  
將軍總管汾石二州五鎮諸軍事汾州刺史進柱國開  
皇元年進爵平昌郡公卒於鎮贈上柱國諡曰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趙剛字僧慶河南洛陽人父和太和中陵江將軍南討  
度淮聞父喪輒還所司將致於法和曰罔極之恩終天  
莫報若安厝畢方即罪戮死且無恨言訖號慟悲感傍  
人主司以聞遂宥之喪畢除寧遠將軍剛少機辯有幹  
能起家奉朝請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加閭內都督及孝  
武與齊神武構隙剛密奉旨白東景州刺史馮景昭未  
及發神武已逼洛陽孝武西遷景昭集府僚文武議其  
去就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抽刀投地曰  
公若為忠臣可斬道和如欲從賊可見殺景昭感悟遂

率眾赴關右屬侯景逼穰城東荊州人楊歡等起兵應景以其眾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遂沒於蠻後自贖免乃見東魏東荊州刺史李魔憐勸令歸關西魔憐納之使剛至并州密觀事勢神武引剛內宴令剛書申勅荊州剛還報魔憐仍說魔憐斬楊歡等以州歸西魔憐乃使剛入朝大統初剛於灞上見周文具陳關東情實周文嘉之以復東荊州功進爵臨汝縣伯初賀拔勝獨孤信以孝武西遷並流寓江左至是剛言於魏文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三

請追而復之乃以剛為兼給事黃門侍郎使梁之魏興齋移書與其梁州刺史杜懷珪等懷珪即與剛盟軟受移送建康仍遣行人隨剛報命是年又詔剛使三荆聽在所便宜從事使還稱旨進爵武成縣侯除大丞相府帳內都督復使魏興重申前命尋梁人禮送勝信等頃之御史中尉董紹進策請圖梁漢以紹為行臺梁州刺史剛以為不可而朝議已決遂出軍紹竟無功還免為庶人除剛潁州郡守

周書曰拜剛大都督東道軍司節度開府李延孫等七軍延孫為長史楊伯蘭所害剛擊斬之時河南城邑一彼一此剛復出軍伊洛侯景亦渡河築城剛前後下景三郡破其行臺梅遜

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兼大行臺左丞持節赴潁川節度義軍師還剛別破侯景前驅於南陸復獲其郡守二人時流言剛東叛神武因設反間聲遣迎接剛乃率騎襲其丁塢拔之周文知剛無貳乃加奮焉除營州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三

進爵為公渭州人鄭五醜構逆與叛羌傍乞鐵忽相應令剛往鎮之將發魏文帝引見內寢舉觴屬剛曰昔侯景在東為卿所困黜羌小醜豈足勞卿謀慮時五醜已剋定夷鎮所在立柵剛至並攻破之散其黨與五醜遂西奔鐵忽剛又進破鐵忽偽廣陵郡屬宇文貴等西討詔剛行渭州皆給糧餼

周書曰鐵忽平所獲羌卒千人配剛軍中教以戎旅皆盡其力用

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官建拜膳部中大夫  
周孝閔踐阼出為利州總管沙州氏恃險逆命剛再討  
復之方州生獠自此始從賦役剛以偽信州濱江負阻  
表請討之詔剛率利沙等十四州兵往經略焉仍加授  
渠州刺史剛初至渠帥憚其軍威相次降款剛師出踰  
年士卒疲弊尋復亡叛後以無功還卒於路贈中浙涿  
三州刺史諡曰成子仲卿別見

趙昶字長舒天水南安人家於代昶少聰敏有志節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七

冠以村力聞周文平弘農擢為相府典籤大統九年大  
軍失律於邛山清水氏酋李鼠仁自軍逃還憑險作亂  
周文將討之先求可使者

周書曰左右莫對昶請行太祖壯之

遂令昶使鼠仁喻以禍福羣凶或從或否其逆命者將  
加刃於昶昶神色自若志氣彌厲鼠仁感悟相率降氏  
梁道顯叛攻南田周文復遣昶慰喻之道顯等即款附  
東秦州刺史魏光因徙其豪帥三十餘人并部落於華

州周文即以昶為都督領之先是汾州胡叛再遣昶慰  
勞之皆知其虛實及大軍往討昶為先驅遂破之以功  
封章武縣伯十五年拜安夷郡守帶長蛇鎮將氏俗荒  
獷昶威懷以禮莫不悅服暮歲後樂從軍者千餘人加  
授帥都督時屬軍機科發切急氏情難之復相率謀叛  
昶又潛遣人誘說離間因其攜貳遂輕往臨之羣氏不  
知所為咸來見昶乃斬其首逆者二十餘人餘衆遂定  
朝廷嘉之除大都督行南秦州事時氏帥蓋闡等反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七

復討擒之又與史寧破宕昌羌獠二十餘萬拜武州刺  
史恭帝初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潭水羌叛殺  
武陵潭水二郡守昶率儀同駱大弋等討平之周明帝  
初鳳州人仇周貢魏興等反自號周公破廣化郡攻茂  
諸縣分兵西入圍廣業修城二郡廣業郡守薛爽修城  
郡守杜果等請昶為援昶遣使報果為周貢黨樊伏興  
等所獲興等知昶將至解脩城圍據沉功嶺設六伏待  
昶昶至遂遇其伏合戰破之廣業之圍亦解昶追之至

泥陽川而還興州人段叱及氏酋羌多復反攻沒郡縣  
昶討斬之昶自以擢居將帥傾心下士鹵獲氏羌撫而  
使之皆為昶盡力周文常曰不煩國家士馬而能威服  
氏羌者趙昶有之矣至是明帝錄前後功進爵長道郡  
公賜姓宇文氏賞勞甚厚二年徵拜賓部中大夫行吏  
部尋卒

王悅字眾喜京兆藍田人少有氣幹為州里所稱周文  
初定關隴悅募鄉里從軍屢有戰功大統元年除相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七

刑獄叅軍四年東魏將侯景攻圍洛陽周文赴援悅又  
率鄉里千餘人從軍至洛陽將戰之夕悅罄其行資市  
牛饗戰士所部盡力斬獲居多遷大行臺右丞轉左丞  
久居管轄頗獲時譽三年侯景據河南來附仍請兵為  
援周文先遣韋法保賀蘭願德等帥眾助之悅言於周  
文曰侯景於高歡始為鄉黨之情未定君臣之契位居  
上將職重台司論其分義有同魚水今歡始死景便辭  
貳豈不知君臣之道有違忠義之禮不足益所圖既大

不郵小嫌既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朝廷今若益之  
以勢援之以兵非唯侯景不為池中物亦恐朝廷貽笑  
將來也周文納之乃遣追法保等而景尋叛

周書曰十四年從大將軍楊忠征隋郡安陸時懸兵  
深入悅支度路程勒其部伍節減糧食及至竟陵諸  
軍多匱乏悅出廩米六百石分給之

後累遷大行臺尚書從達奚武征梁漢軍出武令悅說  
其城主楊賢悅乃貽之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七

周書載書曰達奚公總熊羆之旅受朕廟堂先附者  
賞後服者誅君兵糧既少救復路絕欲守則城池無  
縈帶之險欲戰則士卒有土崩之勢以此求安未見  
其利韓信背項黃權歸魏事有變通今其責也  
賢遂降悅又白武云白馬衝要必爭之地今城守寡弱  
易可圍也若蜀兵更至攻之甚難武然之即令悅率輕  
騎徑趣白馬悅示其禍福梁將深悟  
周書作其將梁深

遂以城降時梁武陵王蕭紀果遣其將任珍奇欲先據  
白馬行次闕城聞已降乃還及梁州平周文即以悅行  
刺史事招撫初附吏民安之廢帝二年徵還本任屬改  
行臺為中外府尚書員廢悅以儀同領兵還鄉里悅久  
居顯職及此之還私懷怏怏猶陵駕鄉里失宗黨情其  
長子康恃悅舊望遂自驕縱所部軍人將有婚禮康非  
理陵辱軍人訐之悅及康並除名仍配遠防及于謹伐  
江陵令悅從軍展効江陵平因留鎮之周孝閔踐阼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六

列復官累遷司憲中大夫賜姓宇文氏兩進爵至河北  
縣公性儉約不營生業雖出入榮顯家徒四壁而已明  
帝手敕勞勉之保定元年卒於位子康嗣

趙文表其先天水西人後徙居南鄭累世為二千石父  
珽性方嚴有度量位御伯中大夫文表少而脩謹志存  
忠節

周書曰好讀左氏春秋畧舉大義

起家為周文親信保定五年授畿伯下大夫遷許國公

宇文貴府長史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仍從貴使  
突厥迎皇后進止儀注令文表典之皆合禮度及皇后  
將入境突厥託以馬瘦徐行文表慮其為變遂說突厥  
使羅莫緣曰后自發彼蕃已淹時序途經沙漠人馬疲  
勞且東寇每伺間隙吐谷渾亦能為變今若以可汗愛  
女結姻上國曾無防慮豈人臣之體乎莫緣然之遂倍  
道兼行數日至甘州以功別封伯陽縣伯天和三年除  
梁州總管府長史所管地名恒稜者方數百里並夷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七

所居恃其險固常懷不軌文表率眾討之軍次巴州文  
表欲率眾徑進軍吏等曰此獠旅拒日久部落甚強凡  
討之者皆四面環攻以分其勢若大軍直進不遣奇兵  
恐併力於表未可制勝文表曰往者既不能制之今須  
別為進趣若四面遣兵則獠降走路絕理當相率以死  
拒戰如從一道則吾得示威恩分遣人以理曉諭為惡  
者討之歸善者撫之善惡既分易為經略事有變通奈  
何欲遵前轍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時有從軍熟獠多與

桓稜親識即以實報之桓稜獠相與聚議猶豫問文表

軍已至其界獠中先有二路一路稍平一路極險俄有

生獠酋帥數人來見文表曰我恐官軍不識山川請為

鄉導文表謂之曰此路寬平不須導引卿但先去好慰

喻子弟也乃遣之文表謂其眾曰向者獠帥謂吾從寬

路而行必當設伏險要若從嶮路出其不虞獠眾自離

散矣於是勒兵從險道進道有不通處即治之乘高而

望果見其伏兵獠既失計爭攜妻子退保嶮要文表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三

軍大蓬山下示以禍福遂相率來降文表皆撫慰之仍

徵其租稅無敢動者後除文表為蓬州刺史大得民和

愚按文表平獠始末原載獠傳今改附文表傳以著

其功

遷蓬州刺史政尚仁恕夷獠懷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又加大將軍進爵為公大象中拜吳州總管

時開府毛顓

周書毛顓作于顓 愚按隋書于顓傳亦有此事北

史作毛顓誤也

為吳州刺史及隋文執政尉遲迥等舉兵遠近騷然人

懷異望顓自以秩大且為國家肺腑懼文表負己謀欲

先之乃稱疾不出文表往問之顓遂手刃文表因令其

吏人告云文表謀反仍馳啟其狀帝以諸方未定恐顓

為變遂授顓吳州總管以安之後知文表無異志雖不

罪顓特聽文表子仁海襲

元定字願安河南洛陽人父道龍鉅鹿郡守定惇厚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三

言內沈審而外剛毅從周文討侯莫陳悅以功拜步兵

校尉

周書曰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定皆先鋒

當其前者無不披靡邠山之役敵人如堵定奮稍衝

之殺傷甚眾無敢當者太祖親見之論功為最賞物

甚厚

定有勇略累從征伐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周文深

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累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廢帝二年以宗室封建城郡王三年行周禮隨例降封長湖郡公周明帝初拜岷州刺史威恩兼濟甚得羌豪情先是生羌據險不賓者至是並出山谷從征賦及定代還羌豪等咸懋慕之保定中累進大將軍天和二年陳湖州刺史華皎舉州歸梁梁孝明帝欲因陳攻取遣使請兵詔定從衛公直率衆赴之梁人與華皎皆為水軍定為陸軍直總督之俱至夏口而陳郢州堅守不下直令定圍之陳遣其將淳于量徐度吳明徽等水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五

來拒

周書曰時量等以定已渡江勢分先與水軍交戰皎為陳人所敗脫身歸梁定孤軍懸隔進退無路陳人乘勝水陸逼之定乃率所部所竹開路且行且戰欲趣湘州而湘州已陷度等知定窮迫遣使偽與定通和重為盟誓許放還圍定疑其詐欲力戰以死而定長史長孫隆及諸將等多勸定和乃許之與度等刑牲歃血解仗就舟為度所執所部衆軍亦被囚鹵送詣丹陽居數

月憂憤發病卒于樂嗣

楊擲字顯進正平高涼人父猛為縣令擲少豪俠有志氣魏孝昌中爾朱榮殺宮朝士大司馬城陽王元徽逃難投擲擲藏而免之孝莊立徽乃出復為司馬由是擲以義烈聞擲拜伏汝將軍給事中北海王元顥入洛孝莊北渡太行

周書曰元顥入洛孝莊欲就尔朱榮於晉陽詔擲率其宗人收舟馬渚擲未至帝已北渡太行擲遂匿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五

收船不以資敵

及榮奉孝莊南討至馬渚擲乃具舟濟王師顥平封肥如縣伯進都督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從孝武入關進爵為侯加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時東魏遷鄴周文欲知其所為乃遣擲間行詣鄴以觀察之使還稱旨授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稽胡恃險不賓屢行鈔竊以擲兼黃門侍郎往慰撫之擲頗有權略能得邊情誘化首渠多來款附乃有隨擲入朝者時弘農為東魏守擲從



周文攻拔之然自河以北猶附東魏樹父猛先為郟郡白水令擢典豪右相知請微行詣郟郡舉兵應朝廷周文許之擢遂行與土豪王覆憐等陰謀舉事密相應會內外俱發遂拔郡擒其守程保及縣令四人斬之眾議推擢行郟事擢以因覆憐成事遂表覆憐為郟郡守以功授大行臺左丞仍率義徒更為經畧於是遣謀人誘說東魏城堡旬月間正平河南北汾二絳建州大寧等諸城並請內應大軍因攻拔之以擢行正平郟事左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五十四

敵眾漸盛擢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謀欲拔還復恐義徒背叛遂偽為周文書遣人若從外送來者云已遣軍四道赴援故人漏泄使所在知之又分土人義首令各領所部四出鈔掠擬供軍費擢分遣訖遂於夜中拔還郟郡朝廷嘉其權以全軍即授建州刺史時東魏以正平為東雍州遣薛榮祖鎮之乃先遣奇兵急攻汾橋榮祖果盡出城中戰士拒守汾橋其夜擢從他道濟遂襲克之郟郡人以郟東叛郟守郭武安脫身走免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五十五

如故齊神武敗於沙苑其將韓軌潘樂可朱渾道元等為殿擢分兵要截殺傷甚眾東雍州刺史司馬恭懼擢威聲棄城遁擢遂移據東雍州周文以擢有謀略堪委邊任乃表行建州事時建州遠在敵境擢威恩夙著所經處多羸糧附之北至建州眾已一萬東魏州刺史車折于洛出兵逆戰擢擊敗之又破其行臺斛律俱於州西大獲甲仗及軍資以給義士威名大振東魏遣太保尉景攻陷正平復遣行臺薛脩義與斛律俱相會於是

又率兵攻復之轉正平郟守又擊破東魏南絳郟因其郟守屈僧珍錄前後功封郟陽縣伯郟山之戰擢攻拔栢谷塢即鎮之及大軍不利擢亦拔還而東魏將侯景率騎追擢與儀同章法保同心抗禦且戰且前景乃引退周文嘉之復授建州刺史鎮車箱擢久從軍徒未及塋父至是表請遷塋詔贈其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晉州刺史贈其母夏陽縣君並給儀衛州里榮之及齊神武圍玉壁別令侯景趣齊于嶺擢恐入寇郟郡率騎

禦之景遠開樹至斫木斷路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  
退還河陽其見憚如此十二年進授大都督加晉建二  
州諸軍事又攻破葦塢獲東魏將李顯進開府復鎮郢  
郡十六年大軍東討授大行臺尚書率義衆先驅敵境  
攻其四戍拔之時以東軍不出乃追樹還改封華陽縣  
侯又於郢郡置郢州以樹為刺史率所部兵鎮之保定  
四年遷少師其年大軍圍洛陽詔樹出軹關然樹自鎮  
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人戰每常克獲遂有輕敵之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五

時洛陽未下而樹深入敵境又不設備齊人奄至大破  
樹軍樹以衆敗遂降齊樹之立勲也有慷慨壯烈之志  
及軍敗遂就囚以求苟免時論鄙之朝廷猶錄其功不  
以為罪今其子襲爵

論曰中微局量深沈文以經史陸邁鑒悟明敏飾以溫  
恭並夙奉龍顏早蒙任遇幼宣提戰功預披荆義結周  
旋恩生契闊遂得入居瑞揆出撫列藩雖以識用成名  
抑亦情兼惟舊陸遲於戎旅之際以文雅見知出境播

延譽之能蒞官著從政之美歷居顯要豈徒然哉庫狄  
峙建和戎之功楊薦成入關之策趙剛克剪凶狡趙昶  
陳服先牛悅料侯景文表譎突厥或明稱先覺或識  
國難惟樹立功立事皆一時志力之士也元定敗亡  
有收其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  
師其樹之謂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五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七

列傳第五十九

韓褒

張軌

郭彥

皇甫璠

欽定四庫全書

王子直

呂思禮

檀肅

宗慄

柳遜

明李清撰

北史七十一

趙肅

李彥

梁昕

辛慶之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七

杜果

徐招

孟信

劉璠

柳遜子莊

韓褒字弘業潁川潁陽人父演恒州刺史褒少有志尚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怪問之對曰文字之間常奉訓誘至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師奇之及長涉獵經史深沈

總校官檢 討臣彭元琬

侍讀學士臣王保

校對生 員臣梁寶繩

有遠略屬魏室喪亂避地夏州時周文為刺史素聞其名待以客禮及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諸將遣使迎周文周文問以去留褒曰此天授也何疑乎

周書載褒曰今王室凌夷使君英武恩結士心若總兵權據關中地此天授也且侯莫陳悅亂常速禍不乘勝取平涼及通管洛水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不世之勲在斯一舉

周文納焉及為丞相引為錄事參軍賜姓侯呂陵氏大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統初遷丞相府從事中郎又拜丞相府司馬出為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盜賊褒密訪之並募右所為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分憂耳乃悉召傑黠少年素為鄉里患者置為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不獲者以故縱論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首伏曰前盜發者並某等為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所在褒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勝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

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間諸盜咸首盡褒取名簿勘之一無差異並原罪許以自新庫盜屏息入為給事黃門侍郎遷侍中除都督西涼州刺史羌俗輕貧弱尚豪富家侵漁百姓同於僕隸故貧者日削豪者益富褒乃悉募貧人充兵士優復其家蠲免徭賦又調富人財物賑給之每西域商貨至先盡貧者市之貧富漸均戶口殷實廢帝元年為會州刺史後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累進爵三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公遷汾州刺史先是齊寇數入民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扞褒至適會寇來乃不下屬縣人既不備多被抄掠齊人喜於不覺以為州先未集兵今還必不能追蹙益懈不為營壘褒已先勒精銳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獲其衆故事獲生口者並送京師褒奏曰所獲賊衆不足為多得而辱之但益其忿耳請一切放還以德報怨詔許之自此抄兵頗息遷河州總管仍轉鳳州刺史尋以老請致事許之天和

五年拜少保褒歷事三帝以忠厚見知武帝深相敬重  
常以師道處之每入朝見必有詔令坐然後始論政事  
卒贈涇岐燕三州刺史諡曰貞子繼伯嗣

趙肅字慶雍河南洛陽人世事河西沮渠氏滅始歸魏  
父中侯舉秀才為後軍府主簿肅早有操行知名於時  
孝昌中起家殿中侍御史東魏天平初除新要郡守秩  
滿遷洛大統三年獨孤信東討肅奉宗人為鄉導授司  
州別駕監督糧儲軍用不置周文聞之謂人曰趙肅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陽主人也九年行華山郡事十三年除廷尉少卿明年  
元日當行朝禮非有封爵者不得預肅時未有茅土左  
僕射長孫儉啟周文請之周文乃召肅謂曰歲初行禮  
豈得使卿不預然何為不早言也令肅自選封名肅曰  
河清乃太平之應竊所願也封河清縣子十六年除廷  
尉卿肅久在理官執心平允凡所處斷咸得其情肅慎  
自居不營產業時人稱之十七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散騎常侍賜姓乙弗氏先是周文命肅撰法律肅

積思累年遂感心疾去職卒於家子軌別見

張軌字元軌濟北臨邑人父崇高平令軌少好學志誠  
開朗初在洛陽家貧與樂安孫樹仁為莫逆交每易衣  
而出以此見稱軌嘗謂所親曰秦雍間必有王者爾  
氏敗遂杖策入關賀拔岳以軌為記室參軍典機密尋  
轉倉曹時穀糶踊貴或有請貸官倉者軌曰以私官公  
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違乃賣所服衣物糶粟以  
振其乏及岳被害周文帝以軌為都督從征侯莫陳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悅平使於洛陽見領軍斛斯椿椿曰高歡逆謀已傳行  
路人情西望以日為年未知宇文何如賀拔也軌曰宇  
文公文足經國武足定亂高識遠度非愚管所測椿曰  
誠如卿言真可恃也周文為行臺受軌郎中孝武西遷  
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吏部郎  
中出為河北郡守在郡三年聲績甚著臨民治術有循  
吏之美大統間言宰人者多推尚之賜姓宇文氏恭帝  
二年累官至度支尚書復除隴右府長史卒於位諡曰

質軌性清素臨終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子肅為中外府記室參軍中山公訓侍講早有才名性頗輕狷時比之魏詠卒以罪考竟終

李彥字彥士梁郡下邑人父靜南青州刺史彥少有節操好學慕古魏孝昌中解褐奉朝請孝武入關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大統初累遷左民郎中十二年省三十六曹為十二部改授戶部郎中廢帝初拜尚書左丞彥在尚書十有五載屬軍國草創庶務殷繁留心省闈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六

嘗懈怠斷決如流略無疑滯臺閣莫不嘆其公勤明察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左丞賜姓宇文氏拜兵部尚書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仍兼著作六官建改授軍司馬彥性謙恭有禮節雖居顯要於親黨問恂恂如也輕財重義好施愛士時論稱之然素多疾而勤於蒞職雖沈頓枕席猶理務不輟遂至於卒諡曰敬彥臨終遺誠其子等曰昔人以竅木為櫝葛屨為絨下不亂泉上不泄臭寔吾平生志但事既矯枉恐為世士所譏今可

效以時服葬於磽确之地勿用明器芻塗及儀衛等爾其念哉朝廷嘉之不奪其志

郭彥太原陽曲人其先從官闕右遂居馮翊父肅靈武令彥少知名周文帝臨雍州辟為西曹書佐大統十二年初選當州首望統領鄉兵除帥都督以居郎官著稱進大都督恭帝元年除兵部尚書仍以本兵從柱國于謹南伐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周孝閔踐阼出為澧州刺史變左生梗無農業彥勸以耕稼人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七

務本亡命之徒咸從賦役先是以澧州糧儲乏少每令荊州遞送自彥蒞職倉庾充實無復轉輸之勞齊南安城主馮顯密遣使歸降其眾未知也柱國宇文貴令彥率兵應接時齊人令顯率所部送糧南下彥懼其眾不從命乃於路邀之顯因得自拔眾果拒戰彥縱兵奮擊並擄獲之以南安無備即引軍掩襲

周書曰顯外兵參軍郭紹為彥所獲因請為鄉導彥夜至城下今紹詐稱顯歸門者開門納之彥引兵入

遂有其城晉公設嘉之進爵懷德縣公

周書曰彥秩滿還朝吏兵號泣送二百餘里

入為工部中大夫保定四年晉公護東討彥從尉遲迥攻洛陽迥復令彥與權景宣出汝南及軍次豫州使彥

鎮之

周書曰軍次豫州彥請攻之景宣以城守既嚴圍欲南韓彥以奉命出師須與大軍接若向江畔立功更

非朝廷意固執不從兼畫攻討之計景宣乃引軍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之遂降其城仍以彥鎮之尋以洛陽班師棄而不守

屬純州刺史樊含卒境內騷然朝廷以彥威信著東南令鎮撫吏民畏愛之

天和中為隴右府總管府長史卒於官贈小司空

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世為關中著姓其先因官徙

居京兆之藍屋父勸儒中散大夫昕少溫恭見稱州里

周文帝迎魏孝武軍次雍州所以三輔望族上謁周文

見昕容貌瑰偉深賞異之

周書曰從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

累遷丞相府主簿大統十二年再遷東荊州刺史所撫以仁惠蠻夷悅之流民歸附者相繼明帝初爵胡城縣

伯天和初出為陝州總管府長史昕性溫裕有幹能歷官內外咸著聲稱尋卒官贈大將軍諡曰貞

皇甫璠字景瑜安定三水人世為西州著姓後徙居京兆父和本州中從事璠少忠謹有幹畧周文為牧補主簿以勤事被知引為丞相府行參軍周保定中累遷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部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璠性和平小心奉法安分守志恒以清白自處當時稱為善人建德

三年為隨州刺史政存簡惠士民安之卒官贈文渭二州刺史諡曰恭子誕字玄慮少剛毅有器局開皇中累

遷治書侍御史朝臣無不肅憚後為尚書左丞時漢王諒為并州總管朝廷咸選寮佐

隋書曰前後長史司馬皆一時名士

以誕公方著稱拜并州總管司馬總府政事一以諮之

諒甚敬焉煬帝即位諒用詔議王頊謀發兵誅數諫止諒不納誕流涕以死固請

隋書載誕諫曰竊料大王兵資非京師敵加以君臣位定願王奉詔入朝守臣子節必有松喬之壽如更遷延陷身叛逆一掛刑書為布衣黔首不可得也敢以死請

諒怒囚之及楊素將至諒乞清源拒之諒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協謀閉城拒諒諒擊破之並抗節遇害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以誕亡身殉國嘉悼久之詔贈柱國封弘義公謚曰明

子無逸嗣尋為滄陽太守甚有聲稱大業初舊爵例除以無逸誠義之後賜爵平興侯初漢王諒反州縣莫不響應有嵐州司馬陶世模繁峙令敬釗並抗節不從世模京兆人性明敏有器幹仁壽初為嵐州司馬諒反刺史為鍾葵將赴之世模以義拒之

隋書載模言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當竭誠効命豈有大行梓宮未掩龍為厲階者乎鍾葵失色

曰司馬反耶

臨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請斬之於是被囚及諒平拜開府授大興令從衛玄擊楊玄感以功進銀青光祿大夫釗字積善河東蒲坂人父元約周布憲中大夫釗仁壽中為繁峙令甚有能名漢王諒反師臨其城賊帥墨珣

隋書曰珣臨之以兵釗辭氣不撓珣義而止之

執送偽將為鍾葵署為代州總管司馬釗正色拒之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以死會鍾葵敗釗遂免

隋書曰為鍾葵署為代州總管司馬釗拒之再三鍾葵忿然作色曰受命則可不然當斬釗曰忝為縣宰進不能保境退不能死節為辱已多何復迫以偽官死生惟命餘非所望鍾葵怒甚復將斬之會楊義臣軍至鍾葵遽出戰因大敗釗得免

卒於朝邑令

辛慶之字餘慶隴西狄道人世為隴右著姓父顯宗馮



翊郡守慶之少以文學徵詣洛陽對策第一除秘書郎屬介朱氏作亂魏孝莊令司空楊津為北道行臺節度山東諸軍討之津啟慶之為行臺左丞與參謀議至鄴開孝莊遇弒遂出充冀間謀結義徒以赴國難尋節閉立乃還洛陽及賀拔岳為行臺復啟慶之為行臺吏部郎中大統初從周文東討為行臺左丞

周書曰時初復河東以本官兼鹽池都將東魏攻臨正平遂欲經畧鹽池慶之守禦有備乃引軍退河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之戰大軍不利河北守令棄城走慶之獨引鹽池抗拒強敵時稱其仁勇

六年行河東郡事九年入為丞相府右長史除度支尚書復行河東郡事遷南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慶之位過雖隆而率性儉素車馬衣服不尚華侈志量淹和有儒者風度為當時所重又以其經明行脩令與盧誕等教授諸王卒於秘書監慶之族子昂字進君數歲便有成人志有善相者謂其父仲畧曰公家雖世載冠冕然

名德富貴莫及此兒仲畧亦重昂志氣深然之年十八侯景辟為行臺郎中景後來附昂遂入朝除丞相府行參軍尉遲迥伐蜀昂占募從軍蜀平迥表昂為龍州長史領龍安郡事州帶山谷舊俗生梗昂威惠洽著吏民畏愛之成都一方之會風俗舛雜迥以昂達於從政復表昂行成都令昂到縣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諸生等深感悟歸告其父老曰卒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井邑肅然咸從其化遷梓潼郡守六官建入為司隸上士保定二年為小吏部益州段阜軍國所資經塗艱險每苦劫盜詔昂使於益梁軍民之務皆委決焉昂撫導荒梗頗得寧靜天和初陸騰討信州蠻詔昂於通渠等州運糧饋之時臨信楚合等諸州民庶多從逆昂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者拒戰莫有怨者使還屬巴州萬榮郡民叛圍郡城

周書載昂謂同列曰凶徒狂悖若待上聞或淹旬月孤城無援必淪寇黨欲拯近瀕寧暇遠求越人苟利百姓專之可也

昂募通開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令其眾皆作中國歌直趨賊壘賊謂有大軍赴救望風瓦解朝廷嘉其權以濟事詔梁州總管杞國公亮即於軍中賞昂奴婢二十口繒綵四百疋又以昂威信布於宕渠遂表為渠州刺史轉通州推誠布信甚得夷獠歡心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十四

滿還京首領皆隨昂詣闕朝覲以昂化洽夷落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晉公護執政昂稍被護親待武帝頗銜之及誅護加之捶楚遂卒昂族人仲景好學有雅量家于雍州父歡魏隴州刺史宋陽公仲景年十八舉文學對策高第建德歷內史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於家

王子直字孝正京兆杜陵人世為郡右族父琳州主簿東雍州長史子直性節儉有幹能魏正光中州辟主簿

起家奉朝請

周書曰子直嘗奉魏臨淮王武命招撫淮南諸盜旬日間咸來復業自合肥以北安堵如故

永安初拜鴻臚少卿大統初漢熾屠各阻兵南山與隴東屠各共為唇齒周文令子直率涇州步騎五千討破之賜書勞問從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兼尚書左丞出為秦州總管府司馬時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逆命子直從隴右大都督獨孤信討平之復入為大行臺郎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十五

兼丞相府記室廢帝元年拜使持節大都督行瓜州事以德政化民西土悅附恭帝初徵拜黃門侍郎卒官杜果字子暉京兆杜陵人父皎儀同三司武都郡守果學涉經史有當世幹略族父瓚清貞有識鑿深器重之常曰吾家千里駒也永熙三年起家奉朝請周明帝初為脩城郡守屬鳳州人仇周貢等搆亂攻逼脩城果信洽於民部內無叛者尋率郡兵與開府趙昶合勢並破平之入為司會上士初陳文帝弟安成王頊即宣帝也

時為質於梁及江陵平項隨例遷長安陳人請之周文許而未遣至是帝欲歸之命果使馮陳文大悅即遣使報聘并賂黔中數州地仍請畫野分疆永敦鄰好以果奉使稱旨帝乃拜項柱國大將軍詔果送還國陳文謂果曰家弟今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不還魯山恐未能及此果答曰安成在關中乃咸陽一布衣耳然陳之介弟價豈止一城本朝親睦九族起已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所以發德音者蓋為此也若知止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五

魯山固當不貪一鎮况魯山梁舊地梁即本朝藩臣若以未言之魯山自合歸國乃云尋常之土易骨肉之親使臣猶謂不可何以聞諸朝廷陳文慙恚久之乃曰前言戲之耳接遇加常禮及還引升殿親降御座執手以別朝廷嘉之授大都督小戴師下大夫行小納言復聘於陳及華皎來附詔令衛公直都督元定等援之定等並沒自連兵不息東南騷動武帝授果御正中大夫使陳論保境息民之意陳宣帝遣其黃門侍郎徐陵謂果

曰兩國通好彼朝受我叛人何也果曰陳主昔在本朝非慕義而至主上授柱國位極人臣子女玉帛備禮將送今主社稷孰謂非思郝烈之徒邊人狂狡曾未報德而先納之今受華氏正是相報過自彼始豈在本朝陵曰彼納華皎志圖吞噬此受郝烈容之而已且華皎方州列將竊邑叛亡郝烈一百許戶脫身逃竄大小有異豈得同年而語乎果曰大小雖殊受降一也若論先後本朝無失陵曰周朝送主上還國既以為恩衛公共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五

定渡江孰云非怨計恩與怨亦足相埒果曰元定等軍敗身囚其怨已滅陳主負宸馮玉其思猶在且怨由彼國恩起本朝以怨酬恩未之聞也陵笑而不答果因陳和通之使陵具以聞陳宣許之遂遣使來聘建德初授司城中大夫仍使於陳陳宣謂果曰長湖公軍人等雖築館處之然恐不能無北風之戀王褒庾信之徒既羈旅闕中亦當有南枝之思耳果揣陳宣意欲以元定軍將士易王褒等乃答之曰長湖總戎失律臨難苟免既

不死節安用此為且猶牛之一毛何能損益本朝之議

初未及此陳宣乃止及果還至石頭又遣謂之曰若欲

合從共圖齊氏能以樊鄧見與方可表信果答曰合從

圖齊豈唯樊邑之利必須城鎮宜待得之於齊先索漢

南使臣不敢開命除司倉中大夫又使於陳果有辭辯

嫻於專對前後將命陳人不能屈陳宣甚敬異之時元

定已卒乃禮送開府賀拔華及定柩果受以歸大象元

年徵拜御正中大夫復使陳二年加開府儀同大將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六

隋開皇元年以果為同州總管進爵義興公累遷西南

道行臺兵部尚書卒

呂思禮東平壽張人性溫潤不雜交遊年十四受學於

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為之語曰講書論易鋒難敵十

九舉秀才對策高第除相州功曹參軍葛榮圍鄴思禮

有守禦勲除樂城令普泰中僕射司馬子如為為尚書

二千石郎中尋以地寒被出兼國子博士乃求為關西

大行臺郎中與姚幼瑜茹文就俱入關為行臺賀拔岳

所重專掌機密甚得時譽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趙貴等

議遣赫連達迎周文思禮預其謀及周文為關西大都

督以思禮為府長史尋除行臺右丞以迎魏孝武功拜

黃門侍郎文帝即位領著作郎除安東將軍都官尚書

兼七兵殿中二曹事從擒竇泰進爵汶陽侯大統四年

以謗訕朝政賜死思禮好學有才務兼軍國而手不釋

卷查理政事夜即讀書令蒼頭執燭燼夜有數升沙

苑之捷命為露布食頃便成周文歎其工而且速所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七

碑誄表頌並傳於世七年追贈車騎將軍定州刺史

思按思禮既賜死又贈官則所云謗訕朝政非謗訕

也與騰紹等謗議之書必有可觀史臣何以不載其

蔡

時有博陵崔騰董紹早有名譽歷職清顯為丞相府長

史紹為御史丞亦以投書謗訕賜死

徐招字思賢高平鄉人世為著姓招少好法律及朝廷

舊事發言措筆當欲辨折秋毫初入洛陽雖未登任已

為時知朝廷疑事多預議延昌中從征浮山堰有功及  
廣陽王深北討鮮于脩禮啟為員外散騎侍郎深府長  
流叅軍招陳策請離間其黨葛榮竟殺脩禮自為魁帥  
以功進爵高廣侯永安初射策甲科除員外散騎常侍  
領尚書儀曹郎中招少習吏事未能精究朝儀常恨才  
達恐名迹不立久之方轉二千石郎中爾朱世隆屯兵  
河橋孝莊以招為行臺左丞自虎牢北渡引馬場河內  
之衆抗世隆後尔朱兆得招鎖送洛陽仲遠數招罪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五

斬之招曰不虧君命得死為幸仲遠重之曰凡人受命  
理各為主今若為戮何以勸人臣乃釋之用為行臺右  
丞及仲遠南奔招獨還洛陽永熙末從孝武入關拜給  
事黃門侍郎兼尚書右丞時朝廷播遷典章遺闕臺省  
法式皆招所記論者多焉大統三年拜驃騎將軍侍中  
時文帝舅于王起化犯罪死有詔追贈招執奏正之後  
卒於度支尚書

檀肅字鳳翔高平金鄉人父江太常少卿肅十歲喪父

還京師宅與營人雜居雖幼孤寒不與隣人來往好讀  
書解屬文能鼓琴早為瑯琊王誦所知年十九以名家  
子為魏孝明挽郎後客遊三輔時毛遐為行臺鎮北雍  
州表肅為行臺郎中孝莊既誅爾朱榮遐使肅詣京師  
因除著作佐郎郎中如故

周書曰肅兼殿中侍御史臺中表奏皆肅為之

後孝武西幸除兼中書舍人脩國史大統初又兼著作  
佐郎後坐談論輕躁為黃門侍郎徐招所紕死於廷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五

獄

孟信字脩仁廣川索盧人家世貧寒頗傳學業信常曰  
窮則變變則通吾家世傳儒學而未有通官當由儒非  
世務也遂感激棄書從軍永熙末除奉朝請從魏孝武  
入關官趙平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山中老人曾以  
狔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慙慙勞問乃自出酒以鐵鐺溫  
之素木盤盛蕪菁菹唯此而已又以一鐺借老人但執  
一杯各自斟酌申酬酢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人以

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為卿受一牻  
轉耳酒既自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悅再拜擊牻進之酒  
盡方別及去官居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兄子賣之擬供  
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所信適從外來見賣  
牛人方知其賣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  
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買牛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  
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買牛者周文  
帳下人周文聞而歎異未幾舉為太子少師遷太子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三

傅儒者榮之特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辭  
老請退周文不奪其志賜車馬几杖衣服牀帳卒于家  
贈冀州刺史諡曰戴

宗懷字元懷南陽涅陽人其先家於江陵父高之梁山  
陰令懷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軌引古事鄉里呼  
為小兒學士梁大同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官元會例  
不對策及梁孝元鎮荊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  
為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懷應命即日引見今燕記室

嘗夕被召宿省使製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孝  
元歎美之後歷臨汝建城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  
輒嘔血兩旬內絕而復蘇者三每旦有羣鳥數千集於  
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以為孝感所致孝元即位  
累遷吏部尚書懷父高之先為南臺治書侍御史犯憲  
懷願父釋罪當終身菜食後高之理雪懷恒菜食鄉里  
稱之在孝元府府中多言其姤至是大進魚肉園子祭  
酒沛國劉欽讓之曰本和卿不忠猶謂卿孝今便忠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三

並無懷不能對懷博學有才藻口未嘗舉人朋友以此  
少之初侯景平後孝元議遷建鄴唯懷勸都渚宮以其  
鄉里在荊州故也及江陵平與王褒等入關周文以懷  
名重南土甚禮之周孝閔踐阼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明帝即位又與王褒等在麟趾刊定羣書數蒙宴賜  
保定中卒有集二十卷行世

劉璠字寶義沛人其先以永嘉亂徙居廣陵父賦性方  
正篤志好學居家以孝聞仕梁為著作郎璠九歲而孤

居喪合禮少好讀書兼善文筆十七為上黃侯蕭粦所器重范陽張綰梁之外戚才高口辯見推於世以粦懿貴亦假借之璠年少未仕而負才使氣不為之屈綰嘗於新渝侯宅因酒後詬京兆杜果曰寒士不遜璠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璠本意在綰而粦以為屬已解色不平璠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也遂拂衣去粦謝之乃止後隨粦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遺疾璠弗之知忽一日舉身楚痛尋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即號泣戒道絕而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五

定璠喟然賦詩見志其末章曰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虛薄無時用徒然慕昔風脩開府置佐史以璠為諮議參軍仍領記室梁孝元承制授樹功將軍鎮西府諮議參軍賜書曰鄧禹文學尚武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脩無遠屬望良深孝元以脩紹鄱陽封且為雍州刺史復以璠為脩平北府司馬及武陵王紀稱制於蜀以璠為中書侍郎遣台璠使者八反乃至蜀又以為黃門侍郎令長史劉孝勝深布心腹使工畫陳平渡江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五

藉當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居喪毀瘠遂感風氣服闋後一年猶杖而後起及粦終於毗陵故吏多分散璠獨奉粦喪還都墳成乃退梁簡文帝東宮遇粦素重諸不送者多被劾責唯璠獨被優賞解褐王國常侍非其好也璠少慷慨好功名志欲立事邊城不樂隨牒平進會宜豐侯蕭脩出為北徐州刺史即請為其輕車府主簿兼記室參軍脩為梁州又補為中記室屬侯景渡江梁室大亂脩以璠有才略甚親委之時寇難繁興未有所

漢圖遺之璠苦求還中記室韋登私曰殿下忍而蓄憾朕使盜遮於葭萌則卿殆矣孰若共構大夏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耶我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寵辱夷險易心乎大丈夫立志當死生以之耳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一人紀知不為已用乃厚贈遺之臨別紀又解其佩刀贈璠曰想見物思人璠曰敢不奉揚威靈克剪姦宄紀於是遣使拜脩為益州刺史封隨郡王以璠為府長史加蜀郡太守還至白馬西

屬建吳武庫已至南鄭璠不得入城遂降武周文素聞其名先戒武曰勿使劉璠死故武先令璠赴闕周文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徽曰晉人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漢得劉璠也時南鄭尚拒守武請屠之周文將許焉惟令全脩一家璠乃請於朝周文怒不許璠泣而固請移時不退柳仲禮侍側曰此烈士也

周書載周文曰事人當如此遂許之城竟獲全璠之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五

也 愚按赫連達傳又言不忍急攻受城主蕭循降者謀出於達璠力耶抑達功耶史官自相矛盾未知孰是

周文既納蕭脩降又許其反國脩至長安累月未之遣璠因侍宴周文曰我於古誰比曰常以公命世英雄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齊桓晉文不若周文曰我不得此湯武猶望匹伊周何桓文不若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周文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

我耳即命達脩脩請與璠俱還周文不許以璠為中外府記室遷黃門侍郎儀同三司嘗卧疾居家對雪興感作雪賦述志

周書載其詞曰天地否隔凝而成雪應乎玄冬之晨在于五寒之節蒼雲暮同巖風曉別散亂徘徊霏霏皎潔連朝陽之喧煦就凌陰之慘烈若乃雪山峙於流沙之右雪宮建於碣石之東混二儀而並色覆萬有以符空埋洩河山之上籠罩寰宇之中日馭潛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五

滌汜地險失於華嵩既奪朱而成素實矯異而為同始飄飄而稍落遂紛糅而無窮縈回分瑣散萬皓兮演濛綬綬分颯颯漁漁兮颯颯因高兮累何藉少兮成豐曉分北而映淨夜合影而通龍似北荒之明月若西崑之閭風爾乃憑集異區遺隨所適遇物淪形觸途埋迹何淨穢之可兮豈高悲之能擇體不常消質無定白深谷夏凝小山春積偶仙宮而為絳值河濱而成赤廣則瀾滄而文四海小則漸瀝而綠間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雪

朝自消盡夜夜空凝結徒云雪之可賦竟何賦之能  
初蕭脩在漢中與蕭紀賤及答西魏書移襄陽文皆瑤  
辭也周明帝初授內史中大夫掌論誥在職清白簡亮  
不合於時左遷同和郡守瑤善於撫御蒞職未暮生羌  
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資產唯瑤秋毫無取  
妻子並隨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洮陽洪和二郡羌  
常越境詣瑤訟理蔡公廣時鎮隴右嘉其善政及遷鎮

淺則不過二寸大則平地一尺乃為五穀之精實長  
衆川之魄大壑所以朝宗洪波資其消釋家有趙王  
之壁人聚漢帝之金既藏牛而沒馬又水木而凋林  
已墮白登之指實愴黃竹之心楚客埋魂於樹裏漢  
使遷饑海陰斃雲中之狡獸落海上之驚禽庚辰有  
七尺之厚甲子有一丈之深無復垂雲與雲合惟有  
變白作沉沈本為白雪唱翻作白頭吟吟曰昔從天  
山來忽與狂風閱遡河陰而散漫望衡陽而委絕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陝州欲啟瑤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人聞者歎異陳公  
純作鎮隴右引為總管府司錄甚禮敬之卒於官著梁  
典三十卷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祥字休徵幼聰慧實  
容見者皆號神童事嫡母至孝伯黃門郎瑒有名江左  
在嶺南聞而奇之乃令名祥字休徵

其以晉王祥比之乎不然何名與字俱同

後以字行十歲能屬文十二通五經仕梁為宜豐侯記  
室參軍江陵平隨例入關齊公憲召為記室府中書記  
皆令掌之憲進爵為王又為王友俄除內史上士武帝  
東征休徵陪侍帷幄平齊露布即其文也累遷車騎大  
將軍儀同大將軍歷長安萬年二縣令頗獲時譽卒於  
官初瑤所撰梁典始就未及刊定而卒臨終謂休徵曰  
能成我志其在此書乎休徵修定繕寫勒成一家人行于  
世瑤兄子行本父瓌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梁武陵  
王紀國常侍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瑤歸周寓居  
新豐每以諷讀為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乏絕晏如也性

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家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  
室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累遷掌朝  
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  
承御大夫取進之及行本為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  
欲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曰臣  
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安  
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及宣帝嗣位多  
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為河內太守隋文為丞相尉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三

迴舉兵攻懷州行本率吏民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  
子隋文帝踐阼拜諫議大夫檢校中書侍郎帝嘗怒一  
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帝不顧  
行本正當帝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  
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  
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置笞於地而退帝欲容謝之遂  
原所笞者時天下大同四夷內附行本以黨項羗密邇  
封域最為後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

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此見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  
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為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  
之恩狼戾為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帝奇其  
志雍州別駕元肇言於帝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二百  
文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為約此吏故違請  
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蓋發明詔今肇乃敢  
重其教命輕忽憲章虧法取威非人臣禮帝嘉之賜絹  
百匹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侍御史如故皇太子虛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三

敬憚時唐令則為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弦歌教  
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嬰昵房帷  
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公劉臻平原明克讓河  
南陸真等並以文學為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  
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  
為太子所昵嘗於閤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外行本  
時內閣下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汝何小人敢為褻慢付  
執法者推之太子為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

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行本正色曰至尊  
置臣庶子欲輔導殿下正道非作弄臣太子慙而止復  
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正無敢至門由是請託  
路絕吏民懷之未幾卒於官帝甚傷惜之及太子廢帝  
曰嗟乎若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

柳遐

周書選作霞

字子昇河東解人宋太尉元景從孫父季遠梁宜都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選

守遐幼而典邁神彩嶷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  
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曰吾昔逮事伯  
父太尉公嘗謂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甚峻麗吾以坐  
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  
又夢將昔時坐席賜汝汝官位當復及吾宜勉勵以應  
嘉祥也梁西昌侯蕭藻鎮雍州遐時年十二以民禮備  
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藻美之試遣左右踐退衣裾欲  
觀其舉措遐徐步稍前曾不顧盼仕梁稍遷尚書工部

郎陳郡謝舉時為僕射引遐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江  
漢英靈見於此矣梁宣帝時為岳陽王於襄陽承制授  
遐吏部郎尋進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及踐帝位於江陵以襄陽來歸遐乃辭梁宣曰陛下龍  
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  
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  
司空並以位望隆重遂家於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柩  
嘗誠臣等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若陪隨鑿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選

進無益塵露退有虧先旨梁宣重違其志許之因留鄉  
里以經籍自娛周文帝明帝頻徵固辭以疾及梁宣殂  
遐舉哀行舊臣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遐始入朝投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刺史遐導民務先以朝再  
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異示恥而已下皆感化不復為  
過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卒贈金安二州刺史  
遐有至行初為州主簿父卒於揚州遐自襄陽奔赴六  
日至哀感行路毀悴不可識後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

人相顧失色遐抱觀號慟愴天哀求俄頃風止浪息其  
母嘗乳間發疽鑿云此疾無可救唯得人吮膿或望微  
止其痛遐應聲即吮旬日瘳咸以為孝感所致性又溫  
裕略無喜愠之容弘獎名教未嘗論人短尤尚施與家  
無餘財臨終遺誠薄葬其子等奉行有十子靖莊最  
知名靖字思休少方雅博覽墳籍仕梁正員外郎隨選  
入周授大都督歷河南德廣二郡守所居皆有政術吏  
民畏愛之然性愛閑素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鄉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三五

有終焉之志隋文帝踐極特詔徵之以疾固辭優游不  
仕閉門自守所對唯琴書足不歷園庭殆將十載子弟  
奉之若嚴君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長幼相率拜謝  
於庭靖然後見之晶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  
善者皆曰惟恐柳德廣知也時方之王烈前後總管到  
官皆親至靖家問疾遂以為故事秦王俊臨州賚以几  
杖并致衣物靖惟受几杖餘固辭其為當時所重如此  
開皇中壽終莊字思敬少有器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

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江左梁宣帝為岳陽王大寶為其  
詔議見莊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遂以女妻之俄梁  
宣辟為參軍及稱帝累遷鴻臚卿隋文帝輔政梁孝明  
令莊奉書入闕時三方構難文帝懼孝明有異志及莊  
還謂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王殊眷今主幼  
時艱猥蒙顧託梁主奕業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  
見松筠之節君還申孤此意於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別  
時梁之將帥咸請與尉遲迥連衡進可盡節周氏退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三五

席卷山南惟孝明疑不可會莊至自長安申文帝結託  
之意遂言於孝明曰尉遲迥雖曰舊將昏老已甚司馬  
消難王謙常人之下非有匡合奇才况山東庸蜀從化  
日近周室之恩未洽  
隋書曰周朝將相多為身計競效力楊氏此三語乃  
莊所以料周也北史何以刪之  
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  
民以觀其變

愚按梁所重在本國其臣以此為言則可若周臣則不可

孝明深然之未幾消難奔陳迴及譙相次就戮孝明謂莊曰近若從衆言社稷已不守矣

愚按孝明不用衆言猶梁宣不用尹德毅言時未可耳乃是此而非彼何也

隋文踐祚莊又入朝帝深慰勉之及為晉王廣納妃於梁莊因往來四五及前後賜物數千段梁國廢授開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三五

儀同三司除給事黃門侍郎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不稱善蕪威為約言重莊器識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柳莊耳高頴亦與莊甚厚莊與陳茂同官不能降意茂見帝及朝臣多屬意於莊心每不平帝與茂有舊譖想頗行尚書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帝處以大辟莊據法執之

隋書載莊奏曰臣聞張釋之有言法者天子所以與

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不信于民伏願思釋之言天下幸甚

帝不從由是忤旨俄屬尚藥進丸藥不稱旨茂因奏莊不親監帝怒十一年徐璿等及於江南詔莊以行軍總管長史隨軍討之璿平即授饒州刺史甚有能名卒於官

論曰韓褒奉事三帝以忠厚知名趙肅平允當官張軌循良播美李彥譽流省閭郭彥信著蠻貊歷官出納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三五

當時之選也梁所皇甫璠辛慶之王于直杜杲之徒並闕右舊族或紆組登朝獲當官之譽或張瓊出境有專對之才既茂國猷克隆家業美矣曹魏文帝云文人不護細行其呂思禮之謂乎徐枹檀肅孟信各以才學自業又加以清介並志能之士也宗懷才辭幹局見重梁元逮乎播越秦中不預政事宜亡國得存不與圖存者乎梁氏據有江東五十餘載挾策紀事益亦多人劉璠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傳疑傳信頗有詳略而屬辭

此事為一家之言行本正色抗言具存骨鯁抑退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卷戀墳隴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主忠可事於新君夫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人幾於易矣莊亮直之風不殞門表忠而獲謗可慨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天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八

明 李清撰

列傳第六十

北史七十二

孝成皇帝

附燕王侯

隋宗室諸王

河間王弘

義成公處綱

離石太守子崇

蔡王整

衛王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文帝四王

煬帝三子

孝成皇帝名昭煬帝長子初文帝以開皇三年四月庚午夢神自天而降云是天神將生降寤名納言蘇威告之及聞蕭妃在并州有娠迎至大興宮之客省明年正月戊辰生昭養於宮中號大曹主三歲時於玄武門美石獅子文帝與文獻后至其所帝適患痛腰舉手馮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帝嘆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大奇之帝嘗謂曰當為爾娶婦應聲泣帝問其故對曰漢

王未婚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應出外惧將遠離故  
帝耳帝嘆其有至性特鍾愛焉年十二立為河南王仁  
壽初徙晉王拜內史令兼左衛大將軍轉雍州牧場帝  
即位幸洛陽宮昭留守京師大業元年遣使者帝立為  
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性謙冲言色恂恂未嘗忿怒  
其有深可嫌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惟席極  
於儉素臣更有老父母必親問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  
仁愛如此明年朝洛陽後數月將還京願得少留帝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  
王為崇未幾薨時年二十三先是太史奏言楚分有喪  
於是改封越公楊素於楚及昭薨日而素亦薨隋楚同  
分也

大業雜記曰始太子與楊素同侍宴帝深忌素因宴  
寘毒太子及素並起二盃同至侍酒者誤進太子飲  
一二日毒發下血太子知之嘆曰吾代楊素死乎命  
也數日薨素亦以毒斃 通鑑考曰時人見太子與

與素先後薨故妄有此論耳

詔內史侍郎虞世基為哀冊文帝深追悼之謚曰元德  
太子東恭帝立追尊考成皇帝廟號世宗妃慈州刺史  
博陵崔弘昇女後秦王妃以蠱毒獲譴昭奏曰惡逆者  
新婦之姑請離之乃娶滑國公京兆韋壽女為妃昭有  
子三人韋妃生西恭帝大劉良娣生燕王倓小劉良娣  
生東恭帝倓字仁安敏慧美姿容煬帝於諸孫中特所  
鍾愛常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造次所及有若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人大良娣早終每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益奇之字  
文化及弒逆之際倓覺變欲入奏恐露其事因與梁公  
蕭鉅千牛宇文暹等穿芳林門側水竇入至玄武門曉  
奏曰臣卒中惡命懸俄頃請得面辭死無恨莫見帝為  
司宮者所過竟不得聞俄難作遇害年十六

河間王弘字辟惡文帝從祖弟父元孫少孤隨母郭氏  
養於舅族及武元帝與周文建義關中元孫時在鄴惧  
為齊人所誅因假外家姓為郭氏元孫死齊為周滅弘

始入關與文帝相得帝哀之為買田宅弘性明悟有文武幹畧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文帝為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常詣周趙王宅將及難弘時立戶外衛帝尋加上開府賜爵永樂縣公及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尋贈其父柱國尚書令河間郡公其年立弘為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尋進柱國以行軍元帥出靈州道征突厥大破之拜寧州總管進上柱國政尚清靜甚有思惠遷蒲州刺史得便宜從事河東多盜弘時奏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境恬然號為良吏每晉王入朝弘輒領揚州總管及王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州十餘年風教大洽煬帝嗣位拜太子太師歲餘薨大業六年追封卯王子慶嗣慶傾曲善侯時變帝猜忌骨月滕王綸等皆被廢放唯慶獲全累遷滎陽太守頗有治績及李密據洛口倉滎陽諸縣多應密慶勸兵拒守歲餘城中糧盡兵勢日蹙密遺慶書曰王之元世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妻敬於漢高殊非血胤呂布於董卓

良異天親芝焚蘭歎事不同此江都荒涵流宕忘歸骨肉崩離人神怨憤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王獨守孤城援絕千里糧糗支計僅有月餘弊卒之多纒盈數百有所恃賴欲相抗拒求枯魚於市肆即是非虛因歸雁以運糧竟知何日止恐禍生七首蒙在蕭書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為酸鼻者也幸能三思自求多福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密改姓郭氏密破歸東都又為楊氏東恭帝時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越王不責也及稱制拜宗正卿世充僭號降爵卯國公復為郭氏世充以兄女妻之署滎州刺史及世充將敗慶欲將妻同歸長安妻曰國家以妾奉箕帚於公者欲申厚意結公心耳今叔父窮迫國家陷危而不顧婚姻孤負付屬為全身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為願送還東都君之惠也慶不許妻遂沐浴親粧仰藥死慶歸唐為宜州刺史卯國公復姓楊氏其嫡母元太妃年老兩目喪明世充斬之



義成公處綱文帝族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在周以軍功拜上儀同文帝受禪贈其父鍾葵國柱尚書令義城縣公以處綱襲累遷右領軍將軍綱雖無才藝而性質直在官強濟亦為當時所稱拜蒲州刺史史民悅之卒於秦州總管諡曰恭弟處樂官至洛州刺史漢王諒反朝廷以為二心廢錮不齒

離石太守子崇武元帝族弟父益生贈荊州刺史子崇少好學涉獵書記有風儀愛賢好士開皇初拜儀同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六

車騎將軍恒典宿衛煬帝嗣位累遷候衛將軍坐事免未幾復檢校將軍事從帝幸汾陽宮子崇知突厥必為寇屢請早還京不納尋有雁門之圍及賊退帝怒之曰子崇怯懦妾有陳說驚動我衆心不可居爪牙寄出為離太守治有能名自是突厥屢寇邊塞胡賊劉六兒復擁衆劫掠郡境子崇表請兵鎮遏帝復大怒今子崇行長城子崇行百餘里四面路絕不得進而歸歲餘朔方梁師都馬邑劉武周等各作亂郡中諸胡復反子崇患

之言欲朝集遂與心腹數百人自孟門關將還京過道路隔絕退歸離石左右聞唐兵起太原不復入城各叛去子崇悉收叛者父兄斬之後數日義兵至城中應之城陷為讐家所殺

武元皇帝五男元明呂皇后生高祖文皇帝恭王整滕王瓚其道王嵩不知母氏李氏生衛王瑛瓚

方見高祖

恭景王整隋文帝次弟文帝四弟唯整及滕穆王瓚與帝同生次道宣王嵩次衛昭王瑒並異母整周明帝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七

以武元軍功賜爵陳留郡公位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力戰死文帝初居武元憂率諸弟負土為墳人植一栢四根鬱茂西北一根為整裁者獨黃後因大風雨并根失之果終不吉文帝作相贈柱國大司徒八州刺史及受禪追加封謚子智積襲又封其弟智明為高陽郡公智才開封縣公尋拜智積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儀衛資送甚盛整娶同郡尉遲綱女生智積開皇中有司奏智積將葬尉太妃帝曰昔幾殺我我有同

生二弟並倚婦家勢常憎疾我我向之笑云爾既嗔我不可與爾角嗔並云阿兄止倚頭額時有豎師邊隱逐勢言我後百日當病癩二弟私喜以告父母父母泣謂我曰爾二弟大劇不能愛兄我因言一日有天下當改其姓夫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恃德當改為恃父母許我此言父母亡後二弟及二婦又繞我於晉公獲時每還家欲入門當不喜如見獄門託以患氣常鎖閣靜坐唯食至時暫開閣每飛言入耳竊云復未邪當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實不可耐羨人無兄弟世間貧家兄弟多相愛由相假籍達官兄弟多相憎爭名利故也

愚按二弟若有此言固薄然身為天子而介介於閭牆徃隙訟言公庭是教後人以薄也五子相殘不以

壽終斯言兆矣

智積在同州未嘗戲游獵聽政之暇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義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坐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家有女伎

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前始文帝龍潛時與景王不睦太妃尉氏又與獨孤后不諧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帝亦以是哀憐之人或勸智積為產業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俱非知我者其意恐兒子有才致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京無他職任閨門自守非朝覲不出煬帝即位滕王綸衛王集並以讒構得罪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通奪爵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積愈懼大業三年授弘農太守委政寮佐清靜自居及楊玄感作逆自東都引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欲西圍關中若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擒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為賊所焚智積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軍至合擊破之尋拜宗正卿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疎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

於地矣時人哀之有子道玄

衛昭王爽字師仁小字明遠在周以武元軍功於襁褓中封同安郡公六歲武元薨為獻后所養寵愛特異諸弟年十七為內史上大夫文帝執政授蒲州刺史柱國及受禪立為衛王所生李氏為太妃爽位雍州牧右領軍大將軍權領并州總管上柱國轉涼州總管爽美風儀有器局政甚有聲大軍北伐河間王弘豆盧勣竇榮定高頴虞慶則等分道進以爽為元帥俱受爽節度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親率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遇沙鉢畧可汗於白道接戰大破之沙鉢畧中重瘡遁帝大悅賜爽真食梁安縣千戶六年復為元帥率步騎十五萬出合州突厥遁微為納言帝甚重之未幾爽疾帝使薛榮宗視之云象鬼為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走下階斃其夜爽薨年二十五贈太尉冀州刺史子集嗣集襲封衛王煬帝時諸侯恩禮漸薄猜防日甚集憂懼乃呼術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呪詛憲司希旨

鍛成其獄奏集惡逆當坐死詔下其議楊素等曰集密懷左道厭疊君親是君父罪人非臣子所赦請論如律時滕王綸坐與相連帝不忍加誅除名遠徙邊郡天下亂不知所終

文帝五男皆文獻皇后所生長太子勇次煬帝次秦孝王俊次庶人秀次庶人諒

太子勇小名現地伐周世以武元軍功封博平縣侯及文帝輔政立為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封長寧郡公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為洛州總管東京少冢宰總統舊齊地後徵還京進上柱國大司馬領內史御正諸禁衛皆屬焉文帝受禪立為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死罪已下皆令勇參決帝以山東民多流冗遣使案檢又欲徙民北實邊塞勇上書諫以為戀土懷舊人之本情波逆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閭時昏周平東夏繼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為羈旅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犯邊令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

致勞擾帝覽而嘉之時晉王廣亦表言不可帝遂止是後時政不便多有損益帝每納之帝常從容謂羣臣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幸廢立所由生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念事七國邪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時等為賓友勇嘗文飾蜀鎧帝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戒之曰我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革而能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帝心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三

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民之上吾昔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又擬分賜汝兄弟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事故令高頰賜汝我舊所帶刀子一枚并葢蕃一合汝昔作上士時所常食如此若憶前事應知我心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張樂受賀帝知之問朝臣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是賀不得言朝帝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徵召一朝皇

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上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恣停斷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時帝令選強宗人上臺宿衛高頰奏若盡收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劣帝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旣得東宮左右何須武強始我商量恒於交番日分向東宮上下團伍不別豈非好事邪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蓋疑頰男尚勇女以此言防之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嬖幸匹嫡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三

日薨獻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又自妃薨昭訓專內政后彌不平頗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姬妾恒備員數惟與蕭后居處后由是薄勇愈稱晉王德行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為儉素接朝臣禮極卑屈聲名籍甚冠於諸王臨還揚州入內辭皇后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皇后泣然泣下相對欷歔王曰臣性誠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畜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出於杼軸鳩毒遇於孟杓皇后忿怒曰現

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業忽爾暴  
亡必遣人投藥致此天逝事已如此我亦不窮何因復  
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  
東宮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後遺汝等兄弟向雲兒前  
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抑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  
后亦悲不自勝此別後知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因引  
張衡定策遺襄公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旨於越公素  
具言后此語素懼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必如所言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五

又何為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禮  
用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我兒大孝順每聞至尊及我  
遣內史至必迎於境首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  
常與同寢共食豈如覘地伐共阿雲相對終日酣宴呢  
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麼者嘗恐暗地殺之  
素既知意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始有廢立意勇  
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侯召  
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象

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內作庶人村屋守  
卑陋太子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莫以當之帝知其不  
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  
待之故不進以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  
恐有他變帝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視東宮纖介事皆聞  
奏因加媒孽構成其罪帝惑之遂疎忌勇迺於玄武門  
達至德門量置人候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  
衛人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內有健兒咸屏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五

之晉王又令段達私貨東宮幸臣姬威令取太子消息  
密告楊素內外諛誇過失日聞段達脅姬威曰東宮罪  
過主上皆已知之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  
富貴威許諾開皇二十年車駕至自仁壽宮御大興殿  
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悒然  
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  
帝既數聞讒譖疑朝臣其悉故有斯問冀開太子之愆  
弘為此對大乖本指帝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

去此不遠令我每還京師嚴備如入敵國我為惠利不  
脫衣卧昨夜欲近廁故在後房恐有驚急還就前殿豈  
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乃執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  
鞠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顯言之曰臣奏救  
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忿然作色肉戰  
淚下云居士黨已盡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受委  
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  
天子竟令我不如諸弟一事已上不得自由因長嘆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五

視云我大覺身妨又云諸王皆得奴獨不與我乃向西  
北奮頭喃喃細語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嘗勸  
我廢之我以布素時生復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  
昔從南袁州來語衛王曰阿孃不與我一佳婦女令人  
恨恨因指皇后侍兒曰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  
亡我深疑使馬嗣明藥殺曾責之使懟曰會當殺元孝  
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初長寧誠育朕與皇后共抱養  
之自懷彼此連遺來索且雲定與女在外私合而生何

必是其體膚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  
非類便亂宗祏又劉金麟佞人也呼定與作親家翁定  
與愚人受其此語我前解金鱗者為其此事勇昔在宮  
引曹妙達共定與女同宴妙達在外云我今得勸妃酒  
直以其諸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縱之欲得天下望耳  
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  
廢之以安天下時左衛大將軍元旻力諫帝不答姬威  
又表告太子非法帝使威盡言威對曰皇太子由外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五

臣語唯意在驕奢欲得樊州以至散關總規為苑兼云  
昔漢武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之賜朔黃金百斤幾許  
可笑我實無金賜此等若有諫者當斬之不過殺數百  
人自然永息前蘇孝慈解左衛率皇太子奮髯揚肘曰  
太丈夫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尚  
書多執法不與便怒曰僕射已下五人會展三人脚  
隋書曰僕射已下吾會戮三人與此不同  
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內築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不

輟營起亭殿朝更夕改每云至尊嗔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尊乎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曰至尊忌至十八年此期促矣帝泣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我有舊使婦女令看東宮奏云勿令廣平王至皇太子處東宮憎婦亦廣平教之元贊亦知其陰惡勸我於左藏東加置兩隊初平陳後宮人好者悉配春坊如聞不知足於外更有求訪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効尤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剖分收其黨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楊素舞文鍛鍊以成其獄勇遂敗先是勇嘗於仁壽宮參起居還途中見一枯槐樹根榦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曰此堪作何器用或對曰古槐尤堪取火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因令匠者造數千枚欲分賜左右至是素獲於庫又樂藏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比令長寧王已下詣仁壽宮還每常急行一宿便至恒飼馬千匹云徑往促城門自然鐵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備

位太子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玩似加瑠飾者悉陳於庭示文武羣官為太子罪帝曰前簿王世積得婦女領巾狀似稍幡當時徧示百官欲以為戒今我兒乃自為之領巾為稍幡此是服妖使將諸物示勇誚詰之后又責其罪帝使使問勇不服太史令袁充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帝曰玄象久見矣羣臣無言者是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耶帝時戒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東面諸親立西面引勇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為王公主者為庶人命道衡謂勇曰爾之罪惡又神皆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邪勇再拜曰臣合尸之都市為將來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涕既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憫嘿又下詔左衛大將軍元旻任掌禁兵委以心膂乃包藏姦伏離間君臣崇長厲階最為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策名儲貳位長官察謠曲致容音技日進躬執樂器親教內人贊成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鄒

文騰專行左道偏被親昵占問國家希覬災禍左衛率  
司馬夏侯福內事詭譎外作威勢陵侮上下褻濁宮闈  
典膳監元淹謬陳愛憎開示怨隙進引妖巫營事厭禱  
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往居省閣舊非宮臣進畫姦謀要  
射榮利前主璽下士何疎假託玄象妄說妖妄志圖禍  
亂心在速發兼諸奇服皆疎規模增長驕侈糜費百姓  
此之七人為害斯甚並處斬妻妾子孫皆沒官車騎將  
軍閭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人章仇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  
卷一百五十八

翼四人所為並是悖逆論其狀迹罪合極刑但未能盡  
戮特免死各決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悉沒官副將  
作大匠高龍義預追番丁輒配東宮使役營造亭舍進  
入春坊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判司農少卿事  
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虛破丁功檀割園地並處自  
盡於是羣集官廣陽門外宣詔戮之乃移勇於內史省  
給五品料食立晉王廣為皇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  
東宮賜楊素物三千段元胄楊約各千段楊難敵五百

段皆鞠勇功賞也時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  
為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帝怒撻其胷尋貝州  
長史裴肅表稱庶人罪黜已久當已自新請對一小國  
帝知勇黜不允天下情乃微肅入朝具陳廢立意時勇  
自以廢立非罪頻請見帝面申冤屈太子過不得聞勇  
升樹大叫聲聞於帝冀得引見楊素因奏勇情志昏亂  
又癩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為然卒不得見

隋書曰素誣陷經營構成其罪類皆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  
卷一百五十八

帝遇疾仁壽宮太子入侍醫藥姦亂事聞帝抵床曰枉  
廢我兒遣追勇未及發使而崩秘不發喪遽收柳述元  
巖繫大理獄偽勅賜庶人死追封房陵王不為立嗣男  
有十男雲昭訓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成王筠高良  
娣生安平王寔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  
韶成姬生潁川王暉後宮生孝實孝範初儼誕帝聞之  
曰此皇太孫何生不得地雲定與春曰天生龍種所以  
因雲而出時以為敏對六歲封長寧王勇敗儼亦坐廢



上表求宿衛辭情哀切帝覽之惻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螻蟻手不宜留意場帝踐祚儼常從行遇鳩卒諸弟分徙嶺外皆殺之

大業略記云帝鳩害勇恐其八男為厲皆倒埋之

嗚呼此即文帝滅宇文氏狼手

秦王俊字阿祇開皇元年立為秦王二年拜上柱國河南道行臺尚書令洛州刺史時年十二加右衛大將軍領關東兵三年遷秦州總管隴右諸州盡隸焉俊仁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慈愛崇敬佛道請為沙門不許六年遷山南道行臺尚書令伐陳之役為山南道行軍元帥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為上流節度

隋書曰陳將周羅暉苟法上等以勁兵數萬屯鸚鵡

洲總管崔弘度請擊之俊虞殺傷不許羅暉等亦降

俊遣使奉章詣闕謂使者曰謬當推轂愧無尺寸功

以此多漸耳帝聞而善之

尋授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轉并州總管

二十四州諸軍事初頗有令問文帝聞而大悅後奢侈違制度出錢永息帝遣按其事與相連坐者百餘人又盛修宮室窮極侈嚴俊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為妃作七寶纂籬重不可載以馬負之而行徵役無已置渾天儀測景表又為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堦梁柱楨棟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每與賓客伎女絃歌於上後頗好內妃崔氏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以俊奢縱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貴官物營廨舍而已臣謂可容帝曰法不可違昇固諫帝忿然作色昇乃止楊素復進諫以秦王過不應至此帝曰我五兒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是兒律以周公為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俊疾篤舍銀銀色變以為過蓋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帝責以失德大都督皇甫統表請復王官不許歲餘疾篤復拜上柱國二十年六月薨於秦邸帝哭之

數聲而已曰晉王前送一鹿我今作脯擬賜秦王今亡  
可置靈坐前心已許之不可虧信帝及后往視見大蜘蛛  
大蛛蝮從枕出之求不見窮之知妃所為也俊所為  
奢嚴物悉命焚之敕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為後世法  
王府僚左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  
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妃崔氏以毒王  
故下詔廢絕賜死於家子浩崔氏所生因母譴死遂不  
得立以秦國官為喪主俊長女永豐公主年十三遭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憂哀慕盡禮免喪遂絕酒肉每心日輒流涕不食有開  
府王延性忠厚領俊親信兵十餘年俊甚禮之及俊疾  
延恒在閣下衣不解帶俊薨勺飲不入口數日羸頰骨  
立帝聞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軍典宿衛俊葬日延  
號慟而絕帝嗟異之令通事舍人弔祭葬延於俊墓側  
煬帝即位立浩為秦王奉孝王嗣封浩弟湛濟北侯後  
以浩為河陽都尉楊玄感作逆之際左翊衛大將軍宇文  
述勒兵討之至河陽修啟於浩浩詣述營共相往復

有司劾浩以諸侯交通內臣竟坐廢免宇文化及弒逆  
立浩為帝化及敗於黎陽北走魏縣自僭為帝因害之  
通鑑曰化及鳩殺浩

湛驍果有膽烈大業初為滎陽太守坐浩免亦為化及  
所害

庶人秀開皇元年立為越王未幾徙封蜀拜柱國益州  
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二年進上柱國西南道行臺尚  
書令本官如故歲餘罷十二年入為內史令右領軍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將軍尋出鎮於蜀秀有膽氣容貌瓌偉美鬚鬢多武藝  
甚為朝臣所憚帝每謂獻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  
慮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  
左右為請衡既還京請益左右帝不許大將軍劉訥討  
西慶帝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知先  
為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羣臣  
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譬如猛虎物不能害反為毛間  
蟲所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秀漸奢侈違犯制度

資治通鑑曰造渾天儀多捕山獠充宦者

車馬被服擬於天子及太子勇廢秀甚不平太子恐秀終為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狀諧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帝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太子及諸王流涕庭謝帝曰頃者俊廢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臺害生靈當以君道繩之乃付執法者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備嚴責恐不自全帝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五

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蘇威牛弘柳述趙綽推之太子陰作偶人書帝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作檄文曰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所無知自陳甲兵之盛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聞奏帝曰天下寧有是邪乃廢為庶人幽之內侍省不得與妻子相見但給獠婢二人驅使與相連坐者百餘人秀既幽逼憤懣不知所為乃上表陳己愆請與愛于瓜子相見并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

隋書載秀表曰臣以多幸蒙天慈鞠養九歲榮貴惟知富樂未嘗憂懼陷茲刑網不請天恩尚假餘漏撫膺念舊自新莫及猶望分身竭命少答慈造但以靈祇不祐福祿消盡夫婦抱思不相勝致恐長辭明世永歸泉壤伏願慈恩賜垂矜閔殘息未盡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

帝乃下詔數其罪曰汝地居臣子情兼國家庸蜀儉要委以鎮之汝千紀亂常懷惡樂禍睥睨二宮貯望災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五

容納不逞結構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覘候望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假記妖言乃云不終其位妄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宮自言骨相既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器妾道清城出聖欲以己當之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更修成都之營妾說禾乃之名以當八千之運橫生京師妖異證父兄之災妾進蜀地徵祥符己身之錄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珽又為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似有

君鳩集左道符書厭鎮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

像題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鎖杻械乃云請西岳華山慈

父神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

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

賜為開化楊堅夫妻回心歡喜又畫我形像縛手撮頭

仍云請西岳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

諒楊堅是汝何親也包藏允惡圖謀不軌逆臣之迹也

希父之災以為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今之望肆毒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於兄悖弟之行也嫉妬於弟無惡不為無孔懷之情也

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剝削民

庶酷虐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頑嚚

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

倫汝皆為之不祥孰甚欲免患禍長守富貴其可得乎

後聽與其子同處煬帝即位禁錮如初宇文化及弑逆

揚州志曰是日暴風吹塵晝晦秀謂防者曰吾生平

未見斯變亡國之禍應在旦夕其夕難作

欲立秀為帝羣論不許害之并其諸子

隋書五行志曰初文帝名太子勇名晉王英泰王俊

蜀王秀有人上書曰勇一夫之用又千人之秀為英

萬人之秀為俊乃布衣美稱非帝王嘉名帝不省時

人呼楊姓多為羸或言於帝曰楊英反為羸殃帝不

憚遽改之後勇俊秀俱廢黜煬帝終亡天下卒為楊

氏殃

漢王諒字德章一名傑小字益錢開皇元年立為漢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十二年為雍州牧加上柱國右衛大將軍轉左衛大將

軍十七年出為并州總管帝幸溫湯送之自山以東至

滄海南拒黃河五十二州盡隸焉特許以便宜不拘律

令十八年起遼東之役以諒為行軍元帥至遼水師遇

疾疫不利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諒為行軍元帥竟

不臨戎文帝甚寵愛之諒自以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

讒廢居常怏怏陰有異圖遂諷帝云突厥方強太原即

為重鎮宜修武備帝從之大發工役繕修器械貯納於

并州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數萬

資治通鑑曰突厥嘗寇邊帝使諒禦之而敗其所領將帥坐除解者八十餘人皆配防嶺表諒以為宿舊奏請留之帝怒曰爾為藩王當敬依朝命何得私論勲舊廢朝廷憲法嗟乎小子爾一旦無我忽欲妄動彼取爾如甕雞耳何用腹心為

王頊者梁將王僧辯子少倜儻有奇略為諒諮議參軍蕭摩訶者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並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諒親善友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

資治通鑑曰儀曹鄭人傅奕曉星愿諒問曰是何祥也對曰天上東井黃道所經熒惑過之乃其常理若入地上井則可怪耳諒不悅

會文帝崩使車騎屈突通徵之

資治通鑑曰初文帝與諒約若璽書名汝勅字側別加一點又與玉麟合當就徵至是皆無驗諒知有變詰通通占對不屈遁歸長安

不赴遂發兵總管司馬皇甫誕切諫諒怒收繫之王頊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關西若用此等即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

愚按諒於斯時不正煬帝弑君父屠嫡兄罪而謬言楊素反無名之師必敗雖用王頊裴文安言無益也總管府兵曹河東裴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是王掌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內山東士馬亦為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守七要路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銳直入滿津文安請為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掣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即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間事可定矣諒大悅

大業略記載文安說諒曰今梓宮尚在仁壽宮此其徵兵動移旬月若簡驍勇萬騎令文安督領不淹十五日可達長安其在京被黜停私之徒並擢據高位

付以心膂共守京城則闕以東府縣非彼之有然後  
大王總兵鼓行而西聲勢一接天下可指揮定也諒  
不從 大業雜記載文安又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殿下選精騎一萬徑往京師奔喪晚夜兼行經掩仁  
壽宮彼縱徵召未暇禦我大軍駱驛隨王而至此則  
次計若但據河北彼率天下兵百道攻我難為主人  
此下計也與此不同

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將兵出太谷趣河陽大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五

軍慕容良出滏口趣黎陽大將軍鄧建出井陘畧燕趙柱  
國喬鍾植出鴈門署文安為柱國統單賁王賻大將軍  
茹茹天寶侯莫陳惠直指京師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  
改圖令統單賁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文安亟曰兵  
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  
大事去矣諒不對於是從亂者十九州乃以王賻為蒲  
州刺史裴文安為晉州薛粹為絳州梁善薩為潞州韋  
道正為韓州張伯英為澤州遣偽署大將軍常倫進兵

絳州遇晉州司法仲孝俊之子謂曰吾曉天文遁甲今  
者起兵得晉地者王孝俊聞之曰皇太子嘗為晉王故  
曰晉地非謂反徒也時潞州有官羊生羔二首相背以  
為諒咎微煬帝遣楊素率騎五千襲王賻統單賁於蒲  
州破之於是率步騎四萬趣太原諒使趙子開守高壁  
楊素擊走之諒大懼拒素於蒿澤屬天大雨諒欲旋師  
王頌諫曰楊素懸軍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親戎擊之其  
勢必舉今見敵而還示人以怯阻戰士之心益西軍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五

氣願必勿還諒不從退守清原素進擊之諒與百官大  
戰死者萬八千人諒退保并州素進擊之諒乃降百僚  
奏諒罪當死帝曰朕終鮮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諒  
於是除名絕其屬籍竟以幽死先是并州謠言一張紙  
兩張紙容量小兒作天子時偽署官告身皆一紙別授  
則二紙諒聞謠喜曰我幼字阿客量與諒同音吾於皇  
家最小以為應之子顛因而禁錮守文化及弒逆之際  
遇害

讀史商語曰隋文帝嘗言朕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然文帝於整瓚皆同母弟而憎疾尤甚若太子勇之廢即其親母不由嬖幸而秀廢諒幽又皆其母兄為之孽子何與

煬帝三男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齊王暕蕭嬪生趙王杲昭前見齊王暕字世拙小字阿孩美容儀踈眉目少為文帝所愛開皇中為立預章王及長頗涉經史尤工騎射初為內史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江淮以南諸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五

事煬帝即位進封齊王大業二年帝初入東都盛陳鹵簿暕為軍導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以暕當嗣帝又敕吏部尚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徙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寵遇益隆自周故后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填咽道路暕頗驕恣昵近小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虔安裴該皇甫謐庫狄仲錡陳智偉等采求聲色犬馬令則等因此放縱訪民家有美女輒

矯暕命呼之載入暕宅因緣藏匿恣行淫穢方遣之仲錡智偉二人詣隴西搗炙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進暕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將歸家暕不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帝云柳氏女美帝未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暕暕納之後帝問主柳氏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暕於東都營第大門無故崩廳事祇中折識者以為不祥後從帝幸榆林暕督後軍步騎五萬恒與帝相去數十里而舍會帝大獵於汾陽宮詔暕以千騎入圍暕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五

獲糜鹿以獻而帝未有得怒從官皆言為暕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始怒求暕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詡幸於暕違禁將之汾陽宮又京兆人達溪通妾王氏善歌貴游宴聚多或要致展轉亦入暕家御史韋德裕希旨劾暕帝令甲士千餘大索暕第因其事窮暕妃韋氏戶部尚書冲女早卒暕遂與妃姊元氏婦通生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酣宴令則稱慶脫暕帽為歡名相工徧視後庭相工指妃

妙曰此產子者當為皇后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曠自謂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狹左道為厭勝事至是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死曠府僚皆斥邊遠時趙王杲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曠一子不然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自是恩寵日衰雖為京尹不復闕預時政帝恒令武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曠有微失輒奏之帝亦慮曠生變所給左右皆老弱備員而已曠每懷危懼又帝在江都宮元會曠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五

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下又坐齋中見羣鼠數十至前死視皆無首曠甚惡之俄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之顧謂蕭后曰得非阿孩也其見跡忌如此化及復令人捕曠時尚卧未起賊進曠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曠猶謂帝令捕之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戍至街斬之及其二子亦過害曠竟不知殺者為誰時年三十四有遺腹子慈與蕭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為隋王中國人没入北番者悉配為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

厥滅乃獲之貞觀中位至高衣奉御永徽初卒

唐宰相世系圖載慈名正道正道生子崇禮官太府卿戶部尚書子三慎餘吏部郎中少府少監慎矜戶部侍郎慎名洛陽令俱為李林甫所阱賜死 愚按正道以齊王遺腹漂流歸唐隋文的派僅存此一綫然唐不以嗣鄒公備二王後而反用其疎宗嗣何也且三傳後又屠滅幾盡令人追恨隋文族宇文氏一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五

趙王杲小字季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尋授光祿大夫歷河南尹行江都太守杲聰令美容儀帝所製詞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嘗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蕭后嘗炙杲先請試炷后不許杲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蒙嘗之今炙願聽嘗炷悲咽不已后為停炙由是尤鍾愛後遇化及反杲在帝側號慟不已裴虔通使斬之帝前血漣御服時年十二  
論曰周建懿親漢開磐石內敦九族外輯億兆深根固



本崇獎王室安有以同其樂哀有以恤其危所由來人  
矣自魏晉已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抑之則  
勢齊匹夫抗之則權侔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得失  
詳於前史不復究論隋文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閨房之  
隙又不相容二世承基茲弊愈甚是以滕穆暴斃人皆  
竊議蔡王將沒自以為幸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  
隆而諸子遠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為磐石  
行無甲兵之衛居與阜吏為伍外內無虞顛危不暇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逢多難將何望哉

愚按周武誅宇文獲後猜忌宗室孤弱本支致為隋  
氏所篡隋文初鑿覆轍大行封建而有子不肖互相  
屠削如亦步亦趨宇文家淪胥以亡天乎人手

河間屬乃葭蓐地非寵逼故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  
二三其德志苟生變本宗如反掌棄慈母而若遺迹及  
身而絕固宜然矣文帝五子莫有終其天年房陵資於  
骨肉之親篤於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闊夷險撫軍監

國凡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既變讒言  
間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  
室將亡之効衆庶皆知之矣慎子曰一免走街百人逐  
之積免於市過者不顧豈無欲哉分定故也房陵分定  
久矣而文帝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覬覦之望又維  
城肇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植進之既踰制退  
之不以道俊以憂卒實此之由俄屬天步方艱讒人已  
勝尺布斗粟莫肯相容秀覽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成茲亂釁益亦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庠之封  
無期或幽囚囹圄或顛殞鳩毒本根既絕枝葉畢剪十  
布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  
有宗者不深戒哉元德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  
之內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自非積善國有餘殃  
至今趙及燕越皆不得死悲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早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八

總校官檢

討臣彭元琬

侍讀學士臣王保

校對生員臣梁寶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九

明 李清 撰

北史七十三

牛 弘

高顯字昭玄一名敏勅海裔人父賓仕東魏位諫議大夫大統六年避讒棄官奔西魏獨孤信引賓為僚佐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姓獨孤氏及信遇禍妻子徙蜀隋文獻后以賓父之故吏每往來其家賓敏於從政果敢斷決歷齊公憲長史至襄州總管府司隸卒於州顯少明敏有器局畧涉文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為記室襲父爵陽武縣伯再遷內史下大夫以平齊功拜開府隋文得政素知顯強明久習兵事多計畧意欲引入府遣邗公楊惠諭意顯忻然曰願受馳驅縱公之事不

成亦不辭滅族

愚按顯父子皆受知賢王乃背國黨權全無心肝不成固滅族成亦滅名究滅身何利之有然則唐它日贈諡非與知其一不知其二

於是為相府司錄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並以奢縱被踈帝彌屬意顯委以心膂尉遲迥起兵隋文令韋孝寬攻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時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以父在山東時顯見昉譯等並無去意遂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請行深合隋文旨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兼歛歛就路至軍為橋沁水迎於上流縱火械顯預為土狗禦之既渡焚橋而戰大破之軍還侍宴卧內隋文撤御帷賜之進柱國封義寧縣公遷丞相府司馬任寄益隆及受禪拜尚書左僕射納言進封勃郎公朝臣莫與比每呼獨孤不名顯佯避權勢表遜位蘇威帝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帝曰蘇威高蹈前朝顯能舉善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今顯復位俄拜左衛大將軍

本官如故突厥屢為邊患詔頰鎮邊緣邊及還賜緞百疋牛馬千計領新都大監制度多出於頰頰每坐朝堂北槐樹下聽事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勿去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又拜左領軍大將軍餘官如故母憂去職二旬起令視事頰流涕辭不許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伐陳令頰節度諸軍會陳宣帝殂頰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蕭巖叛詔頰綏集江漢甚得民和帝嘗問頰取陳之策頰曰江西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三

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徽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更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焚之不出數年可財力俱盡帝用其策陳人益弊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頰為元帥長史三軍皆取斷於頰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頰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

陳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

資治通鑑載廣言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

及軍還以功加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定食千乘縣千五百戶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頰又遜位優詔不許

冊府元龜曰時山東尚承齊俗避役惰遊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詐為老少規免雜賦帝令州縣大閱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四

口不實者正長遠配又開相糾科大功以下皆拆籍為戶頭以防容隱於是計帳四十萬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萬五百戶頰以人間課役年嘗徵納除注書因長吏肆情文帳出沒復無定簿乃為輪籍定樣請遍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各隨便延五黨共為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奸無所容隋書載詔曰公出叅戎律入司禁旅竭誠陳力心迹俱盡此天降良輔翊贊朕躬其優獎如此

是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頰於帝帝怒皆被踈黜因謂頰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蓋明未幾尚書都事姜暉楚州行叅軍李君才並奏稱水旱不調罪由高頰請廢黜之二人俱得罪去親禮愈密

隋書刑法志曰高祖文法自矜每杖人斬人於殿廷頰與柳彧等諫曰明堂非殺人之所殿廷非決罰之地帝不從頰等乃詣朝堂請罪以為犯者不怠致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五

罰過嚴皆臣等不能裨益請避賢路帝顧謂領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舉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楚人三十比常杖數百故多致死帝不憚令殿中去杖決罰各付所由後李君才言帝寵頰過甚帝大怒欲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笞殺之自是殿內復置杖觀此則君才死於杖非得罪去當考

帝幸并州留頰居守及還賜謙五千疋行宮一所為莊舍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閭不絕帝親幸其第賜錢

百萬絹萬疋復賜以千里馬嘗從容命頰與賀若弼言平陳事頰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敵臣文吏耳焉敢與猛將論功帝大笑時嘉其有讓尋以其子表仁尚太子勇女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時熒惑入太子微犯左執法術者劉暉私於頰曰天文不利宰相可脩德禳之頰不自安以暉言奏聞帝厚加賞慰突厥犯塞以頰為元帥擊破之又出白道進圍入磧遣使請兵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六

帝潛有廢立志謂頰曰晉王妃有神告之言王必有天下頰跪曰長幼有序不可廢遂止獨孤后知頰不可奪陰欲去之初頰夫人卒后言於帝曰高僕射老喪夫人陛下何不為娶帝以告頰頰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惟齋居讀佛經雖陛下垂哀納室非臣所願帝乃止至是頰愛妾產男帝聞極歡后甚不悅曰陛下復信頰耶始陛下欲為頰娶頰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帝由是踈頰會議伐遼東頰固諫不可帝不從以頰為

元帥長史從漢王征遼東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后言於帝曰頰初不欲行陛下強之妾固其無功矣矣又帝以漢王諒年少專委軍於頰頰以任重每懷至公無自疑意諒所言多不用甚銜之及還諒泣言於后曰免頰殺幸矣帝聞彌不平械上柱國王積以罪誅當推戮之際乃有禁中事於頰處得之帝欲成頰罪聞此乃大驚時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弼刑部尚書薛胥戶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頰無罪帝愈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七

皆以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頰竟坐免以公就第未幾帝幸秦王俊第召頰侍宴頰悲不自勝獨孤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帝謂曰朕不負公公自負朕因謂侍臣曰我於高頰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瞭然忌之如本無頰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頰之頰國今上頰陰事稱其子表仁謂頰曰昔司馬仲達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安知非福帝大怒囚頰於內史省鞠之憲司復奏頰他事云沙門真覺嘗謂頰曰明

年國有大喪尼令暉復云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帝聞益怒顧謂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子以大聖之才寧不欲大位天命不可耳頰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之帝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積如更誅頰天下謂我何除頰名初頰為僕射其母誠之曰

金石錄載頰母墓誌云夫人姓楊氏字季姜

汝富貴已極但有斫頭耳爾其慎之頰由是常恐禍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八

及此歡然無恨色以為得免禍場帝即位拜太常卿時有詔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頰奏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悅帝時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頰甚病之謂太常卿李懿曰周天原以好樂而亡殷監不遠豈可復爾時帝遇故民可汗恩禮過厚頰謂太府卿何稠曰此鹵頰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為訛謗朝政誅之頰有文武大

畧明達政務及蒙任後竭誠盡節

隋唐佳話曰頊每以盤盛粉置於臥側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明則錄以入朝遂行之

進引貞良以天下為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等皆頊所薦各盡其用為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治政昇平頊之力也論者以為真宰相及罹淫刑天下無不傷惜至今稱寃所有良謀奇策及損益時政頊皆割橐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九

世無知者

舊唐書載高祖唐武德元年詔曰隋太常卿高頊上柱國賀若弼並抗節不阿矯枉無撓司隸大夫薛道衡刑部尚書宇文弼左翊衛將軍董純並懷忠抱義以陷極刑宜從褒飾以慰泉壤頊可贈上柱國鄭國公弼贈上柱國杞國公各令有司加諡道衡贈上開府臨河縣公弼贈上開府平昌縣公純贈柱國狄道縣公 金石錄載太宗貞觀十一年改葬頊贈禮部

尚書

子盛道位刺史次宏德應國公次表仁勃海郡公皆遠徙邊

牛弘字里仁安定鵠人其先嘗避難改姓遼氏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復姓牛氏弘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仕周歷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納言上士專掌文翰脩起居注後襲父爵轉內史下大夫儀同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十

司開皇初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棄孔子以大聖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脩春秋闡十翼而宏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下焚書令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書之一厄也漢興建尚書之策置校書之官

隋書曰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

至孝成之代遺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

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末益從焚燼此

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

肅宗親臨講肆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

秘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

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

蟠蕩此書之三厄也魏文帝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

內外三閣遺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

簿

隋書曰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

屬劉石馮陵從而失墜此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

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宋武

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

古拙並歸江左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畧撰為七志

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

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

然猶存梁孝元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

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周師入郢繹悉

焚之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

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室創基闕右戎車

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益萬卷高氏據

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日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

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間有殘缺比梁舊日止

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暨方圓譜之說彌復為少

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

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方當大宏文教而

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流訓無窮也

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

府所無私家乃有

隋書曰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吝惜



必須勒以天威引以微利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  
典必臻觀閣斯積

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帝納之  
詔獻書一卷賚縑一疋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  
公三年拜禮部尚書奉敕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  
代弘請依古制脩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黃帝曰  
合宮堯曰五府舜曰摠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考  
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七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隋書七尋作二七

廣四脩一鄭玄注云脩十四步其廣蓋以四分脩之一  
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四阿重屋鄭  
云其脩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  
筵五室凡室二筵鄭玄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  
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制同也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  
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  
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

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  
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  
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  
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  
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  
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  
是同今依鄭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外四  
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並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  
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  
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屣升  
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  
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  
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太室  
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  
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南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

簠簋豆籩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上升歌出樽反站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按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考經等俱說古明堂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所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為記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東哲以為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於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五

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即不可即為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楮徑一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

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闔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尺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濶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六

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後海內大亂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宗齊已還咸率茲禮世乏通儒前王盛事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為九屋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洛陽更多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宗祀之事於馬廐託今皇猷遐闡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

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云每月於其時之堂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文

上圓下方八憲四遠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是以須為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按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憲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為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明堂同又曰複

廟重簷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拈重亢重廊孔晁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為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存是以須為重屋明堂必須為辟雍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文

雍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圍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宮此則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謂明堂辟雍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謂明堂靈臺辟雍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圍如壁則曰辟雍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詵鄭玄亦以為別歷代所

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  
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圓  
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  
堂辟雍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辟水李尤明  
堂銘曰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雍今造明堂須以  
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處參以  
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  
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九

屋圓楯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  
八闔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  
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觀  
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作  
範於後矣帝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六年除  
太常卿九年詔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帝  
凱樂并議樂事宏上議云謹按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  
相為宮周禮奏黃鐘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皆旋相為

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簇為宮姑  
洗為商蕤賓為角南呂為徵應鍾為羽大呂為變宮夷  
則為變徵他月倣此故先王作律呂所以辨天地四方  
陰陽之聲揚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  
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  
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  
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遞相為宮者謂當其王  
月名之為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為宮十二月不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十

太簇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  
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春  
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  
以斯而論誠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為黃鍾一均唯用  
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  
禮作還相為宮之法帝曰不須作還相為宮且作黃鍾  
一均也宏又論六十律不可行謹按續漢書律歷志元  
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

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執始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度調故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五

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一大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侯鍾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其子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太史丞宏試宣十二律其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施絃嘉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準意光

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相傳者唯大權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房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按古典及今音家十六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為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為二十五絃儉今六十律為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按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眾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五

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為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為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以一祭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為宮各自為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為調與古典有違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為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勗

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帝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帝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賤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止素謂曰大將出征故來叙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帝又令弘與楊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三

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

冊府元龜載弘奏曰自聖教陵替漢晉為法隨俗因時且制禮作樂事歸元首江南王儉偏方一臣私撰儀注多違古法就廬非東階之位凶門豈設重之禮兩蕭陳代舉國遵行後魏及齊風牛本隔殊不尋究遙相師祖故山東浸以成俗西魏以降師旅弗遑今休明啟運憲章伊始請據前經革茲偽弊因奏學者

撰儀禮百卷悉用齊儀註為准亦徵採撮王儉禮脩畢上之遂班天下

及獻后崩王公以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寔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暮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帝帝下詔除暮練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先德行俊文才務在審慎雖致滯緩所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三

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絕倫然與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任委隋之選舉於斯為最時服弘識度之遠場帝在東宮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嘗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並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爰倫欣有叙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詩者文詞贊揚無如弘美大業二年進上大將軍三年改右光祿大夫從拜恒岳

壇壇珪幣牲牢皆弘所定還下太行山召弘入內帳對  
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親重如此弘謂其子曰吾受非  
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誠敬自立答恩遇之隆  
弘既云荷恩深重何場帝失道竟無一言恐亦胡廣  
之中庸

六年從幸江都卒帝傷悼之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  
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諡曰憲弘榮寵當世而  
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文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三五

嘗宣敕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帝曰傳  
語小辨故非宰任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代委遇彌隆  
性寬厚薦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  
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  
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  
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  
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有文集十  
二卷行於世長子方大亦有學業位內史舍人次子方

裕凶險在江都與裴虔通等謀弒逆事見司馬德戡傳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父敬族歷太學博士東魏  
孝靜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為內校書別在直閣  
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  
隆之見而歎異徧告朝士云若假以年必為天下偉器  
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

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  
涉善屬文詞數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三五

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策曰魏常侍殊已缺賢  
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  
反葬故里時嚴寒單縑跣足州里人物敬慕之  
隋書曰崔謔博陵豪族因假還鄉車服甚盛及詣德  
林赴吊相去十餘里所從數十騎稍稍減留至德林  
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燠灼  
居貧軼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宦情後母稍愈  
逼令仕進齊任城王潛為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

朝夕同游殆均師友

潛嘗語德林云君今沉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  
尤亦懼明靈所譴

後舉秀才尚書令楊愔考為上第授殿中將軍

隋書載任城王潛遺楊愔書曰李德林風神器宇終  
為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傳雖臣  
小技殆相如于雲之輩今雖俊人盈朝然脩大厦者  
宜厥良材之積也愔即令德林製讓尚書令表援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三

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吏部郎中陸功見而嘆  
曰見其文章浩浩如長河東注仍命子又與游戒之  
曰汝宜師之以為模楷時愔深慎選舉秀才擢第罕  
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為上授殿中將軍既西  
省散員非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謝病還鄉闔門守  
道撰思春賦一篇代稱典麗

齊武成作相引為丞相府行參軍未幾王即帝位累遷  
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侍郎別典機密尋丁母艱以至

孝聞朝廷嘉之

隋書曰德林丁母艱去職勺飲不入口五日雖病哀  
泣不絕又不肯進湯藥遍體洪腫數日頓差皆云孝  
感所致

裁百日奪情起復固辭不起魏收與楊休之論齊書起  
元事百司會議收與德林致書往復詞多不載

愚按魏收論齊起元事甚謬謂宜仍用魏孝莊以下  
諸帝而列齊神武事於中此三國志例也無人臣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三

稱元年理德林不直折其非而語多枝蔓雖見隋書  
今不錄

隋書曰祖珽入為侍中尚書左僕射時趙彥深出為  
兗州刺史或問德林于珽云是彥深黨不可仍掌機  
密珽曰德林久滯絳衣我嘗恨彥深待賢未定尋當  
有佳處分

後除中書侍郎仍詔脩國史時齊後主留情文雅召入  
文林館與黃門侍郎顏之推同判文林館事累遷儀同



三司周武帝平齊遣使就宅宣旨云平齊之利唯在於  
爾宜入相見仍令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詔詰格式  
及用山東人物一委之帝謂羣臣曰我常日聞李德林  
與偽齊作書檄謂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為  
戎作文書耶可謂大異神武公竇毅荅曰臣聞明主聖  
王以得麟鳳為瑞是聖德所感然瑞物雖來不堪使用  
如李德林受驅策亦陛下聖德所感有此大才用勝麟  
鳳遠矣帝大笑曰誠如公言宣政未授御正下大夫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三

帝大慚隋文初受顧命令邦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  
賜令總文武事今欲與公共成必不得辭德林荅曰願  
以死奉公

愚謂此隋之兩高頌也其負周同

隋文大悅即召與語初劉昉鄭譯矯宣帝詔召隋文受  
命輔少主總知內外兵馬事譯欲授隋文冢宰譯自攝  
大司馬昉為小冢宰德林私啟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  
督內外諸軍事遂以譯為相府長史昉為相府司馬二

人由是不平以德林為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尋三方  
構兵指授兵略皆與參詳軍書羽檄朝夕頓至一日中  
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  
鄭公韋孝寬為東道元帥師次永橋沁水泛長孝寬師  
未得渡長史李詢密啟諸大將

隋書載諸大將為梁士彥宇文忻崔宏度

受尉遲迥鑲金隋文得啟以為憂議欲代之德林曰

隋書載德林言曰公與諸將並圖貴臣未相伏馭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三

以挾令威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前所遣者  
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一旦換易彼將懼  
罪逃逸便須禁錮鄭公以下必當驚疑

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馬服以之敗趙公  
但以一心腹明於智畧素為諸將所信伏者速至軍所  
觀其情偽縱有異志必不敢動隋文曰公不發此言幾  
敗大事即令高頌馳驛往軍所為諸將節度竟成大功  
凡厥謀謨皆此類進授丞相府從事內郎禪代之際其

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牋表璽書皆德林辭也隋文登祚授內史初受禪虞慶則等勸隋文盡滅宇文氏德林固爭以為不可

觀德林從前所為大負周武一番知遇惟固爭此事差不負心

帝怒由是品位不加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開皇元年敕令與太尉于翼高頊等同脩律令訖奏聞別賜駿馬及九環金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五

隋書曰格令班後蘇威每欲改易事條德林以為格式已領義須畫一縱小有踏駁非甚蠢政害民者不可敷改

五年敕令撰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隋文省讀訖明且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得早見公面於是追贈其父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諡曰孝隋書曰德林少有才名凡製文章有不知者謂之古

八

隋文後幸鄴德林以疾不從敕書追之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時高頊入京帝語頊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畧以付晉王廣

隋書曰後從駕還在途中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裝嚴公及陳平授柱國郡公已宣敕訖或說高頊曰今歸功德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頊入言之乃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五

初大象末文帝以王謙宅賜德林尋改賜崔謙帝令自選一好宅并莊店代之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區為代九年駕幸晉陽店人表訴地是民物為高氏強奪於內造舍

隋書曰蘇威李圓通馮世基助之

帝責德林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帝不聽悉追店給所住者由是嫌之又德林稱其父為太尉諮議以取贈官李元操等陰奏之曰德林父終於校書

稱謚議帝甚銜之至是復因庭議忤意數之曰公為內  
史典朕機密比不預計議者以公不宏耳朕方以考理  
天下故立五教宏之公言孝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子  
不當說孝經也又罔冒取店罔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  
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為湖州刺史在州逢早  
課民掘井溉田為考司所貶歲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  
大將軍廉州刺史諡曰文將葬敕令羽林百人并鼓吹  
一部以給喪事祭以太宰德林美容儀善談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五

隋書曰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于賓館受圖書陳使  
江總目送之曰此河朔英靈也

器量沉深時人未能測齊任城王潛趙彥深魏收陸卬  
大相欽重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  
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宦已後即典機密性慎密嘗  
言古人不言溫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  
高頗傷自任爭競之徒更相譖毀故雖功參佐命十餘  
年間竟不徙級所撰文集八十卷遭亂亡失見五十卷

行於代

愚按隋書所載德林霸朝雜集序皆屬諛辭故不錄  
惟所作天命論指忠為逆獲罪清議今撮其畧曰有  
周之末朝野騷然我皇帝降志執均鎮衛宗社於斯  
時也尉迴據有齊屢世之都乘新國易亂之俗驅馳  
蛇豕連合縱橫地乃九州陷三民則十分擁六王謙  
乘連率之威憑全蜀之險與兵舉眾震蕩江山鴆毒  
巴庸蠶食秦楚此二鹵也窮凶極逆皆將長戟強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五

睥睨宸極佐閉嫁禍紛若蝟毛曝骨履腸間不容礪  
爾乃奉殪戎之命運先天之畧不出戶庭推轂分閭  
一麾以定三方數旬而清萬國已乃稽圖識之文順  
億兆之請披肝瀝膽晝伏夜吟方屈箕穎之高式允  
幽明之願殊徽號改服色建都邑敘彞倫薄賦輕徭  
慎刑恤獄星精雲氣共趨走於階墀山神海靈咸燮  
理於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川屈膝頽顛貢琛奉贄  
欣欣如也穴居巢處化以宮室不火不粒訓以庖厨

丹雀為史元龜載書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異獸

珍木奇草望風觀海應化歸風猶且父天子民兢兢

翼翼至矣大矣若夫天位之重不可妄據賊子逆臣

所以為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之邪說

謂飛危而為鼎若使四凶爭八元之誠三監同九臣

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真人

之出尉迴同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連

胡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五

戒矣誅夷烹醢歷代共尤僭逆凶邪時煩獄吏其可

不戒慎哉餘不全錄

子百藥博涉多才詞藻清瞻大業末位建安郡丞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

明李清撰

列傳第六十二

北史七十四

梁士彦

元諧

元胄

達奚長孺

賀婁子幹

兄詮

史萬歲

劉方

馮昱

王樹

楊武通

陳永貴

房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杜彥

周搖

獨孤楷

乞伏慧

張威

和洪

陰壽

楊義臣

梁士彦字相如安定烏氏人少任俠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武帝將平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為九曲鎮將進上開府齊人甚憚之後以熊州刺史從武帝拔晉州進大將軍除晉州刺史及帝遷後齊後主親攻圍

之樓堞皆盡短兵相接

隋書曰城雉所存尋刃而已

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

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及

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武帝六軍亦至齊師圍

解士彥見帝持帝鬚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帝亦為流涕

帝欲班師士彥叩馬諫

隋書曰時帝以將士疲倦欲班師士彥叩馬諫曰今

齊師適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

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晉州為平齊之基宜善守之

隋書曰朕無前慮惟恐後憂

及齊平封郟國公進上柱國宣帝即位除徐州總管與

王軌擒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呂梁略定淮南地隋文作

相轉亳州總管尉遲迴舉兵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

之令家僮梁默等為前鋒士彥繼之所當皆破及迴平

除相州刺史深見忌微還京師閑居無事恃功懷怨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二

宇文忻劉昉等謀反

隋書曰士彥乘勝至草橋迴衆復合進戰大破之及

圍鄴攻北門而入馳啟西門納宇文忻之兵 愚按

梁士彥欲為周室忠臣即與尉遲迴合兵攻堅可也

既以破迴受賞及與隋文君臣分定又懷異謀非反

而何

將率家僮侯帝享廟之際因以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

略取河北捉黎陽關塞河陽路劫調布為牟甲募盜賊

為戰士其甥裴通知而奏之帝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

欲觀其志士彥欣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

為長史帝從之後與公卿朝謁帝令執士彥忻昉等於

行間詰狀猶不伏捕摩兒至對之摩兒且論始末且云

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猛虎須成斑士

彥失色顧曰汝殺我於是伏誅時年七十二子剛字永

固位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以諫父獲免徒瓜州

叔諧坐士彥誅士彥蒼頭梁默驍勇絕人士彥每從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三

伐常與默陷陣仕周位開府開皇末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征突厥進大將軍又從平楊諒授柱國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力戰死之贈光祿大夫

元諧河南洛陽人家世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隋文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隋文為相引致左右諧謂隋文曰公無黨譬如水間一堵牆大危矣勉之及受禪顧諧笑曰水間牆竟何如進上大將軍奉詔修律令時吐谷渾將定城王鍾利旁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四

騎三千渡河連結黨項諧率兵出鄯州趣青海邀其歸路相遇於豐利山賊鐵騎二萬諧擊走之又破其太子可博汗勁騎五萬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所部來降詔授上柱國拜寧州刺史頗有威惠然性剛愎好排詆不能取媚左右嘗言於帝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帝曰宜終此言後以公事免時上柱國王誼有功於國與諧俱無位任每相往來胡僧告諧誼謀反帝按其事無狀慰諭釋之未幾誼誅諧漸被踈忌然以龍

潛之舊每預朝請恩禮無虧及平陳百寮大宴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突厥可汗為侯正陳叔寶為令史今可用臣言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嘿然而退後數歲有人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初緒等謀反帝令按其事有司奏諧謀令初緒勒黨項兵即斷巴蜀時廣平王雄左僕射高頌二人用事諧欲諧去之云左執法星動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五

四年矣狀一奏頌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芒相照主殺大臣雄必當之諧與滂嘗同謁帝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輩有福德雲帝大怒諧滂鸞緒並伏誅籍沒其家元冑河南洛陽人魏昭成帝六代孫祖順魏濮陽王父雄武陵王冑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色周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軍隋文初被召入將受顧託先呼冑次命陶澄並委以腹心

恒宿卧内及為丞相每典軍禁中又引弟威俱入侍衛周趙王招謀害隋文初不之知乃將酒肴詣其宅趙王引隋文入寢室左右不得從惟楊弘與胄兄弟坐戶側趙王令其二子進瓜因將刺隋文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瓜連啗隋文將為不利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呵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為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胄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偽吐將入後閣胄恐其為變扶令上座如此者再三趙王稱喉乾命胄就厨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適後至隋文降階迎之胄耳語勸速去隋文猶不悟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為胄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辭死死何益耶復入坐曹聞屋後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隋文下牀趣去趙王將追之胄以身蔽戶王不得出隋文及門胄自後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害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六

王賞賜不可勝計帝受禪封武陵郡公再遷右衛大將軍帝從容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胄功也時突厥屢為邊患朝廷以胄素有威名拜靈州總管北夷甚憚之徵為右衛大將軍親顧益隆嘗正月十五日帝與近臣登高 愚按正月十五登高不知起自何時今人但知重陽耳 時胄下直馳詔召之及見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晉王廣每致禮焉太子之廢胄預其謀帝正窮東宮事左衛大將軍元昊苦諫楊素因譖之帝大怒執昊於仗胄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為防是耳復以此言激怒帝遂殺昊蜀王秀得罪胄坐與交通除名煬帝即位不得調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丘和亦以罪廢胄與和舊因數從之遊酒酣謂和曰上官政誠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七

竟坐死

愚按元胄與元昊同族否以昊捨死直諫乃為所嗾以死若胄不坐死何以瞋昊於地下丘和其有教之者耶

於是徵政為驍騎將軍拜和代州刺史

達奚長孺字富仁代人父慶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長孺少懷節操膽烈過人周文引為親信以質直恭樸授子都督數有戰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隋書曰平蜀之後恒為先鋒攻城野戰所當必破

天和中從武帝平齊遷上開府爵成安郡公別封一子縣公宣政元年除左將軍勇猛中大夫後與王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援軍至軌令長孺拒之長孺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沉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之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孺縱奇兵大破之獲其大將吳明徹以功進大將軍尋授行軍總管北巡沙塞卒與鹵遇大破之隋文作相王謙舉兵於蜀沙氏楊永安扇動利興武文

沙龍等六州應諫

愚考王誼傳內有應司馬消難之巴蠻蘭洛州今又得一沙氏楊永安彼韋孝寬高頴輩寧不愧死不獨誼與長孺也

詔長孺擊破之諫二子自京逃歸其父長孺並捕斬之文帝受禪進上大將軍封蘄郡公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畧可汗并弟葉護及潘那可汗寇掠而南詔以長孺為行軍總管擊之過於周禁眾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孺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慨神色愈烈為鹵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鬪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歐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

隋書曰凡十有四戰所向必摧

鹵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孺身被五瘡通中者二戰士死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孺兵皆力戰鹵意大沮明日焚尸戰處慟哭而去文帝下詔褒美授上柱國餘勳迴授一子其戰亡將士皆贈官三轉子孫襲之長孺性至孝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五日毀悴過禮殆



將滅性天子嘉歎起為夏州總管句奴憚之不敢窺塞以病免又除蘭州總管文帝遣掠州總管獨孤羅原州總管元褒靈州總管賀若誼等發卒備胡皆受長孺節度長孺率眾出和連山北西至蒲類海無鹵而還轉荆州總管帝謂曰江陵國之南門今委卿朕無慮也卒官諡曰威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隨魏氏南遷世居闕右父景賢右衛大將軍子幹少以驍武知名仕周累遷秦州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十一

史爵司安縣伯尉遲迴因隋文專政舉兵子幹從韋孝寬攻之遇迴兵圍懷州子幹與宇文述等擊破之隋文大悅手書慰勉之後每戰先登及破鄴城與摧弘度逐迴至樓上進位上開府開皇元年進爵鉅鹿郡公其年吐谷渾寇涼州子幹以行軍總管從上柱國元諧擊之功最優詔褒美即令子幹鎮涼州明年突厥寇蘭州子幹拒子至可洛咳山與鹵相遇鹵眾甚盛子幹阻川為營鹵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弊縱擊大破之冊授上大

將軍徵授營新都副監尋拜工部尚書其年突厥復犯塞以行軍總管從實榮定擊之子幹別路破賊帝嘉之優詔勞勉子幹請入朝詔令馳驛奉見吐谷渾復寇邊命子幹討之入掠其國

隋書曰殺男女萬餘口

二旬而還帝以隴西頗被寇掠甚患之又彼俗不設村塢敕子幹勸民為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隋書曰比者凶寇侵擾蕩滅有期今臣在此觀機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十二

作不得準詔行事且隴西河右土曠民稀不可廣為田種

比見屯田處獲少費多且隴右之人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但使鎮戍連接烽侯相望民雖散居必無所慮帝從之帝以子幹習邊事授榆關總管遷雲州刺史甚為鹵所憚後數年突厥雍虞閭遣使請降并獻羊馬詔以子幹為行軍總管出西北道應接之還拜雲州總管以突厥所獻馬百疋羊千口賜之乃下書曰自

公守北門風虛不警突厥所獻還以賜公毋憂去職朝廷以榆關重鎮尋起視事卒官帝傷惜久之贈懷魏等四州刺史謚曰懷子善柱嗣

史萬歲京北杜陵人父靜周滄州刺史萬歲少英武善騎射驍健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逢東西魏戰邙山

本史東西魏作周齊今正之

萬歲從父在軍旗鼓正相望萬歲今左右趣裝急去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三

西魏兵大敗父由是奇之平齊之役其父戰沒萬歲以忠臣子拜開府儀同三司襲爵太平縣公尉遲迥起義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鴈飛來萬歲謂士彥請射行中第三者射之應弦落三軍莫不悅服及與迥軍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馳馬奮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復振迥平以功拜上大將軍開皇初大將軍爾朱勣以謀反誅萬歲頗關涉坐除名配敦煌為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報

大克獲突厥莫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騎射笑曰小人定可萬

歲因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警北夷實榮定擊突厥萬歲詣轅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大悅因遣人謂突厥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突厥許諾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引軍去拜上儀同領車騎將軍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及高智慧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三

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閉千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為沒萬歲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水汲者得之言於素大悅上其事文帝歎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蠻翫拜是州刺史既復叛以萬歲為行軍總管擊之入靖蛉川經美凍水小勃弄大勃弄至於高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後

勝我者過此乃令左右倒碑而進

滇志曰萬歲過石城山有諸云石城門峻誰開闢更鼓誤聞風落石界天自嶺勝金湯鎮壓西南天半壁渡西二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千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遂勒石頌隋德萬歲請將叢翫入朝詔許之叢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金寶乃捨翫而還蜀王在益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歲聞悉以所得金寶沉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柱國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十四

王廣甚欽敬之待以交友禮帝知為晉王所善令萬歲督晉王府軍事明年叢翫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至生邊患帝令窮之事皆驗罪當死帝數之萬歲曰臣留叢翫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臣還至瀘水詔書方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帝以萬歲欺隱大怒顧有司將斬之萬歲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頌左衛大將軍元昊等進曰史萬歲雄畧過人每行兵處未嘗不先士卒雖古名將未能過也帝意稍解於是除名

歲餘復官爵尋拜河州刺史復領行軍總管以備胡開

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帝令晉王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和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至大斤山遇鹵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為誰侯騎曰史萬歲也突厥復曰得非敦煌戍卒乎侯騎曰是也達頭聞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逐北入磧數百里鹵遁而還楊素害其功譖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為寇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十五

狀帝未悟會帝從仁壽宮初還京廢太子勇窮東宮黨與因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素見帝方怒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怒帝帝謂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堂稱寃者數百人萬歲謂曰吾今日為汝極言及見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帝大怒命左右搦殺之既追悔不及因下詔罪狀之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識無不惋惜萬歲為將不修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鹵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

無方號為良將子懷義嗣

劉方京兆長安人性剛決有膽氣仕周以戰功拜上儀同隋文帝為丞相方從章考寬破尉遲迥於相州以功加開府賜爵河陰縣侯文帝受禪進爵為公開皇三年從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進大將軍歷甘瓜二州刺史仁壽中交州徠人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城左僕射楊素言方有將畧詔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方法令嚴肅然仁而愛士長史度支侍郎敬德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十五

從軍至尹州疾甚不能進留之州館分別之際方哀其危篤流涕嗚咽感行行路論者多之稱為良將至都隆嶺遇賊方遣營主宋纂何賁嚴願等破之進兵臨佛子先令人諭以禍福佛子乃降送京師其有桀黠者恐後為亂皆斬之尋授驩州道行軍總管以尚書右丞李綱為司馬經畧林邑方遣欽州刺史甯長真驩州刺史李暉上開府秦雄以步騎出越常方親率大將軍張慈司馬李綱舟師趣北境大業元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

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閩黎江賊據南岸立柵

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既渡江行三十里賊乘臣象四面至方以弩射象象中瘡却蹂其陣賊奔柵因攻破之於是濟區粟進至大緣江所擊皆破經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主金人汗其宮室刻石紀功而還士卒脚腫死者十四五方在道遇患卒帝甚傷惜之下詔褒美贈上柱國盧國公子通仁嗣開皇中有馮昱王擲楊武通陳永貴房兆俱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十七

邊將名顯當時昱擲並不知何許人昱多權畧有武藝文帝初為丞相以行軍總管與王誼李威等討平叛蠻拜柱國開皇初又以行軍總管屯乙弗泊備胡每戰常大寇捷擲驍勇善射以行軍總管屯江江北禦陳為陳人所憚伐陳之役及高智慧反攻討皆有殊績位柱國白水郡公

隋書又載李充隋西成紀人少慷慨有英畧以擊突厥有功歷朔州總管甚有威名為鹵所憚後有人譖

其謀反帝徵還譴怒之充性素剛遂憂憤卒

武通弘農華陰人性果烈善馳射數以行軍總管討西南夷以功封白水郡公拜左武衛將軍時黨項羌屢為邊患朝廷以其有威名使鎮邊歷岷蘭二州總管後為周法尚討嘉州叛獠法尚軍初不利武通為賊斷歸路於是束馬懸車出賊不意頻戰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傾部落而至武通戰鬪數百里為賊所拒四面路絕武通輕騎挑戰墜馬為賊所執殺而取之永責隴右胡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十八

本姓白以勇烈為文帝所親愛數以行軍總管領邊每戰以單騎陷陣位柱國蘭利二州總管封北陳郡公北代人本姓屋引氏剛毅有武畧頻為行軍總管攻胡以功位至柱國徐州總管並史失其事

杜彥雲中人父遷屬葛榮亂徙家於幽彥性勇決善騎射仕周以軍功累遷隴州刺史賜爵永安縣伯隋文帝為丞相從韋孝韋擊尉遲迥以功進上開府開皇初授丹州刺史封襄武縣公徵為左武衛將軍平陳之役以

行軍總管與韓擒虎相繼而進

隋書曰軍至南陵陳人屯據南岸彥遣儀同樊子蓋破其柵獲舟六百餘渡江擊南陵城拔之擒其守將許翼與擒虎合兵

及陳平賜物五千段粟六千石進柱國賜子寶安爵昌陽縣公高智慧等作亂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平之隋書曰智慧餘黨往往屯聚保據溪洞彥水陸兼進遂平四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十九

斬其渠帥賊李施擁眾據彭山彥襲擊破之斬施傳其首又擊徐州宜封二洞悉平賜奴婢百餘口拜洪州總管有能名及雲州總管賀婁子幹卒帝悼惜久之因謂侍臣曰榆林國之重鎮安得子幹輩乎後數日乃曰莫過杜彥徵拜雲州總管北夷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後朝廷追錄前功賜子寶度爵承縣公十八年遼東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諒至營州帝以彥曉習軍旅令總統五十營事突厥寇雲州詔楊素擊走之猶恐為邊患復

拜彥雲州總管疾卒

周搖字世安本代人後為河南洛陽人本後魏同宗也  
姓系見前父恕延歷行臺僕射南荆人總管搖少剛毅  
有武藝性謹厚動遵法度仕魏位開府儀同三司周孝  
閔受禪賜姓車非氏歷鳳楚二州刺史吏民安之從平  
齊以戰功授柱國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隋文  
為定州總管文獻后自京師赴定州路經搖所主禮甚  
薄既而白后曰公解甚富於財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二十一

無得效私其賢直如此隋文以其奉法每嘉之及為丞  
相徙封濟北郡公拜豫州總管帝受禪復姓周開皇初  
突厥寇邊燕薊多被其惠前總管李崇為鹵所殺帝思  
所以鎮之曰無以加周搖拜為幽州總管六州五十鎮  
諸軍事搖修障塞謹斥埃邊民安之徙壽襄二州總管  
俱有能名進上柱國以老乞骸帝勞之曰公歷任三代  
保茲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歸等終於家諡曰恭時年

八十四

獨孤楷字脩則不知何許人本姓李氏父屯從齊神武

戰於沙苑東魏師敗因為西魏柱國獨孤信所擒配為  
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獨孤楷少謹厚便弄馬  
槊為宇文護執刀數從征伐拜右侍下大夫從韋孝寬  
平淮南隋文為丞相進開府領親信兵及受禪拜右監  
門將軍封汝陽郡公仁壽初出為原州總管時蜀王秀  
鎮益州帝徵之猶豫未發朝廷恐秀生變拜楷益州總  
管馳傳代之秀果有異志楷楓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二十二

有悔色勸兵為備秀至興樂去益州四十餘里將及襲  
楷密使覘之知不可犯而止楷在益州甚有惠政蜀中  
父老於今稱之煬帝即位轉并州總管表明乞骸帝曰  
公先朝舊臣卧以鎮之無勞躬親簿領也以其長子凌  
雲監省郎事其見重如此卒諡曰恭弟盛別見  
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父纂魏金紫光祿大夫為  
第一領民酋長慧少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齊文  
襄時累封宜民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為王一門二

王稱為貴顯周武平齊拜使飛右旅下大夫轉熊渠中大夫從韋孝寬擊尉遲惇於武陟以功授大將軍及破尉遲迴進柱國賜爵西河郡公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隋文受禪拜曹州刺史曹土舊俗民多姦隱戶口簿帳恨不以實慧下車按察得戶數萬遷涼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為寇抄慧嚴警烽燧遠為斥候鹵竟不入境後為荊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樸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五

人以簦捕魚出絹買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簦煬帝即位為天水太守大業五年征吐谷渾即濱西境民苦勞後又遇帝西巡坐御道不整獻食踈薄帝大怒命左右斬之見其無髮乃釋之除名卒於家

張威不知何許人父琛魏弘農太守威少個儻有大志善騎射膂力過人仕周以軍功位柱國京兆尹封長壽縣公王謙起兵隋文帝以威為行軍總管從梁睿擊之

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三王拒守睿以威為先鋒三王閉壘不戰威令人冒侮以激怒之三王果出陣威令壯士奮擊三王軍潰大兵繼進至開遠謙將趙儼眾十萬連營三十里威鑿山通道攻其背儼敗走追至成都及謙平進上柱國瀘州總管隋文受禪拜幽洛二州總管改封晉熙郡公累遷青州總管頗治產業遣家奴於民間鬻蘆葦根奴緣此侵擾民間帝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帝祠太山至洛陽帝以罔利責讓之因問威所執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五

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無顏復執謹藏於家帝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帝曰公雖不遵法度功效實多今還公笏復拜洛州刺史後改封皖城郡公卒和洪汝南人勇力過人仕周以軍功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龍州蠻任公忻李國立等聚眾為亂刺史獨孤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畧代善為刺史月餘斬公忻國立等皆平之後從武帝平齊隋書曰從武帝攻河西洪力戰陷其西門帝壯之

位上儀同賜爵北平侯拜左勳曹下大夫柱國王軌擒  
吳明徹洪與有功加開府尉遲迴起義洪以行軍總管  
從韋孝寬擊之以功

隋書曰軍至河陽迴遣兵圍懷州洪擊走之又破尉  
遲惇於武陟

封廣武郡公時東夏初平物情尚梗隋文以洪有威名  
令領冀州事甚得民和後拜泗州刺史屬突厥寇邊洪  
為北道行軍總管擊走之追鹵至磧而還後卒於徐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三四

總管

陰壽字羅雲武威人父嵩周夏州刺史壽少果烈有武  
幹性謹厚從周武帝平齊位開府隋文為丞相引為掾  
尉遲迴起義文帝以韋孝寬為元帥擊之命壽監軍時  
孝寬有疾不能親總戎事每卧帳中遣婦人傳教命三  
軍綱紀皆取決於壽以功進上柱國尋拜幽州總管封  
趙郡公先是齊疎屬高寶寧周武帝拜為營州刺史

愚按寶寧忠於齊不受周敕書見本史寶寧傳宜於

刺史下註明

性桀黠得華夷心及隋文為丞相遂連契丹靺鞨舉兵  
帝以中原多故未遑進兵諭之不下開皇初又引突厥  
攻圍北平至是令壽攻之

隋書曰寶寧求救突厥時諸將數道並進突厥不能  
援

寶寧棄城奔磧北黃龍諸縣悉平壽班師留開府成道  
昂鎮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三五

隋書曰寶寧遣其子僧伽率騎掠城下尋引契丹靺  
鞨攻道昂苦戰連日乃退

壽患寶寧攻道昂乃重購獲之一云為麾下殺北邊遂  
安卒官贈司空子士師入忠義

楊義臣代人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為儀同大將軍以  
兵鎮恒山時隋文為定州總管崇知帝相貌非常每自  
結納隋文甚親待之及為丞相尉遲迴起義崇以宗族  
自囚遣使請罪隋文下書慰諭之令馳驛入朝恒置左



右開皇初封秦興公歲餘從行軍總管達奚長孺擊突厥於周槃力戰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義臣襲崇官爵時義臣尚幼養於宮中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厚帝嘗言及思舊顧義臣嗟嘆久之因下詔

冊府元龜載詔曰朕初受命值尉遲作亂楊義臣父崇時在常山典司兵甲與迴隣接又屬至親即自執有司請歸相府及北夷內侵輕生重義馬革言旋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貫幽顯高官延世未表松筠可賜姓楊氏云云

賜義臣姓楊氏編之屬籍為皇從孫

隋書作皇太孫

義臣性謹厚能騎射有將領才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行軍總管出白道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邊義臣擊之進至大斤山鹵遇時太平公史萬歲亦至與義臣合擊大破之萬歲為楊素所陷義臣功竟不錄煬帝嗣位漢王諒反時代州總管李景被諒將喬鍾葵所圍義

臣時為朔州總管奉救救之鍾葵見義臣兵少悉眾拒之時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稍射者不能中每以數馳陷陣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有車騎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卮酒思恩望見拔立陣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克隋書曰義臣復選騎士十餘人從之思恩突擊殺數人直至麾下

所從騎士退思恩為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餘里購得思恩屍哭之甚慟三軍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腰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數百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間出其不意義臣脯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埃塵張天鍾葵軍不知所為謂伏兵發因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上大將軍累遷太僕卿從征吐谷渾令義臣屯琵琶峽連營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圍吐谷渾主於覆表川復從征遼東以軍將指肅慎道至鴨綠水與

乙支文德戰每為先鋒一日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  
免俄復位明年以為軍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  
鴨綠水會楊玄感作亂班師檢校趙郡太守妖賊向海  
公作亂寇扶風安定間義臣奉詔擊平之尋從帝復征  
遼東進左光祿大夫時勃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並相  
聚為盜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討之不尅詔義臣率  
遼東還兵擊之大破士達

新唐書曰隋遣太僕卿楊義臣討破張金稱於清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五

殘黨畏誅復屯嘯歸竇建德義臣乘勝欲逐入高雞  
泊窮剗根穴建德謂士達曰隋善將獨義臣耳新破  
金稱其鋒不可當宜引兵避之彼欲戰不得君老食  
乏乘之可有功士達不納留建德守壁身將兵逆戰  
置酒享士建德聞之曰士達未捷遽自矜大禍至不  
日矣隋兵勝必長驅而來吾不能獨支乃留眾保留  
壁帥銳士據險待後五日義臣斬士達於陣  
斬金稱又收降賊入豆子配討賊格謙擒之以狀奏帝

惡其威名遽追入朝賊由是復盛義臣以功進光祿大  
夫尋拜禮部尚書卒於官

論曰昔韓信愆瑗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淮南之  
舉則漢道未隆以二子勲庸咸以憤怨殞戮况無古人  
之殊績而懷悖逆之心乎梁士彥遭雲雷之會以勇畧  
成名遂貪天功為己力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將生厲階  
求逞其欲及茲顛墜自取之也元諧元胄或焚闕艱危  
或綢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內懷怏怏矜伐不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五

雖時主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隋文佐命元功鮮有  
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爾無聞斯蓋草創帝國事出權  
道本異同心故久而愈薄其牽牛蹊田雖則有罪奪之  
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亦以甚矣求其  
餘慶不亦艱哉長孺以步卒二千抗十萬之眾師殲矢  
盡勇氣彌厲壯矣子幹西涉青海北臨玄塞胡夷懾懾  
亦有可稱萬歲實懷智勇北却匈奴南平夷獠兵鋒所  
指威警絕域論功仗氣犯忤貴臣偏聽生姦死非其罪

人皆痛惜有李廣之風馬劉方號令無私臨軍嚴肅克  
剪林邑遂清南海徼外百蠻無思不服杜彥東夏南服  
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塵不起周搖以質直見知獨孤  
楷以恤民流譽威蹈履之地可以追蹤古人乞伏慧能  
以國讓亦云美矣而以供帳不厚至於放黜君方逞欲  
罰亦深哉義臣時屬擾擾功成三捷而以功見忌得沒  
幸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子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一

明李清撰

列傳第六十三

北史七十五

趙 暉

趙芬

王 詔

元巖

宇文弼

伊婁謙

李圓通

陳茂

郭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龐 晃

楊尚希

張 暉

蘇孝慈

元 壽

趙暉字通賢天水西人父仲懿尚書左丞暉少孤養母  
至孝年十四有盜伐其父墓樹暉對之號慟因執送官  
見魏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淚交集惠達  
為隕涕數息者久之及長沈深有菟局略涉書記周文  
帝引為相府參軍從破洛陽及班師暉請留撫納亡叛

從之乃帥所領與東魏人前後五戰斬獲甚衆以功封  
平定縣男累轉中書侍郎周孝閔受禪遷陝州刺史蠻  
酋向天王以兵攻信陵秭歸巽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  
周人于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頽百  
餘步蠻酋鄭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  
勸巽益修守禦巽不從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  
令陳虛掩襲南鄉所居獲其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  
各散陳兵亦遁明年陳吳明徹屢為寇患巽與前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二

六載每挫其鋒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再遷戶部中大  
夫周武帝欲收齊河南地巽諫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  
縱得之不可守諸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  
定帝不納師竟無功尋從上柱國于翼自三鴉道伐陳  
克十九城而還以讒功不錄累遷御正上大夫巽與宗  
伯斛斯徵素不協徵後出為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  
罪重遂踰獄走帝大怒購之甚急巽密奏曰徵自以罪  
重懼死遁逃若不北走匈奴則南奔吳越徵雖愚陋久

歷清顯奔彼敵國無益聖朝今災旱為灾可因茲大赦  
帝從之徵頽而免巽卒不言隋文為丞相加上開府再  
遷大宗伯及踐阼巽授靈緩進大將軍以巽習故事拜  
尚書右僕射未幾以忤旨出為陝州刺史轉冀州刺史  
甚有威惠巽嘗有疾士民奔馳爭為祈禱其得民情如  
此冀州市井多姦詐巽為銅斗鐵尺置于肆民間便之  
帝命頒之天下以為常法嘗有人道巽田中蒿為吏所  
執巽曰此刺史不能風化耳彼何罪慰諭遣之令人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三

萬一車賜盜者盜愧過于重刑帝幸洛陽巽來朝帝勞  
之卒于官子義臣位太子洗馬煬帝立以同漢王諒起  
兵誅  
趙芬字士茂天水西人父演周秦州刺史芬少有辯智  
涉經史周文引為相府記室累遷開府儀同三司性強  
濟所居職皆有聲績周武帝親總萬機拜內史下大夫  
轉小語正明習故事每朝廷疑議衆不能決者芬輒為  
評斷莫不稱善累遷東京小宗伯鎮洛陽隋文為丞相

尉遲迴與司馬消難合謀往來芬察知之密白情文深見親委開皇初拜尚書右僕射與郢公王誼修律令俄兼內史令甚見信任未幾以老病出為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祿大夫仍領關東運漕賜錢百萬粟五千石而遭之後數年上表乞骸徵還京師賜以二馬輅車几杖被褥歸于家皇太子又致中帳數年卒遣使致祭鴻臚監護喪事少子元楷煬帝大業中為歷陽郡丞與廬江郡丞徐仲宗俱竭民產貢帝仲宗遷南郡丞元楷起拜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都丞兼領江都宮監

王詔字子相世居京兆父諒早卒詔幼而方雅頗好奇節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周武帝拔晉州意欲旋師詔諫曰

隋書載詔諫曰齊失紀綱于茲累世天獎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懼于下

取亂侮亡正在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解帝大悅及齊平進開府晉陽縣公賜口馬雜畜萬計隋文隋受禪進

爵項成郡公加大將軍晉王廣鎮并州除行臺右僕射詔到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敢違法度詔常奉使檢長城王因穿池起三山詔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帝聞而嘉嘆賜金百兩并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為元府司馬

隋書曰與高穎支度軍機無所壅滯

及克金陵詔即鎮馬晉王班師留詔于石頭防遏委以後事歲餘徵還帝謂公卿曰晉王以幼出藩遂能克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吳越王子相之力也進柱國及駕幸并州以其稱職特

加勞勉後謂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之望唯在於公勉之詔辭以老帝勞而遣之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仍為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獎而卒帝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言甚悽愴使有司為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為但表我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

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羣臣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即位退贈司徒尚書令執幽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子士隆嗣略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世頗見親重位備身將軍改封耿國公東恭帝即位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署尚書右僕射憂憤疽發卒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父禎魏數州刺史巖好讀書不守章句剛更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勃海高熲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六

原王詔同志友善仕周累遷內史中大夫周宣帝嗣位為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與視詣朝堂陳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敢救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况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閣請見言于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欲取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王軌巖不肯署詔御正顏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

曰汝欲黨王執耶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遂廢於家隋文受禪拜兵部尚書爵平昌郡公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廷爭面折無所迴避帝及公卿皆敬憚之時帝懲周代諸王以微弱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侷王室為磐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幼皆選貞良有重望為之寮佐時巖與王詔為河北道行臺僕射隋書曰時巖與王詔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三人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七

俱年于高熲由是拜詔為河北道行臺右僕射巖為益州總管長史 愚按二人官職各別不知北史何以混稱 帝謂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亦如曹參相齊之意及巖到官法令明肅吏明稱之蜀王好奢嘗欲取僚口為闍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為藥巖皆不奉教排闥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巖為人每循法度獄中獄訟巖所裁斷莫不悅服有得罪者謂曰平昌公與吾罪吾何怨焉

帝甚嘉之賞賜優洽卒於官帝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不隕涕于今思之巖卒後蜀王為非法造渾天儀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充宦者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帝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子弘嗣

宇文弼字公輔河南洛陽人其先與周同出父珍周宕州刺史弼慷慨有大節博學多通仕周嘗奉使鄧至國及黑水龍涸諸羌前後降附三十餘部及還奉詔修定五禮書成奏之累遷少吏部權八人為縣令皆有異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世以為知人武帝將謀出兵河楊伐齊弼進策曰齊氏建國於今累世雖曰無道藩鎮之任尚有其人今若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彼汾之曲成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于此帝不納師竟無功建德五年大舉伐齊卒用弼策于是募三輔豪俠少年數百人為別隊從帝攻拔晉州身被三瘡苦戰不息帝奇而壯之因從平齊以功拜上儀同宣帝嗣位突厥寇甘州帝令侯莫陳昶擊之弼謂監軍曰

隋書載弼曰點鹵之勢來如激矢去如絕絃若欲退躡良為難及

宜選精騎直趨祈連之西賊若收軍必自蓼泉之北此地險隘兼下濕度其人馬三日方渡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若邀此路真上策也昶不能用西取合黎大軍行遲鹵已出塞其年弼又從梁士彥攻拔壽陽改封安樂縣公轉南司州刺史司馬消難奔陳弼追之不及遇陳將樊毅戰于漳口自旦及午三戰三捷開皇初以前功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平昌縣公入為尚書右丞時西羌內附詔弼持節安集置鹽澤蒲昌二郡而還遷左丞當官正色為百寮所憚三年突厥寇甘州以行軍司馬從元帥竇榮定擊破之平陳之役楊素出信州道令弼持節為諸軍節度仍領行軍管管劉仁思破陳將呂仲肅弼有謀焉加開府權拜刑部尚書領太子虞候率帝嘗親臨釋奠弼與博士論議詞致清遠帝大悅謂羣臣曰朕今親周公制禮見宣尼論孝實慰朕心時朝廷以晉陽為重鎮并州總管

必屬親王其長史司馬亦一時高選前長史王韶卒以  
徵有文武幹用出為并州長史十八年遼東之役授元  
師漢王府司馬仍領行軍總管軍還歷朔代吳三州總  
管皆有能名者帝即位拜刑部尚書仍持節巡省河北  
還累轉吏部尚書徵既以才能著稱歷職顯要聲望甚  
重物議多見推許帝頗忌之時帝漸好聲色尤勤遠略  
徵謂高頴曰昔周天元好聲色亡國以今方之不亦甚  
乎又言長城之役非急務有人奏之坐誅天下寃之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著辭賦二十餘萬言為尚書孝經注行于世有子儉

伊婁謙字彥恭本鮮卑人其先世為酋長

北魏孝文帝改為伊氏至周復舊者見魏書氏族志

隨魏南遷又靈相隆二州刺史謙性忠直善辭令任周  
累遷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武帝將代齊召入內殿問以  
兵事對曰偽齊沈溺倡優耽昏翹慕其折衝之將斛律  
光已荒說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若命六師齊進此易  
取也帝大笑使謙與小司寇元偉聘齊觀象帝尋發兵

齊後主令其僕射陽休之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  
何向荅曰僕憑軾之始未聞興師設復有之西增白帝  
之城東邑巴邱之戍豈足怪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輸齊  
遂留謙不遣帝既克并州名謙勞之執遵付謙任令報  
復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眾唾面令知愧也謙跪  
曰遵罪又非唾面之責帝善其言而止謙竟侍遵如初  
累遷前驅中大夫大象中再進爵濟陽縣侯位開府隋  
文帝相授亳州刺史俄徵還京自言恥與逆人王謙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名因稱字

愚按王謙起兵討權臣乃周忠臣也何云逆人如謙

稱字以媚堅反為順耶

文帝受禪拜大將軍進爵為公後出為澤州刺史清約  
自處甚得民和以疾去職吏民攀戀行數百里不絕卒  
于家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少孤賤

隋書曰父景以軍士隸武元帝家與家童黑女私生



圓通景以為子

給使隋文家及為隋公權授參軍事初帝少時每宴客恒令圓通監厨圓通性嚴整左右婢僕咸敬憚唯世子乳母恃寵輕之賓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輒持去圓通大怒叱厨人撻之數十呼聲徹閣內僚吏左右代為失色賓去後帝知之召圓通命坐賜食從此獨善之以為堪當大任帝作相授帥都督委以心膂圓通多力勁捷長于武用周氏諸王素憚帝伺便圖為不利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五

圓通保護獲免者數矣帝深感之由是參預政事授相國外兵曹仍領左親信尋授上儀同帝受禪再進爵至伯歷尚書左丞攝刑部尚書深被信任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出信州道以功進大將軍封萬安縣公揚州總管長史奏孝王仁柔自嘉少斷決府中事多決于圓通兩遷刑部尚書後復為并州長史秦王以奢得罪圓通亦坐免仁壽中以勲舊進爵郡公煬帝嗣位拜兵部尚書帝幸揚州以圓通留守京師判宇文述田遷

民述訖其受賂帝怒坐免圓通憂懼發病卒贈柱國子

孝常唐武德初以應義旗功封義安王又有陳茂者河東倚氏人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為州里所稱隋文為隋國公特引為寮佐待遇與圓通等每令典家事常稱旨後從隋文與齊師戰晉州賊甚盛隋文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鞚隋文怒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隋文感而謝之厚加禮敬為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每與機密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五

卿兩進爵至魏城縣伯卒官子政嗣個倘有文武大略善鍾律便弓馬少養宮中年十七為太子千牛備身京都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遊圓通子孝常與政相善並與居士交結及居士誅政及孝常從坐帝以功臣子禮二百赦之由是不得調煬帝時歷兵曹承務郎帝以其才甚重之宇文述及之亂以為太常卿後歸唐為梁州總管遇賊見殺  
郭崇字長崇自云太原人父微仕西魏為同州司馬時

武元帝為刺史由是與隋文有舊帝受禪拜太僕卿卒  
官榮容貌魁岸外疎內密與交者多愛之周大象宰宇  
文護引為親信察榮謹愿權為中外府水曹參軍齊寇  
屢侵護令榮于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  
懸遠榮以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請于州鎮間更築城以  
相控攝護從之俄齊將段韶攻陷姚襄汾州二城惟榮  
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韶先于上流縱大筏  
繫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  
卷一百六十一

五

又以稽胡數為寇亂使榮集之榮于上郡延安築周昌  
弘信廣安招遠咸寧等五城遏其要路稽胡不能為寇  
從周貳平齊以功封平陽縣男遷司水大夫榮少與隋  
文親狎嘗與夜坐月下謂榮曰吾仰觀玄象俯察人事  
周歷已盡我其代之榮深自結納未幾周宣崩隋文總  
百揆召榮撫其背笑曰吾言驗矣即拜相府樂曹參軍  
文帝受禪引為內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蒲城郡公  
位上儀同仁壽初西南夷獠多叛詔榮領八州諸軍事

行軍總管討平之場帝即位入為武侯驃騎大將軍以  
嚴正聞後黔安首領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民  
夷多應者詔榮擊平之遷左候衛將軍遼東之役以功  
進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為中國疲弊萬  
乘不宜屢動乃言于帝請止行

隋書載榮言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臣聞千鈞之弩  
不為鼯鼠發機豈有親辱大駕以臨小寇

帝不納復從軍功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  
卷一百六十一

五

帝知之大悅每勞勉之帝後以榮老欲出為郡榮陳請  
不願違離頓首辭讓帝哀之拜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  
帝謂百寮曰郭榮誠心純至固無比矣楊玄感之亂帝  
令馳守太原明年從帝至柳城

隋書曰榮遇疾帝令存問動靜中使相望

卒于懷遠鎮帝為廢朝贈兵部尚書謚曰恭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父蚪周驃騎大將軍晃良家子周  
文署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晃因徙居關中後遷

驃騎將軍衛王直出領襄州晃以本官從尋與長湖公  
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没于陳數年衛王直遣晃弟車  
騎將軍元傷賣絹八百匹贖馬乃得歸拜上儀同復事  
隋文帝弟衛王爽時隋文出為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與令  
晃詣隋文晃知隋文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隋文去官歸  
京師晃迎見襄邑隋文甚歡與晃同飯晃因曰公相貌  
非常名在圖錄九五之日幸願不忘隋文笑曰何妄言  
也頃之一雄雉鳴于庭隋文令晃射之曰中則有賞富  
貴日持以為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隋書曰晃既射而中帝大笑曰此天意也公感之而  
中耳因贈以二婢情契甚密

及隋文受禪與晃言及之

隋書載帝謂晃曰射雉之符今日驗否

晃再拜曰陛下君臨寓內猶憶曩時言耶帝笑曰公此  
言何得忘也尋加上開府進爵比陽縣公河間王弘擊  
突厥

隋書曰晃以行軍總管從至馬邑迂路出賀蘭山擊  
賊破之 愚按本史必有此一段或刊者遺之觀上  
句自見

晃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途用事勢傾朝廷晃每陵侮  
之嘗于軍中卧見雄不起雄甚銜之復與高頴有隙二  
人屢譖晃由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進卒于原州總管  
帝謂廢朝諡曰敬

楊尚希弘農人父承寶商直浙三州刺史尚希亂而  
孤年十一辭母請受業長安范陽盧辯見而異之令入  
太學專精不倦同輩皆推服周文嘗親臨釋奠尚希時  
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周文奇之賜姓普六茹氏  
權國子博士明武世賜爵高規侯官至東京司憲中夫  
夫尋撫慰山東河北至相州而宣帝崩與相州總管尉  
遲迴發喪于館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  
安將有他計不去將及難遂夜遁及明迴方覺令數十  
騎追之不及遂歸京師隋文以尚希宗室之望又背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至待之甚厚及迴屯兵武陟遣尚書領宗室兵三千人鎮潼關尋授司會中大夫隋文受禪拜度支尚書進爵為公歲餘出為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加銀青光祿大夫尚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表言

冊府元龜曰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

今郡縣倍多于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寮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大

幹良材百分無一動須數萬如何可充所謂民少官多十年九放今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用則易得賢才帝覽而嘉之遂罷天下諸郡後歷兵部禮部二尚書授上儀同尚希性惇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為朝廷所重帝時每旦臨朝日側不倦尚希諫曰陛下宜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帝歡然曰公愛我者尚希有足疾謂曰蒲州出美酒堪養病屈公卧臨之仍拜蒲州刺史仍領本州宗團驃騎

尚希在州甚有惠政復引漢水立隄防開稻田數千頃賴其利卒官謚曰平

張暉字士鴻河間鄭人父羨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為蕩難將軍從孝武入關周文引為從事中郎賜姓叱羅

氏爵虞鄉縣公累遷司城中大夫典國史周代公卿類多武將唯羨素業自通甚為當時所重後以老致仕隋

文受禪欽其德望以書徵之及謁見刺令勿拜扶杖升殿帝降榻執手與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會遷都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上

首羨上表以儉約勸優詔答之卒贈以州刺史謚曰定所撰老子莊子義名曰道言五十二篇暉好學有父風仕魏位員外侍郎周文引為外兵曹弘武宣三朝累加儀同隋文為丞相斐深自推結隋文以幹用親遇之及受禪拜尚書右丞三進爵至北平縣侯遷太府少卿領營新都監父憂去職柴毀骨立未甚  
隋書曰起令視事固讓不許  
授儀同三司襲爵虞鄉縣公扈戶部尚書暉性和厚有

識度甚有當時譽兩為冀州刺史吏民畏服稱二千石  
卒官皇開中有劉仁恩者政績為天下第一擢拜刑部  
尚書以行軍總管從楊素伐陳與素破陳將呂仲肅於  
荆門仁恩計功居多授上大將軍甚有當時譽馮翊郭  
均上黨馮世基並明悟有幹略相繼為兵部尚書此三  
人俱顯名于世然事行闕落史莫能知

蘇孝慈扶風人父武周兗州刺史孝慈沉謹有器幹美  
容儀仕周位工部中大夫隋文受禪拜太府卿時王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三

初基微天下匠織微之巧無不畢集孝慈總其事世以  
為能歷兵部尚書待遇愈密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帝  
欲重官官之望多令大臣領其職拜孝慈太子右衛率  
尚書如故及于陝州置常平倉積輸京下以渭水多沙  
乍深乍淺乃決渭水為渠以屬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  
帝善之又領太子左衛率仍判工部戶部二尚書稱為  
幹理轉工部尚書先是百寮供費不足臺省府寺咸置  
解錢收息取給孝慈以為官與民爭利非興化之道表

請公卿以下給職田有差帝並納之及將廢太子憚其  
在東宮出為浙州刺史太子以孝慈去形于言色其見  
重如此遷洪州總管俱有惠政後桂林山越相聚為亂  
詔孝慈為行軍總管擊平之卒官孝慈兄子沙羅仕周  
以破尉遲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開皇中歷資叩二州  
刺史

隋書曰冉尨羗作亂攻汝山金川二鎮沙羅率兵擊  
敗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三

後以大將軍檢校益州總管長史及蜀王秀廢沙羅坐  
除名卒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祖敦魏侍中邵陵王父寶周  
涼州刺史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宗族鄉  
黨咸異之事母以孝聞及長方直頗涉文史周保定四  
年封儀隴縣侯授儀同三司隋開皇初議伐陳以壽有  
思理使于淮浦監修舟艦以強濟見稱累遷尚書左丞  
文帝嘗出苑觀射文武並從開府蕭摩訶妻安氏病且

死摩訶奏請遣子世略向江南收其家產御史見而不  
言壽奏劾之曰御史之官義存糾察憲典誰寄今五月  
日鑿與徒卑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幸朝  
行預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略暫往江南收家產妻安  
遇患稱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略不合此行竊以人倫之  
義伉儷為重資愛之道烏鳥弗虧摩訶遠念資財近忘  
匹好一言纒發名教頓盡而兼殿內侍御史臣韓徽之  
等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情涉阿縱如不以為非豈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理識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書侍御史臣劉行本  
虧失憲體何所逃愆臣忝左轄謹以狀聞帝嘉納之後  
授太常少卿出為基州刺史有公廉稱入為太府少卿  
進開府場帝嗣位漢王諒起兵左僕射楊素為行軍元  
帥壽為長史事平以功授大將軍大業四年拜內史令  
從帝西討吐谷渾壽率衆屯金山東南連營三百餘里  
以圍渾主還拜右光祿大夫七年兼左翊衛將軍從征  
遼東在道卒帝哭之甚勳贈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

金石錄載壽碑云贈尚書左僕射光祿大夫封博平  
侯史不載子詳錄其贈蓋以罪壽子敬之黨逆辜恩  
也

諡曰景子敏見逆臣

論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咸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績故  
知人之分器各有量限大小云異不可相踰晉蜀二王  
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法王詔元巖任當彼相並  
見嚴憚莫敢為非謬謂之風有足稱矣宇文弼寓量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聲遠望收歸斯言不密以致傾頌惜夫伊妻謙志識弘  
深不念舊德請赦高遵之罪有君子風焉

（愚按九一事也以私情廢國法兩者俱失何云有君

子風焉）  
龐晃等或陳力經綸或自結龍潛高位殊

並擢自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遷也元壽彈行本意存名

教然計功稱伐蓋不足云端揆之贈優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三五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二

明 李清 撰

北史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四

段文振

來護兒

樊衍蓋

周羅暉

周法尚

劉 權

衛 玄

李 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薛世雄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父威周洮河甘渭四州刺史文振  
少有膂力膽智過人明達世務周冢宰宇文護知其有  
幹用擢授中外府兵曹後從周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  
責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崔景高為內應文振杖繫與  
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城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  
刀劫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及攻并州臨東門而入齊  
安德王延宗懼而出降

愚按延宗力屈被擒未常降也奈何究之

錄前後勲拜上儀同賜帛襄國縣公又進平鄴都後從  
滕王道擊稽胡破之又以天官都上士從韋孝寬經畧  
淮南俄尉遲迴舉義特文振老母妻子俱在鄴迴遣人  
誘之文振不顧隋文引為丞相掾司馬消難奔陳令文  
振安集淮南後以行軍長史從達奚震討平叛蠻遷鴻  
臚卿為石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遷蘭州總管改封龍  
崗縣公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擊破之逐北至居延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開皇九年大舉伐陳為元帥秦王司馬別領行軍總管  
及平江南累遷雲州總管太僕卿十九年突厥犯塞以  
行軍總管破達頭可汗于沃野文振先與王世積有舊  
初文振北征世積遺以馳馬北還世積以罪誅文振坐  
與交關功遂不錄後平越嵩叛蠻賜奴婢二百口仁壽  
初嘉州獠反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為賊  
所襲遂大敗文振復收散兵擊其不意竟破之文振性  
剛直無所降下初軍次益州謁蜀王秀貌頗不恭秀甚

銜之及此奏文振師徒喪亂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隙  
因譖之坐除名及秀廢黜文振上表自由帝慰諭之授  
大將軍拜靈州總管煬帝即位徵為兵部尚書待遇甚  
重從征吐谷渾文振督兵屯雪山連營三百餘里東接  
楊義臣西連張壽合圍渾主於覆袁川以功進右光祿  
大夫帝幸江都以文振行江都郡事文振見文帝時容  
納突厥啓民居於塞內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初  
恩澤彌厚恐為國患乃上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隋書載表曰竊見國家容受啓民資其兵食假以地  
利竊所未安何也夷狄之性無親而貪弱則歸投強  
則反噬其本心也梁代侯景近事之驗以臣量之必  
為國患  
請以時喻遣出塞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  
此萬世長策時兵部侍郎斛斯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  
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並弗納及遼東之役授  
左候衛大將軍出南嶽道在軍疾篤表言遼東小醜親



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心懷背叛詭  
 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惟願嚴勒諸軍  
 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可拔傾其  
 本根餘城自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為艱弊兵糧既  
 竭強敵在前鞞鞬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卒於師帝  
 省表悲歎贈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北平公諡曰襄次  
 子綸少以俠氣聞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為虎賁郎將性  
 甚剛嚴帝令督秘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操報  
 捷之前後或至千數時議鄙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四

來護兒字崇善本南陽新野人艱中郎將敏十八世孫  
 曾祖成徒居廣陵因家焉父法敏仕陳終海陵令護兒  
 未識而孤養於世母吳氏吳氏提攜鞠養甚有慈訓幼  
 而卓犖初讀詩至擊鼓其鐘踴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  
 有力因捨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為國滅賊以  
 取功名安能區區事筆硯也羣輩驚其言而壯其志及  
 長雄略秀出志氣英遠涉獵書史不為章句學始侯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五

之亂護兒世父為鄉人陶武子所害吳氏每流涕言於  
 護兒武子宗人數百家厚自封植護兒每思復怨因其  
 有婚禮乃結客數人直入其家引武子斬之賓客皆懼  
 不敢動乃以首祭伯墓潛伏歲餘會周師定淮南乃歸  
 鄉里所住白土村地居疆場數見軍旅護兒常慨然有  
 立功名之志及開皇初宇文忻賀若弼等鎮廣陵並深  
 相禮重除大都督領本鄉兵破陳將曾永以功授儀同  
 三司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進上開府十八年高智慧  
 據江南反以摠管統兵隨楊素討之賊據浙江岸為營  
 周三百餘里舟艦被江鼓操而進護兒言於素曰吳人  
 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待之勿  
 與接必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  
 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策也素然之護兒乃以輕舸數  
 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張天賊顧火而懼  
 素乘其懼一鼓破之智慧逃於海護兒追至閩中餘黨  
 皆平進大將軍除泉州刺史封襄陽縣公護兒招懷初

附威惠兼舉書勞問前後相屬時智慧徐黨盛道延阻兵為亂護兒又討平之遷達州總管又與蒲山公李寬討平黠欽逆黨汪文進柱國封永寧郡公文帝嘉其功使畫工圖像以進十八年詔追入朝賜以宮女及寶刀駿馬錦綵等物仍留長子楷為千牛備身使護兒還

職仁壽初遷瀛州刺史以善政聞頗見勞勉賜帝嗣位被追入朝百姓攀轡累日不能出境詣闕上書致請者前後數百人帝謂曰昔國步未康卿為名將今天下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六

事又為良二千石可謂兼美矣除左驍衛大將軍至右翊衛大將軍封榮國公恩禮隆密朝臣無比大業六年駕幸江都謂護兒曰衣錦晝遊古人所重卿今是也乃賜物二千段并牛酒令謁先人墓宴鄉里父老乃令三品已上集其宅酬飲晝日朝野榮之遼東之役以護兒為平壤道行軍總管兼檢校東萊太守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涇水去平壤六十里高麗王高元掃境內兵拒之列陣數十里諸將咸懼護兒笑謂副將周法尚及軍吏

曰吾本謂其堅城清野以待王師今來送死當殄之而朝食高元弟建驍勇絕倫率敢死數百人來致師護兒命武賁郎將費青奴及第六子左千牛整馳斬其首乃縱兵追奔直至城下俘斬不可勝計因破其郭營於城外以待諸軍高麗盡閉城門不敢出

隋書曰時縱兵大掠稍失部位高元弟建武墓敢死士五百邀擊護兒因却屯營海浦以待期會會宇文述等眾軍皆敗乃施軍以功賜物五千段以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七

五子弘為杜城府鷹揚郎將以先封襄陽子賜其子整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楊玄感反進攻洛陽護兒聞之召裨將周法尚等議施軍討法尚等咸以無救不宜擅還再三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復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沮者軍法從事即日廻軍令子弘及整馳驛奏帝見弘等甚悅曰汝父擅赴國難乃誠臣也授弘通議大夫整公路府鷹揚郎將乃降璽書於護兒曰公施

師之時是朕救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集此元惡  
勒名太常非公名而誰於是護兒與宇文述破玄感於  
閔鄉斬平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賜物五千段黃金千  
兩贈父法敏東陽郡太守永寧縣公十一年又率師海  
破高麗奢卑等二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將起  
平壤高元震懼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城下請降帝  
許之詔護兒施軍護兒集眾軍未曰三度出兵未能平  
賊此還不可重來今高麗因斡野無青草以我眾戰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日克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偽主獻捷而歸也拜  
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以為不可護兒曰  
賊勢破矣吾在閩外事合專決

隋書曰吾在閩外事合專決豈容千里稟聽成規俄  
頃之間動失機會勞而無功固其宜也

寧征得高元還而護謹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眾  
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奏聞諸將懼乃同勸還師  
方奉詔及帝於鴈門為突厥所圍將選精騎潰圍出護

兒及樊子蓋並固諫乃止十二年駕幸江都護兒諫曰  
自皇家受命薄賦輕徭戶口滋殖陛下以高麗逆命稍  
興軍旅百姓無知易為咨恐在外羣盜往往聚結車駕  
遊幸深恐非宜伏願駐駕洛陽與時休息出師命將掃  
清羣醜上稟聖筭指日克除陛下今幸江都是臣衣錦  
之地臣荷恩深重不敢專為身謀帝聞厲色起數日不  
得見後怒解方被引入謂曰公意乃爾朕復何望護兒  
不敢言尋伐宇文述為左翊衛大將軍及宇文述及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遂深忌之是日旦將朝見執護兒曰陛下今何在左右  
曰今被執矣護兒漢曰吾備位大臣荷國重任不能肅  
清凶逆令王室至此抱恨泉壤知復何言乃遇害護兒  
重然諾敦文契廉於財利不事產業行軍用兵持多謀  
每覽兵法曰此亦豈異人意也善撫士卒部分嚴明  
咸咸得其死力子十二人弘金紫光祿大夫而左光祿  
大夫整充驍勇善撫御討擊羣盜所向皆捷諸賊歌曰  
長白山頭百戰場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千萬眾

只怕榮公第六至是並遇禍子姪死者十人唯少子恒濟二人免

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父儒侯景之亂奔北齊位仁州刺史子蓋任齊位員外散騎常侍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隋文受禪以儀同領鄉兵後除樅陽太守平陳之後以攻加上開府歷循州總管許便宜從事十八年入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遣光祿少卿柳寒之餞於灞上煬帝即位授銀青光祿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十一

夫武威太守以善聞詔褒美之大業五年駕西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露霧及還謂曰人道公清定如此否子蓋謝曰臣安敢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命賜口味百餘斛加右光祿大夫子蓋曰願奉丹陛

隋書載子蓋曰臣常為外臣未居內職不得陪屬車奉丹陛溢死邊城沒有餘恨

帝曰公侍朕一人耳委以西方則萬人敵宜識此心六

年朝於江都宮帝謂曰富貴不還故鄉真衣繡夜行耳

因敕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還除戶部尚書時處羅可汗及高昌王款塞復以子蓋檢校武威太守應接二蕃加左光祿大夫九年駕復幸遼東命子蓋東都留守屬楊玄感逼城子蓋遣河南贊務裴弘策逆擊之反為所敗遂斬弘策以狗國子祭酒楊汪小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拜謝頓首流血久乃釋三軍莫不戰慄將吏無敢仰視玄感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十一

盡銳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破會來護免等救至玄感乃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萬人又檢校河南內史駕至高陽追詣行在所帝勞之以比蕭河冠恂加光祿大夫封建安侯賜女樂五十人謂曰朕追越王留守東都示以皇枝磐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勇夫重閉之義無賴不軌者便誅鉏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又指越伐二王曰今以二孫委公與衛文昇再宜選貞良

宿德有方幅者教習之於是賜以良田甲第十年駕還東都帝謂子蓋曰玄感之反神明故彰公赤心耳折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進爵為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為立名無此郡國也後與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池帝親以金盃屬子蓋酒曰良籌嘉謀俟公後動即以此盃賜公用為永年之瑞十一年從駕至鴈門為突厥所圍帝欲選精騎潰圍由子蓋及來護免諫

隋書載子蓋諫曰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脫一朝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狽雖悔不追未若守城以挫其銳四面徵兵可立而待

因垂泣願暫停遼東之役以慰眾望聖躬親出慰撫厚為勲格人自奮不足為憂帝從之後援兵至鹵乃去納言蘇威追論勲格太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耶子蓋不敢對從駕還東都時絳郡賊敬槃陀柴保昌等阻兵數萬汾晉若之詔子蓋進討時人物殷阜子蓋不別善惡汾水北村塢盡焚之民

大駭相率為盜其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擁數萬眾經年不能破賊詔徵還又將兵擊宜陽賊以疾停卒於東京帝悲楊久之顧黃門侍郎裴矩曰子蓋臨終何語矩曰子蓋病篤深恨鴈門之恥帝歎息令百官就弔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景會葬萬餘人武威吏民聞其死莫不嗟痛立碑頌德子蓋無他權畧在軍持重未嘗負敗蒞官明察下莫敢欺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為之厲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周羅暉字公布九江潯陽人父法暉仕梁至南康內史羅暉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犬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彥誠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若不喪身將滅吾族羅暉終不改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流矢中左目齊師圍明徹於宿預諸軍相顧莫有聞心羅暉躍馬突進莫不拔摩太僕卿蕭摩訶副之斬首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城摩訶臨陣墮馬羅暉進救拔於重圍內勇冠三軍明徹之

敗羅喉全眾歸後以軍功除右軍將軍提檢校揚州中  
外諸軍事賜金銀三千兩盡散將士分賞驍雄陳孝宣  
深歎美之兩進爵至始安縣侯後除使持節都督豫章  
十郡諸軍事豫章內事獄訟庭決不關吏手民懷其惠  
立碑頌德至德中除持節都督南川諸軍事江州司馬  
吳世興密奏羅喉甚得民心擁眾嶺表意在難測陳主  
惑之蕭摩訶魯廣達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勸其反羅  
喉拒絕之還除太子左衛率信任愈重時參宴席陳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十四

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為後也都官尚書孔  
範曰周羅喉執筆製詩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自是益  
見親禮及隋伐陳羅喉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  
王俊及陳主被擒上江猶不下晉王廣追陳主手書命  
之羅喉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後降文帝慰喻  
之許以富貴羅喉垂位曰本朝淪亡臣無節可紀陛下  
所賜獲全為幸富貴榮祿非臣所望帝甚器之賀若弼  
謂曰聞公鄧漢捉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

量羅喉曰若得以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其年秋拜上  
儀同三司鼓吹送宅先是陳禪將羊翔歸降使為鄉導  
位至開府班在羅喉上韓擒虎於朝堂戲之曰不機知  
變位在羊翔下羅喉答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  
下節士今日所言殊匪人臣之務擒虎有媿色歷幽涇  
二州刺史皆有能名開皇十八年征遼東徵為水軍提  
管自東萊汎海起平壤遭風舟多漂沒無功而施十九  
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從楊素致討羅喉先登大破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十五

隋書曰時酋眾甚盛羅喉白素曰賊陣未整請擊之  
乃與輕勇二十騎直衝酋陣從申至酉短兵屢接大  
破之

進大將軍仁壽元年賜爵義寧郡公煬帝即位授右武  
侯大將軍副楊素討平漢諒諒進授大大將軍及陳主  
卒羅喉請一臨哭帝許之衰經送至墓葬還釋服方入  
朝帝甚嘉尚之世論稱其有禮時諒為黨據絳晉寺三  
州未下詔羅喉行絳晉呂三州請軍事進兵圍之中流

矢卒送樞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立策之不動有飄風旋遶絳州長史郭雅稽首祝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即除殄無為戀恨是時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七月子仲隱夢羅喉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柱國右翊衛大將軍諡曰壯

周法尚字德邁汝南安成人父炅定州刺史法尚少果勁有風槩好讀兵書父卒後監定州事督父本兵數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十五

戰功為散騎常侍領齊昌郡事既而其兄武昌縣公法僧代為定州刺史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孝宣執禁法僧發兵敬取法尚其下將吏皆勸歸北法尚遂歸周拜開府順州刺史封歸義縣公賜良馬五匹女妓六人綵物五百段加以金帶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朗詐為背已奔陳偽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若得軍來必無聞者猛引師急進法尚設其兵大破之

隋書曰猛引師急進法尚陽為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舸于浦中又伏精銳於古北村自張旗幟迎流拒之戰數合偽退登岸接古村猛合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猛退走赴舟既而浦中伏舸取其舟建周旗幟猛因是大敗猛僅以身免隋文為丞相司馬消難舉兵陰遣上開府段珣攻圍之外無救援法尚棄城走消難鹵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歸陳及文帝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鴟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十五

蠻復從柱國王誼擊走陳寇遷衡州總管改封譙郡公後帝幸洛陽召之賜金鈿酒鐘一雙良馬十五匹給鼓吹一部法尚辭帝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者欲公卿知朕寵公也轉黃州總管使經畧江南及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隸秦王俊  
隋書曰法尚率舟師三萬出樊口陳城州刺史熊門趨出師拒戰擊破之擒趨於陣  
遷永州總管安集嶺南仍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為帳

內前後賞賜甚厚轉桂州摠管仍嶺南道安撫大使後數年入朝以本官宿衛未州桂人李光任及令法尚與上柱國王世積討之法尚發嶺南兵世積徵嶺北軍俱會尹州世積所部多遇瘴不能進頓於衡州法尚獨討之捕得其弟光畧光度追斬光任

隋書曰先任率勁兵保白石洞法尚捕得其弟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者輒歸其妻子居旬日降者數千人法尚遣兵列陣以當先任親率奇兵蔽林設伏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十一

陣始交法尚馳擊其柵柵中人皆走散光任大潰遂

斬之

平之仁壽中遂州獠叛復以行軍摠管討平之雋州烏蠻反詔法尚便道討擊破之

隋書曰法尚軍將至賊棄州城散走山谷捕不能得法尚遣使慰諭假以官號偽班師日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飲相賀法尚遣步騎數千襲擊破之

煬帝嗣位遷定襄太守進金紫光祿大夫時命幸榆林法尚朝於行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於旗千里今御營外請分為二十四軍日別軍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法尚曰兵亘千里動聞山谷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雖有故事此取敗道也帝不懌曰卿以為如何法尚曰請為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當頭分杭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為壁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十一

重設鉤陳此與據城何異

隋書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守

此萬全策也帝曰善明年黔安夷向思多反殺將軍鹿愿圍太守蕭造法尚與將軍李景分路討之法尚破思多於清江及還從討吐谷渾法尚別出松州道逐捕亡散至於青海兩遷至會寧太守遼東之役以舟師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叛與宇文述來護兒等破之以功進授右光祿大夫時齊郡人王薄孟讓等為盜保長白山法



尚頻擊破之明年復臨滄海在軍遇疾

隋書曰法尚在軍疾甚謂長史崔君用曰吾再臨滄海未能利涉立志不果命也

卒贈武衛大將軍謚曰僖子紹範知名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父擢侍中左武衛大將軍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引為記室及親提萬機賜以萬釘寶帶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大府中大夫仍領京兆尹稱為強濟隋文受禪坐事免官尋拜嵐州刺史會起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子

城之後詔玄監督之仁壽初山獠作逆以玄為資州刺史鎮撫之玄到官時獠攻圍太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羣獠曰我是刺史衛天子詔安養汝等汝等勿驚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師感說解兵歸附者十餘萬口帝大悅賜練二千匹除遂州總管仍令劔南安撫賜帝即位微為衛尉卿獠夷攀戀數百里不絕因與之訣並揮涕去遷工部尚書後拜魏郡太守尚書如故 隋書載帝謂玄曰魏郡衛要民多奸究是用煩公此

郡去都非遙宜數往來詢謀朝政賜物五百段而遣之

轉刑部尚書遼東之役檢校右禦衛大將軍帥師出增地道時諸軍多不利玄獨全衆還拜金紫光祿大夫九年駕幸遼東西恭帝以代王留守京師命玄同守拜為京兆內史尚書如故許便宜從事敕王待以師傅禮會楊玄感圍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骨夷塋示士卒必死既出潼關議者恐峭函有伏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子

請於陝縣沿流東下直趨河陽以攻其背玄曰此計非賢子所及遂鼓行而進既度至谷卒如所量乃遣虎賁郎將張峻為疑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趨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屯軍金谷掃地而祭文帝曰 隋書載玄祭文曰楊玄感負恩躬為蛇豕蜂蟻聚犯我王畧臣二世受恩一心事主董率熊羆志梟凶逆

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永碎如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

死司氣激揚三軍莫不涕咽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大半

雜記曰每戰方接官軍皆坐地棄甲以白布裹首聽賊所掠先後十三戰俱不利

玄苦戰賊稍却進屯北印會宇文述來護免等援兵至玄感西遁玄遣通議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閤龐王前鋒追之及于閩鄉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駕至高陽微詣行在所帝勞之曰社稷也使朕得無西顧之憂進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五十二

右光祿大夫賜以良田甲第資物鉅萬遷鎮京師帝謂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之安危乃社稷安危出入須有兵衛坐臥恒宜自牢今特給千兵以充侍從與樊子蓋俱賜王麟符以銅虎十一年詔玄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飢饉玄竟不能救恤而官方壞亂貨賄公行以年老乞骸帝遣內史舍人封德彝馳喻之曰京師國本宗廟園陵所在籍公臥鎮玄乃止唐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家義寧中卒

劉權字世畧彭城豐人少有俠氣重然諾藏亡匿死吏

不敢過門後折節好學動循法度任齊位行臺郎中齊亡任周齊開皇中以車騎將軍領鄉典兵從晉王廣平陳進受開府儀同三司賀若弼甚禮之十二年拜蘇州刺史賜爵宋城縣公時江南初平權撫以恩信甚得民和煬帝嗣位進銀青光祿大夫大業五年從征吐谷渾權出伊吾道逐賊青海乘勝至伏俟城帝復令權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境在邊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五十三

年諸寇懷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盡遠遁道路無壅徵拜司農卿尋為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羣盜起不得進詔權召募討之權卒兵遇賊不與戰先乘軍舸詣賊營說以利害羣賊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及至南海甚有異政數歲盜羣起羣豪願推權為首權竟固守拒之子世微又密遣人賫書詣權稱四方擾亂諷令舉兵權召集佐寮對斬其使竟無異圖守之以死卒官世微個倥不羈頗為時人所許大業末羣雄並起世微所至

處輒見忌多拘禁之後竟為兗州賊帥徐圓朗所殺

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父超周應戎二州刺史景容

貌奇偉膂力過人美鬚髯驍勇善射平齊之役頗有功

授儀同三司後以平尉遲迥進開府隋開皇九年以行

軍總管從王世積伐陳以功進上開府及高智慧等反

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還授鄆州刺史十七年遷

東之役為馬軍總管及還配事漢王文帝奇其壯武使

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尋從史萬歲擊突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三五

於太斤山別路邀賊大破之後與上明公楊紀送義城

公主於突厥至恒安遇突厥來寇時代州總管韓洪為

鹵所敗景率所領數百人力戰三日殺鹵甚衆仁壽中

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起事景發兵拒之諒頻遣劉嵩

岳鍾葵等攻之景率士卒殊死戰屢挫賊鋒

隋書曰諒遣劉嵩襲景戰於城東升樓射之無不應

弦而倒選壯士擊之斬獲畧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

鍾葵率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

不固為賊衝擊崩毀相繼

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王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

莫陳又多謀畫工拒守術景推城此三人無所闕預惟

在閤持重時出撫循而已及朔州總管楊義臣援兵至

合擊大破之先是府內井中梵上生花如蓮并有龍見

時變為鐵馬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城下跡長四尺

五寸景問巫者巫者曰此不祥之物來食血耳景大怒

推出之旬日兵至死者數萬景尋被徵進柱國拜右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三五

衛大將軍賜女樂一部景智畧非長而忠直為時許帝

甚信之又擊破叛蠻向思多明年擊吐谷渾於青海破

之進光祿大夫五年駕西巡至天水景獻食帝曰公朕

主人也賜坐齊王暕上隨帝至隴川宮帝將大獵景與

左武衛大將軍郭衍俱有難色為人所奏帝大怒令攝

之竟坐免歲餘復位與宇文述等參掌選舉明年攻高

麗武厲城破之八年出渾彌道九年復出遼東反旋以

景為殿高麗追兵大至景擊走之進爵滑國公楊玄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柳城將還幽州遇賊見害

噫等死耳惜哉景不死於江都之難也

契丹鞞鞫素感其恩聞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於今傷

惜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其先寓居敦煌父回仕

周開皇初封舞陰郡公領漕渠監世雄兒童與羣輩輩

戲輒畫地為城都令諸兒為攻守勢不從今者輒捷之

諸兒畏憚莫不齊整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與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家年十七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拜帥都督隋開皇中累  
遷右親衛車騎將軍煬帝嗣位從征吐谷渾進通議大  
夫世雄性廉慎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嘉之嘗謂  
羣臣曰敬奉好人諸君識否咸曰臣等未測聖心帝曰  
我敬奉薛世雄羣臣皆稱善於是起拜右翊衛將軍歲  
餘為王門道行軍大將軍與突厥啓民可汗連兵擊伊  
吾師次王門啓民背約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懼  
請降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築城號新伊吾留銀青光

祿大夫王威鎮之而還進正議大夫遼東之役為沃沮

道軍將與宇文述同敗於平壤還次白石山賊圍之百

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師為方陣選勁騎二百

縱擊破之而還所亡失多竟坐免明年復征遼東拜右

衛將軍兵指蹋頓道至烏骨城會楊玄感反班師十

年復從帝至遼東遷左禦衛大將軍仍領涿郡留守未

幾李密逼東都詔世雄率幽薊精兵將擊之次何間營

於城南竇建德率精銳數百夜來襲之大敗

新唐書曰隋右翊衛將軍薛世雄督兵三萬討建德屯河間七里井建德以勁兵伏旁澤中悉拔諸城為遁世雄以為畏稍弛備建德率敢死士千人襲之會大霧晝冥跬步不可視隋軍驚遂潰相騰籍死者如邱世雄引數百騎亡去盡得其眾邱革命帝曰帝以李密在洛口征遼回日令世雄於留鎮兵內簡練精銳及幽易驍勇討密經過處若有草竊隨便誅剪仍令王世充等諸軍並取世雄處分世雄乃自領精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三

六萬至河間郡城下立營州縣皆備牛酒軍糧以待時建德無糧兵士先皆分散餘軍不滿千人在武強縣境收麥充食聞世雄兵至河間惶懼無計乃問一女巫欲走避之如何巫云不免問欲首如何巫云亦不吉問欲掩其不備擊之如何巫云今夜天未明到大吉卜時日巳午卜處去河間一百四十里建德簡精兵二百八十人先行餘勒續發建德與眾決云夜到即攻明即降之吉凶在此本耳遂行去世雄云二

里天已屬明又聞吹角聲建德惶惑欲降須臾大霧忽起建德曰天助我也引兵入營攻之兵大亂世雄左右先已裝束擬發世雄遂上馬奔走仍中數捨僅免

世雄與左右數十騎遁入河間城慙恚發病歸涿郡卒子萬述萬淑萬鈞萬徹萬備並以驍武知名

論曰段文振有周之日早以武毅見知隋氏之初又以幹力受委任兼文武稱為諒直其高位厚秩非虛致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三

文振負國棄母甘附權臣忠孝兩虧何以不加指摘來獲免幼懷倜儻猛槩抑揚晚致勤王馳驅畢力數船制勝掃勅敵如拾遺闕鄉討亂剪兇魁如摧朽位班上將顯居大國道消遺難忠至不渝情矣子蓋雅有幹局質性方嚴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邦邑勤亦懋哉羅喉忠亮之性所在稱重送性之節義感人臣死而有知乃結草之義法尚征伐四夷亦足嘉焉文昇東都解圍頗亦宣力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劉權淮楚舊

族雄名早著時逢擾攘任等尉他遂能拒子邪言足驗  
誠臣之節李薛並以驍武之用當有事之秋致茲富貴  
可謂自取時逸遭蹟良有命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三十一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三

明李清撰

列傳第六十五

北史七十七

裴政

李諤

鮑宏

高構

榮毗

陸知命

梁毗

柳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趙綽

杜整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祖遂父之禮並南史有傳政  
幼聰明博聞強記達於從政為當世所稱任梁給事黃  
門侍郎及魏圍荊州政在外見獲後梁宣帝時封梁王  
謂政曰我武皇帝孫不可為爾君子爾何必殉身七父  
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不然分腰領矣

隋書曰政詭曰惟命

鎖送城下使謂孝元曰王僧辯聞臺城破已自為帝王

琳孤弱不能復來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吾以間使被擒當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登怒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下因得釋會江陵平與城中朝士俱送京師周文聞其忠授員外散騎侍郎引入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官并撰次朝儀車服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後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酒數斗不亂簿案盈幾剖決如流用法寬平無有冤濫囚徒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二

及奏太子問名帳安在元愷云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詰榮榮便拒諱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有阿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榮位高任重所語元愷是纖介之愆計不須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相累今引左衛率崔積等證積狀悉與元愷同臣謂榮語元愷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政好面折人短退無後言時雲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三

極刑者許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又善鐘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事在紹遠傳隋開皇元年為率更令加上儀同三司詔與蘇威等修定律令採魏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政再遷左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慤東宮凡有大事皆委之右庶子劉榮性專固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再三促之榮令元愷口奏不須造帳

興數入侍太子為奇服異器進奉後宮又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謂定興曰公所為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怒以告太子太子益疎政出為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俸皆散給寮吏部民犯罪者雖陰知之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與眾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流徙者甚眾合境惶懾令行禁止稱為神明爾後不修園囿殆無諍訟卒於官著承

聖寶錄十卷及太子廢文帝追憶之曰向使裴政劉行  
本在匡弼之猶應不至此子南金位膳部郎學涉有文  
藻以輕財貴義稱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博學解屬文任齊為中書舍人有  
口辯每接對陳使周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隋文有  
帝王志操深自結納及為丞相甚見親待訪以得失時  
兵革屢動國用虛耗諤上重穀論以諷隋文納之及受  
禪歷比部考功工曹侍郎諤性公方明時務遷治書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四

御史帝謂羣臣曰朕昔為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  
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  
物二千段諤見禮教彫弊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  
輒嫁賣之遂成風俗乃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民德歸  
厚三年無改方稱為孝如聞大臣內有祖父亡沒日月  
未久子孫分其故妻嫁賣取財有一於此實損風化妾  
雖微賤親承衣服服斬三年豈容遽褫衰經強傳鈿華  
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

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  
情若弟兄朝聞其死夕規其妾以得為限無廉恥之心  
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務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贊  
務帝覽而嘉之五品已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諤  
又以文體輕薄流宕忘反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化民  
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  
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  
制誅錮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  
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五

愚按曹魏武帝廟號太祖文帝廟號高祖明帝廟號  
烈祖或註為元魏諸君稱祖者大誤

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小藝競騁文華遂成  
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  
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  
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

據諤四語仍雕蟲夙習耳俗之入人膏肓乃爾



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草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義皇舜禹之典伊傳周孔之說不復闕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勲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軌模構無用為用也捐本逐末遞相師祖久而愈扇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推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蓋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史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請勸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諤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書具陳其弊請加罪黜以懲風軌  
隋書載諤奏曰世之喪道極於周代用人惟信其口

取士不觀其行矜誇自大便以幹濟蒙擢謙恭靜退多以恬嘿見遺是以通表陳誠先論已之功狀承顏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術自媒都無慙恥自隋受命此風應改況乃大臣仍遵敝俗如聞刺史入京朝覲乃有自陳勾檢之功諛訴階墻之側言辭不遜上讀冤旒凡如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狀以懲風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帝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於是四海向風深革其弊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譽之譽而潛多匡正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汗雜非敦本之義遂奏帝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在所州縣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以時日時逢冬寒莫敢陳訴諤以為四民有業各附所安送旅旗亭自古非同一槩即附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所依豈容一朝而廢徒為勞擾於事非宜遂專決之並令依舊使還詣闕然後奏聞帝善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民夷悅服卒官有四子世子大

方襲有才器

鮑宏字潤身東海郟人父機以才學知名仕梁位治書侍御史宏七歲而孤為兄泉之所愛育年十二歲屬文嘗和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為中記室累遷通直散騎侍郎江陵平歸周明帝甚禮之引為麟趾殿學士累遷遂伯下大夫後與杜子暉聘陳共謀伐齊遂出兵渡江侵齊帝嘗問宏取齊策宏以為先皇往日出師洛陽彼有其備每不克捷莫若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八

不虞似為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小御正加上儀同隋文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州為謙將達奚德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馳傳入京隋文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歷利邛二州刺史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其父崇不從尉遲迴後復與突厥戰死帝嘉之將賜姓金氏訪及羣下宏曰昔項伯不問項羽漢高賜姓劉氏秦貞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請賜以皇族帝曰善因賜義臣姓楊後授均州刺史以

目疾免卒於家初周武帝勅宏修皇室譜一部分為帝緒疎屬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仕齊兩歷太守齊滅周武帝以為許州司馬隋文受禪累遷戶部侍郎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帝以為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所重我讀卿判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九

理愜當意所不能及賜米百石名馮翊武鄉女子焦氏既瘞又聾嫁之不售嘗樵采於野為人所犯有孕遂生一男年六歲莫知其姓於是申省構判曰母不能言窮究理絕按風俗通姓有九種或氏於爵或氏於居此兒生在武鄉可以武為姓尋遷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號為稱職復徙雍州司馬坐事左轉盤屋令甚有能名復拜雍州司馬仁壽初又為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召復位時為吏部者多以不稱去職

唯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內懷方雅為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擢用輒遣人就第問其可否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為文筆必先以草呈構方出之構有詆訶未嘗不嗟伏大業七年終於家所舉薦杜如晦房玄齡等

冊府元龜曰構為吏部侍郎見杜如晦聰悟美風詞精彩絕人謂其有應變之才棟梁之用又房玄齡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十八校讐秘書省一見嗟嘆不已曰僕閱人多未嘗

見此賢必成偉器但恨不覩其縱壑凌霄耳

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知人開皇中昌黎豆盧實為黃門侍郎稱為慎密河東裴術為右丞多所糾正河內士燮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聿道俱為刑部並執法平允京兆韋暉為戶部郎屢進讜言南陽韓則為延州甚有惠政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為當時所稱

榮毗字子謹北平無終人父權魏兵部尚書毗少剛鯁

有局量涉獵羣言仕周位內史下士隋開皇中累遷殿內局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史楊素薦毗為華州長史世號為能素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毗曰所以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之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時晉王廣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于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為辭實給私人州縣莫敢違毗獨遏絕其事帝聞而嘉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絹百疋轉蒲州司馬漢王諒舉兵河東豪傑以城應諒刺史邱和覺變適歸闕中長史渤海高義明謂毗曰河東國之東門若失之則為難不細城中雖復匈匈非悉反也但收傑黥者十餘人斬之當立定耳毗然之義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西門為渤海人所殺毗亦被執及諒平拜治書侍御史帝謂曰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無改汝心心亦敬之毗在朝侃然正色為百寮所憚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視事尋卒官贈鴻臚少卿毗

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為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卷建緒與隋文有舊及為丞相加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隋文陰圖禪代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自以周之大夫義形于色曰明公此言非僕所聞隋文不悅遂行開皇初來朝帝謂之曰卿亦悔否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帝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兼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十三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父教陳散騎常侍知命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仕于陳及陳滅歸家會高智慧等作亂江左晉王廣鎮江都以其三吳之望召令諷諭反者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土復用其弟恪為洛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時見天下一統知命詣朝堂上表請使高麗以宣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異之歲餘授普寧鎮將或言其正直由是待詔御史臺煬帝嗣佐拜治書侍御史

侃然正色為百寮憚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暕近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罪百寮震慄遼東之役為東暕道受降使者卒于師贈御史大夫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父茂周滄亮二州刺史毗性剛蹇頗有學涉仕周累遷武藏大夫隋文帝開皇初以鯁正拜治書侍御史名為稱職轉大興令遷雍州贊治毗既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回避頗失權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十三

心出為西寧州刺史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為豪雋由是遞相凌辱每尋干戈邊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遺以金乃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謂曰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悉還之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徵為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歲餘進上閩府毗見左僕射楊素貴重擅權百寮震懼恐為國患因上封事曰竊見左僕射越國公楊素幸遇

愈重權勢日隆

隋書曰縉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唇吻廢興任其指麾

所私皆非忠謹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蕪州連縣天下無事客息姦圖四海稍虞必為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於積年桓玄基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帝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詰之毗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古

作福將頌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蜀王罪廢之日百寮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毗發言寥寥有誠亮之節帝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衰初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懼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彧及尚書右丞李綱而已後帝不復專委素由察毗言也煬帝即位遷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兵部議免述罪毗固爭忤旨遂令張衡代為大夫毗憂

憤卒帝令吏部尚書牛弘弔之子敬真位大理司直時煬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罪令敬真案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見俱羅為祟而死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世居襄陽父仲禮南史有傳彧少好學頗涉經史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久而出為寧州總管緣武帝親總萬機彧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為司武中士轉鄭令平齊後帝賞從官留京者不預彧上表曰今太平告始信饋宜明酬勲報勞務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十五

有本屠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塞旗必由神略若負戈操甲固在捍劬勞至於鎮撫宿衛為重俱稟成實非專已能留從事同功勞頌等

愚按隋書有曰昔蕭何留守茅土先于平陽穆之居中沒後猶蒙優策但一時朝士誰為何與穆之者何乃濫賞如是

於是留守並加品級隋文受禪歷尚書虞部屯田二侍郎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頊子弘德封應

國公申牒請戮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戰槩已列門外尊有厭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頗聞而歎伏後遷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為百寮敬憚帝嘉其鯁直謂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表曰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為杞州刺史年垂八十前任趙州閣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乃云老耒不早殺餘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去

織良田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臨民蒞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帝善之干子竟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從父妹或劾之曰君明忽劬勞之痛冒此苴衰命彼禴程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造死士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家竟得罪隋承喪亂後風俗頽壞或多所

矯正帝甚嘉之又見帝勤於總受百寮奏請煩碎疏諫曰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事無大小咸闕聖聽陛下留心政道無憚疲勞

多

隋書曰亦由羣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至乃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日盱忘食分夜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去

至言少減煩務

隋書曰以怡神為意以養性為懷思武王安樂之教念文王勤憂之理若經國大事非臣下所裁斷者伏希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

帝覽而嘉之以其家貧敕有司為築宅因曰柳或正直士國之龜寶也右僕射楊素嘗塗顯貴百寮懼憚嘗以少譴勅送南臺素恃貴坐或牀或從外來於階下端笏整容曰奉勅推公罪素遽下或據案坐立素庭前辯詰

事狀素銜之或時方為帝信任故未有以中之或見近  
代都邑士民每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戲遞相誇競糜費

財力奏請禁之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

充街塞陌鳴鼓燎炬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伎詭

狀異形外內共觀曾不相避竭資破產競此一時盡室

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縑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

賊由斯而起非益於化實損於人請頒天下並即禁斷

詔可其奏是歲持節巡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賦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六

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帝嘉之拜儀

同三司歲餘加散騎常侍仁壽初持節巡省太原道十

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或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政

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或以貽秀秀復賜或奴婢

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或以內臣交通諸候除名配戍

懷遠鎮行達高陽詔徵還至晉陽遇漢王諒舉兵遣使

馳召或或入城而諒反形已露度不能免遂詐中惡不

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或心懷兩端以

候事變迹雖不反心實同逆坐徙燉煌素卒乃自理詔  
徵還卒於道

趙綽字士倬河東人性質直剛毅仕周以明幹見知歷

內史中士父艱去職哀毀骨立世稱其孝隋文為丞相

知其清正引為錄事參軍從行軍總管是云暉擊叛蠻

以功拜儀同文帝受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

厯大理正尚書都官侍郎每有奏謝正色侃然漸見禮

重帝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律者天下大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九

其可失乎帝欣然納之因謂曰若更有聞見宜數言之

遷大理少卿

隋書刑法志曰高祖常發怒六月棒殺人綽固爭曰

季夏之日天地成長庶類不可此時誅殺帝報曰六

月雖曰生長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何不可遂殺之

故陳將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帝曰

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名將子為人逼我因赦摩

訶綽固諫不可帝不能奪欲待綽去赦之因命綽退食

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帝曰大理其為朕特放摩  
訶也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

朝野僉載曰亶為吏部侍郎選舉不公有選人勝曰

枉州柳縣屈滯鄉不申里銜恨先生問大隋吏部侍

郎辛亶曰當今天子聖明外拓四方而子位處權衡

居進賢之首理應識是識非知滯知微使無才者泥

伏有用者雲飛奈何尸祿素餐濫處上官黜陟失所

選補傷殘小人在位君子馭彈莫不代子戰灼而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何以自安亶曰百姓萬國不可皆識誰厚誰親為禁

賞者必喜被堯責者自嗔得官者見喜失官者見疾

細而論之非亶之失先生曰是何疾與是何疾與不

識何以防其名官少何不簡其精細尋狀跡足識家

法細尋判驗足識文華寧不知石中出玉黃金出沙

量子之才度子之智祇可投之四夷以禦魑魅怨嗟

不少實傷和氣辛亶再拜謝曰幸蒙見責實覺多違

謹當刮肌貫骨改過懲非請先生縱亶自修捨亶之

罰如更有違甘從斧鉞先生曰如子之輩車載斗量

朝廷多才立須相代那得久曠天工待子自作急去

急去不得久住喚取師巫却行無處亶掩泣而言曰

罪過自招自滅自消豈可更將面目來污聖朝先生

曳杖而歌曰辛亶去吏部明開賢路遇太平今年定

知不可得後歲依期更入京

嘗衣緋禪俗云利官帝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

當死臣不敢奉詔帝怒甚謂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左僕射高頴將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可殺辛

亶至朝堂解衣當斬帝使謂曰竟如何對曰執法一心

不敢惜死帝拂衣入良久乃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

三百段

隋書刑法志曰大理掌固來曠上封事言大理官司

賣法帝以為忠直遣每旦於五品中參見曠又告綽

濫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白其誣帝又怒曠命斬之

綽又固爭以為曠不合死帝拂衣入閣綽又矯言臣



更不理曠自有他事帝命引入閣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為理少不能制馭掌固使曠觸挂天刑死罪一囚不合死臣不能死爭死罪二臣無他事而妄言求入死罪三帝解顏賜綽二金盃酒飲訖并以盃賜之曠因免死配徙廣州

時帝禁行惡錢有二人入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帝悉令斬之綽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帝曰不聞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三

得不關臣事帝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帝復曰吸莫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帝遂入治書侍御史柳或復上奏切諫乃止帝以綽誠直每引入閣中或遇帝與皇后同榻即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以萬計後進開府贈其父為蔡州刺史時河東韓曹為大理卿俱名平恕然曹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

隋書刑法志曰高祖嘗於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

固諫不從帝亦尋悔宣慰基而怒羣臣不諫者

帝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帝為流涕中使中祭鴻臚監護喪事有二子杜整字皇育京兆杜陵人父闕滑州刺史整少有風采九歲丁父憂哀毀骨立事母以孝聞及長驍勇有膂力好讀孫吳兵法魏大統末周文引為親信又從武帝平齊累遷上儀同隋文受禪加至上開府開皇六年突厥犯塞詔衛王爽北伐以整為行軍總管兼元帥長史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三

合州無鹵而還整密進取陳策帝善之以為行軍總管鎮襄陽卒帝傷之謚曰襄

論曰大厦之構非一木之支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格柵棟梁莫可棄也裴政李諤鮑宏高構傑毗陸知命等或文能道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參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榱桷亦北辰之眾星也趙綽居大理因圖無寬柳或處憲臺姦邪白肅不畏強禦梁毗得之矣邦之

司直柳彧近之矣杜整以聲緒著美其有以取之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五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四

明李清撰

列傳第六十六

北史七十八

張定和

張淵

權武

王仁恭

吐萬緒

董純

魚俱羅

王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四

陳稜

趙才

張定和字處謚京兆萬年人家少貧有志節初為侍官  
隋開皇九年平陳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  
衣服定和求驚之妻不與定和遂行以功拜儀同遂棄  
其妻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充  
征突厥先登陷陣鹵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創而戰神  
氣自若鹵敗走帝聞而壯之遣使賫藥馳詣定和所勞  
問之進柱國封武安縣侯煬帝嗣位歷宜州刺史河內

太守頗有惠政遷左屯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  
袁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遁其名王詐為渾主保車我  
真山帝命定和擊之既與賊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  
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中流矢斃其亞將柳武  
達擊賊悉斬之帝為流涕贈光祿大夫時舊爵例除復  
封武安侯諡壯武子世立嗣

張淵

本史淵作瀚避唐高祖廟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四

二

字文懿清河東武城人其先自廣陵六合渡江家馬淵  
好讀兵書長於騎射尤便刀稍父雙仕周為清河太守  
免歸會鄉人郭子冀密引陳寇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  
未決淵贊成其謀竟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  
簿及隋文作相授丞相府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鎮江  
都

隋書江都作壽春

特敕淵從因為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力進開府儀同三

司封文安縣子歲餘淵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  
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拜大將軍文帝命升御坐宴之謂  
曰卿可為朕兒朕為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後賜綠  
沉甲獸文具裝綺羅千匹尋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智  
慧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上大將運歷撫濟二州刺  
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年為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遼  
東諒軍多物故淵衆獨全帝善之仁壽中卒于潭州總  
管諡曰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四

三

權武字武弄天水人父襲慶仕周為開府時武元帝為  
周將與齊師戰於并州襲慶時從之被圍百餘里力戰  
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多刀稍皆折脫胄擲地向賊大  
罵曰何不來研頭賊遂殺之武以忠臣子起家拜開府  
襲爵齊郡公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  
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頻以軍功增邑周  
宣帝時再進上開府隋文為丞相引置左右平陳之役  
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出六合還拜豫州刺史以創業之

舊進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賢作亂武以行軍總管與武侯大將軍虞慶則擊平之慶則以罪誅功竟不錄復還州多造金帶道嶺南首領復答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後武晚生一子與親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獄囚又常以南越邊遠政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法急官不可為帝令有司案之皆驗將斬之武於獄上書言父為武帝戰死馬前以是求哀乃得除名仁壽中復拜大將軍封邑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四

舊煬帝即位為右屯衛大將軍坐事除名卒于家

王仁恭字元寶天水上邽人父猛周鄠州刺史仁恭少剛毅修謹工騎射秦王俊引為記室後為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于靈武有功拜上開府以驃騎將軍典蜀王秀軍事王以罪廢官屬多懼其患帝以仁恭素質直置不問後從楊素討平漢王諒以功進位大將軍歷呂衛二州刺史改汲郡太守有能名帝徵入朝慰勉之褒賜甚厚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

得出境遼東之役以仁恭為將軍及班師仁恭為殿遇賊敗之進左光祿大夫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諸將其可任乎今委公為前軍前後賞賚甚重仁恭遂進軍至新城破其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四

隋書曰賊數萬背城結陣仁恭率勁騎一千擊破之因圍之帝聞大悅遣賜珍物進光祿大夫會楊玄感反兄子虎賁即將仲伯預馬坐免尋突厥為寇詔仁恭本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汗數萬來寇馬邑復令二將勤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銳逆擊破之并斬二將後突厥復入定襄仁恭復大破之時天下大亂道路隔絕仁恭頗改舊節納賄又不敢輒開倉賑民其麾下校尉劉武周與仁恭侍婢姦通恐事泄隋書載武周恐事泄將為亂每宣言郡中王府君不開倉救民激怒吏民以此皆怨之後仁恭正坐廳事武周率其徒數十人大呼而入

遂害之武周於是開倉賑給郡內皆從之自稱天子置百官轉攻傍郡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父通周郢州刺史緒少有武畧在周累遷大將軍少司武隋文受禪拜青州總管頗有治名徙朔州總管甚為北狄所憚後帝有吞陳志轉徐州總管令修戰具及大舉濟江緒以行軍總管與西河實洪景屯兵江北晉王廣為太子引為右虞候率及即位恐漢王諒為變拜緒晉絳二州刺史未出關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四

六

已舉兵詔緒從楊素擊破之大業初再遷至光祿卿賀若弼遇讒引緒為證緒明其無罪免官後守東平太守帝幸江都路經其境迎謁道傍帝命升龍舟緒頓首謝往事帝大悅拜金紫光祿大夫太守如故遼東之役請為先鋒拜左屯衛大將軍指蓋馬道及還留鎮懷遠進左光祿大夫時劉元進作亂攻潤州帝徵緒討之緒擊破元進解潤州圍賊窮蹙請降元進及其偽僕射朱變僅以身免

隋書曰劉元進攻潤州帝徵緒討之緒率眾至楊子津元進自茅浦將渡江緒擊走之因濟江背水為柵明旦元進來攻又大挫之賊解圍去緒進軍曲阿元進復結柵以拒緒挑之元進出戰陣未整緒以騎突之賊眾遂潰赴江水死者數萬元進挺身夜遁歸保其壘偽署僕射朱變管崇等屯於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勢進擊復破之之退保黃山元進及變並以身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四

七

於陣斬其偽僕射管崇及其將軍陸顛等五千餘人進解會稽圍元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密求緒罪有司奏緒怯懦違詔除名配防建安尋徵詣行在所緒鬱鬱不得志還至永嘉發疾卒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父昇周柱國純少有膂力便弓馬從周武帝平齊拜儀同隋文受禪後以軍功進上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拜左衛將軍封順政縣公後從楊

素平漢王諒以功拜柱國進爵郡公齊王暕得罪純坐與交通帝譴之純曰比數詣齊王者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壽宮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臣曰汝好視此二兒忽忘吾言臣誠不敢忘先帝詔時陛下亦侍先帝側帝改容曰誠有斯旨於是捨之數日出為汶山太守歲餘突厥寇邊轉榆林太守會彭城賊帥張大彪宗世模等保懸薄山帝令純討破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四

八

隋書曰純初閉營不與賊戰屢挑之不出賊以純為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銳擊之合戰於昌慮大破其衆

斬萬餘級築為京觀又破賊魏麒麟于單父及帝重征遼東復以純為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轉入沂水保伍不及山純擊之擒孝才於陣車裂之時盜賊日益純雖尅捷而所在蜂起有譖純怯懦不能平賊帝遣鎖詣東都有司見帝怒甚希旨致純死罪竟誅

魚俱羅馮翊下邳人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言

開數百步為大都督從晉王廣平陳以功拜開府及沈玄愴高智慧等作亂江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有功加開府封高唐縣公拜豐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會楊素將出靈州道擊突厥逢之遂與俱行及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瞋目大呼所當皆披靡

隋書曰出左入右往還如飛

以功進柱國拜豐州總管突厥入境輒擒斬之自是不敢畜牧塞下初煬帝在藩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遷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四

九

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贊凶暴令左右炙肉過不中意以籤刺之盲其目温酒不適口者立斷其舌帝以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為計贊至家飲藥死帝恐俱羅不安慮生邊患轉安州刺史遷趙郡太守後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伯隱有舊數相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貢獻帝不受因遺權貴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內臣帝大怒與伯隱俱坐除名未幾越雋飛山巒反詔

俱羅白衣領將并率蜀郡都尉段鍾葵討平之大業九年重征高麗以俱羅為碣石道軍將及還江南劉元進作亂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時民皆思亂從盜如市俱羅擊賊帥朱燮管崇等戰無不捷然賊勢浸盛敗而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子並在京洛又見天下漸亂終恐道路隔絕時東都饑饉穀食踊貴俱羅遣家僮將船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迎諸子朝廷微知之恐有異志案驗不得其罪帝復令大理司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四

十

梁敬真鑽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瞳陰為帝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羅師徒敗血斬東都市家口籍沒王辯字警略馮翊蒲城人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助給軍糧為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有大志在周以軍功授帥都督隋時從楊素討平漢王諒又數以軍功累遷至武賁郎將及山東盜賊起

隋書曰魏刁兒自號歷山飛衆十餘萬劫掠燕趙煬帝引辯升御榻問以方略辯論取賊勢帝稱善曰誠

如此賊不足憂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黃金二百兩勅海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衆以萬數令辯擊之屢挫其銳帝在江都宮聞而召之及見禮賜甚厚復令徃信都經略士達復戰破之優詔褒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康實建德魏刁兒等徃往屯聚大者十數萬小者數千寇掠河北辯擊之所向皆捷及翟讓寇徐豫辨頻擊走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辯攻敗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四

十一

隋書曰辯率諸將攻敗密因薄其營破外柵密營潰辯乘勝將入城世充不知恐將士勞倦鳴角收兵翻為密徒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辯至洛水橋已壞遂涉水至中流為溺人所引墜馬

隋書曰辯時身被重甲敗兵前後相蹈藉不能復上馬

竟溺死三軍莫不痛惜時有河南斛斯萬善驍勇果毅與辯齊名從衛玄討楊玄感頻戰有功及玄感敗走萬

善與數騎追及之玄感窘迫自殺由是知名拜武賁郎  
將突厥始畢圍雁門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

隋書曰每賊至獨出當其鋒或下馬坐地引強弓射  
賊所中皆殪

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力也後頻討群  
盜累功至將軍又有將軍鹿愿范貴馮孝慈俱為將帥  
數征伐並有名於世事皆亡失故史官闕云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祖碩以漁釣自給父峴少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四

三

勇事章大寶為帳內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滅  
廢于家高智慧汪文進反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峴  
舊將共推為主峴欲拒之稜謂峴曰眾亂既作拒之禍  
及不如偽從別為後計峴然之後潛使稜至柱國李徹  
所請為內應徹上其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  
公詔徹應接之徹軍未至謀泄為其黨所殺稜僅免文  
帝以其父故拜開府大業三年拜虎賁郎將後與朝請  
大夫張鎮周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

初見舟艦以為商旅往往詰軍貿易稜率眾登岸遣鎮  
周為先鋒其主歡斯渴刺兜遣兵拒戰鎮周頻破之稜  
進至低沒擅洞其小主歡斯老模拒戰稜敗之斬老模  
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利白馬祭海神既而開霽  
分為五軍趣其都邑乘勝逐北至其柵破之

隋書曰渴利兜背柵而陣稜盡銳擊之從辰至未苦  
戰不息渴刺兜自以軍疲引入柵稜遂填塹攻破其

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四

三

斬渴刺兜獲其子烏提擄男女數千而歸煬帝大悅加  
稜右光祿大夫鎮周金紫光祿大夫帝再征遼東稜為  
東萊留守楊玄感反稜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  
務本尋奉詔警戰艦于江南至彭城賊帥孟讓據都梁  
宮阻淮為固稜潛自下流濟至江都襲破讓以功進光  
祿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江都宮俄李子通據海陵  
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帝遣稜擊之往往克捷  
超拜右禦衛將軍復渡清江擊宣城賊俄帝以弒崩宇



文化及引軍北上召稜于江都稜集眾縞素為帝發喪備儀衛改葬於吳公臺下衰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者深義之稜後為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而害之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父壽周順政太守才少驍武便弓馬性粗悍無威儀隋文受禪以軍功至上儀同後配事晉王為太子拜右虞侯率及即位以才藩邸舊臣漸見親待而才亦恪勤匪懈所在有聲再轉右侯衛將軍從征吐谷渾以為行軍總管率衛尉卿劉權兵部侍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四

十四

即明雅等出合河道破賊以功進金紫光祿大夫及遼東之役再出碣石道再遷右侯衛大將軍時帝每事巡幸才恒為介侯肅過姦非無所迴避在塗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才輒醜言大罵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無如之何十一年帝將幸江都才見四海土崩諫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乃出之遂幸江都待遇愈昵時江都糧盡內史侍郎虞世基秘書監袁充等多勸帝幸丹陽才極陳入京策世基極言渡江便場

帝無言才與世基相忿爭而出守文化及弑逆才時在苑北化及遣驍果席德方執之謂曰今日之事祇得如此才默然不對化及忿其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事鬱鬱不得志才嘗對化及宴請勸其同謀逆者

十八人楊士覽等酒化及許之才執孟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復餘處更為諸人默然不對行至聊城遇疾俄化及為竇建德所破才復見鹵心彌不平數日卒時年七十三仁壽大業間有蘭興洛賀蘭善俱為武侯將軍剛嚴正直不避強禦咸以稱職知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四

十五

論曰英賢奮發亦各因時張定和張淵皆一時壯士而困於貧賤當其抑鬱未遇安知有鴻鵠志哉終能振拔汗泥申其力用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得丈夫之節矣權武素無行檢不拘刑憲終取黜辱宜哉仁恭武毅見知文以取達初在汲郡清能可紀後居馬邑貪悞而亡鮮克有終斯言乃驗吐萬緒董純以崔蒲不翦遽嬰罪戮大業之季盜可盡乎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累王

辯殞身勅敵志在勤王陳稜縞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  
所動固已深乎趙才雖人而無儀志在強直拒基之諂  
可謂不苟同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四

去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四

總校官檢 封臣彭元琬

侍讀學士臣王保

校對生員臣梁寶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五

明李清撰

北史七十九

楊汪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

隋書曰本姓破野頭役屬鮮卑俟豆歸後從其主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五

宇文氏

自高祖至祖三世仕魏並為沃野鎮軍主父盛任周位  
上柱國大宗伯述少驍銳便弓馬年十一有相者謂曰  
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  
拜開府述性謹密大冢宰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  
親信及武帝親總萬幾召為左宮伯累爵濮陽郡公尉  
遲迴起義述以行軍總管從章孝寬擊之破迴將李儁  
軍於懷州又與諸將破尉遲迴於永平橋以功

隋書曰述先鋒陷陣俘賊甚眾

起拜上柱國爵褒國公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陳之  
役以行軍總管自六合濟時韓擒虎賀若弼兩軍趣丹  
陽述據石頭以為聲援陳主既擒而故梁宗室蕭瑛蕭  
巖據東吳地述領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落叢  
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

隋書曰陳永親侯陳君範自晉陵奔瑛并軍合勢立  
柵於晉陵城東又絕塘道留兵拒述瑛自義興入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五

湖謀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瑛大破之前軍復  
陷吳州瑛以餘眾保包山燕榮又破之述進至奉公  
埭巖君範以會稽請降面縛路左

吳會悉平以功授子化及為開府晉王廣鎮揚州甚善  
於述奏為壽州總管王陰有奪宗志請計於述述曰皇  
太子失愛已久大王才能蓋世數經將領主上與內宮  
成所鍾愛然廢立國家大事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移  
素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共圖廢立

愚按此舉也首為煬帝謀奪嫡者述而他日殺煬帝於江都者即述子化及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矣

王大悅多貴金寶資述入闕述數請約盛陳麗玩與酣

暢博戲每陽不勝盡輸所將金寶約得之既多稍以謝

述述因曰此晉王賜述令與公為歡約大驚曰何為者

述因為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亦從之於是王與

述情好益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前後賞物不可

勝計及為皇太子以述為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五

三

述素貴遂進率品第三其見重如此煬帝嗣位拜左衛

大將軍參掌武官選事後改封許國公尋加開府儀同

三司每冬正朝會輒給鼓吹一部從幸榆林時鐵勒契

獎歌稜攻敗吐谷渾其部攜散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

以兵撫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強兵懼不敢降遂西遁

述追至曼頭城攻拔之乘勝至曼頭城又至赤水城皆

拔之其餘黨走屯丘尼川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尚書

將軍二百人渾主南走雪山故地皆空帝大悅明年從

帝西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為斥候時渾賊復寇張掖

述進擊走之還至江都宮教述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

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威等而親愛過之帝所得遠方

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班賜中使相望於道述善於供

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衛咸取則又有巧思凡所裝

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宮掖帝彌悅焉言無

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偶

不中意述張目瞋之瑾惶懼走文武百寮莫敢違忤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五

四

貪鄙知人有珍異物必強取之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

子弟皆接以恩意呼為兒由是競加餽遺金寶累積後

庭曳羅綺者甚眾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及

征高麗述為扶餘道軍將發帝謂曰禮七十者行役以

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

耳至軍壘間無傷也項籍虞兮即其故事述與九軍至

鴨綠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帝意會

乙支文德來詰其營述先與丁仲文俱奉密旨令誘執

文德既而緩縱文德逃歸述不自安遂與諸將渡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多飢色欲疲述眾每聞便北述一日中七戰皆捷既恃驕勝又內逼羣議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文德復遣使偽降且請于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

革命記曰述至平壤城頭即樹降幡約至五日檢錄簿籍圖書開門待命及期過五日述頻促之竟無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五

五

答但云船糧已敗却迴矣公令更何待乃揚旌拒守分兵據險要述知被欺即卷甲歸每日常設方陣行四面俱受敵殺傷既眾糧食又盡

眾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渌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惟二千七百人帝怒除其名明年帝又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渌水會揚玄感作亂帝召述馳驛

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至西遁將圖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閿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

隋書曰述與來護兒列陣當其前遺屈突通以奇兵擊其後大破之

斬其首傳行在所

資治通鑑曰玄感黨與被擒述奏凶逆之徒臣下所當痛疾不為重法無以戒將來帝曰聽公所為述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五

六

就野外縛諸應刑者於格上以車輪括其頸使文武九品以上皆持兵斫亂發矢如蝟毛支體糜碎猶在車輪中玄感弟積善與韋福嗣仍加車裂皆焚而揚之積善自言手殺玄感望免死帝曰梟類耳更其姓梟氏

復從東征至懷遠而還突厥圍鴈門帝大懼述請帝潰圍出來護兒及樊子蓋並固諫乃止及圍解次太原議者多勸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

請便道向洛陽自潼關入帝從之尋至東都又觀望帝  
意勸幸江都宮述於江都遇疾及篤中使相望于第問  
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下一降臨臣帝遣司宮魏氏謂曰  
公危篤朕憚相煩動有言可陳也述流涕曰臣子化及  
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夙蒙天恩亦堪驅策臣  
死後智及不可久留願早除之望不破門戶魏氏返命  
隨其言因詭對曰述惟憶陛下耳帝泣然曰述憶我耶  
將親臨之宮人百寮諫乃止及卒帝為廢朝贈司徒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五

七

書令十郡太守班劍四十人輜輳車前後部鼓吹謚曰  
恭詔黃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護喪事初雲定  
興女為故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名配少府定興先  
得昭訓明珠絡帷私以賂述數共交游定興每逢良節  
必有賂遺并以音樂干述述素好著奇服炫燿時人定  
興為製馬鞵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輕薄者率  
學之謂為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  
耳冷述曰然乃製袂頭巾令深褶耳人又學之名為許

公栢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  
故不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勅少府  
工匠並取其節度述欲謂求官謂之曰兄所製器仗並  
合上心所以不得官者為長寧兄弟猶存耳定興曰此  
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並成立  
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為難若留一處又恐  
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因鳩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  
分配嶺表於路盡殺之其年大閱帝稱甲仗為佳述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五

八

並定興功權授少府丞十一年累遷屯衛大將軍  
愚按王世允篡東隋以定興為太尉又先與段達同  
逼東恭帝遜位者亦定興也何以不載  
又有趙行樞者本太常樂戶家財億計述謂為兒受其  
賂遺稱為驍勇起家為折衝郎將云述子化及另見  
楊汪字元度本弘農華陰人後居河東父環儀同三司  
汪少凶疎與人羣聞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  
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翼王侍讀王甚重之每

曰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後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曰吾弗如也由是知名累遷夏官都上士隋文作相引知兵事遷掌朝下大夫及受禪歷秦州總管府長史荆洛二州長史每聽政暇必延生徒講授時人稱之入為尚書兵部侍郎數年帝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為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為左丞若事果當以良田相報汪以達言奏之達竟護罪卒拜汪尚書左丞汪明習法令果於剖斷時號稱職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五

九

幾坐事免煬帝即位為尚書左丞尋守大理卿視事二日帝將親省囚徒時繫囚二百餘人汪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盡事情一無遺誤帝甚嘉之歲餘拜國子祭酒帝令百寮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馬論難蜂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匹後加銀青光祿大夫及揚玄感反河南贊務裴弘策出師禦之戰不利奔還遇汪屏人交語既而留守樊子蓋弘策以狀奏帝疑之出汪為梁郡通守後帝

崩王世充推東恭帝為主徵拜吏部尚書頗見親委及世充僭號汪復用事唐滅世充以黨誅

李雄

隋書作李子雄

勃海蓀人父棠名列誠義傳

隋書曰父桃枝東平太守與此不同

雄少慷慨有壯志弱冠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師都督

隋文作相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拜上開府代陳之役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五

十

功進大將軍歷林江二州刺史皆有能名後坐事免漢王諒反煬帝將發幽州兵討之時竇抗為幽州總管帝起其貳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遂進雄授上大將軍拜兼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貢不時相見雄遣人論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乘詣雄所雄伏甲擒抗悉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討諒還幽州總管尋徵拜戶部尚書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新羅嘗遣使朝貢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

者曰此古弁遺象也。大國君子乃不識。雄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外未見無禮。憲司以雄失辭。劾之。竟坐免。俄復職。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雄部伍之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真武侯才也。尋轉右候衛大將軍。復坐事除名。遼東之役。帝令從軍。自劾。因從來護兒。自東萊將指滄海。會揚玄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雄。送行在所。雄殺使。亡歸。玄感玄感每與計。及玄感敗。伏誅。籍沒其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五

十一

資治通鑑曰劉蘭成北海人。舉明經。初北海賊帥蒯公順帥其徒三萬攻郡城。已克。外郭進攻子城。城中食盡。公順自謂克在旦夕。不為備。蘭成糾合城中驍健百餘。襲擊之。城中見兵。繼進。公順大敗。棄營走。郡城獲全。于是郡官及望族分城中民為六軍。各將之。蘭成亦將一軍。有宋書佐者。離間諸軍。曰蘭成得衆心。必為諸人不利。不如殺之。衆不忍殺。但奪其兵。授宋書佐。蘭成恐。終及禍。亡奔公順。公順軍中喜。譟欲

奉為主。固辭。乃以為長史。軍事咸聽焉。居五十餘日。蘭成簡中驍健者百五十人。往抄北海。距城四十里。留十人。使多芟草。分為百餘積。二十里。又留二十人。各執大旗。五六里。又留三十伏。險要。蘭成自將十人。夜距城一里許。潛伏。餘八十人。分置便處。約聞鼓聲。即抄取人畜。亟去。仍一時焚積草。明晨城中遠望。無烟塵。皆出樵牧。日向中。蘭成以十人直抵城門。城上鉦鼓亂發。伏兵四出。抄掠雜畜千餘頭。及樵牧者。而去。蘭成度抄者已遠。徐步而還。城中雖出兵。恐有伏。不敢急追。又見前有旌旗。烟火。遂不敢進。而還。已城中。知蘭城前衆少。悔不窮追。居月餘。蘭城謀取郡城。更以二十人直抵城門。城中人競出逐之。行未十里。公順將大兵。總至。郡兵奔馳。還城。公順進圍之。蘭城一言招諭。城中人爭出降。蘭成撫存老幼。禮遇郡官。見宋書佐亦禮之。如舊。仍資送出境。內外安堵。時海陵賊帥臧君相聞公順據北海。帥其衆五萬來爭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五

十一



順衆少大懼蘭成爲公順畫策曰君相今去此尚遠必不爲備請將軍倍道襲擊其營公順從之自將驍勇五千人齎熟食倍道襲之將至蘭成與敢死士二十人前行距君相營五十里見其抄者負擔向營蘭成亦與其徒負擔蔬米燒器詐爲抄者伺間而行得其號及主將姓名至暮與賊比肩入負擔巡營知其虛實得其更號乃於空地燃火營食至三鼓忽於主將幕前交刀亂下殺百餘人賊衆驚擾公順兵亦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五

十四

急攻之君相僅以身免停斬數千收其資糧甲仗以還由是公順黨衆大盛及李密據洛口公順以衆附之密敗乃降唐 劉蘭成生不遇時猶歷歷吐奇錄之以見草澤有人噫君相不明何辭

論曰宇文述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可亦可君所不亦不無所是非默默苟容甘素餐之責受彼已之譏此固丘明所深恥也且房陵諸子何罪一傳而梟獍肆毒自取誅夷天道哉楊汪以學業自許其終不令惜乎李

雄斯言為玷取譏夷翟以亂何救誅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五

十四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六

明李清撰

列傳第六十八

北史八十

目錄總題

語曰孝行百行之首故予不循北史次第獨首孝忠孝一理誰云節義次者謂次猶並若烈女之為烈也忠孝於焉寓矣况婦道主隨隨斯二者可也儒林出而大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立矣故次文苑次循吏次隱逸與藝術外戚出而倖竇啓矣故次恩倖次宦官次酷吏與姦惡然則姦惡之不可為也甚乎除僭偽四夷無涉外其去逆賊也僅一間

孝行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

吳悉達

崔承宗

王績生

李顯達

倉跋

張昇

王崇

郭文恭

荆可

秦族

皇甫遐

張元

薛濬

見別傳今改入

王頌

楊慶

田翼

細因

劉仕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翟普林

華秋

徐孝肅

題孝行

舊題

孝之為道至矣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四海則與天地合德與日月齊明諸侯卿大夫行之國家則長守祿匹夫匹婦行之閭閻則揚休千載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敦其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資弘正道以勵其俗觀其所由在此而已然淳源既

往澆風愈扇禮義不樹廉讓莫修若乃縮銀黃列鐘鼎  
立於朝廷間非一族也積龜貝實倉廩居於閭巷內非  
一家也愛敬之道或未能備哀思之節罕得其中斯詩  
人所以思素冠孔門有以責衣錦也且生盡色養之力  
終極哀思之地厥迹多緒其心一焉若乃誠達泉魚感  
通鳥獸斯蓋希矣至如溫床扇枕灌樹負土苟或加人  
咸為疾俗斯固仁人君子所以興歎哲后賢宰所宜屬  
心如令明教化以救其弊優爵賞以勸其心存懇誠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三

誘其進積歲月以求其終則今之所謂少者可多古之  
所謂難者可易矣長孫慮等闕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  
或任其自然情無矯飾或篤于天性勤其四體並竭股  
肱之力咸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懷軒冕之貴  
不言而化人神通感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  
鍾馬跡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孝之大  
也不其然乎案魏書列趙瑛長孫慮乞伏保孫益德董  
洛生楊引閻元明吳悉達崔承宗王續生李顯達倉跋

張昇王崇郭文恭為恭感傳周書列李棠柳檜杜叔毗  
荆可秦族皇甫遐張元為孝義傳隋書列陸彥師田德  
懋薛濬王頌田翼楊慶郭世俊紐因劉仕儁郎方貴翟  
普林李德饒華秋徐孝肅為孝義傳今趙瑛李棠柳檜  
杜叔毗陸彥師李德饒入別傳及其家傳餘並從此編  
緝以備孝行傳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四

長孫慮代人母因飲酒其父真呵叱之誤以杖擊便死  
真為縣囚執處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忿爭本無  
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兄弟  
五人並幼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向始四歲更  
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  
命使嬰弱眾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為孝子於  
弟為仁兄尋情究狀特可矜感孝文詔特恕其父死從  
遠流

乞伏保高車部人父居獻文時為散騎常侍領牧曹尚  
書忠謹慎密常在左右出內詔命賜宮人申氏宋太子

左率申坦兄女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性嚴肅捶罵切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襲父寧國侯爵遷左中郎將每請祿賜在外公私尺大所用無不白知出為無善鎮將申年踰八十伏保手製馬輦親自扶接申欣然隨之申亡伏保解官奉葬還洛卒

孫益德樂安人母為人所害益德童幼為母復仇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孝文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五

董洛生代人居父喪過禮詔遣秘書中散騎紹伯奉璽書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獎勿令有滅性之譏

楊引鄉郡襄垣人三歲喪父為叔所養母年九十二終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食粥羸服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樹其純孝詔別敕集書標楊引至行又可加以散員之名

閻元明河東安邑人少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與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喪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其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日悲慟傍隣昆弟雍和尊卑詣穆安貧樂道白首同歸又猗氏縣人令狐士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而力田積粟博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八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六

稱樂戶皇甫奴兄弟雖沉屈兵伍而操尚奉養奉養繼親甚著恭孝之稱又東郡小黃縣人董吐渾兄養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門景明初畿內大使王凝奏請標異詔從之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兄弟三人並幼父母為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隣及長報仇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勞雖值儉年糊餽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每守宰殯喪私辦車牛送終葬所隣人孤

貧窘困者莫不解衣輟糧相賑恤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頌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悉達父勃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勿獲號哭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已下三世九喪頃資業不假于人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標間復役以彰孝義

崔承宗齊州人父先仕宋在漢中母喪因殯馬徐青徐歸魏遂隔絕承宗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黃門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郎孫惠蔚聞之曰吾于斯人見廉范之情矣弔贈盡禮

如舊相識

王績生柴陽京縣人遭繼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禮制

制鬚髮盡落有司奏聞宣武詔標旌門閭甄其徭役

李顯達潁川陽翟人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鬚髮盡落

形體枯悴六年廬墓側哭不絕聲殆滅性州牧高陽王

雍以狀奏詔表其門閭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兄弟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

二親為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鬚鬢墮落未

及葬權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鵲羣至有一

小鳥素質黑眸形大于雀棲崇廬不去母喪闋復丁父

夏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經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

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

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室前生草

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復有鳥巢崇屋乳養三

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奏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標其門閭

郭文恭太原平遙人為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喪亡

文恭追慕罔極乃居祖及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

培祖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哀歎尚書聞奏標

其門閭

齊書無孝行子考顏氏家訓曰殷基不知何許人父

外臣博達之士基母亡時與弟湛俱已成立及外臣

再娶王氏基每拜見後母感慕嗚咽不能自持家人

莫忍仰視王氏亦悽愴不知所容旬日求退便以禮遣之

荆可河東猗氏人性質朴容止異人能苦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擗踊絕而後蘇者數四葵母後遂廬墓側晝夜悲哭負土成墳蓬髮不栉菜食飲水而已可家舊瑩域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可孝人以可孝行上言魏文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今州縣表異之

魏文帝本史作周文上有天子遽推權相此周人之言耳今正之

服終後猶若居喪大家宰晉公護聞可孝行特引見之與可言論時會護意而護亦至孝母閻氏沒齊不測存亡每見可自傷久垂膝下而重可至性可卒後護猶思其純孝收可妻子于京城恒給其衣食

秦族上郡洛川人祖白父翟皆有至性聞於閭里魏太

和中板白頴州刺史大統中板薨郿城郡守族性至孝事親竭力及父喪哀毀過禮每一慟哭酸感行路既以母在恒割哀慰母四時珍羞未嘗匱乏與弟榮先復相友愛閨門中怡怡如也尋母又沒哭泣無時惟飲水食菜而已終喪後猶蔬食不入房室二十許年邑人王元遠等七十餘人上其狀詔表其門閭榮先亦至孝遭父喪哀慕不已遂以毀卒邑里化其孝行周明嘉之

北史誤以周明為周文今改正以下有詔字故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下詔褒美贈滄州刺史

劉禕字彥英彭城人父世明魏兗州刺史禕性弘裕有威重容止可觀雖昵友密交莫不加敬好學善三禮吉凶儀制尤所留心魏孝昌中釋褐太學博士累遷睢州刺史邊人服其威信甚得疆場和齊文襄輔政降書褒獎云卿家世忠純奕代冠冕賢弟賢子並與吾共事懷抱相托亦自依然宜勗心力以副所委莫慮不富貴秩滿竟歸鄉里侍父疾不入朝父喪沉

頓累年非杖不起文襄致辟禕稱疾不動子璿玘璞  
瑗瓚並有志節為世所稱 愚按北史無禕傳惟北  
齊書有之觀禕不起高澄書辟安知非忿其專政歐  
君而一心事魏者忠臣也今姑從其事有實據者列  
之孝行篇

皇甫遐字永賢河東汾陰人世寒微少喪父事母以孝  
聞後遭母喪乃廬墓側負土為墳復於墓南作一禪窟  
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曉夕勤力未嘗暫停積數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十二

墳高數丈周迴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匝總成十有二  
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遐食粥枕土櫛風沐雨形容枯  
悴家人不識當其營墓之初乃有鴟鳥各一徘徊悲鳴  
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  
以米麵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營佛齋郡縣表上其狀  
詔旌異之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祖成假平陽郡守父延儒仕  
州郡並以純至稱元性謙謹有孝行徵涉經史又精釋

典年六歲其祖曾以其酷熱欲携元浴于井元固不從  
祖謂元耽戲以杖擊其首曰汝何不浴元曰衣以覆襲  
元不能褻露其形于白日耳祖異而捨之南隣有二杏  
子熟多落元園諸小兒競取食之獨元所得悉送還其  
主村陌有犬子為人所棄元收養之其叔怒曰何用此  
為將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為  
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人心也叔感  
其言遂許之未幾犬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及元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十三

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經禮拜後讀藥  
師經見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燈七日七夜轉藥  
師經每言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  
願祖目還明以元代聞如此者七日夜夢一老翁以金  
鏡療其祖目

周書載夢中人謂元曰勿憂三日後汝祖目必差  
元喜躍遂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後祖卧疾  
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三日扶持祖沒號

踴絕而後蘇隨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歎異縣  
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詔表門閭

薛濬字道順河東汾陰人父琰周渭南太守濬少孤養

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隋開皇中歷尚書虞部考功

侍郎文帝聞濬事母孝以其母老賜與服几杖四時珍

味後母疾濬貌其憂悴親故弗之識暨丁母艱詔鴻臚

監護其喪事歸葬夏陽時隆冬極寒濬衰經徒跣冒犯

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創血流離朝野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十一

傷痛州里賙助一無所受尋起令視事帝見其毀瘠過

甚為之改容顧羣臣曰吾見薛濬哀毀不覺悲感傷懷

嗟異久之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謀時為晉王府兵

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謀書曰吾幼丁艱酷窮游約處

屢絕筆飄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

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從師就業砥行礪心困而

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耒登朝於茲二十三年

矣雖官非聞達而祿喜速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

精誠無感禍酷薦臻兄弟俱被奪情苦廬靡申哀訴是

用叩心泣血實氣摧魂者也而創鉅釁深不勝勝荼毒

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死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豈

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官遠在邊服適已有書冀得

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

然永別為恨何言勉之勉之書成而絕有司以聞帝為

雪涕降使齋冊書弔祭濬初為兒時與宗中兒戲澗濱

見一黃蛇有角及足召羣童共視了無見者以為不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十四

歸大憂悴母問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母告之僧

曰此兒之吉應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

忽不見後終於四十二六七之言驗矣死之日家無餘

財

王頌字景彥太原祁人父僧辨南史有傳頌少做儻有

文武幹局僧辨平侯景留頌質於荊州遇梁孝元為周

師所陷頌因入闕聞其父為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

頃乃蘇哭不絕聲毀瘠骨立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



卧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遷儀同三司隋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獻取陳策帝異之召見言畢歔歔帝為改容及大舉伐陳頌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虎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戰悲感嗚咽其夜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以為孝感及陳滅頌密召父在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中壯士問曰即君滅陳社稷讐恥已雪而悲哀不止將為霸先早死不得手及之邪請發其冢隴斲槨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頌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十五

頌陳謝頌盡流血答曰霸先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恐彰露諸人請具鍬鋤於是夜發其陵見陳武鬚皆不落其本皆從骨出頌遂焚骨取灰投水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晉王廣表其狀文帝曰朕以義平陳王頌所為孝義何忍罪之舍不問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頌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恥本心徇私非是為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帝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卒於齊州刺史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祖玄父剛並以孝名慶美容止可辯惠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赴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毀骨立負成墳齊文宣表其門閭賜帛及綿粟各有差隋文受禪屢加褒賞擢授儀同三司板授平陽太守卒於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十六

田翼不知何許人養母以孝聞後母卧疾歲餘翼親為燥濕母食亦食母不食亦不食隋開皇中母患暴痢翼謂中毒親嘗穢惡母終翼慟絕妻亦不勝哀而絕鄉人共厚葬之  
紐因字孝政河東安邑人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憂恒青有鳥棲上因舉聲哭鳥即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甘棠令隋開皇初卒于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墓側負土成墳庭前有一槐樹先甚鬱茂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槐復榮隋文帝歎

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居為疊德里

劉仕儁彭人人丁母憂絕而復蘇者數矣勺水不入口七日廬于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虎狼馴擾為之取食隋文帝受禪表其門閭

翟普林楚丘人事親孝州郡辟皆不就躬耕色養鄉閭謂為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滅性廬於墓側負成墳墳盛冬不衣繒絮唯單練家有烏大隨普林在墓每至哀臨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七

犬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二鵲巢其廬前栢樹入廬馴狎無所驚懼司隸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華秋汲郡臨河人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為養母疾秋容貌毀悴鬚鬢盡改母終遂絕栢沐髮盡禿落廬于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止之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兔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前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具以狀聞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往

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賴秋全者甚眾

徐孝肅汲郡人宗族數十家多豪侈唯孝肅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小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為所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父狀於母乃覓畫工其形構廟置之而定省焉馬朔望享祭養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怨恚色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莫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練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六

于墓所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終身孝肅弟德備通涉五經河朔間稱為儒者及終子處默又廬墓側奕世稱孝

冥報記曰隋大業中有河南婦人事姑不孝姑兩目皆盲婦以蚯蚓為羹食之姑乖其味藏一臠示兒兒號泣將錄婦送縣而雷雨暴作失婦忽見自空墮地身及服玩如故而首變為白犬自言云因不孝為天所罰夫斥去之後乞食於途不知所在 愚按前所

錄孝行皆勸也特附此於後以示懲云

論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長孫慮等或出公卿之緒藉禮教之資或出茅簷之下非獎勸所得並因心乘理不踰禮教感通所致貫之神明乃有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典制亦云孝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十九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七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六十九

北史八十一

節義

于什門

段進

石文德

汲固

王玄威

婁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蛭地干拔寅

劉渴侯

朱長生

馬八龍

門文愛

晁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哲

王榮世

胡小彪

孫道登

李兀

張安祖

王閻

郭瑛

沓龍超 乙速孤佛保

李崇 劉弘

游元 張須陁

楊善會 元文都

盧楚 劉子翊

堯君素 陳孝意

張季珣 杜松贊

郭世儁 郎方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題節義

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士之成名在斯二者死有重於太山貴其理全也生有輕於鴻毛重其義全也故生無再得死不可追而仁道不遠則殺身以徇義重以生則捐軀而踐龍逢殞命於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崩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漢之紀信樂布晉之向雄嵇紹並不憚危亡以蹈忠貞雖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墜然視彼苟免之徒貫三光而洞九泉矣凡

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然至臨難忘身見危授命雖斯

文不墜而行之蓋寡非內懷鐵石之心外負凌霜之節

孰能行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乎自魏訖隋年餘二百若

乃歲寒見松栢疾風知勁草千載之後懷懷猶生豈獨

聞彼伯夷懦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魏書序

于什門段進石文德汲固王玄感婁提劉渴侯朱長生

馬八龍門文愛晁清劉侯仁石祖興邵洪哲王崇世胡

小彪孫道登李几張安祖王閻以為節義傳今又檢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郭瑛沓龍超乙速孤佛保及周書孝節傳李崇杜叔毗

附之又案齊書不立此篇而隋書序劉弘皇誕游元馮

慈明張須陁楊善會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劉子翊堯君

素為誠節傳今馮慈明獨孤盛各附其家傳餘並附此

篇又檢取隋書孝義傳郎方貴郭世儁亦附之以備節

義傳云

愚按士以節義為重故慈明盛仍附節義

于什門

魏書曰于簡字什門今誰知其名者

代人魏明元時為謁者使喻燕王馮跋及至和龍停外不入使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主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案其項什門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為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然初不撓屈既而跋至什門什門于羣衆中回身背跋披袴後襠辱之既而拘留隨身衣裳敗壞略盡蟣虱被體跋遺以衣服拒不受歷二十四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四

魏書載和龍人皆嘆曰雖古烈士無以過也 資治

通鑑考異曰魏明元神瑞元年八月遣什門使馮跋

事載本紀至是二十一年若二十四年乃太武太延

三年時馮氏亡矣

後跋弟馮弘立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治書侍御史

太武下詔褒美比之蘇武賜羊千口帛千匹進為上大

夫策告宗廟班示天下

段進不知何許人太武初為白道守將柔然大擅入塞

圍之力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為所殺帝愍之追贈安

北將軍賜顯美侯諡曰莊

石文德中山蒲陰人

魏書作河中蒲坂人

有行義真君初縣令黃宣在任喪亡單貧無眷親文德祖父苗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亡文衰經欽拊率禮無闕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閨門雍睦又梁州上言天水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五

石縣人趙令安孟蘭強等四世同居行著州里詔並標

榜門閭

汲固東郡梁城人為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

民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彌月式大言於衆曰程

嬰杵曰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潛還不回顧徑入

城往式歸所抱憲歸藏之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

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攜憲逃遇赦始歸憲為固長

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為郎婆後高祐為兗州刺史

嘉固節義以為主簿

王玄威弘農北陝人婁提代人獻文暴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踊無時刺史苟顏表聞詔問狀對云先帝德被蒼生玄威不勝悲慕中心如此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為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表異之提為內三郎聞獻文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六

崩謂人曰聖主昇遐安用生為引佩刀自刺幾死詔賜帛二百匹

愚按獻文見害馮太后魏朝臣子無敢聲其情實玄威婁提之痛恨當以此不則去矯偽幾何

姪地干勒勒部人與弟拔寅坐盜食官馬依制合死拔寅自誣已殺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爭死辭不能定孝文詔原之

劉渴侯不知何許人稟性剛烈太和中為徐州後軍奮

力死戰眾寡不敵遂被擒瞋目大罵終不屈為賊所殺孝文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斛有嚴季者亦為軍校尉與渴侯同殿勢窮被執終不屈後得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宋長生于提並代人孝文時長生為員外散騎常侍與提俱使高車既至高車王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拒之

魏書載長生曰我天子使肯拜下土諸侯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七

且責至羅曰為臣內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出帳命對眾中拜至羅慙其臣下大怒曰若何不帳內教我拜而辱我大眾耶奪長生等賜物

愚按魏書與北史皆叙次不明故為節之

內之荒石中以兵脅之曰為我臣則生不者殺汝長生與提瞋目厲聲責之曰我寧為國家鬼不為汝臣至羅大怒絕其飲食從者三十皆降乃給以肉酪長生與提又不從乃各分徙之三歲乃放還孝文以長生等守節

遠同蘇武拜長生河內太守提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為令長

馬八龍武邑武強人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即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為制總麻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

門文愛汲郡山陽人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鄉人魏仲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晁清遼東人祖暉濟州刺史潁川公清襲祖爵例降為伯為梁城戍將梁師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為敵所殺宣武褒美贈樂陵太守諡曰忠子榮賓襲

劉侯仁豫州人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悅息肅走投侯仁賊重加購募又嚴其攝楚侯仁終不世肅遂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叙一小縣詔可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真等喪亡祖

興皆自出家絹二百餘疋營護喪事州郡表列孝文嘉之賜爵二級為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諡以獎來者諡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縣令范道榮先自殉城歸歎以勲除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訟道榮非勲道榮坐除名羈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詣京明之經歷寒暑不憚劬勞道榮卒得雪又北鎮反亂道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來迎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訴省申聞詔下州郡標其里閭王榮世陽平館陶人爵方城縣子為三城戍主梁師攻圍之力竭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城陷與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孝明下詔褒美進榮世爵為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胡小彪河南河陰人正光末為晉壽統軍孝昌中梁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郗蚪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劍文熾圍之蚪命小彪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熾掩

襲小彪珍寶並擒之時文熾攻小劍未陷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安曰南軍強壯救不至豈若歸欵取富貴耶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彪與安交言小彪慷慨謂安曰我謂賊所函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幸努力堅守魏行臺傳梁州已遣將至矣敵以刃歐擊言不得終遂害之敵尋奔敗擒其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十一人行臺魏子建壯其氣槩啓以世澄購其柩乃獲骸歸葬

孫道登彭城呂縣人永安初為梁將韋休等所函面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十一

臨刃巡遠村塢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呼但當努力賊無所能遂屠戮之又荊州被圍行臺宗靈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諭為敵將所獲執女等巡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降敵忿各劓其腹然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五等子爵聽子弟承襲遣使詣所在吊祭

李几博陵安平人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集鄉

里嗟美標其門閭

張安祖河陽人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曾為河陽令家貧赴尚書求選逢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停屍門巷殯殮無託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為棺手自營作諸事周給朝野嘉嘆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王閭北海密人數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劉業興四世同居魯郡蓋雋六世同居並共財產家門雍睦有司申奏皆標門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十二

郭琰字神寶京梁人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孝武居藩邸琰以通俠被知及即位除洛州刺史及帝西入封馮翊郡公授行臺尚書潼關大都督大統中齊神武遣大都督寶泰襲弘農時琰為行臺眾少戰敗乃奔洛州及至助刺史泉企城守力竭城將陷乃仰天哭曰天乎天乎何由縱此長蛇而不助順也言發涕流不能自止兵士見之咸自厲憤竟為東魏將高敖曹所擒復為敖曹曰天子之臣乃為賊執敖曹素聞其名且義之不殺送於



并州見齊神武言色不屈見害

沓龍超晉壽人性尚義俠少為鄉里所重永熙中梁將樊文熾來寇益州刺史傅和孤城固守龍超每出戰輒破之時攻圍既久糧矢方盡刺史遣龍超夜出請援於漢中遂為文熾所得許以封爵使告城中曰外無援軍宜早降遂置龍超於攻樓上龍超乃告刺史曰援軍數萬近在大寒文熾大怒火炙殺之至死辭氣不撓大統二年詔贈龍驤將軍巴州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十三

乙速孤佛保北秀容胡酋也少驍武善射孝武時為直閭將軍從入關封蒲子縣公并賜弓矢大統初梁將蘭欽來寇遂陷漢中佛保時為都督統兵力戰知將敗乃先城未陷仰天大哭曰此馬吾常所乘此弓矢天恩賜我豈可令賊獲吾弓馬乎遂斬馬及弓自刎死三軍莫不壯之黃門郎趙僧慶時使漢中聞乃致其骸長安天子嘆感詔著作錄之

李崇字長卿勃海蓀人祖伯貴魏宣武時官魯郡守有

孝行居父喪哀戚過禮遂以毀卒宣武嘉之贈勃海相父元胄員外散騎侍郎崇幼孤好學有志操

周書曰年十七屬爾朱之亂與司空高乾兄弟舉兵信都

高仲密為北豫州刺史請崇為椽仲密將圖西附時東魏又遣鎮城奚壽興典兵事仲密遂與崇謀殺壽興周書曰仲密將圖壽興陰伏甲士置酒延之壽興不赴崇往見之曰君與高公義符昆季今賓客總萃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十三

公不行恐遠近怪惑壽興乃與俱赴遂發伏執之率其眾據城遣崇詣關中歸款周文嘉之封廣宗縣公周書載崇固辭曰臣往者見拘逆命不獲陪駕西巡今日之來免罪為幸何敢以微庸受天爵如此者再三優詔不許

累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從魏安公尉遲迴伐蜀蜀人未即降崇乃應募喻之既入成都蕭撓問迴軍中委曲崇不對撓苦辱之崇曰爾亡國餘燼不識

安危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義不為爾移志也遂害之  
子敬嗣別見

劉弘字弘遠彭城叢亭里人少好學重節槩任齊位西

楚州刺史齊亡周武帝以為本郡太守

隋書曰尉迴之亂遣其將席毗掠徐充弘勒兵拒之

以功授儀同 此段不可刪存此以見弘不明大義

所幸末節可蓋耳

隋文帝平陳以行軍長史從總管吐萬緒渡江封漢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十五

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糧盡

煮犀甲腰帶及剥樹皮食之一無離叛賊欲降之弘抗

節彌厲城陷為賊所害文帝聞而嘉歎賜物二千段子

長信襲其官爵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

隋書曰魏五更明根玄孫

父寶藏位至郡守元少聰敏仕周歷壽春令譙州司馬

俱有能名遼東之後領左驍衛長史為蓋牟道監軍拜

朝請大夫兼治書侍御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命元主  
其獄述時貴倖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  
見

隋書載元它日數迷曰公地屬親賢腹心是寄當引  
咎以勸事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

他日案迷愈急仍以屬請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  
一襲後奉使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告以情元引正義  
責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十五

隋書載玄感謂元曰獨夫肆虐陷身絕域此天亡也

今親率義兵以誅無道如何元正色曰尊公功忝佐

命高官重祿近古莫儔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奈

墳土未乾親番反噬僕死而已不敢聞命

遂見困竟不屈節見害帝甚嘉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

其子仁宗為弋陽郡通守

張須陁弘農閩鄉人性剛烈有勇略弱冠從史萬歲討

西襲以功授儀同後從楊素擊平漢王諒加開府大業

中為齊郡丞會興遼東之役歲饑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勅須陁曰如待報至當委溝壑吾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嘉而不責時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陁獨勇決善戰又長於撫馭得士卒心號為名將時賊帥王薄

冊府元龜曰薄聚亡命數萬寇掠郡境官軍擊之多不利須陁發兵拒之薄引軍而南轉掠魯郡須陁躡之及岱山下薄恃勝不設備須陁簡精銳擊其不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十六

薄大潰斬首數千薄收合亡散萬餘將北渡河須陁追至臨邑復破之斬首五千獲六畜萬計

北連豆子醜賊孫宣雅石祗閻郝孝德等眾十餘萬攻章丘須陁大破之

隋書曰須陁先遣舟師斷其津濟親率馬步二萬襲擊大破之既至津梁復為舟師所拒前後狼狽獲其家累輜重甚夥

露布以聞帝大悅優詔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奏之

其年賊裴長才石子河等奄至城下須陁與戰長才敗走

隋書曰長才等奄至城下縱兵大掠須陁未暇集兵親率五騎與賊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瘡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須陁督眾復戰長才敗走

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圍北海須陁倍道進大敗之

隋書載須陁謂官屬曰賊自恃強謂我不能救吾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十七

連去必破之於是簡精兵倍道而進賊果無備大破之斬首數萬復獲輜重二千兩

司隸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左孝友屯蹲狗山須陁列八風營逼之孝友窘迫面縛降其黨解象王良鄭大彪李晚等眾各萬計須陁悉平之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俄賊盧明月眾十餘萬將寇河北次祝阿須陁邀擊殺數千人賊呂明星師仁泰霍小漢等眾各萬餘擾濟

北須陀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  
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遂逼滎  
陽須陀拒之讓懼而退須陀乘之密先伏數千人於林  
木邀擊之須陀敗遂被圍輒潰而出左右不能盡出復  
入救之往來數四眾皆敗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  
天子乎乃下馬戰死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帝  
令其子元備總父兵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父初位毗陵太守善會大  
業中為郟令以清正聞俄民饑為盜善會討之往皆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六

後賊帥張金稱屯于縣界善會每挫其鋒煬帝遣將  
軍段達討金稱善會進計于達達不能用軍竟敗自後  
進止謀之乃大克金稱復引勃海賊孫宣雅高士雅等  
破黎陽而還善會邀擊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  
冊府元龜曰賊帥張金稱以輕兵掠寇氏善會與平  
原通守楊元弘率步騎數萬襲其不意虎賁郎將王  
辨軍亦至金稱釋寇氏來援辨戰不利善會帥精銳

五百赴之所當皆靡辨軍復進賊退守本營諸軍始  
還

時山東郡縣陷沒相繼能抗賊惟善會而已前後七百  
餘陣未嘗負敗

冊府元龜曰每恨眾寡懸殊未能滅賊

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為所敗後用善會策與金稱戰  
賊乃退

冊府元龜曰善會乘勝遂破其營盡俘之金稱將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九

百人遁復歸漳南招集餘黨

善會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甲稍弓劍進拜  
清河通守復從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  
宮下詔褒揚之

冊府元龜曰竇建德自號長樂王來攻信都臨清賊  
王安祖擁兵數千與建德相應善會襲安祖斬之場  
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以叛雁門郡  
丞陳孝意與虎賁郎將王智辨討之皆為所敗武周

轉攻傍邑百姓恟恟從亂前郡丞楊仁雁門令王確等並桀黠為無賴所附謀應武周孝意陰知之族其家郡中震慄莫敢懷異俄武周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又討平党項羌之叛者部內夷夏皆安後為建德所陷

隋書曰建德擾清河善會為所敗嬰城固守四旬乃陷

建德釋而禮之用為貝州刺史善會肆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三

隋書載善會罵曰老賊何敢擬議國士恨吾力劣不能擒汝我豈汝屠沽兒輩敢欲相吏耶

臨以兵辭氣不撓乃害之

隋書曰建德猶欲生之為其部下所請又知終不為已用乃害之

清河士庶莫不傷痛

盧楚涿郡范陽人祖景祚魏司空掾楚少有才學性鯁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中為尚書右司郎當朝正色甚

為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寮多不奉法楚每存糾舉無所迴避東恭帝立以楚為內史令尚書左丞右光祿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同心戮力以輔少主及王世充作亂兵犯太陽門武衛將軍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曰僕與元公有約若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世充入楚匿大官署被執世充奮袂令斬之鋒刃交下文體糜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三

元文都魏景穆帝後父則另見文都性梗直仕周為右侍上士隋煬帝時授太府卿甚有當時譽大業十三年帝幸江都宮詔文都與段達皇甫無逸韋津等同為東都留守帝遇弒文都與達津等共推越王侗為帝帝署文都為內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魯國公既而帝文化及立秦王浩為帝擁兵至彭城所至嚮震文都諷帝詔諭李密密請降因受官爵禮其使甚厚王世充不悅文都知之陰謀誅世充帝以文都領御史大夫世充固執而止盧楚說文都誅之

隋書載楚說文都曰王世充洛口之敗罪不容誅今  
敢懷跋扈不誅方為國患

文都遂懷奏入殿有人告世充馳還含嘉城至夜難作  
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曰請斬文都歸罪司  
寇帝見兵勢盛不得已遣其所署將軍黃桃樹執文都  
出

隋書載帝謂文都曰公見王將軍文都遷延而泣

文都顧謂帝曰臣今朝亡陛下亦夕及帝慟哭遣之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三

右莫不惘然出至興教門世充令左右亂斬之諸子並  
見害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父適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學  
頗解屬文性剛蹇有吏幹開皇中為秦州司法參軍因  
入考楊素奏為侍御史時永寧縣李公孝四歲喪母九  
歲外繼後父別娶後妻至是亡河間劉炫以為無撫育  
恩議不解任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如母當以配父之  
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為人後者為其父

母暮服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  
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今云為人後者為

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為父後者雖不服  
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繼母  
在父室則制同親母若謂其無撫育恩同行路何服  
之有服既有之心喪何可獨異三省令古其義甚明今  
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後人者為其父母暮未有變  
隔以親繼親既等故知心喪不殊服問云母出則為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三

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  
親之乎子思曰為伋也妻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是  
不為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以父親所以聖人教以  
孝慈弘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母以義報  
等之已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後制有淺深者考之  
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  
此可以無撫育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莛漢末為  
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絕莛在內國更娶生子昌莛

死後為東平相始知吳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議者不以為非然則繼母與前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祐無子取弟子伊為子祐卒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為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思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仗義而設教還以此義名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二十四

禮篤敬苟以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慈母如母何待父令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已養已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父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期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而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私昵之心寔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自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為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論者即同真

法律以弊刑禮以設教准者准擬之名以者即真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論云取子為後者將以供承祧廟奉養已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也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復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別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已見之日以其父之文是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二十五

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別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本生名義之分有虧風俗狗飾非於明世強媒孽於禮經雖欲揚已露才不覺言之傷理事奏竟從子翊議歷新豐令大理正並有能名擢授治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為之辯析多出眾人意表

從幸江東屬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翊因侍切諫忤旨  
令子翊為丹陽留守尋遣於上江督運為賊吳恭子所  
圍子翊說之因以眾降復遣首令賊渡江遇煬帝被弒  
賊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請以為主不從  
因執之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崩子翊易其言見害  
時年七十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煬帝為晉王君素以左右從帝嗣  
位累遷鷹揚郎將大業末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五十六

師於河東俄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胆畧署領河東通  
守唐師遣將呂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克及通軍敗至  
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  
通亦泣下霑襟因說君素早降以取富貴君素以名義  
責之曰

隋書載君素曰公為國大臣當爪牙寄國祚隆替懸  
之于公奈何不思報効以至於此

公縱不能遠愆主上公所乘馬代王賜也何面目乘之

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今力猶未屈何用

多言通慙而退時外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為木鸛  
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  
之達于東都東恭帝時為越王見而歎息乃承制拜君  
素為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苦之監門直閭龐玉  
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唐俱造城下為陳  
利害唐又賜之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至  
城下謂曰隋室以亡君何自苦取禍君素曰天下事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五十七

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倒

唐高祖實錄云妻號慟而去

君素亦知事必不濟然意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  
歔歔常謂將士曰吾藩邸舊臣累蒙獎擢大義不得不  
死况城池甚固穀支數年大事猶未可知必隋室傾敗  
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付諸君耳

隋書曰君素善於統領下不忍叛

後頗得江都傾覆消息又糧盡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



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現月餘君素為左右所害

資治通鑑載唐貞觀十二年詔曰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

陳孝意河東人大業初為魯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為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不許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為納言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元

為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劓擾擾其廬時以為孝感尋起授雁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絕劍柴毀骨立見者哀之時長吏多賊汚孝意清節彌厲發姦捕伏動若有神吏民稱之場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作亂前郡丞楊長仁雁門令王確等謀應賊孝意知之族滅其家中戰慄俄武周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但孤城無援而孝意誓以必死亦知帝在江都終必不反每旦向詔

救庫俯伏涕流悲動左右糧盡為校尉張世倫所害以歸武周

張季珣京兆人父祥少為隋文帝所知累遷并州司馬及漢王諒起兵遣其將劉建攻之縱火焚其郭下祥見民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登城望之再拜號泣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雨降火隨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援軍至賊退以功授開府後卒于都水監季珣少慷慨有志節大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元

末為鷹揚郎將所居據箕山為固與洛口接及李密陷倉城遣兵呼之季珣大罵密怒攻之連年不能克隋書曰時密兵數十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絕所領不過數百人執志彌固誓以必死經三年資用皆盡無薪徹屋而費人皆穴處季珣撫之一無離叛後士卒饑羸為密所陷季珣坐廳事顏色自若密遣兵擒送之羣賊曳令拜密季珣曰吾雖敗軍之將猶天子爪牙臣何容拜賊密壯而釋之翟讓從求金

不得殺之其弟仲瑛為上洛令及唐兵起率眾城守部下殺之以降仲瑛弟幼琮為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季珣家世忠烈兄弟俱死國難論者賢之

杜松贊

隋書無杜字

北海人性剛烈重名義為石門府隊正大業末楊厚來攻北海縣松贊覘賊被執使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歸降松贊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邂逅被執非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三十一

屈也今官軍大來賊旦暮擒翦不足為憂賊以刀築其口引之去松贊罵厚曰老賊何敢辱賢良言未卒賊斷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北海卒完優詔贈朝請大夫本郡通守

郭世偽

隋書無世字避唐太宗諱不知北史又何不避

字弘又太原水人家門雍睦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為義感隋文帝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

家勞問尚書侍御史柳或巡省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為并州時乃聞而嘉歎賜其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郎方貴淮南人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生友愛甚萬方貴常於淮水津所寄渡舟子怒之撻方貴臂折至家雙貴問知之恚恨遂向津毆殺舟子津者執送縣以方貴為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爭為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死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死州以狀聞帝聞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三十二

為州主簿

論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唯義所在木則先國隆家小則損己利物故盛烈所著與

郭世偽

字弘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七

紇奚永安

高寶寧



高元海

宇文招

宇文賢

宇文肅

宇文孝伯

王軌

樂運

尉遲迥

王謙

司馬消難  
楊永安附

楊瓚

子倫

顏之儀

元旻

馮慈明

子此

任宗崔民象王愛仁

附梁郢人趙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許善心

麥鐵杖麥孟才

沈光

獨孤盛

獨孤閻遠

裴仁基

字文儒 堂童弟温  
陳謙 崔德本

陰世師

骨儀

題節義

總校官檢 討臣彭元琬  
侍讀學士臣王保  
校對 生員臣梁寶繩

蓋自綱目以耿紀韋晃之圖操與翟義劉崇之討莽並  
書而忠義之一途始廓獨北史異是于尉遲迥王謙等  
則作亂之未知義崇云作亂否于元瑾荀濟等則伏法

之未知紀晁云伏法否故予祖綱目教皆編入忠義謂  
散則光零而聚則氣芬爾然則元郁以順陽公墮權高  
敵以趙郡王冝壁皆忠義之豈有例與曰請讀後烈女  
傳夫以皇后冠烈女猶謝所貴就所馨而諸王公之所  
謝與所就曷殊則以此等而下之可矣雖然彼劉思逸  
田敬宣之以奄附忠義也幸哉體賤而名貴

順陽公元郁魏穆帝之後少忠正亢直文成時位殿中  
尚書賜爵帝崩獻文時年十二丞相乙渾專權內外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

絕郁從順德門入欲誅渾

魏書曰渾懼逆出問郁曰君入何意郁曰不見天子  
羣臣憂懼求見主上耳

渾寤怖遂奉獻文臨朝後復謀殺渾為渾所言渾伏誅

獻文錄郁忠正追贈順陽王謚曰簡

張文伯不知何許人為領主書兼中書舍人徐州刺史

元法僧南叛適文伯奉使徐州法僧謂曰我欲與卿去  
危就安能從我否文伯曰安能棄義從逆也法僧將殺

之文伯罵曰吾寧死見文陵松柏不能生作背國之齒  
法僧殺之

元顯和魏景穆之後父麗顯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  
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閑雅  
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  
與戰被擒執手命連生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  
皆磐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慙德遂不  
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為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四

叛臣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孝莊初贈秦州刺史

賈景儁武威姑臧人以學識知名為京兆王愉外兵參  
軍愉起逆冀州將授以官不受死之贈河東太守謚曰  
貞

伽藍記曰劉宣明河間人孝明神龜中坐直諫忤旨  
斬於市訖目不瞑尸行百步時人皆云枉宣明少有  
名譽精通經史以危行及禍惜乎所諫所行俱不詳  
言

崔楷字秀則博陵安平人為廣平王懷文學正始中以  
王國官非其人多被戮唯楷與楊昱以數諫諍獲免後  
為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強時人  
語曰莫獠郝買反反獅付崔楷時冀定數州頻遭水害楷上  
疏言之

魏書載楷疏曰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定冀水潦無  
歲不饑幽瀛川河頻年汎溢戶無擔石之儲家有菘  
藿之色華壤膏腴變為鵝滴菽麥禾黍化為崔蒲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五

用痛心徘徊潛然佇立也計水之下浸潤無間九河  
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堤何者河決  
瓠子梁楚幾危宣防既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間戶口  
豐衍又決也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  
及下通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良由水  
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  
量其逶迤穿鑿溝澮分立隄塢所在疏通預決其路  
今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便省

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鈎連相注多置水  
口從河入海遠邇過濕其磽澆泄此陂澤九月農  
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遠能工度畫形  
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脉流樹板分  
崖練厥從往別使案檢分部是非暇睇川原明審通  
塞當境修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即以高  
下營田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  
儲門豐餘積其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為中古井田之  
利即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  
霖動彌旬月遙途遠運惟用舟楫南畝畬蓄微事未  
距而衆庶未為饑色黔首罕有饑顏豈天德不均獨  
行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茲豐饒臣目覩荒殘夙宵  
不寐愚誠丹款乞賜施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六

事遂施行孝昌初置殷州以楷為刺史加後將軍  
魏書載楷表曰竊惟殷州地寔四衝居當五裂頃國  
路康寧四方有截仍聚姦宄桴鼓時鳴况今天長喪

亂妖災間起定州逆鹵趨起北界鄴下兇嘯蠶噬腹  
心兩處犬羊勢足并合城下之戰匪暮斯朝臣屬此  
屏捍實思効力析骸者弩期固忠節但基趾草創庶  
事茫然升儲尺刀聊自未有謹列所須兵仗請垂矜  
許必當虎視一方遏其侵軼保全所委詔付外量竟  
無所給

楷將之州人咸勸單身述職楷曰單身赴任朝廷謂吾  
有進退之計將士誰肯固志遂闔家赴州賊勢已逼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七

勸城小弱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男夜出既而曰一朝  
送免兒女將謂吾心不固

魏書備載楷言曰國家豈不知城小力弱置吾死地  
令吾死耳一朝送兒女將謂吾心不固虧忠全愛賊  
獲恥之况吾荷國重寄也

命追還及賊來攻楷率力拒抗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尚  
不惜百口吾等何愛一身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害  
之楷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野傷歎贈侍中鎮軍將軍

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  
冀川刺史長子士元沉雅有學尚州陷戰沒贈平州刺  
史子育王少以器幹稱仕齊至起部郎子文豹字蔚少  
有文才本州大中正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父膺梁太僕卿苗出後叔父畎  
畎為梁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伐蜀梁武命畎拒足於  
涪以益州許之及足退梁武改授畎他州畎怒將有異  
圖事發被害苗年十五有報雪志延昌中歸魏仍陳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八

蜀計將軍高聲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為鄉導次晉壽  
會宣武晏駕班師除員外散騎侍郎苗有文武才幹以  
大功不就家恥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陳平定江南計  
文理甚切

魏書載苗書曰昔晉室數否三燕兩秦咆勃中夏致  
九服分崩皇祚承歷自北而南誅滅奸雄定鼎河洛  
唯獨荆揚尚阻聲教今國富兵強家給人足以九州  
居八之形有兼弱攻昧之勢而欲遺疾子孫可乎誠

宜商度東西戍防輕重之要計量疆場險易安危之  
理深測南人攻守窺覷之情籌算卒乘器械征討之  
計然後去我所短避彼所長釋其至難攻其甚易數  
年內荆揚可并若舍舟楫即平原敵後踈前則江淮  
所短棄車馬遊飛浪乘流馳逐非中國所長彼不敢  
入平陸而爭衡猶我不能越巨川而趣利若俱去其  
短各恃其長則東南未見可滅之機且夫滿吳相傾

陰陽恒理盛衰遞襲五德常運今以至強攻至弱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九

見吞并如以至弱禦至強焉有全濟故明王昏欲及  
時立功為萬世業去高就下百川以之常流取易避  
難兵家以之恒勝今巴蜀孤懸去建鄴遠遠偏兵獨  
戍沂流十千收守無良專行劫剝士民北望日覩王  
師若命一偏將弔民伐罪可傳檄而定

時孝明幼冲無遠略意竟不能納正光中二秦反叛侵  
及三輔時承平既久人不習戰苗以隴兵強悍且羣聚  
無資乃上書以為食少兵精利於連戰種多卒眾事宜

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  
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潰夫颯至  
颯起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  
魏書曰但天下久秦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  
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以驕將御惰卒必有莫敖  
輕敵之意如今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二秦遂強山  
東遂弱國之右臂廢矣

今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卒數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十

出來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於是詔苗  
為統軍與別將淳于誕出梁益隸行臺魏子建子建以  
苗為郎中仍領統軍深見知待孝昌中兼尚書左丞為  
西北道行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孝  
莊殺爾朱榮其從弟世隆擁部曲還逼都邑帝幸大夏  
門集羣臣博議百寮計無所出苗獨奮衣起曰今朝廷  
有不測之危正忠臣烈士効節時請以一旅之眾為陛  
下徑斷河梁帝壯而許焉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舟

師夜下去橋數里放火燒船河流既駛倏忽而至賊相  
蹙爭橋俄橋絕賊沒水死者甚衆

魏書曰苗身率士卒百許人泊于小渚以待南援

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鬪衆寡不敵苗得河沒帝

聞哀傷久之

魏書載帝曰苗若不死當更立奇功

贈都督梁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河陽縣侯謚

忠烈苗少有節操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安諸葛不許歎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嘗不嗟

咨絕倒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並重之二王頗

不穆苗每諫責徽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

蜂目豺聲今轉彭矣解鼓琴好文詠尺牘之敏當世罕

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帝以絺崩世隆入洛王者追

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羣議更一二日便欲

大縱兵士燔燒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

善一也不宜追之子曇襲爵

元瑾魏太武之後廣陽王深子歷尚書祠部郎為齊文

襄館容武定五年文襄無禮於孝靜孝靜與瑾及宗室

諸王大器等密謀誅之事泄文襄烹瑾於市閭門皆被

戮

華山王元大器平文之後襲父驚爵驚不忠孝莊陷君

於死為世詒嘗見別傳至大器乃及其父所為武定五

年與宗人元瑾奉孝靜詔謀誅文襄烹於市

淮南王元宣洪道武之後襲父敬先爵歷諫議大夫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祿少卿

濟北王元徽獻文之後善泰中襲父世爵起家通直郎

武定五年與宣洪俱奉孝靜詔謀誅齊文襄烹于市

荀濟字子通其先頽川人世居江左濟初與梁武帝布

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謂人曰會楡上摩墨作

檄文或稱其才於梁武曰此好亂者濟又上書譏佛法

言營費大甚梁武將誅之遂奔魏館于崔陵家

資治通鑑曰澄為中書監請用濟為侍讀獻武王曰



我愛濟欲全之故不用濟濟入宮必敗澄固請乃許之

及是與元瑾謀誅齊文襄見執楊愔謂曰遲暮何為然濟曰叱叱氣耳何關遲暮乃下辨曰自傷年紀摧頹恐功名不立舍兒女之情起風雲之事故挾天子誅權臣耳文襄惜其才將不殺親謂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高澄何謂反於是燔殺之

通鑑曰有司以濟老病鹿車載詣東市并焚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十三

鄴下士大夫多傳濟音韻

愚按音韻當改氣節當時不敢下此二字耳

劉思逸平原人因罪

魏書曰父直以武邑太守坐京兆王愉反於信都被

累誅

少充腐刑初為小史坐事免後除東莞太守遷中侍中

武定五年與元瑾等謀誅齊文襄烹于市

魏書曰思逸雖身在閭寺性頗豪華輕薄無行好結

朋遊與元瑾等謀反伏法 愚按思逸以一中官與

瑾等謀誅高澄義士也豪率輕薄等語皆魏收誣辭

北史削之當獨謀反伏誅等句未正今改之

蘭京一名固成中昌衛人梁安南將軍廣州刺史欽子

也京為東魏所擄齊文襄以配厨為膳奴欽請贖之不

許京再訴文襄使監厨蒼頭薛豐洛杖之曰更訴當殺

爾京與同事阿改等六人謀殺文襄

北史同事作其弟恐誤今從北齊書陳元康傳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高

康傳曰固成先掌厨膳甚被寵昵先是世宗杖之數

十其人恃舊恩遂大忿恨謀害世宗 愚按高澄以

梁將子為膳奴辱之甚矣何寵何昵俱非實錄今從

文襄本紀

時文襄居北城東柏堂蒞政以寵琅邪公主欲其來往

無忌侍衛皆遣出太史啟言宰輔星甚微變不出一月

文襄曰小人新杖之故恐我耳及將謀受禪與陳元康

崔季舒屏左右署擬百官京進食文襄却之謂諸人曰

昨夜夢此奴斫我宜殺却京開之置刀於盤冒言進食  
文襄怒曰我未索食何為遽來京揮刀曰來將殺汝文  
襄自投傷足入牀下京去牀因見殺先是訛言曰脫軟  
帽牀底喘其言應矣時阿改事文宣常執刀隨從相約  
聞東齋叫聲即加刃文宣會文宣別有所之未還而難  
作已聞變遂入攻京與阿改等皆殺而傷之

子論曰蘭京以南國華胄作私門膳奴不獨辱身且  
辱家不獨辱家且并辱國一舉而家國兩辱此京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五

日夜切齒腐心者也况高澄桀驁不已又思借逆東  
堂之屏人陳元康崔季舒等之密議云將謀禪耳若  
此數人者名魏臣寔澄奴也京奴乎哉京若剪梁仇  
則澄宜立殺京若芟魏賊則澄又宜立殺澄隕而京  
斃奚恨故吾謂京刺澄之刀當與施全刺秦檜之刀  
並稱兩快乃所未快者澄死檜生也人知義全獨不  
知義京也且不曰義反曰盜彼睥睨魏鼎等神器於  
寶玉大弓者有盜心乎無盜心乎澄為盜則京不為

盜若援耿紀韋晃例推而廣之亂臣賊子人人得誅  
則書法當異此故吾附於元瑾等傳後統曰忠義云  
元烈魏宗室也魏自孝武西遷遇弒丞相宇文泰遂專  
政文帝雖在位久拱手而已及廢帝立泰權愈重駸欲  
問鼎烈時為尚書謀殺之事泄反為泰所殺廢帝以此  
有怨言尋亦被廢弒詳見本紀

愚按北史無烈傳故其詳不可考然泰逆則烈烈故  
烈之為行也副其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六

裴謁之字士敬河東聞喜人魏荊州刺史佗子少有志  
節好直言齊文宣末年昏縱朝臣莫敢言者謁之上書  
正諫言甚切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謁之辭色不變  
帝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愔曰望陛下殺以取後世名帝  
投刀歎曰小子望我殺爾取後世名我終不成爾名遣  
人送出齊亡卒於壺關令  
李集不知何許人齊天保時為典御丞文宣末年狂暴  
集面諫之比帝甚於祭紂帝令縛置中流沉沒久之復

令引出問曰吾何如榮紂集曰回來彌不及矣帝又令  
沉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  
如此痴人方知龍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又被引  
見復有所諫令將出腰斬於市

愚按李集載文宣本紀于持摘出然本紀內又載文  
宣初欲赴鄴受禪以杜弼司馬子如諫欲還尚有尚食  
李集曰此行非小而言還遂殺之尚食典御二官頗  
類且姓名又同一耶二耶吾疑之時又有章仇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十一

他新唐書曰子他不知何許人北齊時言僧尼塔廟  
外見毀宰臣內見媼妃墻陽讒陰謗卒死都市周武  
帝入齊封寵其墓

柳檜字季華河東解人性剛簡任氣少文善騎射果於  
斷決年十八起家奉朝請居父喪毀瘠骨立服闋除防  
城都督大統四年從周文戰於河橋先登有功授都督  
八年拜遼河郡守仍典軍事尋加平東將軍太中大夫  
吐谷渾入寇郡境時檜兵少人懷憂懼檜撫而勉之衆

心乃安因率數十人先擊之渾人潰亂餘衆乘之遂大  
敗走以功封萬年縣子時吐谷渾強盛數侵疆場自檜  
鎮鄴州屢戰必破之數年後不敢為寇十四年累遷使  
持節撫軍將軍大都督居三載徵還京師時檜兄蚪為  
秘書丞弟慶為尚書左丞檜嘗謂兄弟曰兄職典簡牘  
棄賤人倫弟嘗轄羣司股肱朝廷可謂榮寵矣然四方  
未靜車書不一檜唯當蒙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恩耳頃  
之周文謂檜曰卿昔任鄴州忠勇顯著今四境肅清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十二

勞經略九曲國之東鄙當勞君守之遂令檜鎮九曲尋  
從大將軍王雄討上津魏興平之即除魏興華陽二郡  
守安康人黃衆寶謀反連結黨與將圓州城乃相謂曰  
常聞柳府君勇悍有餘不可當今既在外方為吾徒腹  
心之疾不如先擊之遂圍華陽城平兵寡又無守禦之  
備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力屈城陷身被十餘  
創遂為賊所獲既而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  
下欲令誘城中檜乃大呼曰羣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即

退散各宜勉之眾竇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

爾便戮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屍水中城中人皆為流

涕眾竇解圍後檜兄子收屍還長安贈東梁州刺史子

斌嗣斌弟雄亮字信誠父檜在華陽見言雄亮時年十

四哀毀過禮陰有復讎志武帝時眾竇率其部歸長安

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眾竇於城中請罪闕下帝特原

之後眾還內史中大夫隋文帝受禪眾還給事黃門侍

郎尚書省凡所奏事多所駁正深為公卿所憚卒于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七

州總管府司馬其先京兆杜陵人徙居襄陽父漸梁邊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徙居襄陽父漸梁邊

城太守叔毗早歲孤事母以孝聞仕梁為宜豐侯蕭修

府中直兵參軍周文令大將軍達奚武圍修於南鄭修

令叔毗詣闕請和周文禮之使未及還而修中直兵曹

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為修中記室

參軍從子映錄事參軍映弟漸中直兵參軍各領部曲

策等忌之懼不同已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尋討策等

擒之城降策至長安叔毗朝夕號泣具申寃狀朝議以

事在歸附前不可追罪叔毗志在復讐然恐坐及其母

沉吟積時母曰汝兄橫罹禍酷痛切骨體若曹策朝死

吾夕歿亦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後白日手刃

策於京城斷首刳腹解其支體然後面縛請就戮周文

嘉其志氣特奏舍之遺母憂哀毀骨立殆不勝喪服闋

晉公護辟為中外府樂曹參軍

周書曰君錫等猶殞梁州至是表請迎葬高祖許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十

葬事所須詔令官給

累遷硤州刺史後從衛國公直南伐軍敗為陳人所擒

陳人將降之叔毗辭色不撓遂被害于庶卿

趙郡王高歡小名須拔父琛齊神武弟見前歡幼孤聰慧

夙成特為神武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娘母之恩同諸子

魏興和中襲父爵南趙郡公年四歲未嘗識母母魏華

陽公主也

金石錄載敵母碑曰主諱季艷魏廣平王懷女封華

陽公主北史作華山誤

其從母姊鄭氏戲謂曰汝是我姨兒何反親游氏戲因訪問遂失精神神武疑其感疾戲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耳神武驚命元夫人就宮見之戲前跪拜因抱頭大哭神武甚悲傷謂平秦王曰此兒至孝吾子無及者戲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歔歔十歲喪母神武親送至領軍府發哀舉聲殞絕三日水漿不入口神武與武明太后殷勤教譬方漸順旨居喪長齋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五

立杖而後起神武令常山王與同臥起日夜喻之并數左右不許進水雖絕清漱午後輒不肯食由是神武食必呼與同案神武殂哭泣歐血及壯將婚貌有戚容文襄謂曰我與爾娶鄭述祖女何嫌而不樂對曰自痛孤遺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文襄為憫然勵之勤學常夜久方罷文宣受禪進爵為王敵身長七尺容儀甚偉閱習吏事有知人鑒天保二年出為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

北齊書曰敵留心庶事糾謹姦非勸課農桑接禮民雋所部大治

稱為良牧六年詔敵領兵監築長城時方六月敵途中屏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定州先常歲水長史宋致道以敵冒熱遣倍道送冰正過日中炎赫尤甚咸謂一時之要敵對之歎曰三軍皆飲溫水吾何以獨進寒冰遂至銷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先是役徒罷作任其自歸丁壯先返羸弱多僵殞敵親帥所部分營伍強弱相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五

北齊書曰遇善水草即為停頓分有餘贍不足賴以全者十三四八年除都督北朔州刺史敵慰撫新遷量置烽戍備有條法大為兵民所安無水處禱而掘井泉源湧出至今號趙郡王泉九年濟南王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眾事仍開府置佐史文宣特崇其選除敵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敵後因侍宴帝從容謂常山王演等曰由來亦有如此長史否皇建初兼并州事孝昭臨崩預受顧託迎武成於鄴拜尚

書今天統中追贈父琛假黃鉞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謚曰真昭華陽長公主如故有司備禮儀就墓拜受時隆冬盛寒殿跣步號哭而皆破裂歐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帝親就第問之拜司空攝錄尚書事河清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武成戎服將以宮人避之殿叩馬諫乃止帝親御戎六軍進止並令取敵節度而使殺韶總馬帝與宮人被緋甲登故北城以望軍營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

耶乃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毯以度胡馬寒瘦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死且盡乃截稍杖之以歸是役也殺韶持重不與賊戰自晉陽失道為鹵所屠無遺類

據段韶傳周與羌夷突厥合圍晉陽韶言於武成請陣以侍之遂大破其兵何此傳所言又異未知孰是斛律光自三堆還帝以遭大寇抱其首哭任城王潛進曰何至此乃止光面折韶於帝前曰殺婆善為送女客於是以前為能加尚書令封宣城郡公拜太尉監五禮

晚節頗以酒色為和士開所構敵久典朝政譽望日隆漸被疎忌乃撰古忠臣義士號要言以致意武成崩葬後數日敵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遙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任并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為兗州刺史太后欲留過百日敵正色不許

北齊書曰有中官要人知太后密旨謂敵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敵曰國家事重死所不避况受先皇遺旨委寄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

側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遂重進言詞理懇切

太后令酌酒賜敵敵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危酒言訖便出其夜敵方寢見一人長可丈五尺臂丈餘當門向牀以臂壓敵良久遂失甚惡之起坐歎曰大丈夫運命一朝至此且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敵曰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

北齊書曰豈可令婦人傾危宗廟且和士開何物豎子敢爾縱橫

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勿入殿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為言敵執之彌固出至永巷被執送華林園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

北齊書曰趙郡王以附葦之親當顧命之重固此貞心踐畏途而不疑以斯忠義取覽凶慝豈道光四海不過周成之明將朝去三仁終見殷墟之禍不然則邦國殄悴何若斯遠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五

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冤惜之其年詔聽以王禮葬竟無贈諡子整信嗣好學有行檢位儀同三司後終長安

安吐根安息胡人家於酒泉吐根魏末充使柔然固留塞北天平初柔然主使至晉陽吐根密啓本蕃情狀神武得為備柔然果遣兵入掠無獲而反神武以其忠款厚加賞賚後與柔然和親結婚皆吐根為行人也吐根性和善頗有計策頻使入朝為神武親待在本蕃為人

所諧奔投神武文襄嗣事以為假節涼州刺史率義侯稍遷儀同三司皇建中加開府及趙郡王劼等以和士開姦倖乘武成崩庫言於胡太后力請出之外太后不聽劼力爭吐根繼進曰臣本商胡幸邀大恩列諸貴行未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竟不從也及士開得志亦不罪吐根齊亡年卒

本史以吐根此傳附士開後殊為不倫今改附劼傳得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五

鮮于世榮漁陽人父寶業懷州鎮將世榮少沉敏有器幹興和二年為神武親信都督稍遷平西將軍武平中以領軍從平高思好封義陽郡王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及周武帝入鄴送馬腦酒鍾與之世榮得便撞破周兵入鄴諸將皆降世榮獨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及被執不屈乃見殺世榮雖武人無文藝以朝危政亂又見徵稅無厭賞賜過度每發言歎息子貞武平末假儀同三司

此干苟生不知何許人齊末以儀同鎮南兗州周武破  
鄴赦書至苟生自縊死

田敬宣本字鵬敬宣其賜名也蠻人年十四五便好讀  
書既為閣寺

顏氏家訓曰所居里末使役苦辛

伺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外不暇  
他語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沉吟顏之推重其勤  
學甚加開獎後為開府中侍中後主奔青州遣其西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五

參伺動靜為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紹云已去毆捶服  
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

北齊書曰紇奚永安不知何許人為開府後主失并  
州使告急於突厥他鉢畧可汗及聞齊滅他鉢處永

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既敗永安豈惜

微命欲閉氣自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  
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之贈馬七十足歸之噫永

安安歸

高寶寧代人武平末為榮州刺史鎮黃龍夷夏重其威  
信

北齊書曰周師將至鄴寶寧率黃龍驍銳并契丹鞞  
鞞萬餘騎將赴救至北平聞鄴都不守始歸營

周武帝平齊遣信招慰不受勅書范陽王紹義在突厥  
中寶寧上表勸進紹義署寶寧為丞相及盧昌期據范  
陽起兵寶寧引紹義集夷夏兵數萬救之至潞河知周  
將宇文神舉屠范陽還據黃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文

北齊書曰堯不臣周 愚按寶寧在隋世猶屢引突  
厥為患幽州總管陰壽患之重購寶寧又遣人陰間  
其親任趙世模王威等月餘世模率其眾降寶寧復  
走契丹為麾下趙修羅所殺

高元海齊宗室上洛王思宗子累遷散騎常侍願處山  
林修行釋典文宣許之乃入林慮山經二年絕棄人事  
志不能固自啓求歸徵復本任便縱酒肆情廣納姬侍  
又除領軍將軍器小志大頗以智謀自許



愚按元海前後傳內俱多貶辭蓋以其圖周故耳讀者辨之

皇建末孝昭幸晉陽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騎常侍留典機密初孝昭將誅楊愔等謂武成曰事成以汝為皇太子弟及踐位乃使武成在鄴主兵立子百年為皇太子武成甚不平先是留濟南王於鄴除領軍庫狄伏連為幽州刺史以斛律豐樂為領軍分武成權武成留伏連而不聽豐樂視事乃與河陽王孝瑜偽獵謀於野暗乃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元

先是童謠云中興寺內白雀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鐘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即舊中興寺也雀翁謂雄雞蓋指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也打鐘言將被擊也既而太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氣孝昭以為濟南應之乃使平秦王歸彥之鄴迎濟南赴并州武成先告元海并問自安計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性非常殿下不須別慮武成曰此豈我推誠意耶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武成即留元海後堂元海達旦不

眠唯遶床徐步夜漏未盡武成遽出曰神算如何答云夜中得三策恐不堪用耳因說梁孝王懼誅入闕事請

乘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為限求不干朝政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若不然而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眾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沉靖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誅族因逼之答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奪之今集文武示以此敕執豐樂斬歸彥尊濟南號今天下以順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元

逆此萬世一時也武成大悅狐疑竟未能用乃使鄭道謙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又召曹魏祖問以國事對曰當有大凶又時有林慮令姓潘知占侯密謂武成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為天下主武成拘於內侯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武成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於晉陽及孝昭崩武成即位除元海侍中開封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為和士閔所譖鞭馬鞭六十責之云爾在鄴城說我以弟反兄不義

以鄴城兵馬抗并州無智不義無智若為可使出為兗州刺史元海後妻陸太姬甥故尋追任使武平中與祖珽共執朝政元海多以太姬密語告珽珽求領軍元海不可珽乃以其祈告報太姬姬怒出元海為鄭州刺史鄴城將敗徵為尚書令周建德七年於鄴城謀起兵圖周見殺

愚按元海以齊宗子為宗國復仇乃齊之陳叔慎也

謀逆伏誅等語周語耳又言其好亂樂禍亦非直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

今正而削之

元海仁慈不飲酒食肉文宣天保末年敬信內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所為及為右僕射又說後主禁屠宰斷酷酒然本心非靖故終致覆敗

趙王宇文招字豆盧突周文帝子幼聰穎博涉羣書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艷魏恭帝三年封正平郡公武成初進封趙國公歷益州總管大司空大司馬進爵為王除雍州收建德五年再從東伐以功進上柱國又與

齊王憲討平稽胡斬賊帥劉沒鐸宣政中拜太師大象元年詔以洛州襄國郡邑萬戶為趙王國招出就國二年宣帝不豫徵招及陳越代滕五王赴闕比招等至而帝已崩隋文帝輔政加招等殊禮入朝不趨劔履上殿隋文帝遷周鼎招密欲圖之以匡社稷

愚按本史李安傳方知安叔李璋以梁州刺史與招同謀

乃要隋文至第飲於寢室招子負貫及妃弟魯封所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

人史曹皆先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兵刃於帷席間後院亦伏壯士隋文從者多在閣外惟楊元曹曹弟威及陶徹坐戶側招屢以佩刀割瓜啖隋文隋文未之疑元曹覺變扣刀而入招乃以大觴親飲曹又命曹向厨取漿曹不動滕王追後至隋文降階迎之曹因得耳語曰形勢大異公宜速出隋文共道就坐須臾辭出後事覺陷以謀反其年害之

本史作伏誅今正之

加以惡謚曰僭子德廣公負永康公貫越駕公乾銑弟  
乾銑等皆同遇害國除招所著文集十卷

愚按庾信作賀婁慈碑稱趙王之文則河間上書

又隋經籍志載趙平王集十卷不知改僭為平者誰

畢王宇文賢字乾陽周明帝長子

愚按周武即不立弟齊王憲亦當念明帝傳弟公心

立其子賢追縱宋穆況賢之賢乎沾沾不肯死兩者

俱不行此私國所以亡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五

保定四年封畢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歷荊州總管大

司空大象初進上柱國雍州牧太師明年宣帝崩賢性

強濟有威畧慮隋文帝傾覆宗祏圖誅之事泄并其子

被害有威畧慮隋文帝傾覆宗祏圖誅之事泄并其子

周書曰賢子弘義恭道樹孌等皆遇害

加以惡謚曰刺國除帝兄孫襲父景公什肥爵胄少孤

邵國公宇文胄周文帝兄孫襲父景公什肥爵胄少孤

頗有幹畧景公為齊神武所害以年幼下蟄室天和平

與齊通好胄得歸襲爵邵國公及隋文帝輔政胄為榮

州刺史舉兵應尉遲迥為清河公楊素所敗殺國除

宇文孝伯字胡王安化縣公深子生與周武帝同日文

帝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又與武帝同學武成元年拜

宗師上士時年十六性沉正嘗誇好直言武帝即位欲

引置左右時政在家臣不得專制乃託言少與同業受

經思相啓發由是獲弗之猜得入為右侍上士恒侍讀

及遭父憂詔服中襲爵帝常謂曰公於我猶漢高與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五

綰也賜以十三環金帶自是恒侍左右出入臥內朝務

皆預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迴避時政得失外間細事

皆以奏聞帝信委之當時莫比及將誅護密與衛王直

圖之惟孝伯及王軌宇文神舉等得參預護誅授開府

儀同三司歷司會中大夫左宮正太子既無令德孝伯

言於帝曰皇太子德聲未聞

周書曰臣忝官實當其責

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不然悔無及矣帝啟

容曰卿世載鯁正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尉遲暹為右宮正孝伯仍為左宮正宗師中大夫累遷右宮伯常因侍坐帝問我兒比進否荅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持帝鬚言太子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謂我云太子無過今孰有此言公為誰矣孝伯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

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公其勉之及大軍東討拜內史下大夫令掌留臺軍事暹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進爵廣陵郡公并賜金帛女妓等復為宗師每駕巡幸常執其手令居守後帝北討至雲陽宮寢疾驛召孝伯赴行在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司衛上大夫總宿衛兵馬令馳驛入京鎮守宣帝即位授小冢宰帝見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圖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曰

周書曰我伯言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

齊王威近功高棟梁所寄臣若順旨則臣為不忠陛下為不孝帝因踈之乃與于智鄭譯等圖其事令智誣告憲謀逆遣孝伯召入宮之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焉軍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白武帝武帝怒撻帝數十除譯名至是帝追憾被杖乃問譯我脚上杖痕誰所為譯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說執持帝鬚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

愚按資治通鑑之錄此事也以省文為變文曰事由烏九軌宇文孝伯因言執持鬚事故綱目仍之語意多不明而胡寅遂以贊成二字誤加孝伯不知宇文孝伯宜連事由烏九軌句讀而非連因言執持鬚事句讀也合正之 帝乃言執尉遲暹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為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狗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

為身計宜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遲尋出為秦州總管  
帝荒淫日甚誅戮無度孝伯頻諫不從由是益踈後稽  
胡反令孝伯為行軍總管從越王盛討平之及軍還帝  
將殺之乃託以齊王事誚之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  
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為羣小媒孽加之以罪臣  
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令輔陛下今  
諫而不從實負願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帝慙俛首不  
語令賜死於家時年三十六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五

軌忠而獲罪並令收葬復其官爵嘗謂高頴曰宇文孝  
伯實有周良臣若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子歎嗣

舊唐書載高宗麟德元年詔曰周廣陵郡公宇文孝  
伯忠亮存心貞堅表志年載雖久風烈猶生宜峻徽  
章式旌膺其孫左威衛長史思純可加授朝散大夫  
夫

王軌太原祁人小名沙門漢司徒允後累葉仕魏賜姓  
烏九氏父光少雄武頻著戰功周文帝遇之甚厚位至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原縣公軌性質直

周書曰軌慷慨有遠量臨事強正人不敢干

武帝為輔城公起家事之及即位累遷內史下大夫遂

處腹心之任帝將誅晉公護軌贊成其謀

周書曰帝密欲圖護以軌沉毅有識度堪屬大事遂

問問以可否軌贊成之

建德初轉內史大夫累拜上開府儀同大將軍軍國之

政皆參預從平并鄴以功進上大將軍爵鄴國公及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五

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

退保州城明徹遂堰清水灌之列艦地下以圖攻取詔

以軌為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于清水入淮口多

置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斷其艦路方欲密決

堰以斃之明徹知之乃破堰遽退冀乘決水入淮比至

清口川流已潤水勢亦衰舟並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

因率兵圍而蹙之惟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十騎先走獲

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

銳卒職矣進柱國仍拜徐州總管軌性嚴重善謀畧燕  
有呂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宣帝以太子征吐  
谷渾武帝令軌與宇文孝伯並從軍中進趨皆委軌等  
太子仰成而已時宮尹鄭譯王端並幸於太子太子軍  
中頗失德譯等皆預軍還軌等言於帝大怒乃撻太子  
除譯等名仍加撻楚太子因大銜之軌又嘗與小內史  
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為  
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言曰皇太子多涼德恐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九

了陛下家事愚臣暗短不足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  
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而弼比再對臣深以此事為慮  
帝召弼問之弼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未審陛  
下何從聞此既退軌請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乃  
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攸言事  
有差跌便至滅門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  
默然良久乃曰吾專心國家不存私計向者對眾良實  
非宜後軌因內宴上壽又將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

後嗣弱耳帝深以為然但漢王贇次子又不才此外諸  
子並幼故不能用太子即位追鄭譯等復為近侍軌自  
知必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寔申社稷至計今日  
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強寇欲為身計曷  
同反掌但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効豈以獲罪嗣主  
便欲背德先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為他計冀千載後  
知吾此心大象元年帝使內史杜虔信就徐州殺軌御  
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納遂害之軌立朝忠恕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四十一

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皆為傷惜  
周書曰士有不因學藝而重不待爵祿而貴者何亦  
云忠孝而已當宣帝在東朝凶德方兆宇文孝伯王  
軌志惟無隱盡言父子間淫刑既逞相繼夷滅嗚呼  
忠哉

樂運字承業南陽青陽人晉尚書令廣八世孫父均梁  
義陽郡守運少好學涉獵經史年十五而江陵滅隨例  
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沒運積年為人傭保皆贖免

之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聞梁武故都官郎琅邪王澄美之次其行事為孝義傳性方直未嘗求媚於人臨淄公唐瑾薦之自柱國府記室為露門學士前後犯顏屢諫武帝多被納用建德二年除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強直帝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於時者令巨細奏聞帝常幸同州召運赴行在所既至謂曰卿言太子如何人運曰中人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帝顧謂憲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睿智唯運云中人方驗運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為中人管仲相之則霸堅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帝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宮官匡弼之乃超拜運京兆郡丞太子聞之甚不悅及帝崩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宮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劓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杖十同科雖為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請遵輕典並依大律則億兆之人手足有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四三

措矣五曰武皇帝斷雕為杵本欲傳之萬世大尊朝夕趨庭親承聖旨豈有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麗成父之志義豈然乎請興造之制務從卑儉雕文刻鏤一切勿營六曰都下之人徭賦稍重必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徵求唯供魚龍爛熳士庶從役祇為俳優角抵紛紛不已財力俱竭業業相顧無復聊生凡無益之事請並停罷七曰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即科其罪假有忠諫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義無假手脫有科謬便蹈嚴科嬰徑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更加刑戮能無紺口大尊縱不能採誹謗之言無宜杜獻替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八曰昔桑穀生朝股王因之獲福今玄垂戒此亦興周之祥大尊雖減膳撤懸未盡銷遣之理誠願誥誦善道修布德政解兆民之愠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戮之內史元巖諫因獲免見巖傳翌日帝頗感悟召運謂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四三

朕昨夜思卿所奏實是忠臣先皇聖明卿數有規諫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而罷之朝之公卿初見

帝甚怒莫不為運寒心後見獲賞又皆相賀以為幸免

虎口內史鄭譯當以私事請託運不許因此銜之及隋

文為丞相譯為長史左遷運廣州涪陽令開皇五年轉

毛州高唐令頻歷二縣並有聲績運常願處一諫官從

容諷議而性訐直為人排抵遂不便議即吉運上疏曰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之禮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四十五

子七月而葬候天下畢至今葬期既促事訖便除大軌

之內奔赴未盡隣境遠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吊不

可既吉更凶如以玄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

臣所未安書奏不納自是德政不修數行赦宥運又上

疏曰臣謹按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

利之所君子無故不遊觀若遊觀則施惠以悅之也尚

書曰青災肆赦此謂過誤為言罪雖大當緩赦之謹尋

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故管仲曰有赦者

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瘞疽之礪石又曰患者民之仇讐法者民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

云赦非明世所宜有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

宄之惡乎亦不納而昏暴滋甚運乃與視詣朝堂陳帝

八失一曰內史御正職在弼諧皆須參議共理天下大

尊比來小大之事多獨斷之堯舜至聖尚資輔弼况大

尊未為聖主而可專恣己心凡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

大事請參諸宰輔與眾共之二曰內作色荒古人重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四十五

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實後宮又

招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聲溢朝野請姬媵

非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三曰天子未

明求衣日旰忘不出所須奏不理天下壅滯大尊比來

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奏聞多附內豎傳言事由官

者亡國之徵請準武帝居外聽政四曰變故異常乃

為政大忌淫刑酷罰非致弘規若罰無定刑則天下皆

懼政無常法則民無適從豈有削嚴刑之詔未及半祀



便即追改更嚴前制政令不定乃至於此今宿衛被任  
運乃發憤錄夏殷以來諫爭集而上之凡六百三十九  
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隋文帝覽而嘉之

尉遲迥字薄居羅代人其先魏之別種號尉遲部因而  
氏焉父侯兗性弘裕有鑒識尚周文帝姊昌樂大長公  
主生迥及綱迥七歲侯兗病且卒呼二子撫其  
首曰汝等並有貴相但恨吾不見各勉之武成初進贈

柱國大將軍太傅長樂郡公謚曰定迥少聰敏美容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四十五

及長有大志好施愛士尚魏文帝長女金明公主拜駙  
馬都尉大統十一年拜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爵魏安郡公十五年遷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迥  
通敏有幹能雖任兼文武頗允時望周文深委仗之十  
六年拜大將軍侯景之渡江也梁孝元帝時鎮江陵請  
修鄰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眾東下將攻之孝  
元大懼移書請救周文曰蜀可圖矣取蜀制梁在茲一  
舉乃與羣公會議諸將多異同唯迥以為紀既盡銳東

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周文以為然謂曰  
伐蜀之事一以委汝

周書曰太祖問迥取蜀計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  
餘年恃其險阻不虞我師宜以精甲銳騎星夜襲之  
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彼不意衝其  
腹心必望風不守矣

於是令迥督開府元珍乙弗亞萬俟呂陵始叱奴興基  
連雄宇文昇等六軍甲士取晉壽開平林舊道迥前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四十五

臨劍閣紀安州刺史樂廣以州先降梁州刺史楊乾運  
時鎮潼水已先遣使詣闕密送誠款然恐其下不從猶  
據潼水別管拒守迥遣珍與呂陵始等襲之乾運保潼  
州珍等遂圍之乾運降迥至潼川大饗將士渡涪江至  
青溪登南原勒兵講武修繕約束閱器械自開府以下  
賞金帛各有差時夏中連雨山路險峻將士疲病者十  
二三迥親自勞問加以湯藥引之而西紀益州刺史蕭  
撝嬰城自守進軍圍之初紀至巴郡遣前南梁州刺史

史欣景幽州刺史趙拔扈等為搆外援迴分遣珍亞等擊破之拔扈等遁走欣景遂降搆被圍五旬頻戰為迴所破遣使乞降許之搆乃與紀子宜都王圓肅率其文武詣軍門請見迴以禮接之吏民各令復業唯收僮隸及儲積以賞將士號令嚴肅軍無私馬詔以迴為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以平蜀功封一手安固郡公自劔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黠陟迴乃明賞罰布恩威綏輯新邦經畧未附夷夏懷而歸之性至孝色養不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四

身雖在外所得四時甘脆必先薦奉然後敢嘗大長公主年高多病迴往在京師每退朝參候起居憂悴形於容色大長公主每為和顏進食以寧迴心周文知其至性徵迴入朝以慰其母意

此所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

遣大鴻臚郊勞仍賜迴袞冕之服蜀人思之為立碑頌德六官初建拜小宗伯周孝閔踐阼進柱國大將軍以迴有平蜀功同霍去病冠軍之義改封寧蜀公尋以大

司馬鎮隴右武成元年進封蜀國公保定二復累遷大司馬及晉公護東伐迴亦帥師攻洛陽齊王憲等軍於邳山齊衆渡河諸軍驚散迴率麾下反行却敵諸將始得全師還遷太保太傅建德初拜太師尋加上柱國宣帝即位以迴為大前疑出為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專政以迴位望宿重懼為異圖乃令迴子魏安郡公惇齋詔書徵迴會葬尋以鄧國公韋孝寬代迴為總管迴以隋文將圖篡奪遂謀舉義留惇不受代隋文又令侯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四

破六韓裒詣迴喻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為之備迴聞之殺昶集文武士庶等登城北樓令之

周書載迴諭文武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而令

天下咸福自己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居將相與國

舅甥同休共戚義絲一體先帝處吾於此本欲寄以

安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匡國除奸以終臣節

衆咸從命莫不感激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官司時趙

王招已入朝留少子在國迴奉以號令迴弟子大將軍

成平郡公勤時為青州總管初得迴書表送之尋亦從  
迴迴所管相衛黎毛沼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  
莒諸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榮州刺史郡國公宇文胄申  
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國東潼州刺史曹  
孝達各據州應迴徐州總管司錄席毗與前東平郡守  
畢義緒據兗州及徐州之蘭陵郡亦應迴永橋鎮將竇  
惠以城降迴迴又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南連陳人許  
割江淮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四九

朱敬則隋文帝論曰隋文以后父之尊受托孤之寄  
不利孺子非惟管叔之言社稷輸人寧止休公之對  
所以尉遲舉魏從亂如雲王謙據蜀其徒若市

隋文聞徵兵攻迴以韋孝寬為元帥陰羅雲監諸軍邨  
國公梁士彥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濮陽公宇文  
述武鄉公崔弘度清河公楊青隴西公李詢廷壽公于  
仲文等皆為行軍總管迴遣所署大將軍石慈攻建州  
刺史宇文弁弁以州降又遣西道行臺韓長業攻陷潞

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為刺史上儀同赫連士  
猷攻晉州即據小鄉城竇惠襲陷定州之鉅鹿郡遂圍  
恒州上大將軍宇文威攻汴州上開府莒州刺史王尼  
開府尉遲偁率膠光青齊莒兗之衆圍沂州大將軍檀  
讓攻陷曹毫二州屯兵梁郡大將軍東南道行臺席毗  
衆號八萬軍於諸城攻陷昌慮下邑豐縣李惠自申州  
攻永州焚之而還宇文胄軍於洛口開府梁子康攻懷  
州魏安公惇率衆十萬人入武德軍於沁東孝寬等諸  
軍隔水相持不進隋文又遣高頊馳驛督戰惇布陣二  
十餘里度軍小却欲待孝寬軍半渡擊之孝寬因其却  
乃鳴鼓齊進惇遂大敗孝寬乘勝進至鄴迴與子惇祐  
等悉其卒十三萬陣於城南迴別統萬人皆綠中錦襖  
號黃龍兵勤率衆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到迴  
舊習軍旅雖老猶披甲臨陣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為力  
戰孝寬等軍失利而却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高頊與李  
詢乃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乘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五十一

愚按宇文忻傳業謂是謀出忻此傳又歸之二人何也

迴衆大敗遂入鄴迴走保北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賀婁子幹以其屬先登迴上樓射殺數人乃自殺

周書曰尉遲迴地則甥舅職惟台冢沐恩屢葉荷春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托顛而不扶憂責斯在及至威云謝鼎業將遷九服移心三靈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稱兵忠君之勤未宣違天之禍已及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五

其心翟義諸葛誕之徒與

勤惇祐東走青州未至開府郭衍追及之並為所獲隋文以勤初有誠款特釋之李惠先自縛歸罪隋文復其官爵迴末年衰耄惑於後妻王氏諸子多不睦及起兵以開府小御正崔達擊為長史自餘委任亦多用齊人達擊文士無審畧舉措多失綱紀不能匡救迴自起兵至敗凡經六十八日子寬大將軍長樂郡公先迴卒寬凡誼開府資中郡公寬弟順以迴平蜀功授開府安國

那公後以女為宣帝后拜上柱國封胙國公順弟惇軍正下大夫魏安郡公惇弟祐西都郡公皆被害而誼等諸子以年幼並獲全唐武德中迴從孫庫部員外郎著福上表請改葬朝議以迴忠於周室詔許之仍贈絹百匹謙字救萬太原人性恭謹無他才能以父雄功封武王謙字救萬太原人性恭謹無他才能以父雄功封武威郡公雄死朝議以謙父殞身行陣特加殊寵授柱國大將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五

周書曰謙以情禮未終固辭不拜高祖手詔奪情

襲父爵庸國公建德五年武帝東征謙力戰進上柱國六年授益州總管十八州諸軍事及宣帝崩隋文專政以梁睿為益州總管時謙使司錄賀若昂奉表詣關昂還具陳京師事謙自以父子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署置官司所管益潼新始龍印青瀘戎寧汶陵遂合楚周書曰所管益潼新始龍印青瀘戎寧汶陵遂合楚資眉普十八州及嘉渝臨渠蓬隆通興武庸十州之

人多從之弗虔益州刺史達奚基勸謙憑險觀變隆  
總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基勸謙憑險觀變隆  
州刺史高阿那肱瓌誤阿史那乃唐時突厥姓周無之  
周書作阿史那瓌誤阿史那乃唐時突厥姓周無之  
那肱齊故臣與周約生縛後主以為功者也

為謙畫三策曰公親率精銳直指散關蜀人知公勤王  
之節必各思効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以顧望天下此  
中策也坐守劍南發兵自衛此下策也謙參用其中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五

策梁睿未至大劍謙先遣兵鎮始州隋文即以睿為行  
軍元帥發利鳳文秦成諸州兵攻之謙所署柱國達奚  
基高阿那肱大將軍乙弗虔楊安任峻侯俞景孱等眾  
號十萬盡銳攻利州總管楚國公豆盧勣拒戰將四旬  
基等諸軍間睿將至東遂潰謙所署大將軍符子英攻  
巴州又為刺史呂珍所破睿乘其弊縱兵深入基虔密  
遣使詣睿請內應贖罪謙不知基虔反已並令守城都  
謙先無籌畧且所任用多非其才及聞睿兵奄至惶懼

計無所出乃自率眾逆戰又以基虔之子為左右軍行  
數十里左右軍皆叛謙奔新都縣令王寶執斬之傳首  
京師基虔以成都降隋文以基虔首謀令斬於蜀市餘  
眾並散阿那肱尋亦誅

附司馬消難  
關洛州楊永安

司馬消難字道

融河內温人父子如別見消難幼聰慧微涉經史有風  
神好自矯飾以求名譽子如既當朝貴盛消難亦受賓  
客邢子才王昕魏收陸印雀瞻等皆遊其門稍遷光祿  
卿出為北豫州刺史文宣末年昏虐滋甚消難常有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五

全之謀曲意撫納頗為士民所附不能廉潔為御史所  
劾又尚公主而情好不睦公主愬之屬文宣在并州驛  
召上黨王煥煥懼及禍斬使者東奔鄴中大擾後竟獲  
於濟州煥之初奔朝士疑赴成臯謂若與司馬北豫連  
謀必為國患此言達於文宣頗見疑消難惧密令所親  
人河東裴藻間行入關請降入周封滎陽郡公累遷大  
司寇從武帝東伐還除梁州總管大象初遷大後丞女  
為靜帝后尋出為邳州總管及隋文專政消難乃與蜀

公尉遲迥合勢舉兵

周書曰所管邳隨溫應士順沔環岳九州及魯山甌山沱陽應城平靖武陽上明須水八鎮並從之

使其子永質於陳求援隋文帝冀州總管王誼攻之消難奔陳位司空隋郡公

陳江總遺事曰消難入陳見朝士皆集經史慕之乃多卷黃紙加之朱軸詐為典籍以欺僚友總戲之曰黃紙五經赤軸三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五

初隋文父武元迎消難結為兄弟情好甚篤隋文每以叔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為樂戶二旬免猶以舊恩特被引見尋卒於家消難性貪淫輕於去就故世言反覆者皆方之其妻齊神武女在鄴極加禮敬入關便相棄薄及赴邳州留妻及三子在京妻言於隋文曰榮陽公攜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及消難入陳高母子因此獲免

愚按隋文優待消難雖篤舊亦憐忠猶獎顏之儀心

也唐人作隋書何以詆焉北史因而不削吾病之雖然消難終欠一死故附迥諫後

子譚即高氏所生以消難勳拜儀同大將軍坐消難除名初消難與尉遲迥王謙之起兵也有蘭洛州本巴蠻巨帥又有楊永安本沙氏帥開府時北至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皆動共推洛周為王洛州自號河南王以附消難而北連迥永安亦據州應謙後冀州總管王誼攻洛州大將軍達奚長孺攻永安昏平之諸人咸而隋篡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五

楊瓚字恒生一名慧隋文同母弟仕周以父忠軍功封竟陵郡公尚周武帝妹順陽公主保定四年累遷納言瓚貴公子又尚主美姿容好書愛士甚有當時譽時號楊三郎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謂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無西顧之憂矣宣帝即位遷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帝崩隋文入禁中將總朝政令廢太子勇召之瓚素與隋文不協不從曰作隋國公

恐不能保何更為族滅事隋文作相拜太宗伯典修禮律進上柱國郡國公瓚見隋文執政恐為家禍陰圖兄隋文每優容之及受禪立為滕王拜雍州牧帝數與同坐呼為阿三後坐事去收以王就第瓚妃宇文氏故周公主也素與獨孤后不平至是鬱鬱不得志陰有咒詛帝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絕固請帝不得已從之

愚按瓚身受周恩志扶君國固當大義滅親耳乃史臣但以恐為家禍言耶觀瓚不忍與周公主離絕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五

心不忘周此一証也又觀楊素後議瓚子綸罪稱其

先人離阻大謀棄同即異此又一証也故吾謂瓚者隋之傲弟周之忠臣恩禮更薄開皇十一年從幸粟

宇文氏竟除屬籍由是恩禮更薄開皇十一年從幸粟園坐樹下飲鼻忽流血暴薨時年四十四人皆以為遇

鳩也謚曰穆子綸嗣綸字斌籍性弘厚美姿容頗知鍾律文帝受禪封郡國公明年拜郿州刺史晉王廣納妃

於梁綸致禮甚為梁人所敬綸以穆王故當文帝世每

不自安煬帝即位尤被猜忌綸憂懼呼術者王安問之安答曰王相祿不凡滕即騰也此字足為善應有沙門惠思岷多等願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嘗令此三人為厭勝法有人告綸怨望咒詛帝令黃門侍郎王弘窮驗之弘希旨奏綸厭盡惡逆坐當死帝令公卿議之司徒楊素等曰綸懷惡之由積自家世惟皇運之始四海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叶力其先乃離阻大謀棄同即異父悖於前子逆於後為惡有將其罪莫大請依前科帝以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五

族不忍除名徙邊郡大業七年帝征遼東綸欲表請從軍自効為郡司所遏未幾徙珠崖及天下大亂為賊林士弘所逼携妻子竄儋耳後歸唐封懷化縣公尋卒綸弟坦字文籍初封竟陵郡公坐綸徙長沙坦弟猛字武籍徙衡山猛弟温字明籍初徙零陵温恭好學解屬文既而作零陵賦自寄其詞哀思帝見而怒之轉徙南海温弟誦字弘籍前亦徙零陵帝以其修謹命襲封滕王奉穆王嗣大業末守文化及富之江都

愚按隋文殺周宗族甚及周太祖兄子視蕭道成高  
洋尤酷觀此則化及亦及隋文弟子矣天道哉

顏之儀字升琅邪臨沂人父協兄之推見別傳幼穎悟  
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群書好為詞賦嘗獻梁孝元  
帝荊州頌辭致雅贍帝手勅曰枚乘二葉俱得游梁應  
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江陵平之儀隨  
例遷長安周明帝以為麟趾學士稍遷司書上士武帝  
初建東宮盛選師傅以之儀為侍讀太子後征吐谷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五

在軍有過行鄭譯等並以不能匡弼坐譴唯之儀以累  
諫獲賞即拜小宮尹宣帝即位進上儀同大將軍御正  
中大夫累進至平陽縣公帝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  
犯顏驟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為帝所忌然以恩舊  
每優容之

冊府元龜曰宣帝即位政刑日亂開府于義上疏諫  
時鄭譯劉昉以恩倖當權謂義不利于己先惡之於  
帝帝覽表色動謂侍臣曰義謗訕朝廷耶之儀曰古

哲王立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義言不  
可罪帝乃止

及帝殺王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于法後以其諫直  
無私乃舍之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為丞  
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拒弗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  
儀連署之儀厲聲謂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幼冲阿衡  
之任宜在宗共方今賢戚內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  
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六

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  
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  
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隋文大怒命引出將  
戮之然以其人望乃止

周書曰隋文矯受顧託人懷去就顏之儀風烈凜然  
正辭明節崎嶇雷霆之下僅而獲濟豈非社稷之臣  
與 愚按隋文受禪後斥劉昉等而棄之儀見危數  
語褒勝史臣矣以其終作隋官故稍後之耳



出為西疆郡守及踐極詔徵還京師進爵新野郡公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在州清靜夷夏悅之明年代還遂優游不仕十年正月之儀隨例入朝帝望而識之命引至御坐謂之曰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難何以加卿乃賜錢十萬米百石十一年卒有集十卷行世

元吳河南洛陽人隋文帝時為左衛大將軍帝以史萬歲受賂縱夷欲誅之賴吳救免見萬歲傳及欲廢太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五

勇舉朝內林獻后外楊素無敢言者獨吳諫曰廢立大事天子無二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吳辭直事強聲色俱厲帝不答勇竟廢時楊素與右衛大將軍元胄皆乘間搆吳帝怒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吳身備宿衛常曲事勇情有附托在仁壽宮裝弘將勇書於朝堂與吳題封云勿令人見帝曰朕在仁壽宮有織芥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豈非此徒乎遂遣武士執吳及弘付法尋殺吳等七人妻妾子孫皆沒官

詔書指吳為魁首云煬帝時胄坐出怨言誅素死後亦以子玄感叛族

時諫廢太子勇者又有楊孝攻李綱孝攻見勇傳舊唐書李綱傳曰隋開皇末綱為太子勇洗馬勇嘗以歲首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媚娘曲綱曰今則職當調護乃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赦豈不累於殿下乎請正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綱趨而出 資治通鑑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五

勇廢帝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無敢對者獨綱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不可莫敢發言臣何畏死不言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陛下擇正人輔之足嗣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鄭文騰為家令二人惟知以絃歌鷹犬娛太子故至是此陛下過非太子罪也因伏地嗚咽帝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為無理然我擇汝為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綱曰臣所以不被寵任由姦臣在側也

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意無  
貽後悔帝不悅罷朝左右皆股慄尋亦嘉其忠正擢  
尚書右丞 愚按吳與綱皆直諫廢立而吳言于事  
前更難吳誅綱擢于於是更有深悲焉隋書北史皆不  
立吳傳子特撮而補之

馮慈明字無佚長樂信都人父子琮別見慈明在齊為  
中書舍人隋開皇中兼內史舍人大業中位尚書兵部  
郎十三年攝江都郡丞事李密逼東都詔慈明進兵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空

密為密黨崔樞所執密延與坐論以舉兵之意

隋書載密言曰隋祚已盡吾躬率義兵所向無敵東  
都計日可下將問罪江都卿以為何如

慈明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  
密厚禮之冀其從已慈明潛使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  
留守論賊形勢事洩密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為賊帥  
翟讓所噴責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  
圖為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耶須殺便殺何須罵詈

讓益怒亂刀斬之梁郡通守楊汪上狀煬帝歎惜贈銀  
青光祿大夫拜其二子悻悻俱為尚書承務郎元世充  
推東恭帝為主重贈柱國戶部尚書黎郡公謚壯武長  
子忱先在東都王世充破李密忱亦在軍中遂遣奴負  
父柩詣東都身不自送未幾又盛禮納室時論醜之

任宗崔民象王愛仁皆不知何許人大業十二年宗為  
建節尉愛仁民象同為奉信郎煬帝將幸江都宗先上  
書極諫即日於朝堂杖殺之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空

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頤乃斬之及行次汜水愛仁  
復表諫請還西京又斬之時有梁郡人邀駕上書曰陛  
下若幸江都天下非陛下有復斬之而行初宗未上書  
時右候衛大將軍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  
賊蜂起願陛下還京師以安兆庶臣敢以死請與虞世  
基忿爭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意解乃出之才酒泉人  
愚按此數人者雖生死殊而諫同子故景而成傳獨  
郡人不知名惜乎民象愛仁見北史本紀宗才郡民

見通鑑 冊府元龜曰時有李桐客大業末為門下  
錄事煬帝幸江都時四方兵起謀徒都丹陽召百寮  
會議公卿希指皆言巡狩吳會復禹之績獨桐客曰  
江南卑濕地狹州小內奉萬乘外給三軍吳人力屈  
恐不堪命且踰越險阻非社稷福御史奏其謗訕僅  
得免死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祖茂父亨並南史有傳

善心九歲孤為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多閑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六十五

識為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十五解屬  
文牋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此神童也太子詹  
事江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補撰史學士禎  
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隋過文帝伐陳禮成不獲  
反命累表請辭帝不許留繫賓館及陳亡帝遣使告之  
善心素服號泣西階下藉草東向經三日教書唁馬明  
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  
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

殿下悲不能興帝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  
懷其舊君即我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賜千段革  
馬二十疋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

隋書禮志曰牛弘奏皇太子冬正大朝請服袞冕如  
後周故事帝問善心曰近太子朝謁着遠遊冠有何  
典故善心歷舉晉宋梁故事以對且曰袞冕之服章  
玉雖差一日而觀瞻頗類臣子之道義無上通故太  
子遂着遠遊諫不逼尊於理為允帝曰善遂從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六十六

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閣帝召百官賜宴告以此瑞  
善心於坐請紙筆製神雀頌奏之帝甚悅曰我見神雀  
共皇后觀之今旦召公等入適述此事善心於坐始知  
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言今見其事因  
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秘書丞時秘藏圖籍尚多淆亂  
善心效阮孝緒七錄更制七林各摠叙冠於篇首又於  
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類例焉又奏追孝文博陸  
從典等學者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謬仁壽元年攝黃門

侍郎二年加攝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禮樂秘書丞黃門並如故四年留守京師帝崩于仁壽宮煬帝秘不發喪先易留守官人出除巖州刺史逢漢王諒起兵不之任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薦儒者徐文遠為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並加品秩授為學官其年副納言楊達為冀州道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日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罷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帝方以腹心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五

述初付法官推千餘人皆稱被役經二十餘日法官伺帝旨乃言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縱令有實亦無罪已召諸兵士問之更云初不被役帝欲釋之付議虛實百寮咸議為虛善心以為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闕於宿衛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下番散還本府分道追至不謀同辭今殆一月方始翻覆姦狀分明此何可捨蘇威楊汪等二十餘人同善心議餘皆議免罪帝可免者後數月述詣善心曰陳叔寶

卒善心共周羅暉虞世基袁充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為祭文謂為陛下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召門有實自援古例事得釋而心惡之又太史奏帝即位年與堯時合善心議以國哀甫爾不宜稱賀述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四年撰方物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戎東討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何以不計其封事云何此史書疎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六

其年復徵守給事郎帝嘗言及文帝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教善心與崔祖濬撰靈異記十卷初善心父撰梁史未就而歿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其序傳未制作之意曰有梁之興江左建國莫斯為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歷拯百王之弊救萬姓之危朝多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大忍於無刑蕩蕩巍巍可謂稱首屬陰戎入穎羯胡侵洛沸騰塹黷三季所未聞掃地滔天一元之巨厄廊廟

有序翦成狐兔之場珪帛有儀碎夫犬羊之手福善積  
而身禍仁義存而國亡豈天道歟豈人事歟嘗別論之  
在於序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為  
五十卷梁書記傳隨事勤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為  
一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冢壁皆殘不準無所盜  
惟囊同毀陳農何以求秦儒既坑先王之道將墜漢臣  
徒請口授之文亦絕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  
為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五

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秘閣託善心早嬰荼蓼弗  
克荷薪太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願  
緇素採訪門庭記錄備勵弱才仰成先志而單宗少強  
近虛空室類原顏退屏無所交遊栖遲不求進益假班  
嗣之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孤陋未  
學添職即署兼撰陳史致此書延時未即成續禎明二  
年以臺郎入聘屬本國淪覆行人不復望都亭而長慟  
遷別館而懸壺家史舊書在後蕩盡今止有六卷獲存

又並缺落失次自入京以來隨見補葺畧成七十卷四  
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錄一卷為一帙十卷宗室  
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  
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  
逸民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藩臣傳一卷合帙十卷止足  
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權幸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傳  
二卷叛臣傳二卷叙傳論述一卷合一帙十卷凡稱史  
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皆善心補闕別為叙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七

一篇託于叙論之末十年又從至懷遠鎮加授朝散大  
夫突厥圍鴈門攝左親衛武貴郎將鎮江南兵宿衛殿  
省駕幸江都追叙前勳授通議大夫詔還本品行給事  
郎十四年化及弒逆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  
許弘仁馳告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莫  
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叔而依徊若此善心  
怒不肯隨去弘仁返走上馬泣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  
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議以狀白化及遣人

就宅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  
送之曰此大負氣命捉來罵云我欲縱爾敢如此不遂  
其黨輒牽曳遂害之及東恭帝以越王稱制贈左光祿  
大夫封高陽縣公謚文節善心母范氏梁太子中舍人  
孝才女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隋文帝教尚食每獻時  
新常遣分賜嘗詔入內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君及善  
心遇害范氏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  
有兒矣因卧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

麥鐵杖始興人貧賤少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  
奔馬性疎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為事不修  
生業陳太建中結聚為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頎俘以獻  
沒為官戶配執御繖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  
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且還及牙時仍又執繖如此者  
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弗  
之信後南徐州數告變尚書蔡徵曰可驗矣乃於伏下  
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

賈勅而往明旦反奏事帝曰是為盜信矣惜其勇捷誠  
而釋之陳亡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  
戴草束夜浮渡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為  
賊所擒逆帥李稜縛送高智慧行至虔亭衛者憇食衣  
其餽解手以給其冷鐵杖取賊刀斬衛者殺之皆盡悉  
割其鼻懷以歸素大奇之後叙戰勲不及鐵杖遇素馳  
驛歸京乃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  
三司以不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

十六年徵至京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  
開府煬帝即位漢王諒起兵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進  
柱國除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羣盜屏迹後因朝集考功  
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曰麥豈不殊何忽  
相怪威報然無以應時以為敏捷尋除左屯衛大將軍  
帝待之愈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及遼東之  
役請為前鋒願謂鑿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  
在豈能艾炷灸頰瓜蒂歃鼻瘞黃不羞而卧死兒女手

中乎將度遼呼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若被殺爾當富貴惟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躍登岸與賊戰死虎賁郎將錢士雄孟金义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為之流涕購得其屍

隋書載詔曰鐵杖志氣駭果夙著勲庸陪度閭罪陷陣先登節高義烈身殞功存宜賚殊榮用彰碩德

贈光祿大夫宿園公謚武烈子孟才嗣授光祿大夫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孟

才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贈鉅萬賜輜轡車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命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為執紼王公以下送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祿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強侯謚曰剛子傑嗣金义贈右光祿大夫子善誼襲官孟才字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其死節將子恩錫殊厚拜武賁郎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讎志與虎牙郎將錢傑素交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

乃流涕扼腕謀於顯福宮邀擊宇文化及事臨發陳藩子謙知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為化及所言忠義之士哀焉

沈光字總持吳興人父居道仕陳為吏部侍郎陳滅徙家長安光少驍捷善戲馬為天下最畧錄書記微有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貧父兄並以傭書為事光獨斷弛交通輕俠為京師惡少所附人多贖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絕絕光謂僧曰當相為上繩耳諸僧驚喜取而與之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單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號肉飛仙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伐遼東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霸上百餘騎光酌酒誓曰是行若不建功立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敵殺傷十數人賊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孟

今賊臣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

擊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  
而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散大夫賜寶刀良馬  
恒置左右親顧漸密未幾以為折衝節將帝每推食解  
衣賜之同輩莫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  
之難潛構義勇將為帝復讐先是帝寵昵宦奴名為給  
使守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使為總統營於禁內時  
麥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  
能死難又俛首事讐受其驅率何用生為吾必欲殺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七

死無所恨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泣下霑衿曰是所望  
於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並荷先帝恩今在化及內  
營以此復讐反手耳孟才為將軍領江淮之衆數千人  
期以營將發時晨起襲化及光語泄陳謙告其事化及  
大懼曰此麥鐵杖子也及沈光並勇不可當須避其鋒  
是夜即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遣領兵  
馬逮捕孟才光聞營內諠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即襲化  
及營空無所獲逢舍人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兵至四面

圍合光大呼潰圍給使齊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德  
戡復遣騎翼而射之光身無介冑遇害時年二十八歲  
下百人皆聞死一無降者壯士聞之莫不墮涕  
獨孤盛不知何許人兄楷別見盛性剛烈有膽畧以藩  
邸舊累遷右屯衛將軍守文化及之亂裴虔通引兵至  
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大  
異虔通曰事已然不預將軍事盛罵曰老賊是何物語  
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為亂兵所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七

蒲山公傳載虔通謂盛曰公何暗于機會恐他人以  
公為勲耳盛叱之曰國家榮寵盛輩正擬今日且宿  
衛天居惟當効以死注弦不動俄為亂兵斃于階下  
畧記曰詰且諸門已開而外傳叫有賊虔通還閉諸  
門惟啓正東一門驅殿內執兵者出皆投仗亂走惟  
盛揮刀叱之曰天子在此爾等走欲何之亂兵交萃  
俄斃階下  
東恭帝稱制贈光祿大夫紀國公諡武節



獨孤開遠雲中人父武都開遠值宇文化及弒逆裴虔通率賊八成象殿宿衛兵士皆從逆開遠時為千牛與獨孤盛力戰閣下為賊所執

資治通鑑曰開遠帥殿內兵數百人詣立覽門叩闕請曰兵仗尚全猶堪破賊陛下若出臨戰人情自定不然禍今至矣竟無應者軍士稍散遂被執

賊義而捨之

裴仁基字德本河東人父定上儀同仁基少驍武便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七

馬平陳之役以親衛從征先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諒起兵仁基苦諫見囚諒敗累遷虎賁即將從將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黠安再擊破吐谷渾三斬獲寇掠鞮鞞四從征高麗累進光祿大夫李密據洛口帝令仁基為河南道討捕大使據虎牢拒密仁基見強寇在前士卒勞弊所得軍資即用分賞監軍御史蕭懷靜止之眾咸怒懷靜又陰持仁基長短欲有奏劾仁基懼殺懷靜以其眾歸密密以為

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復以為絳郡公甚相

委昵王世充以東都食盡悉眾詣偃師求決戰密與諸將計仁基曰世充盡銳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却還我且按甲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東都兵馬有三不可當器械精一也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鬪三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七

我按兵蓄力以觀其弊彼求鬪不得欲走無路一過十日世充之首可懸矣然麾下單雄信等皆輕世充厚請戰

資治通鑑曰雄信等言世充戰卒甚少屢經摧破且江淮新附之士望因此機立功宜及其鋒用之諸將諠然欲戰者十七八密惑而從之

仁基苦爭不得

資治通鑑載仁基擊地嘆曰公後必悔之

密難違諸將言戰遂大敗仁基為世充所鹵世充以仁基父子甚驍勇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及僭尊號署仁基為禮部尚書行儼為左輔大將軍行儼每戰所當皆披靡號萬人敵世充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而不安時東恭帝為世充幽廢遂與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

子考資治通鑑內載儒童弟尚食直溫而無陳謙未知孰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七

秘書丞崔德本等謀令謙因上食持匕首劫世充行儼以兵應階下事定然後出恭帝輔之臨發將軍張童兒告之俱為世充所殺

或曰仁基降密又降世充可言忠義否愚曰否自漢獻至周恭從無以謀復禪主戰者故不得不以忠義許仁基等也

陰世師武威人父壽見前世師少有節概多武藝以功臣子拜儀同賜帝嗣位拜張掖太守

隋書曰吐谷渾及黨項羌屢為侵掠世師至郡親自捕擊輒擒斬之

深為戎狄所憚後拜樓煩太守

隋書曰帝在汾陽宮世師聞始畢可汗將為寇勸帝幸太原帝不從遂有厲門之難

遷左翊衛將軍西恭帝時為代王留守京師及唐軍至世師自以世荷隋恩拒守不下及城平與京兆郡丞骨儀同見害于弘智等各以年幼獲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十

骨儀天竺胡人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為御史虞法平常不為勢利所迴賜帝嗣位遷尚書左司郎時朝政漸亂貨賄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夤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時刑部尚書衛玄兼領京兆拜內史頗行詭道輒為儀所執正玄心雖不便然不能傷及唐兵至玄恐禍及辭以老疾儀與世師同心協契父子遇害其後遂絕

冊府元龜曰唐宗大業末為朔方郡丞時梁師都舉兵將據郡宗抗節不從遂遇害 資治通鑑曰王威高君雅俱不知何許人隋煬帝末唐公李淵為太原留守威為副留守雅為郎將淵以隋政荒亂將起兵召募近萬人威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留守司兵田德平欲勸威等按募人狀行軍司鎧武士黷曰討捕之兵悉隸唐公威君雅但寄生耳彼何能為德平乃止晉陽鄉長劉世龍密告淵曰威君雅欲因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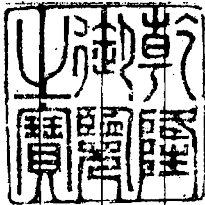
全

遇害 讀史質疑曰威君雅可謂忠於謀國矣乃昏主在江都既未聞卹贈而唐之興王又其仇欲求如堯君素疾風勁草之衰不可得而後世亦無表章之者可謂死之最不幸矣 予論曰夫所謂節義非必家罹敵國刀鋸而人嬰暴君奸相鼎鑊也或赴難或直言或送往事居知其必死而死與決其必死而若祐之以無死則不死猶死矣故予於捐生諸臣外又為樂運顏之儀皆不死而死以附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全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八

總校官檢 討臣彭元琬

侍讀學士臣王保

校對生員臣梁寶龜

南北史合注總目錄

第一冊	卷一至卷二	卷一百五十二	列傳第五十四	北史六十六	一四一
第二冊	卷二二至卷五五	卷一百五十三	列傳第五十五	北史六十七	一五一
第三冊	卷五六至卷八三	卷一百五十四	列傳第五十六	北史六十八	一六七
第四冊	卷八四至卷九九	卷一百五十五	列傳第五十七	北史六十九	一七七
第五冊	卷一〇〇至卷一二〇	卷一百五十六	列傳第五十八	北史七十	一九〇
第六冊	卷一二一至卷一四二	卷一百五十七	列傳第五十九	北史七十一	二〇四
第七冊	卷一四三至卷一六八	卷一百五十八	列傳第六十	北史七十二	二二三
第八冊	卷一六九至卷一九一	卷一百五十九	列傳第六十一	北史七十三	二四四
		卷一百六十	列傳第六十二	北史七十四	二六一
		卷一百六十一	列傳第六十三	北史七十五	二七六
		卷一百六十二	列傳第六十四	北史七十六	二八八
		卷一百六十三	列傳第六十五	北史七十七	三〇三
		卷一百六十四	列傳第六十六	北史七十八	三一五
		卷一百六十五	列傳第六十七	北史七十九	三二四
		卷一百六十六	列傳第六十八	北史八十	三三一
		卷一百六十七	列傳第六十九	北史八十一	三四〇
		卷一百六十八	列傳第七十	北史八十二	三五六

南北史合注第七冊目錄

卷一百四十三	列傳第四十五	北史五十七	一
卷一百四十四	列傳第四十六	北史五十八	二五
卷一百四十五	列傳第四十七	北史五十九	三三
卷一百四十六	列傳第四十八	北史六十	四三
卷一百四十七	列傳第四十九	北史六十一	五五
卷一百四十八	列傳第五十	北史六十二	八一
卷一百四十九	列傳第五十一	北史六十三	一〇〇
卷一百五十	列傳第五十二	北史六十四	一〇七
卷一百五十一	列傳第五十三	北史六十五	一二三